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三)

卷二一三至
二〇二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三目錄

監司九

崔景儀

孫星衍

唐展銜

子仁植
出嗣弟子侍陞

朱爾慶額

何學林

符兆熊

李于培

王開雲

朱瀾

宋湘

方應清

弟應綸

--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監司九

崔景儀

君姓崔氏諱景儀字雲客號一士祖諱琳河南南汝光道布政使
參議父龍見湖北荆宜施道母錢恭人自參議至君三世皆以進
士起家世居山西永濟縣參議始居江南武進而籍仍永濟焉幼
有才識見器於外祖錢文敏公維城年二十一中乾隆庚子舉人
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以清書散館授職編修己酉充廣西副考
官辛亥大考二等擢贊善遷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前後以校書

獻頌多蒙 賞賚乙卯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嘉慶丙辰擢翰林
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以六十年京察用道府改授廣西思恩
府知府時西隆州冊亨苗叛督部覺羅吉慶公檄赴百色營督餉
叛苗拒洪水江兵不得進巡檢崔鈞獻以苗攻苗策於大府募得
故土府奉祀生岑文淵所集獠勇五百人督部卽命君督鈞文淵
爲前隊渡江君使獠勇伐竹結筏壅溪上流畜水放筏乘夜渡值
大風兩江中浪山立君列炬江岸多張疑軍潛遣崔岑自下流濟
出賊後至所據山下督獠仰攻奪隘而入遂破百扣平八渡苗焚
其柵追剿三十里次日復督鈞等搜捕餘寇撫慰窮苗越日大帥
至進攻半祀君適感寒扶病督戰連破半街鴟口新會塘等砦遂

復冊亨城與雲貴總督勒保公會初有 旨頒發花翎以俟有功者總督將爲君請君辭曰同官多勞何敢獨邀 寵錫遂加軍功隨帶一級紀錄二次思恩轄土州一土分州一土縣一課常不及額君至土官以舊規獻君斥曰汝虧國課而以私嘗我耶卽以所饋償所虧土官感服終君任課無虧思恩人李亞明居陽萬八角山龍川人方讓文挈兩姪亦往寓焉強王氏女爲妾貸亞明錢恐責償與姪共殺之而誣以盜久不決君察其妾有怨色似畏其暴而不敢言者乃置讓文及姪他所而謂其妾曰若不言死於官苟直言之彼將就戮無能暴若也妾吐實誠遂定五年調泗城府泗城故苗地康熙閒討吳逆土司岑某有功其裔納土時 賜田一

百墩世爲祀產歲久爲豪猾侵占君爲釐王歸諸祠畧左江兵備道九年以邊俸滿內調平樂遭母喪去官十四年服闋補廣東高州有海舶水浸其裝販民某某售以賤值汎兵索賂於民弗得以通盜訴弁弁與令執梏之兩踝幾折其家奔訴君君憐其入閩掘官竟出之時督部方勦撫粵海羣盜獲放雞洋盜烏石二餘竹檝君勘定有無辜見掠拘留者卽予省釋婦女無歸者置使得所十五年兼攝高廉兵備道海水漂沒民居君捐俸編筏援之多所存活又嘗攝惠潮嘉道十七年攝廣州地濱海商賈輻輳奸民錯出其間椎埋剽劫無虛日民饒沃性又好勝官每不撓法而致厚貲且省會繁劇簿書填委吏易上下其手君以正月莅事訊清遠盜

曾亞四等五百餘人及順德縣結會匪徒嚴貴邱等二百餘人以次剖斷擿發遂溪民吳維德乘海盜肆掠謀殺李吳氏及東莞民王朝棟與方某爭禾械鬪傷兵匿犯情狀羣頌其神旋奉部推擢河南南汝光道督部以君廉明奏畱畢府試益廣俗以前列爲榮不惜重金夤緣君嚴其防貧而才者多見甄拔是冬抵新任初參議居是官有惠政君至率履攸行父老以爲舊德復見時兵荒之後道殣相望君倡捐督賑民忘其災又立義冢收無主骸骨瘞之立碑以識十九年秋攝河南按察使明年復權按察奉 旨查拏南汝光三郡紅鬚匪徒巡撫以三郡界連安徽湖北陝西幅員廣長必得大員專司督緝始無慮此捕彼竄乃奏君爲總巡督捕檄

到君方病瘡醫者謂君積勞心力已弱且當盛暑勸緩行君奮然
曰吾承乏是官已三載雖連年亦有捕獲然不能早靖匪徒致塵
宸慮方深媿憤其敢以犬馬疾自懈耶剋日赴汝甯與同官籌
議督捕甫兩旬獲四十餘人俄而下血不止眾勸少休弗聽疾益
劇始回信陽君知不起告其父曰兒受 兩朝厚恩方冀竭駑駘
以報萬一不意一病至此故里又無一椽一壠以甯起居重負
君親九原齋恨而已以嘉慶二十年九月十日卒春秋五十有六
配恭人吳氏山西布政使龍應孫女候選縣丞祖健女側室陳氏
湯氏子二曾泰國子監生曾鼎永濟縣學生爲君弟景偁後女五
沈寶麟莊成進陳萃貞雷某呂元瑞其壻也孫一善保嘉慶二十

三年某月日葬於某鄉之原予與君同歲舉於鄉又忝十三年之
長嘗以弟視君君早登科名旋歷侍從謂可卽躋卿貳及出典外
郡人共惜之而君不以爲屈彌著賢勞旣遷監司屢權陳臬駁駁
乎日起而遽以是止傷哉銘曰

君之初官清班遞遷洎出典郡折衝績宣卒以盡瘁下壽未延修
短信紉孰操其權歸於其室庶幾永安

右墓誌銘趙懷玉撰

孫星衍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諡忠愍禮部尙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太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巨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昂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

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
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
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
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
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
名而汪寶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厲志賦用史記匈奴如畏和相
國紳疑爲別字置二等引 見奉 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
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
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

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國卽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 蹕五臺越年扈 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肩輿至 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 上特賜緞五十九年升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

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又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賊匪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敕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坐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鬪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

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也甲慙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偏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 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卽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思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借

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隄過禦
之濶歸中法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
能卽堵閉者爲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
時巡撫玉德公調任浙江 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
營不能來東 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舊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
以 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 旨署按察使事君下車日以整肅
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媯共飲乙醉墜
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鞠獄甲以奪壺斟酒
有爭鬪形擬鬪殺罪君曰甲主乙實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
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

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甯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囚有其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緯夫見所過有眾其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眾中有相識者否荅以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置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

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尙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準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俞之君回竟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畱任君外補時有勸加

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畱者蓋
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
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
引河其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
於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
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於是又抽溝而曹
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請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
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畱補地方道奉 旨
允準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
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尙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

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墾工銀九萬兩當半處後任而司事者並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詒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君滌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游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卒都吏部奏請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

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
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
之汶水卽閉閘謂之悶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
女寺舊有兩支河今流入老黃河卽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
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
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
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
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贖餘米歷年運
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
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準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使印

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世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冑妄支
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眾
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 覲請 訓 上知君甲
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於江南 上
允行秋至江甯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臙象又擇
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
鄴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犢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
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覓沂道暨權按
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基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
者爲後世之誤曾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

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河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捐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

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卽
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古
今文義疏幾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輯有
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
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
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
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彙五卷岱南閣文彙五卷五松
園文彙一卷平津館文彙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
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
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德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二十

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甯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朱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錢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厥俱幼年與君丙午同出朱入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諤諤者不獲乎大府於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系以贊

贊曰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右傳阮元撰

淵如俶儻通才不拘禮俗少時溷跡閭里恆有文長夢晉之游既
壯折節讀書習篆籀古文聲音訓詁之學棄其詩什百不存一自
云文不逮意然才思敏捷下筆千言嘗客長安節署與友人一夕
賭作消寒各體詩四十首踰時而成文不點綴亦異才也

右吳會英才集畢沅撰

觀察清真灑脫好游揚後進僑寓白門座客恆滿有陳太邱之風
嘗與余論一前輩曰彼之不愛才畢竟自家才識有限耳

右羣雅集張維屏錄

秋帆撫軍刻惠徵君易漢學九經古義禘說明堂大道錄古文尙
書考諸書皆淵如爲之校定秋帆撰山海經校正亦藉其蒐討之

力其學以漢魏詁訓爲宗鉤深索奧孫穀董悅所弗能逮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四庫全書文淵閣

三

唐辰衡

子仁埴

出嗣弟子侍陞

乾隆五十五年歲庚戌觀察唐公年七十有九考終於家公子仁埴狀公行事萬六千餘言寄其友呂星垣請銘墓星垣讀而敬之謝弗敏旣而仁埴躬叩星垣吳縣學官舍再拜請乃不敢辭按狀公諱辰衡字南屏先是由海甯遷江都世有科第勳績家素封曾祖之天前明廣東靈山縣知縣當明季高黃爭鎮獨捐金贖被俘者家遂落祖詩逸民高節從祀鄉賢考綏祖康熙丁酉舉人起家封邱令終湖廣總督妣吳太夫人公始以蔭讓其弟秉衡後弟倚衡以兗州府知府 召見 上詢及公蒙 特恩以通判發雲南補彌渡通判歷署思茅同知大理府普洱府元江府知府授普洱

府知府擢迤西道自劾落職再授普洱府知府擢迤西道以病乞歸配劉恭人子二侍陞蔭生河南彰衛懷道仁埴乾隆丁未進士浙江仁和縣知縣孫四鈺鑿鑿保葬邑某鄉某阡公在滇十八年屢治兵督餉熟練緬甸各猛山川險利鹽竈礦砂情形封疆大吏倚如左右手上亦知公深顧苗夷叛服不常極撫馭方略始向化公觀察迤西方錄囚至臨安有襲宣慰土司刀維屏以族遁公馳追過九龍江至猛籠弗及遂自劾奉旨革職畱效既維屏自歸公復積功復原官究弗克象賢厥考以此當國家用兵緬甸公之功多而緬甸搆兵亦與孟良召散相終始初孟良酋死其庶子召散逐嫡子召丙據孟良召丙偕其臣叭先捧來奔召散犯

遜不已 朝廷將發兵督臣先至普規畫方略公守普請分陽武
壩至通關十站計里給夫馬值禁長夫制滾運迨孟良降民不苦
之時緬甸阿瓦酋惜毒勢吞併木梭接些木邦新街煽結孟良內
地隴川猛莽各境騷動又提督李時升輕進失律遐邇震驚公亟
請以參將哈圖興提兵馳至軍收時升以兵授國興揮使力戰大
破賊國興遂知名公遂持重按兵待 朝命於是丁亥四月明公
瑞以定遜將軍出統兵用降人召丙叭先捧嚮導召散聞益發兵
助緬明公乃檄公兼守元江公行召散攻猛拿普洱甚急公輕騎
沿途募練復揚言遣叭先捧率大猛養徑襲孟良公乃揚麾入普
賊震兵威驚後襲遂逃明公奇之請超擢太守公遂閱普藤至九

龍江數百里兵火墟落招徠撫綏置土宜給籽種以集流亡召散
猜復結召功犯猛籠自攻三臺山公立遣猛遮敗召功猛海敗召
散召散退復謀內犯明公乃使總兵官佟國英七十一駐猛角猛
養爲犄角明公乃從普發兵檄公閱伍辦裝治仗公晝夜盡瘁明
公歎重明公遂以輕兵由新街進攻錫箔一鼓下之過天生橋一
日十三戰皆捷破十八壘直抵宋寨阿瓦行滅矣明公遽染瘴糧
竭遷猛育薨於軍大兵初還將軍道沒邊圍驚公竭方略鎮定而
候者輒報賊竊發公遂以己丑正月偕兩總兵出兵打樂遇賊日
三戰皆捷賊退繕守固是年三月傅公恆以經略大將軍至永昌
督師以普洱獨當西南面乃移軍需局永昌設軍門行臺普洱委

公總理傅公持重先招懷旁近時安南國王黃公纘爲下黎維禱
逐率四百人款寨公啟經略納之安插思茅州那可樂地撥給籽
種牛具遂招撫南掌國王王弟召翁耆舊聘續女媽鼎未婚公請
以媽鼎歸之南掌臣附請貢公更以經略檄繙譯諸國體書馳布
遠近皆恭順無助阿瓦孟良者是年冬經略出師由猛拱木邦以
往皆望風款附遂往據阿瓦上游老官屯阿瓦震慄始降奉 詔
班師畱副將軍阿公桂善後公治凱旋竣陳阿公善後四事一安
設屯練請九龍江外北至整蘭南至打樂倣古寓兵於農卽各猛
選練進充伍退歸農二撫卹流民請車里外區田築舍照常平社
倉建倉散給各猛春放秋還俾力開墾三增積米普洱兵儲例支

二年倉猝運餉糜帑請撥五年四徙降人軍興用以嚮導而苗性桀黠各猛厭苦不徙並患煽搆請徙內地飭各猛就近管轄阿公次第條上行之故逸西一路戰守有資耕鑿復業公審知九龍江內十三猛江外外八猛界錯緬甸中復有野夷一種出沒剽掠無常捷如風鼠而各猛習野鬪不嫻步伐其器械惟鏢槍短刀往往爲野夷困公訓練弓矢火器步騎咸習爲設瞭樓置候馬埋伏弩野夷逃邊徼甯公自劾復起卽招降宮裏雁部曲於猛籠又遣吏目盧驤招降整欠酋召教又馳按普籐酋阿別刀二焚刺巨案皆軍書旁午出別才赴他屬奏功其理永昌軍需分緬案尾案爲一百八十一事覈準銷九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餘兩其覈減者分

全賂分賄獨賂豁免四項皆報 可三守普洱民尤懷之公初理
湯丹銅廠爲滇銅廠第一墮欠久懸公特慎客本支放嚴辨礦色
一時客長鎗戶竈丁皆勤儉墮額不缺及理威遠鹽井一力培養
商竈私靖官行商民利便相度普洱城南海子河爲疏通之由清
水驛入金江灌田數萬頃又登西山望草海見秋水獨盛慨然曰
是可瀦而耕也爲鑿河廣五丈深丈建閘下游時啟閉數十里成
沃壤是年植麥越歲植禾其精理財如此顧在普議開白馬山銀
礦上下歎動公力止之謂聚數萬失業人鑿山無礦則散之甚難
尤有定識蓋少侍總督公習吏事其精神亦副之前後 召見
上備問家世及軍政欲大用公公以篤疾歸 上惜之公訓子甚

嚴嘗就仁埴養至嵎縣仁埴每趨庭公曰事竣乎曰竣始命坐有
投到未識者卽顰蹙曰汝情一刻民累一日有命案必曰件作不
可信也必親閱寓訓侍陞曰黃河挾沙行病在沙治在水法宜激
之怒直暢其勢曲殺其威毋怠工也而不可迫毋爭土也而不可
讓治上游察下游喫重防北岸顧南岸當衝皆名言亦愛惜人才
訪敬奇士貌清癯而性溫和及臨大事決大疑一言立解蓋綜覈
行狀約誌其平生若此銘曰

惟孝讓宣勤能事迺壯哉馮唐魏尙其克勝哉東西南之甲仗兮
解組綬於行勝怡就養兮訓於吾曾雖未使相厥惟股肱千載慕
訪寔銘是徵

右墓誌銘呂星垣撰

唐仁埴

君諱仁埴字凝厚號柘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高郵再遷江
都會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
祖綏祖康熙丁酉舉人由河南封邱縣知縣累遷湖北巡撫署湖
廣總督父辰衡由通判歷升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謹官潮州
鹽運司運同次侍陞由恩蔭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彰衛懷道山
東運河道充沂曹濟道君其季也君生而英敏過人誦書善記善
屬文事親孝家庭有桀度隨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
中諸老宿僉曰此名家千里駒殆有宿根乎乾隆庚子丁內艱甲

辰 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冊 召試列二等賞綵緞
荷包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進士 殿試二甲授浙江嵎縣知縣
嵎故僻地君捐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節孝祠以彰風化
仁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爲省會首邑君審案定讞士庶之
畏懷者一如在嵎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外艱服闋入都 簡發
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隄以資捍衛
歲甲寅以失察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俄值
江南高家堰及山盱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效南河出力加同
知銜乙丑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修防畱工遣用工竣授
通判戊辰署商虞通判時桑家隄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護

得無決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暴漲武陟埽幾破
刷君率兵之馳救得無決加知府銜壬申實授黃沁同知十月調
開封下北河阿知復保蘭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授開
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爲言者君謂今昔情形
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
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於烈日寒雨中屢枵腹不得食險始定
洎睢州決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壩積半年之久眠食幾
廢合龍後蒙 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既瘁矣丙子署河南按
察使君素有痰證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 諭旨回籍
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鑄捧檄至豫君誠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

祖孫父子皆蒙祿養今年力衰未能報汝其勉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茲邑當秉承遺緒母墜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爲世家教子弟之法君生於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于時年六十有九元配宋誥贈淑人繼配李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鑄河南通許縣知縣次鏞國學生早卒次錡國學生次鐘候選知縣女子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嶧次適紹興候選鹽場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於鄉余撫河南時奏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爲多嗟乎洪河浩瀚障之極難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

國計余過睢州見決隄跡心傷之然則於將決未決時能屢保
之勿決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爲銘曰
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畱保障法密鬢疏君於豫岸捍之無虞非
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蔭後嗣封樹待諸

右墓誌銘阮元撰

唐侍陞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宦績著者唐氏其一唐氏先世由
秦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虞明進士虞生明獻明獻生之日
之天官靈山縣知縣生詩詩爲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
皆官翰林綏祖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綏祖

生辰衡秉衡展衡歷官至迤西道生侍陞秉衡早卒總督公命侍
陞爲之後卽克沂曾濟道芝田公也公字贊宸又號悔庵幼讀書
補 恩蔭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
蔭生引 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盱通判
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裏河同知復調
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
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升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
年丁本生母劉恭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
築屢圯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熟悉河務請 旨發河工途
次得 旨徑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

十九年丁母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 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兗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於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盱通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併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潁澠汭洛天芡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淝澥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

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澮潼濬四水注之迄於盱眙縣所併諸水潁渦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潁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潁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科而後進迨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證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於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於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掣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蘭陽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 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

新引河隄初成濶偏甚險乃復請於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邨歸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爲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於毛家寨請增築月隄千餘丈睢汛七堡建挑水壩濶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濶幾決者二十餘處皆急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濶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於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撐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爲歲修有定款搶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塌決不移踵調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視河曰柰何公曰若待其塌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於隄之下口新築撐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濶而入入必淤

淤則大隄撐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掘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偪公親捍其險裏河水淺將漫隄公駐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衛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衛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偪無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

率官弁按鄉搜撲蝻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鄖
懲鈔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皆不徵人載但稽其人
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稅亦無缺觀察河北
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貲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
書其治淮河事之大者公元配吳氏 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
舉人側室劉氏出次鑿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葬於城
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埴爲同年舉人又與公子瑩爲同學
生瑩請爲碑銘旣葬而瑩卒十二年秋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醜之鬢之曲彼直此民
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

不歸將總河政惜未竟展居里而病清白之家終焉無競鬱鬱新
阡公所自卜若斧若房拱茲宰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右神道碑銘阮元撰

朱爾賡額

君姓朱氏源出故明代藩中葉脫屬籍居山東歷城爲歷城人其世次不可紀君上世名永安者宦游遼陽遂家焉其孫以天命中入漢軍隸正紅旗四傳至侍郎以書畫名天下族始望都轉傳家法尤工詩古文辭師事副貢生桐城劉大櫟才甫得其傳自爲諸生時都下老宿皆納交與京堂桐城姚鼐姬傳編修鉛山蔣士銓心餘知府丹徒王文治夢樓尤厚應鄉舉卷出王君房填榜時監臨主試同考官見其名驚嘆曰此卽爲萬山青到馬蹶前者耶其爲時流所重如此君爲都轉長子原名友桂字丹崖及充滿章京直樞密 高宗雅不欲旗員同漢人命名都轉擇滿文可連姓成

語者爲改今名以漢譯之爲好古字之曰述堂君又別爲號曰白
泉故天下皆稱朱白泉云君自爲兒童時卽與仲弟廣東候補道
朱爾松額以穎悟稱都下都轉出令四川歷山東江南君皆隨任
才甫姬傳心餘夢樓與才甫之高第弟子歛孝廉方正吳定殿麟
皆至揚州客都轉署君從容質難疑義作爲詩文書畫皆取法高
得古人之意然非其好也常登山臨水弄潮走馬挽強貫微又好
奇門六壬風角諸術亦復耽禪悅涉聲酒意之所至輒傾倒無餘
唯欲多上人挪揄儕輩於顯要無所屈服然能急人之急推解無
德色覆家貲至大萬以是爲友朋推重而媚嫉亦隱伏焉君旣成
童以川運餉急都轉爲援例得主事弱冠籤分兵部爲管部大學

士誠謀英勇公阿文成公所器入直軍機處洎授武選司游歷本
司掌印郎中薦列一等乾隆五十七年簡放江安督糧道督糧
道署駐江甯與總督同城時總督蘇凌阿所用閩人爲大學士忠
襄伯和珅舊隸頗恣睢用事蘇公以伯相故加意優容羣僚屏息
君廉得實蹟入白蘇公出命健卒捽而遣之旋從蘇公至安徽太
和縣查辦逆匪劉之協時新授安徽巡撫陳用敷自都出經定遠
縣聞縣民任枝常茹素遂籍其家得彌勒佛像又得新舊紅帖二
事上署出錢人姓名除重見者共得百卅人陳公據以爲從學彌
勒教之根基錢悉捕治逮繫之有旨飭蘇公會鞠蘇公故倚君
時刑部侍郎宋銘以安徽道署按察使事與君善君與宋公檢覈

二帖名既重出不類根基錢簿因廉得任枝家有婚嫁事先後籍錄賀錢人姓名故紅帖若簿記遂平反其獄全活男婦以千計六十年春太和獄竟遂畱安徽署理布政使事是年冬引疾回旗嘉慶紀年病痊以母氏梁淑人年老有疾請改京職選授戶部郎中時伯相張甚監奴劉全之女夫號檳榔蔣者倚勢奪民產訟於見審處同官望見蔣皆蹶躄不自安君叱使長跪掌責數十同官皆失色驚走君獨受其詞以白伯相有西賈利旗租地喉言者使得與民人通買賣事下部堂司皆被惑君獨不冑下議賈啖以白金二十萬君正色曰旗人居積本微薄又不善治生若聽與民人買賣旗地不三年旗產且當盡吾顧利賈人金使二十四旗數十萬

戶盡困飢寒耶時管部大學士朱文正公廉得其事驚爲希有值
考察文正公以君自告改例不外用面奏君才守堪大受而以告
改例不列一等人才可惜奉 優旨授廣東潮州府知府時潮州
內洋有匪船六幫鷓張日久又有閩匪朱瀆時來窺伺尤強黠君
抵任卽周歷海埔集村民爲練勇並商之本鎮今山東巡撫武隆
阿得兵一千沿海碁布嚴斷內奸接濟水米朱瀆幫糧絕改乘小
艇偏岸死鬪君率兵勇接仗四次疊挫其鋒朱瀆起棹走臺灣六
幫聞風膽落併力自保君相機堵剿六幫益蹙君念匪眾雖多然
眞盜不過十之二三而被脅入夥者居其七八不若開示生路以
解散其黨羽必死之心卽以剿捕兼行之策上粵督今任直督那

彥成那公以爲善三月之間盜魁黃茂高許雲湘王騰魁楊勝廣黃德東關兆金等皆受撫計收得巨艇二十七隻盜黨一千四百二十六名大小礮二百四十七位火藥千一百八十一斤器械一千八百九十一事潮郡肅清君遂擇其強幹者三百餘人雜之練勇而罷其餘歸田里時會匪巨魁李崇玉黨眾盤踞惠潮山谷中而自率精銳數千人游奕海上君因遣就撫新練中之有才辨能道威德者誘之自投朱潰幫夥亦漸有潰散來潮乞命者君適以梁淑人憂去職未能竣其事嘉慶十三年服闋起官雲南曲靖府知府十四年廣東海盜充斥東路則郭學顯西路則烏石二中路則鄭一爲三大幫鄭一死其妻石氏號鄭一嫂領其眾鄭一嫂與

部目張保私通分十船與保自領別爲小幫而別幫小者多附保
遂與三大幫爲四而內與鄭一嫂合故中路尤強盛常入內港登
岸恣剽掠官兵與遇輒敗劫前後戕軍官至十數 仁宗乃命協
辦大學士百文敏公以山東巡撫督兩廣當君之守潮也文敏爲
廣東巡撫知海事非君不辦請於 朝遂授廣東高廉道君旣至文
敏先期已奏署督糧道畱省垣總統勦辦洋匪事務君見海口各
礮臺皆築於山頂以期瞭遠然火路高匪船出入臺前礮子或自
桅上過不能傷建議畱舊臺爲瞭樓而別建新臺於山麓使火路
平水面匪船過者發礮輒碎其幫匪鋒屢挫又飭並海郡縣嚴斷
水米如在潮州時又偵得紅單船並海運鹽而匪船之篷篙纜索

寶資接濟請改鹽爲陸運而撤紅單船入內港匪勢漸蹙君乃招前所撫用首民使爲線人下海說郭學顯自李崇玉就撫那公假以翎頂遣入都懸首菜市洋匪以爲被誑莫肯投誠學顯素聞君名又見舊受撫者故無恙遂首先從線人歸命君白文敏稍優待之以勸來者未幾鄭一嫂亦至保勢尤孤帥其幫數萬人抵虎門使線人入報請督臣親至海口得面陳乃敢投仗文敏召文武大吏會議莫敢發聲君獨進對曰危事不齒保自知戕官兵至夥罪大惡極非郭學顯比徑降恐爲李崇玉之續聚眾旣多見糧無繼若拂其請必上岸死鬪去省垣才數十里城外居民百萬蠶蠶有毒可爲寒心額請與署司溫承志中軍副將張紹緒從憲臺盡撤

兵衛單舟徑詣諭以恩威必可集事文敏曰諾卽具舟君曰是未
可造次今日請命南海番禺兩知縣偕線人至張保船告以明日
憲臺自來受降方足以昭威重且使彼籌熟而志堅也翌日昧爽
文敏遂登舟行四十里見保列巨艦百數杉板船數百對排下旋
夾水道如衢巷望見座船賊艦舉礮以迎聲震城中城中人皆悸
慄登埤無人色至午始偪保坐艦相距二十丈保請過船君叱其
使曰大人來海口受撫張保當登座船沉首乞命速歸報若仍驕
肆遲疑則無死所矣追晡張保至船舷將下杉板而返者三卒從
二十人露刃至君白文敏命其從者悉登舟而獨召張保入艙張
保自陳罪重難赦願先解散餘眾自畱精銳三千人配鐵力大船

三十隻杉板六十隻至西路招烏石二不聽則擒之以功自贖君
侍坐遽問張保曰若須礮位幾何兵械幾何米糧幾何往返若干
月日礮械若自擇精好者報明配用米糧則大人賞給若若既歸
順便同練勇若據實合計稟大人候恩諭文敏乃許給米三千石
撫慰而遣之回船翌日張保遂交船隻器械使餘眾上岸受撫而
自帥精銳起旋出洋羣謂張保以乏糧求撫且其解散者大都罷
弱今以三千精銳配用船械又精善更得米三千石必爲大患將
不可制蜚語四起君笑曰是不必以口爭至期張保果誘烏石二
至高州烏石二既至而頗中悔文敏乃急誅之三路悉平烏石二
者麥有金與其兇有貴皆居烏石鄉故有此合號也既竣事君得

拜花翎之 賜並先後優敘軍功加四級十六年文敏 內召都
察院左都御史以南河減壩決口復出爲兩江總督文敏 陛辭
以君爲請 仁宗思君故官江南情形熟悉又隨同文敏辦事得
力遂調補江南鹽巡道使得就近差委君以十五年調署南韶遂
奉差押要犯交刑部以十六年九月差旋至蘇州舟次接調任之
命先是君以七月初至清江浦文敏抵任才數日以君係客官
屬訪求南河真實情形文敏出都時於景州發手書延世臣至浦
議河事予至浦而文敏方會河督陳鳳翔前往查看海口世臣因
得遇君旅館時李家樓始決水當由洪澤湖出太平河歸黃而太
平河淤爲平陸湖口之東清壩外卽運河頭壩其金門深四丈餘

比太平河低且五丈而運河寬才二十丈並受黃淮勢必橫潰本
管道廳議大挑太平河使寬深以三十萬餉限一月竣事工員莫
肯任清江士民惶惑不自保君從容問策予曰於頭壩外接長蓋
壩偏溜北行則太平河之浮淤自去水來甚速斷不能有月餘暇
隙俟挑河工竣且挑成亦不能掣溜入黃是棄三十萬帑金而從
以清江淮安之百萬生命也接蓋壩費不過萬餘兩十日可成救
急先務無以逾此又泛論南河興衰之故君穎悟絕人間聲神解
遂與予爲布衣交閱五日文敏回浦予上謁文敏謝病予辭君返
揚州君諄勸緩行入詢文敏乃知文敏初至浦工員知延予主河
事莫不恇懼徧求中外與文敏締密者蜚語阻止之以十數君曰

包君文辨絕人精善河事且忠誠廉介義形於色 主上洞識工員之不可恃故委任恩門凡能與工員爲異同者正恩門所當吐握旁求者也今於千里外手書招至而以讒中沮恐天下有以窺淺深因以蓋壩事告文敏且曰此其略非包君不能詳也文敏頷之又三日乃以分夜求世臣於旅館中指策機宜文敏以爲然越一日遂偕至河口相度乃決蓋壩畫八日而水至蓋壩將成太平河新淤刷如沃雪不數日槽寬二百餘丈深三丈清江民乃安枕君見蓋壩有成效乃買舟回粵行抵蘇州奉調回棹受事以九月至浦督挑減工中段引河未幾文敏札飭委員遵照新定章程圖估葦蕩君復至浦聞浦上蜚語中世臣者益多而世臣又以面辭

文敏保薦之故忤用事人意內外掣肘君遂白文敏延世臣襄其事凡所條議君輒以公牘上之得施行者十七八文敏復檄君協理河庫句稽錢糧督籌葦蕩而欽部事件及提審地方重案又輒委於君世臣檢例案覈估銷驗供詞比律意斟酌輕重批荅申移常若手目不相及而君出查工入獄獄猶以暇隙集賓僚飲酒較射度曲無愆遽之色君之籌蕩也知右營樵兵向無額人開採時營員領帑下蕩蕩內弁目臨時雇募夫力樵畢卽散弁目專其利而弁目又爲灘棍所持以致蕩料歸灘棍者什五六歸弁目者什二三歸工用者什一二營員朋分額餉而已前此雖經專派道員儘蕩搜採才得柴十數萬束而正額常虧至過半君乃請以蕩

丙淤變不產柴之腴地每樵兵一名給地四十畝以爲兵基嚴驗
年貌箕斗蕩始有兵又驗蕩內溝渠淤淺出筏難而採不及遠請
濬舊挑新直達蕩底時新築長隄水次隔在隄外爲請隔隄搬運
經費又念每年搬運爲費不貲而樵兵雖得地畝無棲止房屋籽
種牛具終無實濟乃請棚廠牛具籽種銀兩分給各兵以後搬運
過隄卽用官製牛具以垂久遠又念葦蕩營守備千把本係操營
有兼管地方之責旣無衙署難資辦公是以常年住浦僅以開採
停採之時兩度到蕩卽住弁目之家附蕩居民挾制欺凌情狀百
變強取私偷不能禁止請申明操防移例於偷竊官料案件聽其
自理建衙署設儀從而地方事件應參處者仍歸廟灣營使得以

專力理蕩蕩始有官文敏皆據稟咨行立案至今便之是年卽採足正額二百四十萬束又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查案分別遠近會同庫道詳明分派各廳以濟工用十七年四月採後搬垛事畢營員出具收管陸續交船君回署供職廳員奉派蕩料例抵購價霑潤較少而灘棍夙昔以蕩料與廳員爲市者彼此勾結船兵又於中途改捆交工時斤重或不敷於是八廳知照公稟院道欲翻蕩局文敏悉其奸謀會河督飭庫揚海三道查訊稟結君復自省至浦會同海道酌定採辦十七年新葦箍口爲二尺八寸較舊增三寸估右營得柴八百萬束以奉委署江南布政使事未及佔左營先是三月初李家樓將次台龍各工無料洪澤湖自仁壩掣

塌洩枯水勢出禦壩甚弱君恐黃歸故道正值桃汛或致倒灌派
委沿途催提右營正料先交外南廳而船營把總錢永勝押蕩料
五十萬束停泊李工私到禦黃壩與廠員議折交分數黃水驟至
衝塌禦黃壩寬至三十餘丈運河幾溢君嚴飭錢永勝責令卽日
提船抵壩自效乃得晝夜搶堵不至塌寬成事八月內切灘溜掣
馬起營工大埽三十餘段殆欲穿隄廳員急截過境蕩船得料二
十萬束源源鑲補幸免衝決而十月內故河督陳公以文敏劾詞
誣罔訴於都牽蕩事及君欽使以十一月抵浦查訊爲工員焚說
所誤適有船營尾幫載料九百束無廳收受泛蕩河中三四月工
員嗾使泊於洪福莊請欽使查驗遂據以爲率凡自春徂秋取有

工收報明鑲作埽段之料三百餘萬束皆照此覈算斤重君因文敏原參陳河督之詞涉虛恐不能必全而獄無出路難爲結正願以身任不加深辨遂被虛糜錢糧苦累樵兵之嚴劾遣戍伊犁君素不習河事才數月而能通徹全局深解機宜十六年冬南河總督黎襄勤公於海道任內督辦減工下段引河於倪家灘迤下就挑河之土山堅築縷隄三千丈束水攻沙首尾緣以格隄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合龍水至縷隄內不能容格隄沮遏水頭上游聚而不流平大隄者數十里而襄勤先稟嚴守格隄文敏據以入告奉失守格隄卽行軍法之 嚴旨君飛稟改守大隄聽濬穿格隄而下旁洩始止未幾桃汛至而減壩大工合龍時基有積沙濬勢急

攻壩身展側搶護不能止君啟陳公於大壩迤上築挑水斜壩偏
溜入泓不數日壩根挂淤迄今穩固君以嘉慶十九年春抵戍所
二十五年冬 賜環城中無一椽之居都轉墓在西北郊外牛房
塋旁有祖遺旗租地數頃墳園三十餘閒君稍加修葺徙家屯居
督子姓讀書並課耕收道光二年君猶子朱魯以知縣揀發貴州
君頗憶舊游遂以四年春卒於朱魯綏陽縣署君自戍回旗予適
滯跡都下招攜同寓僧廬者數月君有手冊紀自嘉峪關外至伊
犁程途附及風土形勝甚精密有條理凡自新疆來者共以銅鉛
廠聚眾爲憂君則謂給役其中者每日可得制錢二百餘彼處物
力豐盈人日得四十文便衣食優裕人各樂生無可慮者唯扈魯

特種類日繁又不善爲生而客民以術兼併之終當爲患時又議
籌八旗生計君前查蕩時見底堰外荒地腴美唯瀕海受潮土鹹
不耐種植而粵東有鹹水稻收成頗豐卽欲遣人至粵東於秋成
後收新種數石並召粵東老農二三人來江南試種以盡地力未
果而被議遂以此說徧告本旗莫能舉惓惓之義不變窮通有如
此者配宗室氏鄭某親王之孫女長子朱奕勳官山東知縣被議
罷職次子朱奕亨候選通判女子子二長適戶部銀庫員外郎達
林泰次適鑾儀衛雲麾使祥泰俱宗室夫人出季子佛靈安側室
劉氏出公之不祿也勳以交代未結不能奔喪亨奔馳萬里以五
年六月扶櫬歸葬於都轉墓左世臣受知深而其事久得悉其生

平故紀述數大端以俟當世之有道德能文章者論定焉

右行狀包世臣撰

朱白泉觀察原名友桂涵齋先生孫也今改名朱爾賡額涵齋於
仁皇帝時以繪事供奉 內廷觀察雖入貲爲郎性甚剛毅勇
往敢爲屢任封圻以廉能稱白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庚午
夏隨菊溪制府韓桂舫中丞勦捕洋盜張保張鄭氏等頗樹功績
上特賜孔雀翎後任江安道因主議增長葦蕩事爲河帥陳鳳
翔所控 上命鉅卿往訊其人本迂愎爲鳳翔所蠱惑卒以冒功
不實論罪謫戍伊犁白泉與余最善憶戊午冬夜與白泉及謝薌
泉侍御小集綠筠堂挑燈剪燭談論天下古今事泫然淚下白泉

以王文成自許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終以任事犯眾怨自撻其罪今錄獄中與百朱二公書以見其事之顛末云其與百制府書云蓋聞人之窮通有數事之成敗有時是不必以口舌爭也物理之是非有定評 國家之體統宜其立是不可以意氣用也額雖不才然奉教於先生長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竊聞辱名爲上辱身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爲下額自上年九月接奉 恩命調任江巡依侍節庵俾供驅策受 聖主累世豢養之恩懷名師特達知遇之感撫心切齒罔報涓埃竊謂料物爲河工之根本葦蕩爲料物之基業悉心剔弊期裨功益比較正額之外增出過倍然撥蕩爲購減廳員冒銷之利按束交方拂營員偷換之慾額

以隻身獨攖眾怒固已知其禍不旋踵功廢垂成日昨以陳竹香
遣丁京控蒙 欽派鉅公前來查訊念尾幫駛回之料取船弁挾
怨之詞廳營共證合翻此局從吏議而誣服戴覆盆以望天從古
如茲況在微末文通有言若使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何以見燕市
擊筑之夫對趙北悲歌之士今以愚昧於此獲罪所知爲之流涕
路人爲之歎息撫躬自問爲幸多矣此所以含笑而入圖土長歌
而膺徽纆者也額始謂今年柴蕩陸續出運七堡順清河兩處漫
口藉以堵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廳奇險藉以搶護誠恐自此
發棄貽誤堪虞以今思之成敗早遲皆有期會實由天定非關人
事也額於十一年作守潮陽海氛告警大幫壓境屠毒生靈驚怖

城市額捐貲集勇謹守疆場絕濟匪之源挫觸藩之銳卒能化梟

爲鳩閭閻安堵繹堂制府

謂那公
彥成

以爲能言聽謀決匪目李崇玉

以計就擒大幫朱瀆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風濤永戢而繹堂

先生旋被嚴劾竟坐投荒時額以居憂得從漏網三載之後老夫

子秉節海嶠仍用前策以賊攻賊生路既開輸誠踵至鯨波遂恬

舶帆無恙此亦乘勢待時事半功倍之明徵也安知葦蕩之功不

更待於異日乎不過爲人臣子有見利於國者不敢委之時數濡

滯不前耳至於宦轍升沈一官如屣久已膜外置之矣抑聞之物

不得其平則鳴額之所遇似不可謂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倫餘

姚萊陽之輩斯並義冠雲天文雄霄壤當其拂逆殊疆顛沛垂死

不聞有伏闕訟冤危辭表憤誠以卿大夫不比齊民助直蒼黃非
爭一口額待罪監司通籍中外三十餘年若復效尤竹香於獲罪
之後再行申訴豈不重爲天下恥笑如漢書之所謂賈豎子爭言
何其無大體者乎惟願老夫子大人調氣頤神珍重柱石之身幸
勿以額爲念額被譴至重不過謫戍數年之後循例邀恩猶可
效其犬馬則額雖在萬里如依函丈若老夫子以額之故至煩
聖慮是額之疎拙不能周詳以爲師門光寵而轉使慈懷耿耿則
負疚愈深額遠覽先聖知命之教中考昔賢處變之方近驗己身
經歷之跡反求本身貞厲之故區區寸心伏乞採察其與朱方伯
錫爵書云竊念弟歷官中外世受國恩自量移江南以來思欲

稍竭涓埃勉圖報稱再四延訪知江南重務莫大於防河而防河
機宜莫先於儲料葦蕩營者 國家之官地料物之所從出也自
敏愨公齊蘇勒開之於前嵇文恭璜守之於後天產地利足固金
隄比年以來葦營廢弛料價翔貴南河庫貯歲糜金錢數百萬仍
復繕隄不完漫口屢告皆由工無存料猝難購買欲事搶鑿已成
衝決而葦營地一萬二千餘頃歲產柴千萬束徒令灘棍狡兵據
爲利藪盜賣採割轉販到工額誠私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
度德量力奮然欲除此弊欣逢大府嚴明有司效命果獲掃除積
習實收成功於舊定正額二百四十五萬之外增出餘柴四百三
十餘萬束而眾怨沸騰謗書滿篋吹毛求疵力翻此局遂逢吏議

竟挂彈章若以參詞覈之不復少加辨雪將舍垢後世傳笑四方
額實無以自容於天下矣謹按參詞曰以採柴之刀本採草而草
又不足原估之數工程不歸實用錢糧盡成虛糜云云去年辦理
葦蕩時左營俱係淨柴右營因有下茂地段土地瘠薄所產葦柴
烏荻鹽蒿紅草蒲頭五種相間名五花頭束交工適用所以照例
詳定與葦青淨柴三七勻配乃星使臨工以爲巧立名目不容申
辨葦船諸人遂各希指承順有三成葦七成草之語不知例載雜
草每斤一釐三毫此採柴刀本僅發一分二釐一毫是所辦之柴
卽不必問五花頭與抽改情弊全以草論每束折算十六七斤蒲
草一束節省將及一分三百萬束蒲草卽節省三萬兩何況右營

出運之柴三百餘萬業經交廳鑲用取有工收冊報工段準鑲左營未運之柴見俱存貯蕩中委員查驗方回乃欲槩行抹煞而以爲不適工用虛糜錢糧乎此額之所不解也又參詞曰儘蕩搜括之苦累樵兵實所難堪云云查工部則例載葦營所產之柴儘數採交其餘柴之餘除量爲酌賞外卽行盡數歸公其有私動餘柴莖束者官則從重參處兵役嚴行治罪自葦營廢壞十隊效目句通附近灘棍偷漏柴束轉賣南河廳員領購之價乾沒其餘效目據官產之柴因以爲利樵兵人等不過分需餘馥歷來辦蕩之員歸苦累於樵兵分私肥於效目若以功令繩之則罪將有在矣然額昨於奉委時深知其弊不冒波及前事但思調劑兵夫故詳定

章程內樵兵給與耕地借與牛具籽種船兵月餉仍舊雖照乾隆以前舊例設船歸廳自運而船兵隨船駕運並無失業又另加一柴束給廳員使廳員那抵購料於購價內籌貼食米是樵船各兵等從前乞憐於效目者其盜賣之利小此時取給於公家者其調劑之利大而況兩營樵兵左營尙屬額設右營多係雇役向來效目以四五文一束雇採而今官以十二文一束雇採食力爲備加倍得利何從苦累乎夫公家之利知無不爲縱使有司奉行不力樵兵竟有苦累亦當備求實惠重議卹兵以運柴不得畱柴而養兵也今南河竭天下不足以供而棄此額產葦柴徒供慾壑令司農有仰屋之嗟 天府糜水衡之費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

把總錢永勝據實具稟蒲草卽將錢永勝頂戴摘去勒令受裝蒲草云云本年二月十五日錢把總在蕩督裝以連柴夾草受裝出蕩已有一百九十餘幫尙存船八十餘幫見在受裝具稟額因查蕩時柴束並無蒲草知係預爲抽賣抵換地步卽於十八日接稟嚴行批飭後恐蕩內耳目難周果有包蒲夾草等弊隨於十九日據錢把總所稟札行韓守備移會王參將一體嚴查駁換又恐承辦之人未免回護添委知縣劉平驕專查有無夾草錢把總並未再有稟白請驗柴束是額之批飭專爲不許受裝夾草而設迨後順清河漫口搶築需料孔殷錢所運料船在李工停泊去工四十里順風五六日觀望不前潛回浦寓是以會同庫道摘頂示懲其

稱重九十餘斤的係蕩內原捆勒令交工卽有老嫗幼婦跳河拚命而山安廳自稟與船目議明以原捆交工折價收受而船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語眾證確然而乃以爲畏懼威勢草率了案以監司公定案卷爲虛以奸弁挾怨巧言爲實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左營蕩柴雖無夾草而每束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來蕩內產柴溼乾枯遞分三種其初採時盤捆捆成以三十斤上下爲度一年之後內重耐乾者有二十四五斤不耐乾者卽止十五六斤不過報部之時彼此牽算約以二十二斤其實廳員領帑自購之料並無此數今左營蕩柴自去秋以至今冬存貯一年豈無耗折而摺內既有堆積愈久折耗愈多之語

又曰荒貯蕩地未運至工此自河道不通之故豈得以爲採柴罪
過且幸而未經出蕩星使猶得以驗無夾草設使河道通行船兵
出運沿途抽拔改捆則蒲草亦與右營等耳觀者豈復代爲區別
哉不卽左營以驗右營之無草轉以耗折爲斤重之不敷此又額
之所未解也總之葦蕩之事非眾人之所樂成而草捆經營亦非
一年所能盡善是以今年圍估新屆將下茂五花頭不行估採將
二尺四寸箍口加寬四寸又奏明試行三年酌中定額若果司事
得人日臻起色其於國計民生豈無裨益乃棋局一更大事盡廢
今年新估八百萬束隨在盜竄莫復過問刻下雖奉到 諭旨仍
須覈實採辦再定章程而聚訟紛紛適從誰是羣小泄泄威令不

行縱有桑榆之效已見東隅之失豈不深可痛惜哉額見收時星使並未按問但令隨帶司員代具親供至額將印卷七套呈覈又裁截要證印彙七件然後發還菊溪先生深憤不平額在獄中會上書菊溪先生自明成敗有時勸勿仰煩 聖慮迨定擬覆奏後

外間傳有招橐菊溪先生竟怒不可解而清河人郭禹修者與安徽包慎伯蓋實始終蕩事見額獄且不測竟私走春明欲爲訴冤二人去後二日額始知之遣急足數輩追及汶上而返會臺諫中有劾菊溪先生者爲馬履泰吳雲 上命星使密偵於彭城回奏一疏共

知或以此重邀 天恩末減罪狀然前此嚴參乍入自分立正典刑乃 高厚鴻慈僅與荷校三月是 聖主好生之德業已寬無

可寬何敢再行希冀惟額除弊太驟眾謗羣疑雖執法大臣亦爲
所惑卒之陰察其冤抗表代白略不護前額之愚忠或尙猶有可
取而三代直道之風其眞至今未泯矣乎故觀縷布呈以達區區
伏望閣下於眾惡必察之下存日久論定之識也觀察二書前書
隱忍不辨得人臣引罪之體後書分條駁詰以洗滌百世之名合
而觀之可互相發明也

右錄宗室昭槿撰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	--	--	--	--	--	--	--	--	--

159-086

何學林

嘉慶二十有二年正月某日浙江杭嘉湖兵備道開州何公卒於
官是年秋公之喪至於黔越三年孤子正機服闋謁選自黔往京
師道由江南過山陽屬余作墓志文余於銘幽之辭不敢漫作若
褒揚過溢以阿其所好則於義爲不謹於文爲失實然余在弟子
籍中事公之日多而受公恩獨深迺以所知於公者志之公諱學
林字茂軒先世自鳳陽官於黔遂爲貴州開州人祖某父某俱諸
生以公貴 誥贈朝議大夫累 贈中憲大夫祖妣某氏 誥贈
宜人累 贈恭人妣某氏 誥封宜人晉 封恭人公年十七入
州庠歷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七年本省鄉試中式公年三

十有二明年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國史館纂修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升工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蘇松常鎮太糧儲道調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護理布政使事復署按察使在史館時主江南鄉試爲御史時任湖南學政皆有聲公少孤寡貧事母盡孝爲諸生負米數十里往來於黔楚交接之境極其憊苦復督學按部過舊游處有識公者皆嘆息公迎養母夫人三載居憂哭泣哀毀先是公計借入都通籍後子身處京師九年與公同舍者聞公夜夢必呼母及典試江南見饌食豐腆嗚咽不忍食以母夫人食貧不能飫甘旨也觀此則公內行之篤可知已公於嘉慶癸酉夏四月莅

虞山一日大雨雹公跪廳事拜禱願無損二麥雹旋止九月公自
江甯監試歸適署中有慶賀事爲酒食召客俄聞河南邪匪事起
亟徹筵席毀供張辭賓客獨余侍立於旁公指壁上所懸輿地圖
示余曰某縣失則某縣必不守而鄰境受其害爲人臣子平日所
治何事而貽患至此乎感憤不安者累日明年督漕入都奉命
備兵浙西公於海塘事務日夕經畫數詣海甯勘視塘工吏胥不
敢舞弊觀此則公之憂國愛民勤於政事可知已公之在浙西也
余以通家子襄理家政公待余如家人父子余事公如父事李恭
人如事母公退食與恭人談家事子女侍立膝下笑語甚歡終歲
不聞有嘻嗃聲余子徵瓊隨侍至浙尤爲恭人所眷愛徵瓊多病

凡飲食寒煖之節恭人必加意焉夫家人之義言物行恆是以古者德化之修必起於宮闈觀此而公之修身以齊其家者又可知已若公之文章政績有爲余所未悉者不敢以虛言誣公故不贅公享年五十有七配李恭人子二長正機附監生今官湖南石門縣知縣次正衡國學生女二適仕族公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我欲臨公之穴素車已遲我欲廬公之墓築室何時公沒之後知我其誰嗚呼噫嘻

右墓誌銘盛大士撰

符兆熊

公諱兆熊字某河南甯陵人先世皆以材武致通顯爲邑著族父宏烈祖遐福並前擢武科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公器識敏達自少時卽喜爲吏性果敢有施爲後竟以積功有聞於時其沒也

天子聞之爲咨惜焉公初筮仕得四川郁山鎮巡檢時啗匪張印糾眾肆掠擾黔江彭水諸邑官吏畏其鋒莫敢制勢日以橫公莅任卅月親率民夫奮勇遮緝賊竄入楚界公越境窮追賊勢窘轉相格鬪凡七戰皆勝擒其黨三百餘人眾遂散公以此負能吏名及金川不靖大吏檄公督南路糧運飛芻輓粟無後時賊匪索諾木伺閒焚奪公督兵且戰且守手殺賊十餘輩賊乃遁去遷榮縣

知縣既以調赴章谷獲敵聞又邑人朱天祿等謀不軌公邏得實
搜捕六千餘人暨旗印甲仗無算事聞上嘉之擢打箭鑪同
知鑪地界外番夷民時出抄略不可止公至嚴設科禁誅絀犬拔
扶交等百餘人患自此息巴勒布之擾西藏也公以勞授順慶知
府調甯遠政皆有聲甯遠猥獮竊擾公濟威以德民知畏法崇慶
奸民宋老開等燬掠邨保大吏命公往勦立擒繫七百餘人朱天
順倡眾肆逆公以計殲之境內甯謐西師興前大學士福文襄王
督師蜀中夙知公幹勤派主綽斯甲軍馬糧務旋總理西臺糧餉
先有旨賞戴花翎尋授四川鹽法道又改補川東道公自始仕
至有事西藏所歷皆艱鉅危難率奮勇不自顧惜故往輒有公文

襄王移師征苗復以川黔軍餉付公綜理而公積勞致疾以乾隆六十年五月某日卒於師年六十有七奏入加 贈按察使官其子元魁州同知元魁幼隨公歷行間能知軍興事宜公沒後佐諸將帷幕頗有勞亦以捕逆功升四川知縣將以某月日奉公柩歸葬於先人之兆來請銘公配某氏歷 封恭人子一卽元魁女三人銘曰

符之得氏蓋以世官自漢而降代有著聞其居於沐實自唐始前輝後暎隆隆蔚起公才挺挺位以功躋不遇盤根利器誰知昔在忠州湍流肆悍沈鐘告神民以無患公之精誠力能格幽矧茲民人胡驛不柔以勞殞身延賞及嗣析薪負荷令名世濟大河之南

甯陵之陽卜宅既吉終焉允臧

右墓誌銘姚文田撰

李于培

君諱于培字因甫號滋園姓李氏爲山東安邱望族七世祖諱遷
梧前明進士由吳縣令官至大同太守載江蘇省志循吏傳祖諱
大樸父諱策乾隆庚辰進士歷任直隸湖北縣令有治績兩世俱
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君生而端重資穎敏髫齡就外傳卽能刻
苦讀書年十四隨父直隸安肅縣任父以湖北舊案牽連落職逮
問安肅交代未清後任王公畱君爲質又偕至定興署中張筵演
劇強以同觀君再三辭至泣下曰父事未知如何豈忍以此爲樂
王公顧客歎息敬禮而歸之弱冠入邑庠乾隆己酉膺選拔 朝
考一等以刑部七品官用甲寅中順天鄉試嘉慶元年丙辰成進

士授中書舍人大司寇阿文成公保畱是年十月丁父憂服闋赴部充提牢廳實補陝西司主事總辦秋審處辛酉充廣西鄉試正考官甲子丁卯京察俱一等游升員外郎郎中在比部幾二十年練習律例執法平允總辦爲刑名之匯凡各省冊籍到部一一搜覽研覈每至夜半謂人命至重凡一案到部歷經改飾已多失其眞刑官僅據一紙以生死人能盡保其必無誣枉乎嘗以定槩呈畫大司寇某公欲易數處君謂律例皆無疑義可無改某公怒幾欲參劾不爲屈數日後某公斂容謝之其從少司寇貢公赴江甯審辦董霖投遞逆書一案霖病瘋不法按律治之此外不累一人先是青海河岸南北皆蒙古游牧地野番利其水草恃強侵奪邊

民相構易啟兵端時貢公爲西甯辦事大臣委君出闔門口查勘
撫諭宣 上威德番眾懾服悉還蒙古地邊境以安 上以此知
其名戊辰隨大學士托公河督吳公赴江蘇審案並查黃河各工
僉議河歸故道君陳古今利弊力爭之十四年出守正定旋調保
定清理辭訟案無留牘升通永道時豐潤縣有梟匪拒捕君第治
其罪魁而眾以安十七年五月以母憂歸里服滿仍分發直隸旋
奉檄赴甯津查辦劉添同案添同已故崔受選挾嫌誣控其家爲
白蓮教君治受選罪而全活劉氏一門在直隸數年每逢春閒迎
駕疊蒙 召見 溫諭有加君之疾也以任永定河道值伏汛
大雨七晝夜水勢漫溢奔走河干竭力堵築因患溼瀉病稍痊補

天津道值海口添設水師營房君以受 恩深力疾督辦日立風
沙中親勘形勢大功將告竣而積勞病發遂不起矣卒於嘉慶二
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距生之歲得年五十有三君事父母至孝
友愛兄弟甚篤自爲京官歷外任皆攜幼弟侍親側怡怡無閒持
己約所至以廉稱卒後惟遺書數篋同僚賻之其子嘉謨嘉猷乃
能以其喪歸

論曰書稱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列用中罰刑官爲民命所繫
故君子盡心焉君以正直謹慎多所平反殆有良司寇才哉服官
盡瘁以死勤事雖未盡展其用利濟者多矣

右傳賈聲槐撰

王開雲

公諱開雲字湘友貴州玉屏人其考爲壯節公文雄嘉慶初以固原提督征川匪大破賊盤屋使闕隴獲全後戰歿西鄉之法寶山朝廷賜卹有加世蔭三等子爵公爲壯節公長子以任子補光祿寺署正改刑部江南司主事轉戶部山東司員外郎擢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居臺中以戶部爲利藪官多委其權於吏吏變僞百出莫可究詰疏請清釐之條上十二法下部議竟報寢尋以京察

簡放瑞州府知府至則郡旱甚禱龍王祠夢神謂宜啟晉井如其言跡得之揭發而雨時米價騰涌賈乘歉閔其瘼民無所得食勢洶洶公往諭賈減值售遂無事以承重憂歸服闋銓守登州地瀕

海民黠且悍初輕公見其斷獄大懼伏訟獄衰止調守濟南甫兩
月奉母諱歸起復除守永平郡城枕山濱河秋大霖雨公先令民
徙高阜預囊沙堵城西門及潦至人免魚禍潦少殺亟出官粟合
富人所輸廩諸流漂失歸者所甦全無算守永入載小大如櫛以
最聞適戶部僞照案發成廟責言事官何無先事疏及此者閣
臣取公原疏進上超擢公山東鹽運使居脂膏不豐其橐嗒綱
一整會以前權守順德府失察部民習邪教罪吏議去官辛丑十
月初四日卒於家年六十有九子男三人長鳳翥道光癸巳進士
四川井研縣知縣候升同知次肇光奉天遼陽州知州三鴻衢
論曰方成廟震怒時閣臣檢畱中封事得盛公唐劉公光三兩

疏與公疏而三 上大獎異之時盛公已亡公膺不次之擢而劉
公獨否何耶予聞之宗給諫云劉公嘗因諫官聞事樓 上怒至
抵疏於地故停其遷轉因諭公附誌之使世並知劉公也

右傳楊彝珍撰

四庫全書卷之二下

四

朱瀾

公諱瀾字問源其先吳人顧氏也明天啟時有以義憤擊魏闖所
使緹騎逮周順昌者避匿江甯自是爲江甯朱氏 國朝始爲江
甯學生者曰應昌生贈編修圻贈編修生康熙己丑科進士翰林
院編修元英編修生江甯學貢生贈通議大夫松年嘗舉孝廉方
正不就早卒公之考也公生八歲而孤家貧身弱妣舒太夫人苦
節撫而教之稍長卽游幕於外以供養蜀楚閩徼無不至於民情
美惡政教利病無不曉卒在直隸通永道幕爲總督方恪敏公所
知保舉以從九品職引 見發河工補楊邨主簿直漕船起撥運
丁有多奪小船以病眾者公往數語諭之卽服公名自是起歷縣

丞知獻縣河間縣務關同知務關治河官也公治運河有績而上
官惡之以報水遲解其職會有大臣出勘河患乃保畱公公始以
水漲害民田廬請上官修治爲斥拒至是陳於使者功舉畿輔民
獲甯焉逾年授天津府同知卓異擢正定府知府再擢清河道公
在道職凡五年而五署按察使方公之爲知縣所臨案無畱牘屢
以平反冤獄稱明允於直隸矣及攝臬司尤以獄爲重每屬吏所
不能決公親研鞫或晝夜據案披訊經月不輟所定必當罪全無
辜者甚眾又爲獄囚疾設隔別之法令無傳染籌得歲千餘金爲
獄中炭薪醫藥之費至今爲利歲饑總理賑救勤察無遺濫值
純皇帝東巡至趙北口 召公見於行幄時以水災請蠲魚葷課

上問魚葦宜水者而亦蠲何耶公曰水小則魚聚葦生大則魚
溢出而葦沒爛 上大稱善又詢數事皆稱 旨將大用之矣而
以審案稽遲去職公之四攝臬司也爲日淺甚有盜案在保定府
未定上其後盜發他省供首盜在保定而未究出 上怒自總督
以下皆得過方以法繩下雖知公在職暫不特宥也久之乃 賜
復原銜既又令總督遇相當缺出題補然公久勞於官致憊自以
老病乞歸不能仕矣時乾隆五十六年也 上後猶數問其病愈
否公竟於嘉慶元年九月十九日卒於江甯里中年七十三公生
平嚴持清節而施人則甚厚仕歸資業蕭然嘗著才識論謂處事
以識爲主而才副之不可偏廢不得已而去甯無才不可無識故

其立身治民必求其大者要者云所著待潮書屋存彙四卷又詩
三卷待潮雜識二卷歷官紀要一卷夫人陳氏 誥封恭人生子
三紹會安徽布政使賢仰早卒續會靈州知州側室于氏生子三
顯會候選縣丞述會承會俱候選從九孫七桂棟候選同知桂楨
己未進士文選司主事桂馨桂森桂柱桂樞桂楹女十一人孫女
十人公與夫人合葬於江甯之某原桐城姚鼐爲之阡表云

右墓表姚鼐撰

宋湘

君九歲見諸伯父課文卽取片紙學爲文乾隆壬子鄉試第一己未成進士乙丑授編修丁卯典四川試戊辰典貴州試癸酉補雲南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君捐俸設棉花行教婦女紡績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君度地開它東西二塘護理迤西道所屬大饑君捐俸賑恤署永昌府團練除暴郡有書院已廢君度前鎮署舊基勅建書樓講堂材擇良不以官市工酬值不以民役董事擇庠生不以胥役計捐廉一千七百餘兩灣甸者所屬土知州也土知州某死未有嗣親支景祥護印有景在東者遠族也乘景祥懦奪印兇橫盤踞土境賊殺自恣不附己者死如是五

六年當事怯不敢發賊謀襲土職招長髮野匪數百人又脅從數百人號二千人謀攻保山縣君慮其爲前明二莽續誓除之商之營不濟請諸帥又不濟賊偵知益猖獗民夷皆赴愬君曰爾等能爲我殺賊乎眾曰能君曰果爾芻糧我任之患難我同之團爾丁練爾勇殺賊者重賞君慷慨激昂民夷亦踊躍以赴於是江有防隘有備又以計散其黨羽賊懼宵遁君懸重賞募敢死士大索山箐七日殲其渠計自捐軍需八千餘兩邊隅以靖士民以安郡人德之塑生像祠焉君宦滇十三年推升湖北督糧道道光五年抵任六年押運北上旋回任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官年七十有一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謝文節公枋得橋亭卜卦硯芷灣詩云摩挲賸墨玉庚庚想見夷
齊萬古情國既無人焉問卜臣猶有母此埋名從容豈愧文丞相
流落曾聞玉帶生同是山頭一方石人歌人哭至今并

李忠毅公長庚勦海賊蔡牽功垂成而歿於王事芷灣太史賦李
將軍詩寫忠肝毅魄颯爽如生其詩云入海斬蛟登山射虎壯士
出門寸心報主生也臣不敢知死也臣不敢辭臣知殺賊而已
焉知生歸死歸汝賊蔡牽汝何么麼海水四晏無風鼓波汝賊蔡
牽汝何多狗狺狺血入千里牙口汝賊蔡牽我來將軍將軍飛來
汝聞不聞汝賊蔡牽汝何不柁上天入地將軍殺我汝賊蔡牽汝
何不弓出日入月將軍如風汝賊蔡牽汝何不死罪大海小將軍

守此迷迷離離將軍之旗歌歌舞舞將軍之鼓將軍曰刀蒼天書
高將軍曰矢怒潮夜死吁嗟乎臣不滅賊臣甘死賊臣且滅賊臣
竟死賊海水無情天風盡墨臣北面稽首謝 天子聖德 天子
無悼臣臣死臣之職大海蕩蕩天所圍雲車風馬神靈來上帝許
我泉厥魁明年蔡牽死戰士休徘徊龍宮開靈風回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芷灣襟抱豪邁故揮毫灑翰皆具個儻權奇之槩詩磊磊落落從
真性情空涌而出自成爲芷灣之詩

右嶺南草雅張維屏錄

按宋公字煥襄廣東嘉應州進士
吾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

清集

方應清 弟應綸

方公諱應清字澄湖一字秋鑑前甯紹台道友蘭公桂長子幼端重如成人不苟言笑年十一失墮蜀江宛轉急灘中竟緣舟柁躍而起久侍父官所究窺吏治要領以興利除害爲急始巡檢於永涪縣之武羅請封閉礮生鉛廠商困以甦後歷官令守監司皆地處邊陲多設施榆林縣境迫沙漠苦旱公募南匠製汲具轉水而入之禾壟田賴有秋土人神之曰水龍六驛吏科取官馬草豆比地保爲奸大苦民公令實給平價禁毋以事役民驢馬著爲令民刻石頌之縣北雄石峽歲以五月中賽神蒙古驢駝馬牛羊入邊交易所謂河套馬市直或不以時償輒挺刃相讐絲鄂爾斯界蒙

民雜處多異同公內撫外控民安夷悅地保某虐民甚或倡眾往焚其廬畝盟某寺公單騎馳盟所登寺臺以望眾仰見公皆駭散公疾歸捕治地保眾用帖然朔平府古朔方郡口外甯遠廳隸焉公屢戒屬吏重廉隅去苛僥謂古稱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治邊策無逾此者幸母炫才生事復威遠堡巡檢如舊制雁平巡道駐代州所轄自保德至天鎮邊牆九百餘里守口弁兵多縱越盜蒙古馬生鬻端公易弁增兵歲會鎮協巡諸口繼公任者循其法得以無事河東產鹽充商富戶或不支公請悉罷中下戶之不任者阿拉善貝勒奏請廳外鹽入售公慮病河東引地請禁絕舟車運載而第令邊民負販以贍外藩過境伊犁回酋觸內地氣病輒死公

遣騎護行多全活其爲 朝廷持大體恤遠人事多類此公斷獄
明執法堅然民間稱曰姥姥以其慈也嘗遣解新疆逸犯是夜人
聞履聲藉藉繞居室達旦或問故公曰脫逃例正法捕獲例轉官
殺人以得官吾感滋甚耳其去榆林也民揭清廉正直四目以爲
頌越三年公父友蘭公視公朔平道出榆林榆林人以思公故迎
謁道左獻羔酒者盈戶外公祖侍郎顯功在苗疆公初以知府入
覲 純廟召對養心殿問侍郎遺事及卒時年壽幾何 巡幸五
臺山召對行殿命入宴再賜克食錫大緞貂皮荷包有加垂詢家
世遂及友蘭公被議本末最後以雁平道引見復奉巴結做好官
之諭蓋 上方嚮公且大用而公以親老故乞歸矣葭州牧某卒

於官通懸纍累公百計彌縫為竭貲以歸孥以乞養之年卒於家
年五十有七

右巴陵人物志杜貴墀撰

方應綸

公諱應綸字絳書一字雪浦前浙江甯紹台道方公桂季子公兒
時即攻苦兼人學有未通輒痛憤自責右鬢際髮盡禿其右怒瓜
所髡也中嘉慶己未進士癸酉九月十五日之變公方以御史巡
城先是天理教林清賊黨二百人往來都市逆形頗著居民有遷
避者或上變豫王步軍統領均不之省及賊敗就禽 上親按問
賊始末唯獨公所巡門無入賊

謹案東華錄 上諭本月十五日賊匪擅入禁城係由宣武門入

東華門西華門進蒼震門又諭見已明降諭旨將門禁解弛之
官兵分別懲辦著托津等於訊供時嚴鞫賊犯未必悉由宣武門
入城如有自他門入者亦查明將該管官兵一體究治擢廣東鹽運司使憂歸服闋補浙江
鹽運司使身處脂膏而廉隅自飭某巡撫子從勾三千金公辭以
不敢媚上用是失某意以操守尙好辦事遲鈍入告改官五品京
堂旋復改六部員外郎遂歸著有雪浦存彙

杜貴墀曰余聞公年十四以縣第二人試院不售會有覆落者或
爲賄謀補額公不應明年試郡第一夫士不苟進宜也而世俗往
往難之若公勵志童年不尤可貴哉然其得第後一年耳豈計之
拙耶余又聞公兄曾孫稼軒先生官主事時直各部考取軍機同
部爭以名自達長官先生漠然無所與然獨先生入選得失豈盡

由人哉公卽奉金某公子然安知不以他事罷公之計果不拙也
而世俗鮮不拙公者悲夫

右巴陵人物志杜貴墀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四目錄

監司十

余濡元

余有勳

羅琦

劉衡

胡啟榮

章攀桂

葉申萬

林培厚

王家相

查崇華

莊振

王如金

陳三辰

俞德淵

黃德濂

靈保 姚興潔

熊光大

國朝音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監司十

余端元

道光辛卯冬十一月初十日江南分巡徐州兵備道余公卒於位
壬辰春其孤炳堃等將歸葬於潯陽持狀請爲銘墓之文嗟乎河
事孔劇余方賴君用免西顧憂今竟舍我而逝尙忍銘君哉炳堃
請之力不敢以不文辭按狀余氏世居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之通
津鄉有郡廩生欽瑜者君之大父也君父乘珠歲貢生爲萬載縣
訓導並以君貴 封中憲大夫祖妣駱妣張並 封恭人萬載公

四子長春溥仲春澍其季藹元君次居三諱需元字蔚農鷺門其
號也乾隆乙卯舉人嘉慶己未進士刑部江蘇司主事洵升郎中
秋審處總辦入直軍機充方略館纂修京察一等辛未會試同考
官俸滿截取授江蘇鎮江府知府調江甯府歷署江安糧儲河庫
鹽巡各道奏升徐州兵備道溯生乾隆丙戌七月二十三日享年
六十有六君幼卽端謹善伺意承二人歡萬載公旣績學不售期
君甚至然家故奇貧每忍飢借鄰肆書晝夜讀之久而彌奮敬愛
兄弟遭親喪後恩意尤篤每日旣不獲終事吾親矣友于兄弟卽
以事吾親也而其當官則尤長於刑名在刑部日屢辨疑獄省提
質之累有獄情未平者必力爭之不得則退而乞病必得請乃已

其守郡亦以矜慎庶獄爲先務讞詞多所手定大府深倚畀之涇
縣徐飛隴案辭佐琴糝情僞百出歷十數年莫能決君悉數十日
夜之力竟得主名而盡釋其無辜者奏聞仁廟嘉之會大計
卓異送部引見晉道銜蓋其至誠惻怛實有不忍致死之心更
事久識又足以濟其才故非沾沾自喜爲能吏者可比也君之出
守也不逾月而調江甯江甯故會垣爲將軍制府兩大師建牙地
一方伯兩觀察皆上官也旗民雜處政務煩曠且有提省發審及
奏咨各案出則聽鼓參衙入則受辭比牘鮮晷刻暇而地當水陸
衝使節之往來賓客之報謁又無日無之守此者多以久任爲難
上官亦憫其勞率踰年輒遷去卽遲三四年亦無不遷去而君之

守江甯獨先後十四年固由上官知君才期久任以觀成功而君之天懷恬退不求速化不已加人一等哉徐州踞南河上游巡道所轄八廳銅沛以下險工如林豐蕭則灘遠壤疏號多隱患邳宿運河有駱馬隅頭諸湖及七閘蓄洩事宜頗冗劇君自以河務非所素習刻意講求無處不躬親相度卒能累奏安瀾度支亦大有節嗇而其地距會城遠毗連三省獄訟滋繁前制府大學士孫公奏與淮揚淮海兩道得主決大辟以下軍流雜犯厥任尤重君精心勘覈無枉無縱一如官刑部守江甯時益三年之內精力疲於奔走神智殫於簿書歿之日吏民思之上官惜之可謂無曠厥官者已君中外服官三十餘年室無媵侍自奉尤約至調人之急則

惟恐力之不出於己守江甯時兩遇水災力請大府發廩勸捐所
全活無算到處振興文教諸生課藝必親爲品第江甯徐州至今
人口祝之然世之所以稱君及君所自信則尤以折獄廉平云配
崔恭人前公五年歿男子五人庚甫王甫早卒炳塋乙酉科舉人
屋恩廣東候補鹽大使寶現庠生候選知縣女子一人適嘉定
舉人廖爲勳孫男二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祖塋銘曰
鞠錄其躬樸邀其容斂才與識而濟以若谷之衷故能綜民事河
防而因應不窮其斯爲古之君子人歟蓋觀於所樹而知其艾之
必豐嗚呼請視此宰木之龍蔥

右墓誌銘張井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

余有勳 羅琦

余有勳字退圃湖南平江人援例爲甯武府同知憂歸起順慶府同知擢韶州府知府始至郡大旱雨隨禱下禁私宰有牛突入堂皇若投愬狀跡之則自屠肆逸出者也益嚴其禁俗遂革三護道篆所至以息事甯人爲務遷廣西右江道兩署按察使讞決悉當嘉慶四年調雲南迤西道緬甯夷叛治總糧臺事平有欲冒銷餉銀十餘萬者有勳不可其人大愧服因事解官卒年八十餘少後有羅琦字麓西善化人幼孤貧苦力學嘉慶辛酉進士授內閣中書出爲太湖同知遷鎮江知府調蘇州擢淮海兵備道性誠厚清慎自持而務爲地方興利除害總督陶澍林則徐皆推重之解組

歸主講城南書院維持風教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學者多景仰之

右傳李元度撰

劉衡

劉衡江西南豐人由嘉慶五年副榜貢生考充正白旗官學教習俸滿以知縣用十八年籤分廣東歷署四會博羅縣事補新興縣二十四年丁父憂道光三年服闋選四川墊江縣署梁山縣調巴縣題升絲州直隸州知州衡爲人明察敏事書文法然持大體通達下情其治愛民如子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除弊誠信動人故所居見愛去見思衡學務經世經史百氏無不通尤嗜尋繹律義始以知縣候銓家居時其祖編修焯父歲貢生斯禧謂令最親民亦易厲民日夜與衡究論古循吏爲民實政初之粵檄委巡河河盜戢四會粵瘠邑素多盜白晝掠人官不能治反鉗繫亡家盜

滋熾衡乃倣古農兵之制爲團練壯丁法一村有警遠近應之四
向遂無盜檄誦捕會匪得其籍人數多亟焚之擒其渠魁治如律
眾乃定博羅城故設徵糧店戶數家鄉又設十站民苦繇重衡到
卽撤之邑多自戕案里豪蠹役雜持之害滋甚衡察實立釋誣濫
嚴懲主使者民不復輕死其官蜀治一如粵塾江俗輕死亦如博
羅衡先事以言曉譬之民知徒死無益終其任亦無自戕者獲啜
匪初犯者曰飢寒迫爾至是給買資使置擔具自湔洗再犯不宥
匪聞咸感泣改行梁山與塾江皆隸忠州衡調梁山時塾人訴於
州及大府曰願還我劉公梁山民亦哀大府乞暫借劉公梁處萬
山中距水道遠歲苦旱衡相地修築塘堰延互數十里以時蓄洩

至今利賴之又倡捐置田養孤貧歲得穀數百石全活無算布政使陸言憇之下其法於各州縣巴號首劇訟獄繁白役至七千人自衡莅巴後役無所得食散爲民存十餘人備使令而已初受代時積牘數千泊去巴僅遺舉人請咨一案移交後令嘗道過墊墊人喜其還壺漿道迎歡聲雷動已而知赴他任感泣如失慈母其得民心如此衡以律例命意忠厚非聖人不能作故本之爲治一尙明恕又以官民阻隔皆緣門丁書役表裏爲奸故歷任不用門丁嘗拈官須自作四字爲僚屬再三言之日坐堂皇治事訴訟一訊卽結無冤者嘗懸鉅署前許民擊之以聞卽爲斷治有事於鄉不攜僕從民訟就近鞠之其緝盜令民自捕傳案不用役令民自

投賦稅示以期令民自納禁止嫁娶喪葬侈靡爲式頒行之有兄弟爭財者反覆動以至性多感悟交讓勸立城鄉義學多處公餘輒親督課程考其勤惰而助其志行其爲治大要以恤貧保富正人心士習爲先七年總督戴三錫巡川東旁邑民訴冤者皆曰乞付劉青天決之語達 上聽擢縣州知州引 見蒙 名對 訓以公勤二字尋補保甯府知府九年調成都府衡語人曰牧令爲親民官隨事可盡吾心太守漸遠民安靜率屬而已不如爲州縣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屬吏化之無厲民者十年擢河南開歸陳許道所屬聞衡名傳相儆戒是冬使者閱河防江南河北以料採不實多罷黜惟河南廳汛免未幾得痰疾巡撫楊國楨奏入

賞假兩月調理外臣四品以下無此例蓋特恩也久之未愈遂乞歸二十一年卒於家卒後數年四川墊江梁山巴縣及廣東博羅縣均請入祀名宦祠先後奉旨允准同治五年四川學政楊秉璋奏稱衡歷任四川守令政績卓著大堂前懸有達情鑼一面令有冤抑者擊之以聞至今劉大鑼之名遂傳播蜀中不置因念臣在京時曾見該故員治譜三種已心許爲循吏今親莅其服官之地諗知其治行之詳懇將事實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列傳 諭

口劉衡歷任廣東四川守令所至循聲卓著去官四十餘年至今民間稱道弗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問荅讀律心得等書尤爲洞悉閭閻休戚於興利除弊之道籌畫詳備洵無愧循良之吏著將

歷任政績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列傳以資觀感衡治譜外著有六
九軒算書五種論者謂其申明古義曲譬旁通有裨後學又著有
小學書爲時所稱今佚子良駒兩淮鹽運使良駟陝西商州直隸
州知州孫庠內閣中書慶禮科給事中

右 國史館本傳

胡啟榮

君諱啟榮姓胡氏字洗東號橘洲先世由永綏廳遷乾州祖尙倫
父維風俱 贈如君官君至性忠孝乾隆六十年乙卯春永綏乾
州廳苗與乾辰苗應突起焚掠君母唐恭人避難被執罵賊不絕
口遂遇害君弟啟鳳亦罵賊死君時在鳳凰廳聞耗一慟幾絕匍
匐尋遺骸葬之時辰沉道傳殮專辦苗務聘參軍事君亦以家難
切齒竭力襄贊建礮置練君力居多嘉慶辛酉以選拔充覺羅宗
學教習期滿以知縣分發雲南歷署平彝太和縣事思茅同知補
保山調昆明遷騰越同知環騰越盡野人砦直達緬甸夷性獷悍
以焚劫爲生君做楚南平苗建礮屯練法教之軍火戰陣有警則

鳴金擊柝集各路練勇合眾兜擒不盡法不止至今邊氓安枕僉
嘖嘖稱君之功德不衰方君之權思茅也車里土司刀繩武庸且
稚夷眾思背之又與叔刀太康不協屢生事君嚴切諭禁始獲安
堵及君去思茅刀繩武爲緬目誘而拘留於其國凡六年會緬使
貢還道經騰越君宣示天朝恩威諭以勿愆禮法緬使歸白其
長卽遣目送刀繩武入關誠信所感蠻酋效命如此大府聞於
朝天子嘉歎旋擢永昌府知府調雲南府擢迤南兵備道時刀
繩武頑梗不知感仍復沿邊滋擾君懲漢奸驅黨附刀繩武勢窮
逃竄不知所終君請別襲土司除奸安良由是叛者服散者歸而
人心始定君生於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卒於道光十八年

八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配饒恭人繼配李恭人子師端以道光
二十六年重九日合葬於長沙縣馬家菁老子坡中銘曰
侃侃大節植風教拊循擊割化桀鷲君之助德在邊徼至今夷歌
詠恩膏嶽湘盤鬱互回繞幽宮百世永清奧

右墓誌銘賀熙齡撰

國朝

庫刻程和齋

卷一百一十四

ナ

章攀桂

君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先世自建州浦城數遷而居桐城十餘世至君祖諱紹七考諱天祐皆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君歷仕甘肅涇源知縣武威知縣江南鎮江府知府江甯府知府蘇松督糧道松太兵備道其在甘肅年甫三十強果任事獲久逋巨盜總督特奏其功引 見 純皇帝甚器之命擢同知總督未及擢

上已特命知鎮江府旋以才優調首府君博知天下利病所莅官興廢多得宜而尤明於地形勢 純皇帝屢南巡狩始皆自鎮江陸行至江甯 詔改通水道大吏使君相視眾初謂昔吳陳勳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六朝因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君往來察之

以爲句容茅山岡石巨勢高鑿之極難縱成瀆非閘不可儲水其
勞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金烏珠刀槍河故道以達
丹徒工力省而後修易可永爲利大吏如君議上奏令君監修君
鑿瀆百里旣成謂之新河 御舟行甚安而數十年至今商民率
避大江之險行新河君之力也 純皇帝嘉其能故君方以糧道
被吏議而 上巡至卽以松太授君君好士獎善樂施予自鎮江
江甯及至松江興理書院撫恤殘困人多賴之乾隆五十年安徽
大眚桐城尤甚君時在松太聞之出萬金以救饑者又以糴穀以
賑必驟長市價乃先於他處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運至所全活無
數旣而又爲疫死者葬埋君平生惠閭里族黨之事甚多而茲其

最巨其時君妣黃太恭人里居哀飢者多所救恤君迎養不肖往
遂請告歸太恭人時健甚然踰年遂卒人謂早去官而獲送終亦
其孝也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甯主鍾山書
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
與君皆有聲伎三君每召聚賓客遊讌爾亦與焉然君及禹卿皆
內耽禪悅事佛甚精子才時譏之二君不以易也六七年閒子才
先亡爾歸俄聞禹卿喪今又失君矣余悵然寂處追思昔遊一往
真如夢幻然則二君之歸心釋氏庸爲過乎君卒於金陵豫剋期
辭交好以嘉慶八年十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嘉慶十年六月某
日葬於懷甯西馬鞍山之北麓夫人先後皆吳氏子維極候補知

府維桓乾隆己亥科舉人兵部武選員外郎女二孫四子才禹卿
之卒肅皆銘其特矣今君子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趨世工而建有功植財豐而能濟窮生也憂樂與世同超然一往
遊虛空書其可稱以飭終寥乎趣嚮誰能窮

右墓誌銘姚儒撰

葉申萬

君葉氏諱申萬字維千一字芷汀世居閩之福清順治閒遷郡城始爲閩縣人考詹事毅庵先生植躬廉正再直上書房三任學政五主鄉試兩爲同考官一爲武會試總裁晚乃舉七子曰吾歷掌文衡所曲成士不勝數後世子孫當有興者旣而諸公子各掇科名而君與同懷弟小庚郡丞伯子芸卿太守十數年間相繼登黃甲躋玉堂人咸以爲清德之報也君乾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成進士授翰林檢討十八年典試湖南卽詹事前持節地楚人榮之得士爲盛捷南宮者十餘人補山東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尋掌京畿道兼巡街道判訟牘勸市廛必躬親之不假手胥吏

諫草輒自焚故世魁得聞所知者十九年閩中東城駐防兵白晝持刃殺民於市獄久懸君以實疏聞奉旨逮問始獲首犯實之法旗民由是帖然二十一年閩藩伯李使君被訐獄興先發難者貪吏謀也而讞不及君劾之某竟罷斥尋自斃網無漏焉二十三年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捐廉獨修城垣質肆違禁取息醵賈重秤收鹽數十年莫有問者君至皆裁抑之道光二年擢高廉兵備道高涼沙田易苦旱君禱雨輒應郡人請建亭於城東觀山顏之曰則喜修高州府志以紀地事建梅陂書院增諸生額百餘人捐金二千付博電兩場權子錢助膏火自是科目踵接吳川林芾南殿撰遂魁天下蓋粵東自番禺相國後八十餘年再盛於斯也初

君所生母曾太恭人爲小庾郡丞奉以之滇比君宦嶺西南迎至官舍娛侍十餘年代至將護送進羅貢使入都丁內艱歸旣葬君哀毀旣深厭削患舌蹇復得仲子刑部惡耗猝中風疾卒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也春秋五十有九屬續前一日猶貽書太守勛之勵廉隅資表率然則君之家法清白可知已君性嚴重動必以禮雖盛暑居閭室衣冠肅然屏謝交游友恭獨篤自奉澹泊無他好公餘手一編輒至夜分所著有餐英集八卷配何恭人先卒繼配馬恭人子四敬昌卽太守也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軍機章京洊擢至吏部考功郎中掌文選司印出知松江府斌昌刑部奉天司主事先卒敕昌幼殤皆何恭人出臚昌馬恭人出

女子子五長早逝次適秀水知縣陳徵芝之仲子延詮次字編修
林春溥之叔子懋熊餘未字孫二人敬昌生雲滋斌昌生原滋女
孫三以十二年六月九日葬某地太守先期來請銘壽祺於詹事
有門下淵源之誼嘗與君同社論文又與郡丞有連又夙從諸昆
季游習知君謹按狀而銘之曰

石林文宗匠成士類七子魚魚彪怒者季世嬪雕龍木天清祕出
領銅符政平訟治毀豈性滅哀令神悴北堂茹悲西河銜淚實此
哲人終焉長寐吉有駿崇繩是綬筭

右墓誌銘陳壽祺撰

林培厚

道光中語賢相必首襄平蔣公所推毅天下賢人士甚眾瑞安林君其一也君諱培厚字敏齋先世自閩遷於浙爲溫之瑞安人年十五入學第一後屢試第一而獨艱於鄉舉凡十二試乃得舉至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入翰林年四十五矣又八年出知重慶府嗚匪帶刀異常製籍境中鍛者若干家禁毋製賣有犯則坐沿江渡船爲盜資籍而稽其出入刻姓名船側盜爲衰止民好習天主教搜其書數十種盡批抉其謬妄多悔悟自改攝川東道所屬雷波廳民夷忿爭或覬邀功請發兵君不應立縛治其魁餘悉貸遣所全活甚眾以是受知於川督蔣公嘗奏稱君明幹實心又與人書

稱蜀良吏惟君與楊太守世英耳母憂歸服除起知天津府時蔣公徙爲直督畿輔大水百二十州縣被澇災津地窪下害尤劇君徧行屬縣振活飢民七十七萬有奇他屬民流轉入京師就食係籍棲流所列郡多有獨無津屬一人奉天臺灣商米先後抵海口議以官錢收買君委曲劑量商民交利而官不費會有詔督撫特保屬吏之賢者蔣公舉君等五人牘上不旬日擢大順廣兵備道畿南澇後大興修水利先在天津治淀河至大名治新衛河洺河等浚築悉中程度先是君數語蔣公時事利病屬吏賢不肖布政使屠之申心害之有所徵求又不輒應重嗾君蔣公入相那文毅代爲總督乃構君於那公坐河北旱荒施振不如法劾君撤任

另補已而那公獨悔深諭君而上亦夙知君不如所請命來
京引見改授湖北糧儲道河患淺漕舟數阻蔣公以大學士出督
兩江期八省漕首夏畢渡黃河乘清水盛漲浮渡適利爲嘉慶以
來數十年所未有君所部尤速達蔣公特奏給恩敘焉三運無
誤例晉官上意亦嚮用而君竟以積勞卒於通州行次道光十
年九月八日也年六十有七先後娶皆薛氏無子以兄子栻爲君
後方先皇帝初年銳意求治一時賢能布滿朝列在內如汪文
瑞松文清王文恪在外督撫如趙慎畛阮元陶澍帥承瀛程含章
朱桂楨姚祖同黎世序諸公皆名德重望所至畱意人才而蔣公
尤表裏洞達好激揚善類其所稱引立擢起大位與君同舉者鄧

廷楨阿勒清阿璧昌後皆至尙書總督其他不可勝數而君被公
知尤深數數稱譽顧不獲竟其用而位屈於監司是固君之命也
蔣公旣以伉直不得久居中君卒之歲亦以事去位自後在位者
率不能如數公之用心老成徂謝興賢之意衰而人才益不古若
而吏治日以荒矣君卒踰二十年所繼兄子杖之長子句容縣丞
用光始克葬君於平陽三都象粵山之麓句其同官震澤張履爲
墓誌而復以狀走京師求爲之表乃質言爲治大略所以受知於
蔣公者且致盛衰今昔之思若其餘行誼世系生卒之詳張公悉
譜之矣茲不具

右墓表邵懿辰撰

王家相

皇帝嗣位之元年江南大吏議奏徵米石當正供八斗官輸其贏
贍運軍則官不敢復加厲而民議息公聞瞿然曰今官以其私徵
米石當正供七則民不堪命若奉 朝廷命賦十而贏二加厲且
滋甚抗疏極論 皇上是之大吏議遂絀而不行於是傳誦海內
士庶嗟服余於是服公通識時務信能洞燭民隱達之 朝宁真
不愧侍御史之職也今年夏五月卒於里第訃至余悲公胸量偉
達而用不獲盡也適疾不能往遂遣孫元生弔焉再踰月孤奉功
緒之錄來求誌墓文余何能辭按狀公諱家相字宗旦號藝齋姓
王氏系出太原先世自太倉徙居常熟任陽鎮明季徙城中高祖

佐才無子撫其女兒之子錢出者爲嗣是爲公曾祖慶祥祖永錫
父庭芝皆 贈如公官仍世潛德徵祥於公公嶷嶷夙慧就傅不
勞文行腓實有司拔而貢諸 廷授徐州蕭縣教諭端嚴典章激
厲儒士徐地瀕大河漲決漂沒公奉大府檄親舟拯援晝飢宵溼
涉歷巢營務使活給後由翰林奉諱南旋路經蕭碭多指目曰此
肉我骨王公者也公素嗜章句學其初試事時勤績若此上官知
其堪民社旣奏舉矣尋舉於鄉己巳成進士改庶常充武英殿協
修旋授編修撰擬進奉文字兼修 國史起居注協修母憂去職
服闋充文穎館治河方略總纂明鑑纂修義法峻整音采溫偉遷
山西道監察御史掌江西道 今天子登極命巡視南城擢戶科

給事中尋晉吏科掌印給事中巡視中城釐奸剔汙 輦轂以肅
陟河南南汝光道實古淮蔡地交錯楚皖幅員遼廓風習勁悍多
紅鬍搶匪肆橫塵里公重典治一歲中投遠方者百二十人兇跡
斂絕力行保甲手定保甲事宜十條嚴密周詳如治家事又以爲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勸設義學定義學規條十則尤如
家人嬾子相告語瑣屑諄懇使人嚮善之意油然而生於同僚則
和衷共濟卽有公事手致書婉曲言之不輕用公牘方嘉慶初教
匪擾楚豫間民承平久妖言流聞相恐動不暇審虛實率狼狽竄
閩里爲空奸民乘是大恣攘劫譎變相仍習狃未殄一日夜中流
民襁負相屬自東南來聲言寇至城中文武僚咸集僉曰宜閉門

授兵備非常公徐曰是譌也方今安得有寇命啟門納眾親巡安之明日謂之果譌傳也在職二年署河南按察使綜實符名不弛不峻南陽守請保長甲長外增設里正用備鈐轄公曰苟得其人保甲舊章足以集治無徒滋擾新野縣令請官資給役力謂爲旅舍察緝奸徒公曰安保其不豢賊也公爲政不纖屑條目爲虛飾有犯科者必誅無貸威信風行千里肅謐三署按察使鑒古人知止之義力引疾去怡志初業年七十七卒著有茗香堂詩文集行於世夫人陸氏繼室夫人陳氏子三人憲正候選府通判憲成乙未舉人出爲從祖父後憲中太學生女子子一人適同縣戊子舉人施震福皆陳出孫四人恩復恩載恩埴恩綬女孫九人孤憲正

等將以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附葬公於寶巖祖塋次昭穴與陸夫人合葬遵遺命也銘曰

古有三立得一以貞言出以德功以言徵淵淵遠替帆帆柩校有猷有爲可疑可丞卷退胡勇英光彌騰魂依祖考孝思攸憑我銘幽宮揭如列星

右墓誌銘李兆洛撰

王公家相字藝齋常熟人祖永錫考庭芝公始以拔貢生官蕭縣教諭檄查水災時奉檄者多擇居高印地而里正集災民就書冊刻冒爲奸公冒水親履其戶驗口數真僞上官賢之有災必檄公公後自京師歸過徐人皆識之曰此前教官活我者也嘉慶十四

年成進士官編修遷御史具疏陳災賑弊又以漕事之弊始於京倉之胥吏而遞歸其害於農其言絕深痛而是時有議漕事者以州縣浮收無定制請定令每石加米二斗民不大病而亦有以贍運丁公曰州縣之取民雖橫然猶有所忌以非 朝廷法令也今著令定爲加二則正供矣使加二之後能禁其不再加則前之浮收何以不能禁苟不能禁而先以正供之名掩其浮收之數以便其異日之再加是助官病民也上疏數千言論之時 今上新登極是公言前議遂息以戶科給事中授河南南汝光道屢署按察使事地故多紅鬚捻匪爲民害讞以戍邊者百二十人以引疾歸於里少以文學鳴有茗香堂集十六卷服官後乃一以國計民事

爲念奏議及與人書言鹽河事皆窮極情弊而議加米疏尤稱頌於時子三人憲正憲成憲中憲成進士官刑部主事

梅曾亮曰道光初來京師聞公上疏事然未一見旋遷擢且外任聖主之遠利而褒忠言可謂至矣今執筆爲公傳追思與友人持讀公疏立倦而紙不得窮俯仰閒忽三十年公固賢矣而受盡言之時亦豈易得者哉

右家傳梅曾亮撰

國朝子史類編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查崇華

道光辛丑九月十三日前陝西鳳邠道加按察使銜查公卒於白門僑第其孤同知銜江蘇卽補通判德基候選布政使司經歷德本卜吉於城東武岡山麓以癸卯某月某日舉葬旣蒞事涕泣來告曰先大夫生平相知之深無如表叔當世任斯文之重一言不苟下可以信今傳後亦無如表叔今窀穸已安而墓表闕如敢以請按公於先母氏爲族子里居相距僅二十里嘉慶甲戌相識都下論議如笙磬相得之歡親串中殆無與比者雖衰頽不文固無以辭爰述予所習知而確鑿有據爲天下其聞見者編次之以授德基使刻貞石於墓道以告後來曰公少小孤露羣從莫相恤不

能卒儒業乾隆己酉甫弱冠徒步五千里入閩投所親既至則無
可弛擔者寄逆旅傭書以就口食好問好察漸通曉時事以書
記游小吏署數年爲福州將軍魁倫所知延入幕府爲腹心之友
乙卯閩中大獄自浙起 上悉逮諸大吏而以魁公署督事主其
獄閩中州縣少自然之入歷任大吏責供張無藝縱所屬羅織大
戶勒鉅賄民不堪命是獄既結正貪酷之吏悉伏辜其風遂息閩
民始有生人之樂矣大吏繼至者爭客公復釀金援例以通判畱
閩嘉慶己巳鉅盜蔡牽殲於海當路歸籌策功於公拜五品頂帶
及花翎之 賜牽平後南洋惟朱渥爲滑賊欲歸誠而無可託命
者公旣得要領隻身至舶上見其男婦諭以禍福遂受降而返洋

氛靖以至今壬申署臺灣淡水同知下車卽訪獲妖言惑眾之高
媽達訊得劉林視現定以次年閏八月望在都舉事四方起應之
情通詳請奏劉林者林清別名也上游以其語不經僅照尋常傳
敘例論決及癸酉十月臺灣閩都中九月十五之事而高逆伏法
後其黨已解散竟得不起假疆吏據實入告先事撲捕何至喋血
關廷毒流三輔哉其甚者癸酉九月十四日盧溝橋巡檢飛報
祝現等奉林清命定十五日午時進宮滋事黨羽本日已入城
而兼尹尙書並不部署防衛唯以事宜委婉勸諭不可冒昧聲張
釀巨變爲批荅又前此陳德之變雖睿廟至仁包荒然其事卒
疑不能明及癸酉八月代理山東金鄉縣吳楷捕獲逆目崔士俊

臣等謹將陳德偕祝現林清至崔士俊家住一月趕車者爲
究出嘉慶二年陳德偕祝現林清逆黨並無別故而東撫以事屬既往刪
支進才始知陳德本林清逆黨並無別故而東撫以事屬既往刪
不入奏使陳逆疑團至今莫釋近世大吏遇小民茹素祈福者莫
不張大其詞以衒能邀功至於防微杜患別嫌疑機括攸關至鉅
者則慮其別無證據事難收拾置不問以貽伊戚比比然矣甲戌
公當以道員謁選乃去閩需次都下丁丑選河南南汝光道己卯
恭值 睿廟六旬萬壽普施惠澤免民間積逋河南例有幫河工
料價攤徵民間逋數甚鉅又山東以竄入官虧奉 嚴旨河南因
惶惑不敢發時公以攝臬在省力持損上益下之義疆吏夙重公
卒用其議雖不盡如指而案得照覆實惠及民爲十八省之冠老

教頭劉松之緣坐子逃遣劉文煥數十年海捕無獲公偵知其傳
教於安徽之宿州委員往捕解豫訊辦未定讞而公奉太淑人諱
去官然邪教根株至此遂淨盡道光壬午服闋謁選得陝西鳳邠
道乙酉逆裔張格爾擾新疆南路調主嘉峪關軍需局事自川楚
軍興費帑累大萬與軍事者莫不饒沃將吏習川楚之故支銷多
重複公不避嫌怨覈實應付大兵出關時僉謂當雇長馬馱送軍
裝公以內地馬不習關外寒苦必多倒斃且關外臺站皆有伺應
關內長雇到彼不適用唯增餽養費開銷重沓不便議者無以屈
節帑至二百餘萬兩事藏敘功加按察使銜公在監司任內攝豫
臬者一攝秦臬者三凡案有疑竇皆於初詳指駁使屬吏得研審

更正招解後無復翻異以故得依限完結官民胥免拖累焉乙未
公年六十有八懸車遂初本籍故無田宅卜居白門青溪之側計
公幕閩二十年官閩十年官豫一年官秦十二年先後決大疑捍
大患飭官方以甦民氣靖伏莽以奠民生皆持大體不事聲色然
初爲丞倅卽係理民劇任洎當刑名總匯地雖能者苦叢脞而公
卒未嘗以公事望纖芥吏議其謹細慎微檢點周至又有如此者
公幼歷艱辛未得博涉書史出門同人始乘暇隙親羣籍而吐屬
爾雅翰札雋妙館閣諸公罕能及者從前爲諸侯客雖被信任專
而且久然因人成事豈能盡如我意及任監司攝提刑又事事須
關白取進止若以公之才識閱歷獨當一面則功業可以廣暨而

限於資格又所居已僻莫能爲推挽者故所就遂止於是然被其
澤者歌詠慈祥聞其風者企仰俊傑吾鄉先達有趙先生青藜以
編修改官御史勿欺而犯權貴側目能不負所學葉先生居仁以
進士官廣東知縣清操自厲誠格幽明惟公通人情達事變與趙
葉兩先生前後鼎立爲吾鄉之偉人矣公安徽涇縣人諱崇華字
九峯晚號寶庵年七十有四

右神道碑包世臣撰

莊振

君諱振字龍見號修睦姓莊氏當宋南渡時自丹徒徙金壇明永樂中始定居武進八傳曰廷臣萬厯庚戌進士湖廣左布政拒魏璫建祠祀名宦曰楷康熙癸未進士官國子監司業是爲君曾祖曰秉中康熙庚子舉人由內閣中書改陝西扶風縣知縣祖也考敏來 贈中憲大夫妣張恭人君十三歲而孤家故貧弟妹皆幼繼祖母于太恭人之姪爲藥城令太恭人依之君從焉時從父亦和官大興令一見器之攜謁同鄉劉青垣少司馬及從父養恬少宗伯兩公負人倫鑒亟賞之再試京兆薦而不售選臚錄又以本籍狀申後期失之乃寄籍清苑由考職加捐從九分發陝西君慎

於言練於事洞達人物情僞遷變每奉上官檄察州縣公事皆辦
補城固縣典史未幾以承重丁于太蒸人憂服闋補西安府司獄
署咸甯縣丞獲鄰境夥盜送部引見擢知縣補韓城君爲政能
以誠意感人民有爭父遺產十餘年告訐不已君引入見各已白
首令比肩跪前頗問其父母在時事久之喟然曰而父母至今存
而兩人固無閒言也各已老大將見父母於地下其思畱面目以
見之乎訟者乃相持慟哭盡讓所爭與季弟孀婦其治獄多類此
會嘉慶元年四川等教匪闖入陝西巡撫秦承恩督兵剿之檄君
自隨條畫皆中機要十二月賊擾興安據將軍山爲營官兵仰攻
多傷君請無攻而潛引兵擇山勢與賊壘對峙者築臺其上發巨

礮擊之賊股栗號呼乞命遂破降之以聞 賞戴藍翎興安在漢水北賊渠張漢潮由鄖襄竄入紫陽石泉川北賊亦由隴山入臨漢欲渡城中守兵才二百恟懼君請曰民船盡聚黑江口若拘集北岸則賊無以渡乃往拘之漢南民避賊來者眾郡戒嚴禁弗內君於路嚴詰賊謀獲衷甲者三十餘人下諸獄餘悉縱以入屬里甲編管之所活數千人返己日具軍書蠟集隨壁畫之燭未跋而畢巡撫嘆曰數刻中了七十三事霹靂手也賊既不得渡又所遣間諜被擒不得虛實遂退走興安解嚴南山郡邑皆爲教匪蹂躪而平利尤劇土匪乘閒竊發民益擾檄君治之馳往偵得劉添文等十三人勘無遺類乃按行村落分別流民土著給以資衛以

兵各歸其鄉井井借籽種安其生業瘡痍莫不抃舞曰使君生我
巡撫上其功 特旨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君隨營久往往露處因
病足乞假還省而新撫台斐音方至檄山南堵禦君以疾辭以爲
規避革職畱營效力旣而羽書旁午無與綜理乃仍致之幕府君
方略井井台大器賞奏請開復 上未俞則具奏引咎自劾 上
命新撫陸有仁覆察陸前陝藩稔君賢覆奏得 旨予開復六年
奏補乾州直隸州知州八年五月賊平論功制撫交章入奏 賞
戴花翎前君以隨營贊畫辦善後事宜未嘗至乾州任也會侍郎
初彭齡赴陝讞獄知君明任奏請帶往山西因入都引 見奉
旨准補乾州直隸州知州九年三月張太恭人病忽謂君曰昨夢

汝父以四品服易于服易之病若失其待汝晉一階耶君遂援衛
工例加捐知府以品服入太恭人果少閒至八月竟棄養扶柩歸
葬盡哀盡禮見者稱歎關西甯陝兵變繼勇侯德榜奉命往
勦習聞君練行閒事延以往事既解上又命侯閱川陝行伍復
奏以君自隨所至汰老弱厚給賞將士皆奮十二年遷漢中府始
旋莅事漢中毗川東地爲教匪出沒衢道民失業餘匪艾冒頂等
號紅籤賊時出苦行旅君悉殄之川北民利食川鹽而陝故食山
西鹽主鹽者專官治之與民爭利禁督生事官民交病君請漢中
一府鹽課悉歸地丁巡撫爲奏定至今稱便郡有渠蓄水以溉久
而淤豪強占之復親履勘捐資濬治以田畫界時其啟閉貧民賴

焉沔縣武鄉侯祠土豪利其杉檜斬伐之君懲其魁永止之後引
見交軍機記名 召問軍營事奏對稱 旨尋擢河南彰衛懷
河務兵備道君自以河工非所習博求古今治河之書訪求素悉
河防者相與講稽利病僚佐及河卒有一言可採必虛衷諏詢在
任三年防河之費減於舊而工固於昔彰德寶公河爲轉漕運鹽
道頗淤墊水漲不能容漫溢爲民田患水消則無以行舟君設春
秋兩濬法春收潦秋以通涸公私利之十六年春以積勞病喘
當伏汛輿疾起工遂以五月二十八日卒於荆隆工所年五十六
君所在有惠澤去而人皆思之家居日少於尊祖收族之事無所
不盡其在官時來相依者生而館死而殯經紀必周姻黨中婚喪

待以舉者又指不勝屈也配項恭人前卒側室葉安人子一葆誠
李兆洛曰君在軍中十餘年其所處可謂盤根錯節而所至輒迎
刃解蓋周詳沈密應機立斷所謂動刀甚微以無厚入有閒也以
此施之於居恆條教宜乎用當其可澤被於物矣爲政於家肫摯
而敦和御於戚屬慈惠而用溥則又所謂自本及末沖融流洽者
也

右家傳李兆洛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

王如金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衛懷兵備道王君以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於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絲字圩新阡禮也君諱如金字式二號善香其先爲汴人宋南渡後世爲華亭人明萬厯朝君七世祖升以丙辰進士仕爲太僕寺卿生錕錕生三子長曰日藻戶部尙書次曰渭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爲君高祖楨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爲君曾祖祖晉河南衛輝府知府爲君祖興堯山東兗沂曹濟道爲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玉環同知捕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隲通

判署開封府直吉林索倫兵進剿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奉委以察
哈爾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緩先以它馬資用大吏以爲
能奏入 賜花翎題補蘭儀同知會河決歸德睢州君日籌工料
夜親培築露處風雪中寒襲左目絡蹙功既成遵川楚例加捐知
府題補衛輝引 見 上顧君目詢得致疾狀頷之未幾晉山西
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
河北遂終於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
於晉歲甲子晉大饑君方莅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先是晉
產鹽於古鹽池既汰商均課地丁趨利者多私販而課病君籌之
以爲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濬姚曷渠以培鹽井之源然後復官以

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用其議入告報 可秦晉之民以河南
北兩岸灘地訐訟吏不能下君曰秦晉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
則晉利水在晉則秦利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不
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半而水可
耕者使官不徵無利之科民不私無科之利於是數十年之爭一
朝而決秦糴於晉民不冒集眾阻之以爲晉粟不足以贍晉何及
於秦君諭以糴不可遏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穀返糴之
價如糴之價蓋以晉穀糴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糴而晉價不增
君之以克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曹已防護無虛日
至是考城舊南隄決君設筏拯民於危而食以食其中牟之將決

者則馳往力護得安 上賞加按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溼
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於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
封淑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妾黃氏生清
時候補主事女子子三人孫二人秉樞秉衡夫衛輝府君之祖所
舊守也克沂漕濟道君之父遺澤之所在也而君皆嗣任之當時
以爲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爲美談君判儀睢時君之兄錫奎
以翰林出守潁州潁與豫壤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養迭往來
睢潁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爲盛事君兄之子嫁阮
氏爲吾弟亨婦與君爲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爲
銘其辭曰

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人以勞亡身刻之貞珉以
示後人

右墓誌銘焦循代阮元撰

--	--	--	--	--	--	--	--	--	--	--

陳三辰

公諱三辰字北樞先世居義烏自義烏遷山陰之臨浦鎮去蕭山城二十里居者多貫籍蕭山故公六世祖至公皆稱蕭山人曾祖嚴州府教授 贈奉直大夫諱正治祖縣學生諱常敬考金壇縣知縣諱逢霖祖考皆 贈中議大夫公少爲蕭山縣學生援例爲安徽縣丞升鳳陽縣知縣以獲鄰州巨盜升府同知借補亳州知州亳州池訟者日進狀數十公得其狀卽訊卽判逾月訟者稀半年則鮮矣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民王立山爲亂距亳州百餘里公聞卽募鄉勇得千餘人練習之河南官兵爲立山所敗公度立山必至設伏路左右而自待於城外立山入亳州境見無

備易之趨城忽見兵駭而戰伏起蹙之眾遂潰生禽立山其年安徽大饑上官令亳州設兩粥廠以賑公計一州兩廠何足贍饑者自增三廠分設境內又收民棄男女者集於佛寺令一老嫗撫孩幼十如此數十處身時周巡其閒計其費上官發銀曾不及半移用以濟之人謂如此終必以虧庫銀獲罪矣公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當公禽王立山時大學士文勤公書麟方爲安徽巡撫至亳巡其戰處太息曰君將材也及覩賑民增廠愈賢之令藩司盡補公所費公以無累世以此益稱文勤爲知人也而總督不喜公奏禽立山事不敘公績 純皇帝見奏以理勢隱度知公之賢卽令引 見加直隸州公旋知泗州時書文勤爲總督保升知府引

見授常德府知府調長沙府會征鎮筸苗亂公總理糧餉隨戰於平隴大捷加道銜嘉慶四年擢廣西右江道屢署布政使按察使十一年大計卓異十四年擢廣西鹽運使公才高識遠遇事陳說慷慨屢署兩司勞於吏事及授運使事逸而眾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請辭職以去仕安徽時買宅江甯城內及謝官歸江甯令諸子出仕自穿池種花竹時會故人君一日謂姚鼐曰吾死君當爲吾銘墓卒前一夕召客飲酒劇談夜端坐而卒爲嘉慶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去官三年矣年七十有七先娶孫夫人生一女卒繼娶方夫人生四子一女子候補知縣星珠府通判星華布政司庫大使星軫布政司經歷星景側室王氏生一子未入流星德以嘉

慶某年月日葬姚肅銘之銘曰

仁及於民法可遠施功著於時中蓄餘才任於繁勞去彼膏脂惟以明智蹈夷遠颺清曠江城終以懌怡

右墓誌銘姚肅撰

俞德淵

俞德淵字陶泉甘肅平羅人嘉慶丁丑進士由庶吉士改授江蘇
荆溪令有聲林公則徐賀公長齡咸重之調長洲縣甚得民心遷
蘇州府督糧同知道光八年海運告竣以巡撫陶公澍奏擢知常
州府調江甯會兩淮鹽法大壞庫貯久虛十年冬 上命尙書王
公鼎侍郎寶公興至江南與總督議改鹽法先是陶公爲巡撫稔
知兩淮積弊嘗極論之 上頗有意興革 召還總督蔣公遂以陶
公代欽差大臣議多主罷官商鹽歸場竈科稅以德淵有心計使
與議事德淵上言曰日者所議鹽歸場竈其法有三一曰歸竈丁
以按斂起科蓋沿海草場四萬餘頃給丁割草煎鹽已按畝徵收

折價今正雜引課勢不能再取於地祇當取之於鹽惟論鹽必計斤而各場煎丁零星散處日煎日賣用力勤情不同獲鹽多寡自異不能計斤定課明矣無已則徵之於鋤通泰二十場額鋤二萬五千餘口每口歲煎鹽三四萬斤以引課加鹽價每鋤當輸銀一百五十兩共銀三百七十餘萬兩而淮南引課可足竈丁既按鋤認課則鹽卽己物聽其售與何人無論遠近商民隨貨販賣出場後不問所之腳費外別無浮費人自樂趨鹽價自賤且使小民任意營生何官何私行所無事此真曠然無忌之善政也然其中難行者有三焉一在竈丁之遭欠一在鋤鑊之私煎一在災祲之藉口竈丁皆濱海窮民蓬栖露處身無完衣平日煎鹽所得不過傭

資餬口今忽責以百餘金之課按月限完恐貧人驟得多錢未經入官錢已他用至期甘受追比追比過嚴逃亡立待勢必設立頭長承總包納若輩均係同類容隱分肥一官何能徧察至於煎鹽用鐵由官給領私鐵有禁立法本嚴聞近時各場私鐵之數與官鐵等一經官查則埋擲草土之中官去而私煎如故今既計鐵徵課則官鐵之鹽課入倍於鹽本其私鐵之鹽轉得賤售以奪官鹽之利卽納課之丁亦將添置私鐵隱射逃課且不獨鐵而已凡炊飯之鍋鏝無不可煎鹽見行例中有所謂鏝子鹽者卽鍋煎也此而不禁則大海之潮取之不竭勢必爛賤堆積竈病而課可憂禁之則海濱遼闊官外之私既百計藏匿官中之私復影射多方此

又不能一槩禁絕者也又聞場竈煎鹽必賴天時積潦之年海潮
泛溢各竈卽有淌消之患再值洪湖盛漲五壩全開則各場卽有
浸沒之虞向者竈戶值陰雨久卽赴場商借貸錢米天晴煎鹽扣
還前後套欠旣多往往有逃亡者如成災稍重場商必多方捐賑
所以有鹽義倉之設也然皆商捐官不過問今以課歸丁稍遇水
旱不齊必藉口求蠲求緩往時蕩課不過數萬節年以來因災減
免者不可勝數況數百年之引課何能禁其籲求不爲緩課必且
求借口糧 國家一視同仁豈能不加撫卹更恐各場因災停煎
竈丁素無積貯而各省價必驟昂此又不可不預籌也二曰歸官
場以給單收稅照各場產額攤定每斤課銀若干由運司給發用

印空單存貯場大使所無論商民買鹽先赴場官報明斤數納課請填印單赴竈買鹽出場後另於要隘委員查驗鹽單相符卽截角放行不論何省何地聽其運售場官給單後登載印簿知會委員其委員亦截角後知照場官覈簿以防偷漏各場所收課銀按月解交運庫如此商課改爲稅課場官作爲稅官人人可以賣鹽卽平日販私之徒一經納課任意所適此亦蕩然維新之善政也然其難行亦有三焉一在額數之難定一在稽察之難周一在官吏之難恃兩准各場照引定課如五祐場產鹽二十餘萬引應徵課銀六十餘萬兩等而下之如梁埭場產鹽七萬餘引亦應徵銀二十餘萬兩今就場抽稅不限以額則聽其儘徵儘解烏知歲收

果有若干若試行之初卽責以一定之額則每場應收銀數十萬兩場官守單待請單竟一月發單幾何毫無把握且水次有遠近鹽色有高低儻鹽高路近羣趨歸之而僻遠之場竟售者無幾場官無計招之使來此額數之難定也至請單之法原以杜私而人情貪利雖小必爭兩淮鹽價斤止數文而納稅倍於鹽本逃千引之課卽省銀數千難保鹽販不串通竈戶私相交易或藉單影射以數百斤之稅冒運數千萬斤之鹽卽有委員查驗而場地千里港汊支河無處不可越行雖多派巡役查緝而若輩惟知營私苟啖以利何難爲所欲爲此稽察之難周也或謂就井抽稅滇省行之矣何獨不行於兩淮顧聞滇鹽產於井地有定所難以私增其

地近而易查一井官可守也淮鹽煎於鐵曬以池鐵則隨時可增池則隨地可開其勢渙而無紀一場官不可守也烏得以滇鹽爲例乎江蘇財賦重地至大州縣不過十萬卽如淮潯各關臨以監督重任每年抽稅亦不過三四十萬今以一場大使而責以數十萬之稅課官卑任重負荷難勝況場署皆近海濱無城郭之衛營汛之防起解收藏均多可慮此又官吏之未可盡恃者也三日歸場商以認繳納課招徠殷實之戶報充垣商聽於某場認繳若干口完課銀若干兩竈戶煎鹽卽歸本商場垣堆貯經理出賣酌給竈丁工本其販鹽者從垣交易應售價值亦官爲酌定毋許擡價居奇稱桶遵制由運司較准頒發所有垣商認充須殷實五家互

保完課立定卯限赴場大使衙門報納至每歲銷鹽若干由垣商
自爲營運官不與聞而赴場買鹽仍不問其何人出場售鹽亦不
問其何地以商領竈而事有所統以課歸商而責無旁貸此亦寓
散於整隨時變通之良法也然其難行者亦有三焉一在疲商之
鑽充一在殷戶之規避一在垣外之私售通淮各屬場商多借本
營運近者日形疲乏因負欠多欲退無路今聞招商認課必且營
謀投充聯名互保祇圖孤注一擲將來完課有無姑置度外迨至
卯期則設法騰那國課必多貽誤使大加裁汰另招新商則四方
好事之徒如游士幕客官商長隨皆得應募而來並廣求當路致
書爲赤手成家之計此輩一經得路以後驅除更難此場商之難

於選擇也如謂各省殷戶原不乏人貧夫趨利若鶩宜有不招自
至者惟事當變法之初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彼富厚之家心計素
工兢兢保守安冒挾重貲而謀不可知之利縱日後不無垂涎而
事前必多觀望此殷戶之未易招徠也必不得已則仍謀之於商
無論在場在場第就平素業鹽之人擇殷厚者僉爲垣商認繳納
課而疲乏者一槩裁除庶可收得人之效惟此法施之商埠商繳
則順而易行之竈埠竈繳則逆而難蓋商埠商繳商產也竈埠竈
繳竈產也以竈戶自置之產而一旦屬之商人無異掠貧民之業
使富民代爲管領以世業而變爲佃農孰甘心焉況商之殷厚者
其經理多委之商夥商廝此輩專以剝削爲能借貸則要以重息

稱收則勒以重斤竈既積怨於商必與民販勾通盜賣其勢然也
況垣中有課之鹽價數倍於竈上私販亦必舍垣而趨竈鹽不歸
垣課何從出則恤竈杜私之法又不可不深長思矣以上三法其
有九難姑就三者兼權之則招商認繳一條猶爲彼善於此苟得
其人講求盡善或可徐觀厥成願事難圖始果欲行之則宜先定
章程清竈僉商改官易制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粗立規模此一
二年中課額未可以常懸也場鹽未可以停售也各岸食鹽未可
以久缺也然則新舊接替之時非熟思審處其何能變通以盡利
乎至兩淮捆鹽之夫淮北則永豐壩向萬餘人淮南則老虎涇不
下數萬人皆無賴游民以此爲業百餘年來世代衣食如此一旦

失業此數萬眾安往其患又不止於私梟拒捕而已議上陶公深
然之乃與王寶二公定計不歸場竈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罷鹽政
裁浮費減窩價凡積弊病鹽者悉除之淮北課少又無商改行票
鹽章程初改運使難其選陶公舉德淵以知府超授兩淮鹽運使
在任五年正課無缺運庫遂充德淵風裁嚴峻植身儉約雖登膺
仕妻子常布素揚州俗尙華侈德淵乘歲數荒歉諸商疲乏之後
力崇樸實黜浮靡風俗一變郡中至無優劇既善會計又知人能
任諸滯岸商憚往運輒遣官代之千里行鹽稽覈價用瑣屑悉當
每運恆有盈利盡以充庫無私取故人憚其明而服其公身爲陶
公薦舉而持法無所阿當塗黃左田尙書家居有子中民在淮候

補鹽大使陶公以黃清貧屬德淵子中民優差德淵曰優差以待
有功中民無功不可得公曰吾已許之矣德淵曰以德淵辭可也
堅不予公乃使中民之蕪湖緝私便省視焉其他事多此類陶公
益重之林公則徐於時人少所推許獨於德淵曰體用兼賅表裏
如一十五年冬陶公入 覲數稱德淵賢謂其才可大用以地方
循良久在鹽官可惜 上亦嘉之將晉用而德淵病卒荆溪長洲
江甯士民聞者咸爲流涕相與請祀之名宦兩淮鹽政及運使素
有豐稱多以財交結權貴人與四方遊客以其餘贍給寒士取聲
譽皆商資也嘉慶中某爲鹽政極意揮霍一時白食之徒競求貴
人一紙書卽千金可得奔走若狂恬不爲恥風俗人心大壞自陶

公力裁浮費潔己恤商德淵復謹守筦鑰寡酬應雖商力漸充庫貯常足而失望者眾揚人尤以爲怨言者亦時相攻訐矣

右識小錄姚瑩撰

兩淮都轉平羅俞君之卒也今兩湖總制林公旣銘其幽矣顧余與君交最久知君最深痛君之未竟厥用卽其志行亦容有未盡暴白者儻終竟湮沒則後死者其奚所逃責乃就所知見而銓敘之以補志所未備云君淡於榮利而篤於倫理嚴於自治而恕於使人曲達人情事變故所至咸理而去後恆見思余始官吳中君爲長洲令旋擢督糧丞總辦海運未幾以憂去余旣官金陵君以海運甄敘得常州守調江甯余實引以爲助蓋後先其事者數年

凡用人行政必以諮君數言輒定訖事罔不如所慮顧君之裨益
余身心使余久而愈思思而不可復得者尤非人所能知也君居
官謹恪卽胥吏白事不衣冠不見也盛暑讞獄危服坐堂皇汗浹
竟日異時君方有所推鞠瘡忽作舉體震掉事未竟不止也荆溪
任庶常泰爲余言君始至荆溪攔輿訴者百十輩閱年餘前訴者
又易名控君一見卽識之羣驚爲神君去長洲日元和石太史蘊
玉率士民以寶政在民四字顏其堂其憂歸也今遵義守平君翰
方同辦海運事爲書楹聯贈之云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實心實政
感人也深當時謂無溢美於虜君何以得此於士民僚友哉君於
官中所入雖少必別貯之曰此官銀也官錢也吾不敢以私至遇

友朋急難則傾囊助之無少靳有大僚某官吳中罷歸逋官項屬君償之余曰此其家不貧毋庸也君卒償之曰既許之矣能無償乎同官某將謁省爲夤緣君偶與余言及異日大悔之曰庸知其必以是來乎吾愧此友矣君爲諸生以授徒自給嘗臥病館中其弟爲抱持臥起月餘不倦及官江甯弟年四十餘矣猶左右侍奉如曩時君居憂其僕從皆不肖它適以須君之出也君內峻而外坦夷人罕得窺其際卽雅相識者亦謂是政事才耳而惡知君之用心於內者如此先儒有言聖門論學必徵諸事論政必本諸心今觀於君益信有用之學有本之政卽稍稍發抒而食其利者已徧大江南北矧更擴而大之耶君卒之前數月余赴閩藩任邂逅

於金陵君歛歛爲余言力竭矣筮仕廿餘載訖未得一對揚恐一
旦溘先朝露無以報 國死有餘憾余以君有經世大略嘗爲故
相國蔣公今兩江總制陶公言吳中凋敝極矣非得君撫綏不可
乃 天子方允陶公之請將大用君而君已不及待矣方余未赴
召時君以書來促行且舉余疇昔所稱陳文恭公熱腸卽是仁
之語相詰責謂此何時而安處耶乃余出而君逝矣悲夫感念疇
曩追次其遺言軼事以表君之微尙並書以寓之林公其亦有無
窮之悲也歎

右言行紀略賀長齡撰

聞與兩淮漕商談歷任都轉之賢以李秬軒爲第一鄒公曰

日桓軒之清操亮節誠不可階然有守而兼有爲者終推平羅俞
陶泉德淵一人而已憶陶文毅公整理淮巖之始都轉屢不得其
人手書令余切實舉薦余卽以陶泉應蓋陶泉令長洲守蘇州實
心實政皆余所目擊心儀者也時陶泉方守金陵聞信力辭文毅
以余手書示之陶泉語塞聞陶泉初到揚時運庫並無餘積次年
遂有三百萬之儲此席擁東南財賦之雄冠蓋往來每多舛望謗
議叢興自陶泉莅任後改絃更張洗手奉職而哀多益寡稱物平
施亦無不各得分願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驟衰位不稱才年不
副德論者傷之余在蘭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訃爲之涕如綆靡適
其孤以急信懇余轉遞平羅余手揮一聯寄輓之云殫心力以報

所知一代長才出甘隴處脂膏而不自潤千秋遺愛滿邗江素聞
賀耦庚督部言陶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謂邊陲乃有此人物
又言陶泉若長筦淮離可稱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聯正
槩括其意今年在揚州聞公眉觀察亦有一聯云敬以持己恕以
接物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九京可作恰
公其誰與歸出語本朱子對語本檀弓則眞足以傳陶泉矣

右浪跡叢談梁章鉅撰

黃德濂

君諱德濂字劭懷號惺溪湖南安化黃氏安化之黃自元以來多聞人所居龍塘里喬木蔚然爲邑鉅姓曾祖明玉祖時疇父崇贊代有隱德州里所重君生而敦摯無子弟之過嘉慶十七年補縣學生明年舉湖南鄉試先名陞至是更今名二十二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職檢討嘗主陶文毅公澍相爲師友講求當世之務刻苦自厲有所爲必達其見道光二年改官御史劾罷貪濁吏數人風采甚著會戶部以西陲用兵急餼議廣常行捐例中外官子弟得入賞授官君上言國家常行例歲得銀四百餘萬兩然有階無官於吏治無損今令入賞授官仕途淆雜與大捐事

例無異大捐事例 上初意永停之矣今奈何行此疏入部議鑄
級調用 上以君詞直仍畱原官八年授山西朔平府知府朝平
倚邊土風儉陋君振興學校士之秀者賓之大猾李朝陽舞文受
賕善持官吏短長君禽治論如律其俗兒死不葬委之壑恣羣狼
齧之狼習啖人白晝入市無所畏君設厲禁並賞捕狼者俗遂變
權知汾州府又權知太原府太原爲大府治所政事殷劇上官倚
君以辦會蒲州鹽案作民與吏鬪有死者府縣吏稱民煽聚欲爲
逆請兵往捕人情洶洶君言蒲州產鹽處南風起皚素霜積貧民
埽聚市賣非可以私論如聞吏役假法苦民民不忍相率仇之豈
有意叛哉雖然舉事宜計長久假以埽鹽地丈量明白計課多少

均之地額數不絀而民之擾累除斯亦官私百年之利也上官躋其議令往圖之卽調君知蒲州府旋權河東道兼筦鹽務君至獄解循其法至今稱便河東鹽商素輕官君令門者毋納商人貲公謁則坐堂皇見之商更感服未幾以親老請告歸趙城民曹順爲逆害知縣楊延亮君坐前權河東道失察亂民奪一官父喪服闋謁部 宣宗一日以他事詢大學士湯公金釗忽語及君曰是故御史黃德濂耶素能其職今何官湯公具對所以嗟惜久之旋發雲南以同知直隸州用十九年權知開化府其地界廣西多名盜所部儂人種夷獷惡無狀嘗白晝劫掠城中殺人飲酒婦女稍艾寡取無忌行旅惴恐前官禁民挾兵刃盜持械如故民無以禦君

急弛其禁諭民白相團結遇賊格殺勿論盜乃衰息明年借補霑
益州知州僧某嘗殺人事寢久矣君廉得實寘之法在州四十日
大得民和旋權知昭通府兼大關同知又權臨安府武定州又權
永北廳同知上官雖知君而不竟君用凡邊郡險惡難治輒檄君
往期餘凡五易官君亦不習巧避難守意自若朝奉檄夕赴官所
在皆有治實在永北稍久聲績尤赫武弁某與君不相能搆君於
巡撫會川西逆賊王缺扒等竄入境君縛之畀四川官吏俾自爲
功巡撫偵知以君不先白長官爲罪奏劾之然罪人就獲吏無可
議得免二十五年擢知順甯府甫上而永昌回匪之亂作賀公長
齡總督雲貴檄君權知永昌府回匪之起事也有言永昌城居回

戶與其謀者迤西道羅天池且信且疑令所召練總沈某誦之反
形具卽專戮無赦沈故狡忍一夕盡殲諸回之在城者人咸冤之
君至則事已無及逆回方假報復爲詞日夜思攻城君繕守具修
城堞練鄉兵益爲之備回不得近旋就撫事平回順甯任緬甯州
回張富等復叛劫死囚據州城勢張甚君率兵討之練勇范小黑
掠平民君斬以徇整軍進張富投首逆渠馬效青海老陝亦就擒
時臨沅鎮總兵李君能臣與君相得甚而都司陳得功土守備左
大雄能戰有名行陣間皆君所賞拔者樂爲君用故有功有 旨
優敘賞戴孔雀翎旋擢陝西西乾鄜糧儲道君自官雲南十數年
所歷皆蠻村荒徼谿洞險怪人物獫狁寒暑錯候迥異中土瘴癘

之氣纏刻肌骨又屢值種夷不靖劇賊縱橫擐甲野宿不遑啟處雖功閱卓鑠於職事無所負而君亦已憊矣抵陝年餘疾大作告歸行至河南裕州施家店遂卒實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年六十有三鄉關修邈視含荒驛勞臣斯瘳不佚以死吁可悲也夫人王氏生子立鈐拔貢生中湖南鄉試副榜候選教諭兩田縣學生候選訓導奉君喪歸渴葬益陽拖木衝將以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葬君於本邑麻陽界新甲山奉狀來徵銘銘曰誠奉職勤撫宇毗所懷悃愾賢有文仁而武嗟勞臣瘞茲土川爲陸陵爲阿石可爛銘不磨

右墓誌銘左宗棠撰

靈保 姚興潔

靈保滿洲正黃旗人嘉慶中任岳常澧道值歲大旱日科頭步禱郭外夜則露香長跪庭中至不遑寢服食儉約若寒素接人以忠人亦不忍欺之同時有姚興潔桐城人任辰永沅靖道先是乾隆六十年苗叛興潔以州同效力軍營有能聲凡前道傅鼐礪堡屯田諸邊政皆興潔贊畫爲之洵加知府銜及鼐升任按察使興潔卽繼鼐任在任九載邊境帖然

右傳李元度撰

四庫全書卷之九十四

聖

熊光大

熊光大字子謙湖南零陵人由廩生中道光辛巳舉人癸未成進士官刑部主事充律例館提調總辦秋審處定讞平反無虛日光大精詳善斷定擬後人莫能易其一字凡能治獄者多刻深光大獨以寬厚稱屢與上官爭出入堂上官皆心折焉欽使出治行省獄屢奏請以光大從輒爲大司寇所畱最後遂奏明刑部需才任事請毋令熊光大與出京讞獄事由是 上知光大可大用初補山東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晉江蘇司郎中京察一等記名以繁缺道府用十八年秋補授興泉永兵備道以疾卒於滕縣舟次年四十二光大幼貧苦父故長者居長沙以不能治生家益落變

產得十餘金令光大與其二兄各自為生計兄弟相持泣光大歸
零陵遇先達蔣濂方主講書院奇其才資之使學遂冠郡試補弟
子員得陟科第同郡何凌漢甚重之惜未竟其用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五目錄

守令一

劉儀恕

楊鑣

杜俊彥

白登明

孫振先

蘇宏祖

李源

李浹

王克生

張元鎮

李順昌

周宋

張瑄

崔德為

劉友光
子世披

王岱

補錄

李源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五目錄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一

劉儀恕

余讀漢史至趙尹王張之事蹟嘗慨然以爲古之才人志士任國家盤錯之寄必有精強廉幹之力爲百姓興利除害使豪強者不得肆而窮弱者不失職亦或緣飾以儒術順時之所欲而施之而必無頹情苟且不及事之患蓋史之所稱能吏多如此而竊怪後世之利敝而不任職者何多也居其位而不能其官上下相徇以文法苟避罪而已或敢爲激發之行以鉤取聲譽而其實無益於

民以故政日益弛而民日益困以余所聞涇陽劉君其亦可謂古
之能吏者矣君凡三任州郡皆有能名而武定平陽爲最武定新
遭兵荒公私赤立奸胥以逋課爲利藪君鋤其尤桀黠者更立法
以清詭匿隱寄弊課更以登樂陵人李景隆殺人而匿其屍獄不
決再三鞠之不得實君據案良久忽厲聲曰若不嘗填田中井乎
則愕然曰然立命之田所掘井果得屍民驚爲神明有爭田水相
鬪而死各昇屍以來其後昇以朱扉者老人也君念老人非赴鬪
者且朱扉非田家物跡之距田所數里有廢寺缺一扉合之良是
老人則寺傍賣瓜者也蓋倉卒斃之以誣其敵者遂以二命抵於
法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平陽轄三十六縣訟牒山集君聽之卽

日而決無稽者時有所縱舍嚴而不殘白蓮教煽亂捕一百一人所連染幾千人君定爰書十九人論死釋其餘聞喜民盜開垣曲山礦旁邑爭趨之官捕十許人君恐成大獄以盜鉛薄懲其首者餘置不問十一驛當孔道奔命懼不給君設通融之法更代協濟事集而民不擾設義學以教國之子弟復晉山書院立五齋選髦士讀書其中後多有顯者臨汾舊有通利渠引汾水溉田歲久湮塞君濬之復其故所溉之田以畝計之三萬六千三百有奇墾闢荒地得畝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每歲兵餉之起存者銀以兩計之得一百二十七萬八千皆前所未有也蓋君之治所至以公私給足爲務故其在武定招徠流民三萬戶編審增新丁萬餘口丈量

漏田九百十六頃務使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君之素志蓋如此而平陽之利尤爲大君在武定七年平陽六年中閒在潞安五年潞安民浮而事簡而丞又非專郡事者也故其治無赫赫可紀者然其寬嚴得中張弛教條猶可以爲後法故旣去而人思之前後若一轍也君爲人剛果有大節嘗訓諸子曰士以氣骨爲主汝曹皆功名中人但須氣骨堅定骯髒嚙齧非吾子孫也平居意所不可百折不肯屈鄉黨有大事羣謀嚙齧君一言而定性孝友事父母左右無違於兄弟恩義尤篤能厚其族之疏遠者少時鏃礪問學踔厲風發聲名藉甚繼而迫於親令以鄉舉入仕非其志也故其訓諸子尤嚴諸子相繼登甲科官翰林訓飭猶不少怠也嗚

呼君歷官二十年所至有聲迹其所設施亦已略見諸當世矣而位不滿其德道不信於天下假使以君之才如漢世良二千石入爲公卿其功業必更有卓卓者而惜乎其僅止於此也然君之所見者已如此則其所未及見者亦可以推而信之矣此余之所以深嘉樂道而竊以君比古之所稱能吏者不誣也君諱儀恕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遷爲陝西涇陽人中順治乙酉科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知州升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陽府知府以某年某月日生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繼陳氏俱 贈淑人子六人某某官某某官女二八康熙甲子余典試於秦其長子灝爲余所得士故余之知君爲詳於君之將葬也論次其事之大者

揭於墓之原以告其後之人亦君之志也

右墓表李振裕撰

楊鏞

公諱鏞蓮峯其字也河南洛陽人順治乙酉舉人初任雷州府推官缺裁改知麟遊縣事當是時滇逆吳三桂已陷全蜀漸徧秦隴而提督王輔臣叛據平涼與爲遙應僞清道將軍率賊眾北赴之道出岐山縣之窟山窟山者麟遊之鄰壤也使使陳說利害持僞劄招公降以犒軍山口爲約公集士民謀所以應之者時賊勢張甚聞者相視無人色或且有異議公度不足與計遂罷去而佯爲好語以紿賊使曰如約於是密遣家僮分道招致諸村堡民壯漏下三鼓公潛出與俱抵賊所取道處設伏待之時公所糾聚及家僮不過百餘人又皆不習戰鬪賊至伏者雖起而倉卒不知所措

公促家僮楊蘭急發矢射殺一賊眾遂奮擊賊乃奔潰追至靈臺
界茅連灘而還生禽賊校尹際魁等六人獲白旗一長槍五烏槍
一帳房一初公糾眾夜出城中無知者比曉始稍聞之咸爲咋指
至是乃大喜過望時康熙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也秦撫杭公聞之
將上其功以俘獲少非大捷遂寢其事及新撫鄂公覈查軍功時
則公已遷遼陽知州矣故卒不果薦云當滇南之變一時強藩巨
帥接踵告叛而平涼爲患尤大輔臣素號黠桀而又地踞形勝便
於馳突向使南北連結互相犄角燎原之勢猝難撲滅國家西顧
之憂政未艾也賴公一戰而賊鋒挫衄不復北指輔臣亦勢孤力
屈束手請降遏兩寇障蔽三秦論功行賞孰有大於是者又安得

與尋常俘獲之數比例而較多寡也耶自兵興以後 朝廷雅重武功故有起身卒伍不數年而高牙大纛專制閩外者然而巨公之奴客與夫主帥之親故廡役無臨陳之勞挽強之力而冒首功叨上賞者往往不可指數至於裹瘡血戰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摧鋒陷陣者反沈埋行閒終老而無復採錄事之不平自古如斯而如公所處尤令人扼擊太息者也以孱弱縣令未有片甲隻旅之寄寇不臨城可幸無罪顧乃驅百餘目不識兵之人深山午夜冒險設伏以遏強寇之衝當此之時其不至橫尸膏野糜爛齧粉於鋒鏑矢石閒者僅閒毫髮蓋已危矣乃功成事定不惟無不次之賞而並不得一與奏章之末豈不深可惜哉公知遼陽四年

以不阿權貴罷歸今七十餘老矣酒後耳熱談及往事猶作矍鑠
態余閒歲遊洛聞公破賊狀甚壯之後於公家得麟遊知縣費某
詳文一卷則覈查軍功時所具報者也其中與所聞相符而加詳
焉適余纂修洛志太守汪舟次先生謂余曰楊公事既奇偉而子
知之又最稔可使之無傳乎遂敘而論之如右

右書事劉青藜撰

杜俊彥

賀侯姓杜氏諱俊彥號筠圃開封之扶溝人世以其宰賀而民德之且竟終於賀也因隱其姓諱里居而專稱賀侯云侯以康熙四年乙巳卒於賀去今二十有二年矣聞賀人之事侯食飲必祭死生必告疾疫水旱必禱儼然銅章墨綬侯日臨莅其上不知其歿而久已歸骨於故土也又聞其一時所經畫至今賀人遵爲令式間有欲從而紛更之者則賀人羣然譁且曰侯政善吾儕便之儻奈何亂舊典爲蓋直道之難泯也久而益信如賀侯者固將歷百年千年更至萬年而猶爲未死則一時之齟齬而力敗之者亦徒勞苦何足爲侯病焉按賀卽古臨賀爲五嶺之一在周爲百粵地

裴氏記云自九疑之南崇山峻嶺高排霄漢縣互數百里皆賀之境也其風俗淫頑而尙鬼不帖服於聲教又時值 王師擣富川獍狔以餘孽自嫌多疑畏蠕蠕然觀望於叢木幽箐之間益稱難治侯以癸卯來賀輕賦均徭清獄賑窮力爲安輯又以土語譯解 聖諭躬至其處反覆開導之荒溪巖峒椎髻徒跣之民環聽多泣下者曰微聆侯之訓誨幾不可以爲人有羅某者先是以僞鎮納款居賀東之信都鄉部曲舊人錯處左右多挾厚貲適富川告捷當事欲移軍臨賀坐以謀叛連類而剿滅之侯力白於軍門以身家保無虞乃止賀人得以免劫掠侯之治賀其大者多此類噫可謂強教悅安豈弟之君子也已公居恆甘淡泊其在賀尤以廉

潔自矢有塵甌魚釜之風以佐郡者欲匿賀之民租自利寓書屢
爲言侯固不從因被誣去職未幾卒囊篋蕭然貧無以殮諸大吏
憐之多厚賻明年其嗣君孝廉之昂始克扶櫬北歸從葬於先塋
之次初侯病賀之人老少流涕祈禳日以千數甌山有老僧不知
其俗臘士人言其自閉關坐磐石上已六七年矣日視侯於署
中曰侯之治遠過李明府郤今聞侯病且劇旣不可以身代獲親
爲侯進藥二匙老僧願足矣及侯櫬將北又命其徒一人攜瓶鉢
閒關相從逾五嶺涉瀟湘洞庭洋子歷烏道蛟宮之險幾萬里而
後至徒以勞致疾瀕絕猶笑曰我爲師送侯得達鄉井雖死無憾
也其爲賀人感而不能忘有如此侯以明萬厯四十二年甲寅生

國朝志序卷之五 卷之五

其貢於鄉在順治二年乙酉其葬在 今上五年甲辰觀察
西華王公鼎鎮為誌怪牲之石載侯行實甚詳已納於壙中後二
十六年丁卯其鄉後進李來章始本嗣君所為行述而兼質以己
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為之表其墓蓋於世系素履不復贅列而
獨紀其始終於賀者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且使世之宰百里者
胥得奉賀侯以為楷模云

右墓表李來章撰

白登明

白登明奉天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貢生五年授河南柘城縣知縣廉潔自守治尙嚴肅擒盜魁按以法恤民荒殘多方招撫力請停止增派河夫設條教以勸耕讀十年考最擢江南太倉州知州甫莅任立四禁衙蠹地橫賭博姦淫犯者眞重法境內肅然廉訪利弊無纖悉不周故所摘發輒中往往鄰境有冤抑赴愬上官願下州爲理時海墾居民因亂蕩析登明召募開墾復成聚落海寇犯劉河堡盡力守禦十六年海寇攻崇明甚急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救欲遣告師期莫敢前登明駛駕一舟夜半往緹城入眾知援至守益力寇乃遁州田需劉河爲蓄

洩歲久淤塞北派名朱涇朱范仲淹新塘遺跡也登明請先鑿五十里復大開劉河六十里不兩月竣事震澤東北諸水無不入海旱潦有資民咸賴之以前禦海寇動雲南協餉被劾落職民列治狀請畱弗得坐廢二十餘年康熙十八年起高郵州知州值歲旱蝗十九年又大水請蠲勸賑全活無算築湖隄嚴禁吏胥剋減受役者咸踊躍從事時吳逆初平軍檄旁午凡供億夫驛與民約以四城吹笛爲號召無後至者及上官有所調遣不冝輕發一人咸諒其清正不以責也以勞卒於官貧無餘資州人醵金以殮遠近聞之悲悼不已鄉里立祠私祀者凡四所云

右 國史館本傳

白林九名登明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貢生授河南柘城令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考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墻民居因亂蕩析林九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闌入內地林九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林九乃駕一艘夜半渡緬城入眾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林九按劉河北支有朱涇者朱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開大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

加徵蘆課銀一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
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落
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
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贖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
素知林九代爲入贖復任高郵州值湖決築清水隄林九設法授
食禁吏胥克減役人踊躍隄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
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卒官高郵人
醵金以斂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
年入名宦祠其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私祠凡四處

右述彭紹升撰

孫振先

勝國之末我朝之初吾郡司土之吏耿人心目者厥唯二公爲最著一曰江陰典史閻公應元是能與大兵相抗率一城之民殉於忠義者也一曰武進知縣孫公是能保餘黎不反援一城之民免於刈戮者也二公者或死人或活人道雖迥殊而功實相埒閻公明史有傳又易名異代邀國家褒忠曠典已可無憾孫公則雖列名宦而羣寤孽瀝專祀久虛未足以申酬報無論賢愚貴賤每及此未嘗不疚於中焉當公之攝武進也署知府宗灝貪很險鷙被其禍者踵接人情洵洵瀕亦自危會豫王攻江陰暫駐常州因乘閒請曰常民亂萌已形不速屠且立叛王勒兵欲出公聞急

入叩頭流血願以一家明全城無貳志灑怒揮刃脅之左右鞭笞
雨下公無異辭賴舊守郭嘉穎都督馮可宗僉謂公言是力請於
王始得免而公已肢體傷殘血殷裾衷矣烏庠向使公言不力吾
之先人且不可問何論今日詩云民之父母記曰能捍大患則祀
之生我之德既並二人庶食之隆不宜百世哉康熙中先侍讀爲
諸生與學校之士具呈當事請入名宦其入祠之文實出先尙書
手嘉慶丁卯戊辰閒懷玉與蔣通判麒昌洪編修亮吉輩屢倡建
祠之議欲以西庠隙地檢君祠址及城北廢庵爲之通判病中猶
以爲言惜無後人繼志而議者旋散費亦不集說遂久寢年來余
以病廢不能兼及戶以外事邑人仍於忠佑廟西偏葺屋三楹奉

公神位於其中爲春秋祭饗之地雖規模廡備而俎豆聿新邑之人尙欲然抱慙將俟羣力稍充擇地另舉亦足徵盛德難忘秉彝未泯故事雖緩而願卒償也昔大學士劉公綸奉諱里居余每往謁輒譚桑梓軼事一日言里有楊某嘗赴邗上爲狹邪之遊妓知楊籍常州喟然曰吾先人亦曾官是土者賊而問之以宗姓對於是知爲灝後嗟乎灝之餘殃若此公之食報甯有窮乎眾以懷玉先世有勞於公屬文以紀之方灝守吾郡郡人嘗爲立石曰常郡守廣陵宗公保全百萬生靈闔郡頌禱之碑蓋脅灝之威迫而貢諛非由衷之論也乾隆中石已磨去不能遺臭今懷玉乃得表公於百七十五年之後事久論定是非益彰此所以力疾握槩欣然

任之而不敢以不文辭也公諱振先字光裕泗州人

右祠堂碑趙懷玉撰

蘇宏祖

君諱宏祖字恪甫姓蘇氏河南湯陰人也其先世麒明成化初以明經任高平縣教諭曾祖民愛明壽官邑庠生祖萬姓萬厯壬寅貢士任靈臺縣教諭父元 敕贈文林郎君生而英敏嗜學二十而成文章卽究心於吏治且習兵法順治三年成進士授山西遼州和順縣知縣會大同總兵官姜瓖叛連陷汾潞沁澤蒲絳數十城復陷遼州繫知州張道南巡檢陳文炳於獄兵偪和順矣民心不固將欲降之君自念身非武臣未有訓練之兵以禦敵所可聽驅令者胥役而已而民心皇皇非口舌之所能爭可以曲止也乃召父老拔所佩刀自決曰某卽死城不可失也僕楊明救之傷不

及死眾心感焉皆願以死守君乃訓勵鄉勇使典史余木忠出賊不意破賊營獲其首王歌等賊逃歸遼州而官兵始至破賊於東郊獲賊首孫運隆等十餘人卽乘勝迫賊城下克之誅其僞官李長青僞將李質而賊黨平出張道南陳文炳於獄方事之殷也君七月不解衣及官兵至以所訓練之兵運輸期會出入於險難之中此由震以天威遣重臣而鈇鉞之賊固無所逃其誅殛然向使和順而無君則旣與汾潞沁澤蒲絳遼州同陷矣當是時和順之民先困於逆璜繼困於五臺賊劉永忠君之禦永忠亦如所以禦璜者賊以數千之眾創敗引去不敢過和順城其功績著於山西載在河南人物志者世多知之而民之數困於兵得以撫綏

休息雖迫遽蒼黃而不失其所則非和順之民不能得其詳也其
後竟以勞瘁卒於官所著有尙書講義易臺風雅敦樸堂詩集行
世

贊曰余遊汴梁湯陰蘇生於豐兄弟從學於余於豐君元孫也承
其父命請余以守和順逸事爲君作家傳今知杞縣劉君慕唐和
順人也爲余道君在和順時惠政賊平後嘗資給難民二千餘名
皆復業父老至今傳之方官兵至當事貴人嘉君勞績有喪語以
勵其鄰封而君卒之日貧不能歸葬民衆哀思之乃贈而歸之湯
陰也

右家傳陳浩撰

李源

當世祖章皇帝時海寓甫定行會試貢舉大典歲丙戌稱首科
進士出身者四百人復邀殊恩破往例拔置翰林科道官各四十
人由是奮微起陋之士無不爭自濯勵效尺寸以樹立功名不數
年而躋通顯位至公卿者指數十屈餘科皆莫及非其遭逢多幸
哉乃有新穎方脫而猝罹非常一試輒蹶終身不復振如李公退
庵者此亦有志之士爲之太息也公以進士授河津縣令值流寇
變後城市爲墟殫力招徠政刑修舉治行居第一剡章屢上矣無
何姜瓖反大同破汾潞全晉震動公繕城濬濠募健士庀礮石損
甲登陴爲死守計凡五閱月城中叛宦張家璧者先是縱族子爲

暴公真之法以是銜之將爲亂公慨然曰吾之不卽死者爲城耳
城旣不保徒死無益何如殺賊以報 朝廷乃率廬兒十餘人突
圍出至蒲州城陷遂如秦乞師制使孟公喬芳爲發卒公前驅擊
賊於蒲大破之進克河津禽張家璧四境有未下者軍士欲屠之
公持不可乃已事平孟公列其績以上部議以功過均不敘而他
失守從賊者多復原官公竟拂衣歸順治十三年奉 旨有城池
失守官員情勢可原者該督撫代題具奏公歸已七年河津髦倪
數百人詣省白狀撫軍白公汝梅卽具疏 聞終格部議而止夫
城亡與亡臣道也當事以此持公議非不正獨不念情勢可原之
旨謂何夫河津一斗大孤城耳受圍五月外援不至內患復萌

卽使張許處此亦必有所變計矣卒之秦庭一哭覆楚復全視死
事不尤難乎孟明釋而殽尸封未聞有咎繆公之失刑者況或復
或否又不一例也且公之才又不勵於百里者方在總角舉止若
老成人居父喪毀瘠踰禮弱冠成進士以文章名世及其治河津
也精敏強幹發奸擿伏如神能使老吏咋舌若之何以一令終也
公家舊有園亭築退庵因以自號發藏書而盡讀之意有所當標
而出之加以評斷非徒論古將以風世也而於國家典故河漕鹽
屯兵農諸務討覈尤詳每一抵掌自謂可見諸施行而徒託空言
良足悲矣其一切牢騷抑鬱之感盡發之於詩又著有見可園集
如干卷不得於今將以信於後然既不得於今庸冀後乎公好潔

盥頰必數易冠舄几榻不容纖塵亭午熟眠卽達官在門不爲強起每夕折柬延賓浮白博簞不達曙不休其胷中浩浩何如也晚年杜門謝客注東坡養生錄而行之而作腹責說以自嘲州大夫舉爲鄉飲賓辭之其不同於流俗如此公姓李氏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號退庵其先商河人遷德州數傳至公王父大華萬厯癸酉舉人官武強知縣生二子長誠明萬厯甲午舉人次誠明庠生公父也誠明無子以公嗣公順治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山西平陽府河津知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七十元配朱孺人繼配王孺人生子四楨森棟檉女三人孫七人孫女九人曾孫一人余於公爲晚進且有世講平昔莊事之伺其眠起載酒過從無

虛日履其徑瑩潔如洗入其室篆煙花氣披拂鼻觀聆其聲款川
涌蠶起無非用世之學揚挖古今一一出人意表余竦聽之下聞
出一語以相析又未嘗不虛衷而首肯遂成忘年交每念與公同
時者九列三事布滿中外而如公者幾人儻展公之才大業榮名
何遽出通顯公卿下耶公里居時年方及壯其雄心盛氣消磨於
隱囊歌扇者垂四十年人以爲遊情物外自適其適文酒嘯傲無
與於人世而不知非公志也公卒之三年冬其子以狀來請余銘
余時以勘事入滇衝冒雨雪肅肅宵征不敢以劇迫辭乃捃摭其
事行而志之銘曰

有玉於此虎質龜文精神既見貢之大廷其光熊熊照乎四鄰胡

爲一躓墜井埋阱雖則墜埋莫奄其瑛影畱宮殿聲出瑟琴或辟
寒而厭火亦伏禽而生虹棄卽敝屣價自連城歎惟我公道泰身
屯所收於人者無餘憾而所得於天者獨難伸宜其澆魂壘以酒
柘洩孤憤於高唵讀其書者悲其志感其遇者艱其辰慚摛辭之
詹詹奚以譎於大君子之墳

右墓誌銘田雯撰

李決

公諱決字孔皆一字霖瞻其先自江西甯都衛徙居山東德州世有達人四世祖方伯公逢時始官侍御疏諫馬市公之尊人僉事公允禎有聲循吏後先尤相照耀云公丙戌成進士旋除直隸延慶州知州置義倉建社學法繩邊軍毋爲民擾上官奇其才委署懷來判篆既調湖廣茶陵州以失察懷來逃人降補山西芮城縣知縣甫下車豁浮額丁銀革除蒲州協濟旣而姜瓖叛據大同三晉餘孽蜂起響應平陽六州二十七縣之民望風延領芮城勢孤不能守奸黨內訂潛謀迎賊賊騎猝至公躍馬突圍出渡河走潼關乞師於秦督孟喬芳會秦督奉 敕救晉大破賊於蒲州公身

爲嚮導收復條山抵芮城僞將軍姜瓖夜遁公躡之擒斬僞知縣
辭勤王城旣復轉運芻粟以佐軍儲開釋芮民脅從者千餘戶秦
督敘功凡六縣而公爲冠部議竟落職嗟夫孤城當累卵之秋變
生肘腋智何所施勇何所濟而乃閒關走險率偏師身先矢石蹈
不測之危以殲寇而恢復土宇此其功卽韓司馬之贊平蔡伍太
守之助擒逆濠曾不是過彼雲臺高議之臣拘率繩尺不惟沒其
功且厚責以失守之罪其亦未見爲持平矣公不爲世用將以著
作之事自娛南浮江淮探洞庭七十二峯徧覽鷲嶺西子湖以迄
禹穴宛委諸勝旣歸而山川清淑之氣一發於詩今所刊三卷少
司農田公以爲格如白陸體酒韋柳者非諛詞也築室顏曰陶庵

貯書數千卷外環竹木遊其門者率稱陶庵先生行年七十自製
一棺題曰適齋又九年自著年譜成閱明年而公沒嗚呼公尋山
似向平詩酒之樂復不減於五柳柴桑公亦可以無恨獨惜其以
通明練達之才膺力方剛不使之四方宣力乃遽斥諸寂寞寬閒
冉冉以老同於葆真作達者之所爲此誠有負於上天之生才而
不能不爲當路之君子疑也公性孝友九歲喪母未宜人哀毀骨
立下外艱頽白猶孺子泣也與都運公及故文學靜嵐公昆弟之
好踰於花萼德配劉宜人先公卒子三人長元瑄官刑部郎遇
覃恩授公奉政大夫如子官生卒月日子女已詳蕭侍讀行狀年
譜中軼事亦不勝書書其出處之大槩使百世以下知士君子之

國朝書目表卷之三十一

立身無入不可自得而任術巧宦之徒庶乎報焉知息矣

右傳陸奎勳撰

王克生

王君克生字孟楨自號半石少而孤爲諸生家貧獨負才敏喜讀書奇於文以就試於有司屢先人故戶部尙書藐山張先生重其才聘而館之傅乃孫亡何中己卯鄉舉與余從甥故鳳翔知府張去偏同榜去偏名士樂朋游而孟楨與之頡頏及藐山先生子坦之飲酒賦詩談詡爲樂豪邁不可羈庚辰之役余已老計偕猶俛首從孟楨課舉子藝長安逆旅中恧焉遜弗及聞有言孟楨失偶鰥居求余女妻之余不可旣罷試歸里嫻黨中爲孟楨媒妁者復踵至乃以先慈母之命許焉丙戌孟楨中禮部 賜進士出身初授知江南沛縣沛瀕河衝疲號難治孟楨治之葺月聲譽大著各

臺使者交薦之大率稱其才具充然有餘沛小不足理而淮徐兵備張公兆罷倍敬其學識謂非俗吏所能望部內事悉以諮之孟楨亦緣是矯矯自喜不欲屈人下曰吾之才守上官知吾自信以往可矣會張公移調湖南以去沛之境湖陵有盜盤聚孟楨聞之親詣其地曉諭威福盜解散去尋大兵狎至孟楨奔走供億復不當其帥裨志將持端見罪孟楨賴沛人陳其德獲免然繼張公者不樂孟楨以斯中大計鑄一級謫判河南許州孟楨才故高又以甲科躋下僚當事者因欲厚任之疊檄署洧川臨潁扶溝三邑俱有善政滿三載用薦錄擢知山東壽光縣壽光雖青齊大邑而民俗悍玩難伏濱海地曠國賦積逋胥役復肆其侵耗遺累長吏前

令坐黜者三人尙羈畱其地數載不得去孟楨至竭力清剔又請
豁斥鹵民竈重稅若干願其歲額僅乃完什八九餘仍負遇考成
動不及格司農覈覆輒停升以爲常越三載雖他政釐舉再膺薦
章獨坐催科詘額寢敘不得遷邑有丁楊二族互讐惡丁遣家僮
叩闕告楊叛密發兵禽之夜至邑迫令親出爲鄉導孟楨先驅
趨楊砦下未及置語左臂忽中飛礮幾死功令嚴匿逃山東之
民犯者尤多壽光民崔某被讐挾訐孟楨訊其誣罔旣脫之後有
奸吏通郡役借名求索過當崔不能忍走訟通政使司語違守令
通政移其事巡撫偵報孟楨不得已躬詣省剖辯久之始克白撫
奏上未得旨適有他逃人首發曾僑寓壽光民家督捕懸例凡

國朝典例卷之五十五
邑令失舉者罪罷遂罷孟楨官候代未幾感疾旬餘卒實爲康熙
二年五月丙子年四十有八卒後旬日疏奏 旨報可泊下壽光
而孟楨死矣孟楨爲人介直好古樂奇言動恥與俗伍購書滿屋
下筆古勁不猶人與人交尙肝膽意氣千金不難立揮而操履端
潔如圭璧卓乎德義君子也官沛日求余爲作歌風臺記有云人
欽清直勇之名而未知不耀不激與温之貴箴孟楨也比壬辰自
沛還余亦居憂棲里中相與切磨數載望之醇然湛然謂從此造
日益隆而命途不副卒困於短馭悲夫孟楨初娶趙某女年若干
先卒吾女繼生女子二人側室田生男子二人長遙識聘生員栗
允恭女次某甫二歲某姓生男子一人某亦二歲女長許字舉人

成公瑜男儒次幼孟楨之世籍陽城化源里高祖某曾祖楫祖用
光父自成母甯氏自前朝大參公諱玪始顯有聞先外父郡丞公
諱桂厥考贈靈寶公諱寶德與孟楨父以上俱葬同塋殆望族云
銘曰

嗟孟楨仕坎而業阻志峻而行方齊楚豫人蒙其濟略閭里之譽
歸其端良道占勤勤所爲不同茲千百世庶弗愧於古人之藏乎

右墓誌銘白允謙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五

三

張元鎮

余同年友單父盧晉侯以其鄉先生張公之行狀來曰吾邑有先達愚庵張先生由名進士起家以文章政績聞於世既宦達矣不竟其施歸老林邱歿於家其子嘉績等請余銘其墓余自童稚辱張公知然銘非有道而文者不能傳知交中舍先生其誰屬也敢轉以陳乞余重違其意不忍辭按狀先世河南開封人因河決遷山東之單縣公之屬籍也高祖開封府教授一枝生貢監生方方生增廣生蔚然以子貴封文林郎生子三公其長公之世系也公諱元鎮字翰白思庵其別號也少敏慧善屬文年二十四領山東乙酉鄉薦明年丙戌成進士初知江南宿遷縣再知浙江上虞縣

以負氣與當事者意不合投劾去事白還里年才逾壯不復出有
勤之者應曰余視當路者無一事合余意則余無一事合當路者
意可知養婦豈能再事人耶手一編自吟嘯與其宗族故人雍容
禮讓修孝友睦姻任卹之行以終餘年人亦不復知其爲搢紳先
生也年若干以壽終此公自少迄老終身之所歷也其知宿遷未
期月丁外艱及補上虞山田磽瘠值大旱圍邑惶擾公爲文檄城
隍廟雨立應歲以大稔民共神之土寇據巖險爲巢穴時出剽掠
鎮將統兵至期盡殲之公曰大兵至彼膽破矣宜撫之不悔禍用
兵未晚也乃單騎詣賊壘宣示 朝廷威德賊皆羅拜曰某等慮
罪重誠無由乞餘生如公言曷敢拒命全生靈以萬計此公之居

官治行也公令上虞時上官某有所干公自待廉白拂其意遂摭拾不根語罷公職會同年某爲按察使讞此獄某往在京師杯酒談諧甚款泐其人深中多數謂輕已陰銜之公事皆無實而獄不得竟公日偕名輩吟眺西湖上胸次與煙嵐水月相吞吐忘其身之在險難也某隨以不檢敗後至者白之事得釋此公齟齬致政之大略也公在上虞多惠政歸里後絕不言故人罕知之今所述者蓋十不一二也至齟齬公者可謂無餘力矣公大度置之不校夫已有德於人人有怨於己而公謙退長厚如此則公之爲人可知凡生平存諸心而及於物者由此可推也已公事母夫人孝年及者尚有嬰兒色田產悉以讓二弟語其子曰吾非不能封殖恐

轉爲若等累耳公之質實廉讓又如此娶趙氏側室何氏子四人長卽嘉績次中植皆邑庠生次嘉猷國學生次嘉則邑庠增廣生孫佶嘉則出嗚呼天生才實難公負學術有吏幹能已見於世而中異己者之忌早歲擯廢可歎也國家文法相繩束自縣令而上郡伯監司皆得彈壓意欲以防官邪然每怙勢作威而妨賢病國者不少也公非由此獲戾者與又自制科以來有同年生李絳唐賢相也引用多同年上詰之絳不爲諱乃或有猜忍相蹂踐者何與昔向柳與顏竣素友善顏旣貴向不爲之下曰吾與士遜心期久矣後柳得禍顏竟不之救豈非崇卑之勢懸殊義舊之恩易狎石豈招尤職此之故與余撰公行事見公生平峭直無他腸亦以

示炯戒也銘曰

古制官刑黷貨是戒善於其職而反以廉敗謂麟不祥謂鳳無德
以弦爲曲而取鉤之直嗚呼天生是人旣發其蒙矣而旋卽於屯
曰惟以不伸爲伸鬱積元氣以待其子孫

右墓誌銘趙俞撰

李順昌

歲丁未春正月變五李君以病卒於濟甯官舍越三月其仲子茂才溫皋使來以訃聞且持濟紳宗人府丞王公所爲狀乞誌墓石之文追思嫻誼不忍以衰病辭憶甲辰春君以進呈表忠錄被逮緹騎風馳惴惴懼禍且不測乞對部面質諍言正論人不能奪廷臣以是益嘉之而君之偉節益著表忠錄者紀甲申闖逆陷京師諸公殉難之書也其書本余草郝君搜訂勒成一編始聞君被逮余急赴部白君之無他乞驅車入燕而君已還職矣當世方以大受期之忽積勞告殞豈不悲哉按傳君李姓諱順昌字變五其先小興州人始祖故明初爲執金吾永樂間遷入內地占籍新安之

王臺里家焉數傳至勝勝生繼先繼先生鶴齡是爲君曾祖通經
守古步矩先民以明經終爲鄉里所推曾裁其懿行入余取節錄
生子國光有潛德國光生燦是爲公父充邑庠生積學累行一時
門弟子執經問業者趾滿戶外生丈夫子四世昌會昌明昌皆列
庠序君其季也生而岐嶷穎異讀書目數行下時國光年九十餘
燦侍病躬浣廁牖君八歲卽能代父滌除便液無倦容同里有完
一李君鹿江村高弟也完一奇君才令從受學坐臥一樓書聲達
四野至夜分不輟其篤志好學畊夫猶能道其啣唔鎗火閒也出
應童子試輒三冠軍旋食廩餼大有聲於庠序研究經史旁搜博
覽根極理要且畱心當世之務 國初君首膺里選以經明行修

充太學丙戌再行鄉試遂登京兆榜次年下第以母老就鐸肅甯
適河閒郡丞缺廉察知君才命視篆參軍務時姜瓖倡亂伏莽竊
發君撫良戢暴皆得其宜庚寅遷陝西中部令中部處萬山之巔
尙餘流氛遠孽前令皆裹足不至君毅然單車就道謀知渠魁劉
鐵棍最狡悍有眾近萬以計誘其甥丁仲甫與之攜貳仲甫隨以
三千眾就撫督撫稱快謂有令若中部山後不足憂矣未浹旬而
劉果爲仲甫所禽民是用安辛卯自春至五月不雨君力禱弗應
乃厲聲曰水旱疾疫惟神所司今民罔敢愛牲怪神其弗歆將奈
何與神約三日雨則已不則吾當立死神當立碎三日內果甘霖
如注邑人勒石誌其異邑西北瀕邊陲民事騎射視實興爲具文

君爲之講學課藝復資其貧乏是年劉生爾怡登賢書邑稱彬彬
矣未幾以母憂踴歸里服闋補商南商南經兵燹後邱墟星散
君多方招徠民稍稍復業課農桑視勤惰爲賞罰復以牛種給其
貧者邑苦鹽額戶口減而引如故君力請悉蠲荒區隨爲樂土遐
則訪四皓遺跡表庠里故里適以挂誤拂衣歸掌科劉公連章白
其誤復君官戊戌補山西和順地界黃榆松子四嶺閉山高風冷
令此者綦難之且地不宜五穀惟產麻民不解紡績卽鶉衣不備
君擇老嫗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線二兩月賣布一匹滿城軋軋鳴
皆機上聲也邑賦舊以四季徵民貧不能應君申請春二秋八迄
今晉有秋完名色實自和順始和順地鄰樂平額有協濟驛傳銀

兩舊例僉富民充役往往破產不恤君力請撫軍題免邑人德之
辛丑冬以上考擢守濟甯濟當水陸交衝繁劇百倍人以三任僻
邑忽當衝郡咸爲棘手焉君至首嚴里甲猾胥積弊鉤校簿書嚴
覈隱漏發奸撻伏人皆懾服有以兩造至者片言輸服而去於大
惡巨慙必實之法有可矜者則不憚反覆詳讞以求生命若捕逃
一事人皆取盈以博升遷遂不暇計真僞君嚴株連懲脅嚇一時
皆屏跡不敢逞濟河挑濬椿柳暨上下牽挽雖鄰邑協助而濟之
民力不貲君爲民請命得邀寬豁困少甦而漕運亦不病督漕使
者交章薦其有經濟才甲辰適以進呈表忠錄被逮事白復赴職
益礪初心丙午忽患痰證猶力疾視事凡八閱月竟不起嗚呼跡

公生平可謂先勞無倦矣王公狀君有曰宏才肆應張弛咸宜處
僻邑不多一事處衝郡不遺一事但聞其賦稅不督而完獄訟不
煩而判兵馬往來冠蓋駱驛一以暇豫處之遇有繁難無不咄嗟
立辦此非知公之深者耶君爲人軒舉英毅貽模勤儉教子知勞
雖久歷宦邸而布衣蔬食類寒士在肅甯時余兒子輩覓一褐百
結而君之吟詠自若惜乎年僅逾中壽秩僅列刺史豈非天之厚
君別有在乎子三淑泉温舉湜泉孫二標模温舉子姪度雅子壻
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於三臺祖塋之阡余旣志君生平復系之銘
銘曰

旣豐其資胡靳其施鬼恫其命吾悲其時三令山城一守泐水植

於其身徵於其子三臺之陽木鬱土良我銘片石維子之藏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五

五

周宗

濂溪先生之後有賢裔焉諱宗字展臣號蝶庵桐鄉人父曰拱辰明經博洽工古文辭君少負儁才年十七作游峽石山記陸徵君仲昭亟稱之爲諸生學使者李唐生具知人鑒尤以吏才許之顧數奇不售丙戌以拔貢授富春學職歷八載直指杜杲薦於朝遷廣東澄邁令再任山東諸城俱有異績中蜚語歸里康熙十九年卒君行誼修整所歷仕途務盡其職睦州處錢塘上游山川險阻遭兵革之後士氣不振公獨勤於課試薦拔孤寒所期許無不先後成名去文風丕變自郡伯以下咸接以賓師之禮甲午入廣餘孽猶未殄道塗充塞巡撫李檄署陽山公單騎至邑廣布恩信盜

賊解散三月邑大治比莅澄邁訪民疾苦盡革夙弊嘗視事有躍馬入而索芻菱者笑指庭草謂曰是可飼也蓋刈諸盜魁林貴者據險出沒爲患君廉得其戚王仕俾偵貴自效有陳弁與貴通貴夜陳營縱飲君就率勇健掩獲之諸城前令戕於盜負帑金羈其子追比尉徐靚至任甫兩月革職妻子不能謀食咸力救資給遣歸君尤善於荒政丙申在澄邁乙巳在諸城歲大饑施振有方全活甚眾嗚呼君之吏才善矣吏才果足以盡君否也

夏駟曰君在諸城童子試得陳子獻真力薦補弟子員復命從李太史澄中受業具書幣躬造廬載拜盡賓主之禮而去治西北有故蘇子瞻超然臺葺而修之暇則嘯詠其上或偕諸名士登瑯琊

觀日出飲酒倡和其風流遺韻近今簿書吏可多得耶

右傳夏駟撰

卷之二十一 詩令一

七

三十一日

五

張瑄

宇宙之大經曰忠曰孝而古今人克全者蓋寡以吾所見聞若吾鄉呂明德先生可云無愧也先生少習伊洛之學立身行道一本於孝經卒能立大節以成不朽故流風遺韻後死者猶得與被其澤焉先生之館甥曰藍孺張公實從先生講學於洛社故能移孝作忠勇戰而敬官凡所聞於先生者悉設誠而致行之予嘗竊聞長者之遺風矣歲丁丑張公卒既久嗣公太乙以狀來謁銘且泣曰不孝非猶夫人之爲子也先大夫捐館舍不孝未及齎趨庭之訓無聞今旣長始克葬不可以無述聞先大夫受學於外大父明德先生君與先生同里卽以知先生者知先大夫先大夫且不朽

敢稽首以請子感其意弗克辭於是按狀而誌之張氏裔出清河自漢以來世居同州元末有仲文者奉母遷河南之永甯入傳至公之祖論始顯由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父鼎延由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母廉氏累封夫人公諱瑄字伯潤號藍孺生有至性以忠孝大節自期見義勇爲甫七歲卽能理僮僕曲直祖父母有所分遺必取少推多與弟妹中丞公深器之年十四以茂才異等食餼試輒第一呂明德先生妻以女公因從先生受學崇禎癸酉賊渡河窺永甯時中丞公自蜀歸命公捐金募兵出奇計殺賊或生擒之甲戌中丞公卒明年賊再至公率家眾張承芳等銜枚趨賊壘中伏芳等七人死之公以稍後免賊亦由是遁不敢窺

永甯後五年庚辰冬賊復自南陽來破宜陽遂攻永甯公奉父司馬公守南城日具糗糒饗軍守禦備至賊撤南城圍不敢偏更攻其瑕城乃陷公被執至關中備嘗諸苦終不屈時賊已僭偽號設制科鄉人陷賊中者或勸公求試公叱之曰吾讀聖賢書能明大義不能提三尺劍誅此賊豈效若輩辱身求活耶尋以計脫去其臨難不苟如此中丞公嘗平蜀寇既搜勞疾復以捍永盡瘁而卒司馬公欲上書白父功哀毀不能文公代草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捍鄉里戮力兵閒至於僵仆惟主上念諸葛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成郢沒不忘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書既上會用事者修舊郗以稱譽過實竟坐免官公告司馬公曰父爲親受謗子道全

矣復何憾司馬公深韙之公既高才能文章視科名如拾芥乃終
不得志 國初遂以拔貢司李嚴州廉幹稱最閱讞書常至夜分
執管不忍下多所平反御史大夫薦公治行第一 賜袍服授戶
部江南司主事監督通倉政釐弊剔奸不畏強禦復由湖廣司員
外山西司郎中知兗州府事適母廉夫人卒奔喪歸哀毀過制尋
丁外艱亦如之終喪復知淮安府所至多善政民皆德之去則攀
轅涕泣云嗚呼公可謂勇戰敬官移孝作忠矣聞洛郡失守時明
德先生以致政大臣守北城夜絕家眾殺賊賊不敢近與太守公
父子同方永甯城陷公之不死也閒不容髮然卒全身以歸爲
興朝循良吏則智以成仁與所聞於師友者蓋異事而同揆也某

先君子亦嘗率眾守砦殺賊雖不敢自附於太守公父子亦竊聞
明德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彼敗鎗授賊以君親爲市者獨何心耶
公好施德不望報與人交無城府下至僮僕悉推赤心置之以故
能得人死力雖生於世傳聞靜寡營泊如也嘗曰吾懼人以執袴
子相目是汙吾世也元配呂宜人明德先生仲女事舅姑以孝聞
公被陷關中以智脫歸宜人與有力焉先公卒以辛未冬十二月
合葬祖塋禮也子一青藜字太乙厚德好學有父風銘曰
金門山高洛水流清是謂清河氏之佳城振振繩繩奕世有令名
大啟兩宇爲國之楨有基無壞忠孝相成吾所知者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不問山之靈

陸東野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右墓誌銘呂履恆代某撰

崔德爲

崔德爲字聖之山西忻州人順治初授考城知縣邑濱河官差往來索渡如織吏胥斂民錢以供役民船苦之德爲捐錢設官船二隻一時稱便時兵燹之後民戶稀少德爲招集撫綏五閱月而四方來集者千餘戶績報稱最六月以病歸德爲性仁慈每用刑輒淚下然法所應爾決責不少貸解組後有勢紳毆斃人命以賂請一言解脫正色拒之邑人至今猶能道其逸事

右傳查岐昌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七

劉友光 子世坡

劉友光字杜三湖南攸縣人明崇禎九年舉人入國朝授沙河知縣值歲旱禱城隍神雨大沛居官廉慎悉除陋規擢行人司行人未赴卒祀鄉賢友光學問淹博詩文書法皆有聲於時所至與名宿交濟南王士禎選其詩入感舊集子世坡字雲眉廩貢生康熙中以薦授衡山教諭以軍功擢恭城知縣恭城地瘠民貧世坡撫綏有方民賴之歸田闢輞庵精舍以著述自娛時有孝友完人之目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林彙編初編卷之二十五

四

王岱

王岱字山長湖南湘潭人明崇禎己卯舉人 國初官京衛教授
康熙己未舉鴻博時湖南被徵者惟岱而已越三年擢澄海知縣
新學宮縣治文昌閣城隍廟及韓愈陸秀夫諸祠嘗榜其堂曰誠
求聯其楹曰無厲民以自養無枉道以事人岱工詩善書畫少客
金陵與顧炎武王士禎施閏章等友善所至賢豪名宿莫不傾倒
納交而獎誘後進如不及任澄海數年卒祀名宦著有明朝寶紀
澄海縣志了庵文集九卷了庵詩集十卷了庵詞一卷且園近集
四卷且園近詩五卷燕邱日錄四卷浮槎文集十一卷浮槎詩集
六卷溪上草堂詩文集白雲集等書

右傳李元度撰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牘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五補錄

守令一

李源

故河津令李君卒後之四年其子棟以書抵余於京師曰吾父之歿也中丞用公旣銘之藏矣謹碣於隧以待子之文子辱與吾父子交知吾父生平所以摧抑於世者得一言發之則爲賜於吾父子尤厚余誼不敢辭君諱源字星來濟南之德州人也會祖蘭祖大華舉於鄉官武強令生二子長曰誠明萬厯甲午舉人次曰誠明郡諸生君誠明子也誠明無子以君爲之子君少穎異好讀書父愛之計偕詣京師攜君往徧見之士大夫皆歎羨以爲奇才及

長舉 本朝順治丙戌科進士授蒲州河津縣令河津地瀕河民
貧瘠先是流賊往來爲患城郭摧圮吏民皆逃亡轉徙不能歸君
至則修城隍弛徭役招諸亡者振業之又以餘財修薛文清故宅
爲講學舍盛有能稱會流賊餘黨反大同山西皆震河津奸民素
憾君執法寘之理因倡眾爲亂君拒守數月不能支求救鄰邑鄰
邑亦皆叛因自走陝西行省乞兵城陷君得兵日夜赴之城以復
完而大同反者由是亦平陝西行省臣列其績以上卒坐前失守
奪官蓋君以空城羸弱之民當蜂屯蟻聚之眾其勢必不能守卽
守而與城俱亡無益於國而徒多殺百姓以張賊之勢故且以城
委之卒之君兵入而城復完一反手之頃耳何足爲君罪且君旣

以失守議罰則亦當以破賊議功而吏乃操文法摧抑之可歎也
君爲人和易恬退不趨聲利生平無他好惟好讀書雖至老不倦
而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時爲人陳說利害皆鑿
鑿可施之實用者旣罷官 天子下詔行省凡賊至失守情勢可
原者以名聞議寬其罰撫臣復以君言部議卒不許蓋文法吏操
繩墨以責天下士類如此則士之挾其所學不得設施而沒沒以
死者何限如君尤可惜也昔儂智高反端州知州事丁寶臣坐棄
城免官歐陽公王荆公先後爲誌銘墓表皆特書其事寶臣以是
得白今誌君之墓已有田公之文在余愧非其人亦欲藉是以取
信於後則人子之欲表暴其先人之心何所不至哉嗚呼君可謂

有子矣君先娶朱氏再娶王氏子三人長曰楨國子監學正次棟
次檉州庠生皆有文名楨官國子監爲忌者所劾罷官君卒楨亦
卒人皆哀之

右墓表惠周惕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百十六目錄

守令二

崔宗泰

殷岳

蔣薰

吳山濤

林之蕃

葉舟

駱鍾麟

李亨

張士彪
韓魏

李宏樸
田元愷

彭如芝

駱復旦

黃甲雲

蔡良璟

張瓊

陸世楷

王毓青

吳道煌

湯家相

楊行健

吳汝爲

顧煜

周茂源

儲曾

胡魁楚

王瑞國

卜永昇

國朝官員姓名錄 卷二十一

周廷鳳 諸保宥
于之挺

蕭來鸞 鄭有成

徐維琿 汪觀

李希聖

楊演 徐起泰

顏堯揆 黃璫

徐治

李若星 劉見龍
程九鵬 辛良器

賈珩 茹道通

韓有倬 線維統

南起鳳 汪震元

周邦彬

補錄

黃甲雲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二

崔宗泰

崔宗泰奉天人順治初授江蘇松江府同知僭知府李正華禽蔣
莊劇盜以明幹著稱十二年擢常州府知府爲政務惠貧弱抑豪
彊善發奸搃伏郡人驚爲神明十三年征閩大兵十餘萬駐府四
旬人情恒擾宗泰先期儲儲備悉備具有游騎逐婦女溺水者宗
泰夜叩營門白將軍縛直之法一軍肅然又時單騎巡行遇小有
剽奪隸傳呼曰太守來輒驚遁民得安堵令甲府漕以推官監兌

國朝通志卷之二
時衛弁橫而卒驕要索無厭稍以法繩之則聚而譁會上官檄宗
泰署常鎮兵備道事請得監兌於是盛駟從帶刀鞬臨倉弁卒悚
懼終事無敢譁者尋以註誤鑄級民呼籲請畱弗獲降福建延平
府同知後乞免歸

右 國史館本傳

崔公宗泰遼東人以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
至會征闖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四旬人情恇擾宗泰先期調集
供張儲侍一切立辦嘗令獄囚丸泥爲彈丸數斛左右莫解一日
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急宗泰命取以應其織悉預備皆此類也
有遊騎十餘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宗泰偵知夜叩營門白

將軍請兵部官及章京牛彖十七人偕騎而馳遇遊騎叱下馬收縛將軍爲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以上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時單騎按行城內外遇小有剽敗遣一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錯愕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崔太守久之兵與民習市易如故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橫甚卒素驕要索亡厭宗泰稍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常鎮兵備道缺臺檄宗泰攝兵備宗泰又自請於漕使者以令箭檄之監兌明日盛騎吏卒帶刀韃羅從臨倉呼衛弁語曰若縱卒捍太守若且得罪弁惶恐頓首謝久之曰若亟兌漕無病民吾貰若於是晝夜兌竟漕無一卒譁者未幾以絀誤當左遷民號哭奔走罷市願詣闕請留

者萬人然竟左遷興化丞後再過毗陵野老爭餽斗米把蔬隻雞
宗秦親引見慰藉之爲受一二皆涕泣叩頭去順治閒毗陵良二
千石首稱祖崔祖廉靜不苛持大體崔善鉤距吏民驚神明論者
以祖治行類黃霸而崔比之趙廣漢張敞云祖名重光亦遼東人
卒官天津巡撫

右書事邵長蘅撰

殷岳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
不仕父大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跡弛
然篤於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
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
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
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於江潛以數騎由萬山中
出夜抵興安賊大驚以爲神會問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
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訟寃不得白而副使以病
卒先生再疏爲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遁居西

山與淵討賊事世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爲友
留城中聞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於難遂渡江
同遊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籍除先生知睢甯縣事布袍阜帽騎
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爲政持大體與民休息治聲甚著涵
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
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於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
之仍布袍阜帽還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
相樂也先生爲詩自魏晉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儷無
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爲人遇佳山
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隗風土思攜家往強涵光爲鄰不果

乃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畱軹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傳青主藥我
庶其瘳乎青主者先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
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游趨人之急多類此先生外和而
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以色笑讀
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
其內募金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
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佛像於中而孔子末坐先生過之恚
甚驚所有田改塑孔子於中俾釋迦隅坐偃僂若奉教狀旣成爲
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生產雖破欣然意自得也子客太原與先
生定交每索子爲弟淵作傳子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

猶寄子書比子至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
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
周張某既歸喪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
具狀來告子嗚呼子未爲淵立傳於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
曰

葬之者其友銘之者其友無子奚傷有族孫以爲後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予初識雞澤殷仲泓淵竦然異之已而因仲泓復識其兄宗山於
燕市修髯廣顙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俠者予自視蔑
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執袴視之耳宗山一見引

爲同氣曰此眞吾友遂定交計此在己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
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一事不相其至於文章行誼之交成義
兼師友古今有幾鮑子哉嗚呼已矣宗山少跡弛好遊狹邪然讀
書有領悟筆力過人與仲泓齊名藝苑仲泓每試輒居其前人人
以仲泓當早雋庚午宗山舉於鄉而仲泓屢擯不錄蓋仲泓文刻
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樂山父大陸公大白以鄉舉仕
至關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包孝肅海忠介之風忤權貴被譖以
死宗山兄弟腐心泣血圖雪父冤就子讀書郡城午夜風雨嗚嗚
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
宗山瞿然曰誠如子言褰裳去之恐不速反濡足耶卽日回里與

仲泓結茅西山絕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猶龍
思聖各攜家避亂山中賊檄仲泓來見不從繼又爲崇禎帝發喪
謀討賊僞令執之不屈死賊索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載兵械甲
胄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遽易服走賊遣騎追之予時先已歸郡
爲募死士夜馳精甲往迎殺叛奴張問仁乃免於難跳身遊江南
南和白侍御抱一以漕使駐吳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
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鄰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
予以先端愍公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
蓬底詠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理弟事置佐賊者諸役於
法部檄趨就選得睢甯令阜帽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

體抑彊而禮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顧時時念予不置邀予往予
徑徑不願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迂力勸之歸宗山
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
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特
大陸公仕宦二十年不能於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爲幽
廊曲檻子每歲數過從鄰邑同人畢至文酒交洽暮聲入夜扁其
亭曰噲冕以予自稱冕盟子故也而予亦特置遲山堂以爲宗山
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餽粥不繼散解僮僕以次賣其舊田
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兄子之紐抱道隱居時相對
讀書以爲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闌如山

居蓋仲泓爲人咬冰截鐵意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往往與
野老雜處而其惡兒比匪面斥不假以詞色則皆有大陸公家法
畏之者聞履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輩與交
惟恐不得當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名者邑令高
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興革匡令所不逮性好遊自少
時隨宦徧歷岷峨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襍被常不解偶遊
盤山過燕中宿西郊蕭寺魏相國商介魏光祿象樞引爲布衣交
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五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
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遊秦岱者一遊百泉林慮者再遊百泉以
訪孫徵君先生先生喜留夏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槩相黽勉登岱

時方病腰脊不可屈伸及輒輿歷天門忽大叫奇絕下輿步登不知沈痾之在體也與傅臬司維麟同宿嶽頂予與傅皆憊臥宗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浙瀝聞少止卽起視戶外以星月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嘗遊中州愛大駝風土將卜居輦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能偕往遂亦不果劉撫軍開府甯夏邀與俱登賀蘭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足往來不得徧遊海外爲恨耳猶龍以蜀落入 覲至軹關病不前宗山爲左右之三月病益亟念非傅青主不能起青主者名山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無庸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中數日邀青主至其重交遊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雖爾以後咸集矣予曰君才

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於律非宜宗山以爲然卽焚其橐專力古詩淵渟奧博淺人不易上口莽莽然肖其爲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酬答皆蒼然有西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力尙健時時不忘出遊予力沮之曰我兄弟皆老宜常聚無僕僕道路爲也已戒行而止者屢矣劉撫軍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極知老不宜出然死於山水閒不猶愈於纏綿榻下耶庚戌二月遂決計南行抵閩撫軍畱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往武夷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夷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及吾郡杜龍巖雲禎在閩爲之經理其喪客死非所恨獨惜中道喪我良朋老懷寂寞難遣耳

而或者怪予不力沮之嗟乎宗山遭際之窮人生所未有也父弟皆被禍慘矣壯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齟齬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泓死無子宗山亦無子近族中無可爲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渥爲嗣宗山名岳字伯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雞澤數世矣隱於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兄弟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出嗚呼其命也夫

右行狀申涵光撰

蔣薰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朱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
曰君杭州海甯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
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闈一畝
園於南村蓋無意於仕矣吏部按籍授籍雲儒學教諭縣經亂無
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
案前阜詩所云烏白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
麻成章鄭載颺於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
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於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
子也爰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出

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願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爲感動裂其牘君
性耽山水涉惡溪梯陽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縣境諸山旁
及於天台孤嶼迨遷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於
壁縣臨極邊年饑流移載道覈徵輸之數積逋三萬五千君憫民
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
巡撫允焉於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爲過奏彈文
曰知伏羌縣事薰處凋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
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爲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
山濤岱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粟主以祀杜甫亦爲巡撫
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爲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旣除縣民猶有

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卽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既落
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麥隴間終年不入城府
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
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爲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
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
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溶潔躬王公庭言遠而鄞有萬
黍履安周齊曾唯一杭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禾有巢鳴盛端
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間又與
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騫爲浮名者相
接故其詩文不甚傳於時第取自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

國朝書牘卷之六 十一
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壻褚蔚文
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某縣某原銘

曰

學焉而爲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
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於百世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吳山濤 林之蕃

吳山濤字岱觀領崇禎己卯鄉薦 國朝尹成縣三年致仕終老
吳山嘯歌自得書法飄逸能自成家畫不入俗徑揮毫自得當出
閩日賦西塞詩三十篇因自號塞翁年八十七卒 錢塘縣志

塞翁博通經史能文章尤工詩作畫妙盡神理令成邑旋引去一
裘一馬歸錢塘種秫爲娛更浮家泛宅往來苕霅之間 杭州府志

朱檢討錫鬯贈吳明府詩人吾愛塞翁好風格西陵別擅場嗜酒
肯淹千里駕罷官爲起七歌堂雲山畫出無前輩暑雨燈殘話故
鄉用里菜畦猶未賣歸時休只戀餘杭 曝書亭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林之蕃

林之蕃字孔碩號涵齋閩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嘉善令自幼喜
 畫山水落筆蒼潤韻致更自蕭疏其為吏清廉有聲惟知奉公潔
 己不善逢迎上司遂為嗾使者所劾竟拂衣歸一瓢一衲寂隱山
 中因寫山水一幅寄余同邑荆毅庵蓋其同門友也煙雲潑墨點
 染精工上題絕句曰與君隔別幾經秋雲水無緣接舊遊若問故
 人生計在石田茅屋隱山邱亦足想見其詩中有畫矣

無聲詩史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葉舟

葉公名舟字天木又字星槎江甯人中丁亥科進士起家陝西華陰縣令徵拜兵部郎後改御史巡按浙江回部升延安知府以艱去再補南昌天木負懷骯髒少奇窮行商江楚閒年二十始折節讀書遂中制科爲名御史出爲郡非其好也甫壯而鬢髮盡白守南昌清聲勁節爲十三郡冠致政乞身年纔及五十歸買宅於南城迴光寺之左故嘯峰倪給諫舊園水竹蕭疏天木葛巾道服宴坐高眠門謝雜賓一二老婢蒼頭僅供掃除炊煮齋閣寬丈許書卷畫帙位置莊嚴傍牀貯一棺每指之而笑謂客曰此老生之安宅也天木非忘世者事上信與友忠服官勤慎特性狷急不肖爲

人下使得志行道爲國家驅使戮力蓋一代之賢大夫也

贊曰伏身拳足矯翼長衢霜威赫赫溢於大都抽簪未老砭鄙針
愚清風不又撫卷唏噓

右傳黎士宏撰

駱鍾麟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中順治丙戌浙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大夫歷官蓋屋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有三常爲東南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奸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吾民也矢於城隍神峻卻之弁亦斂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老聚子弟申講鄉約爲

陳孝友睦姻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睚眦相告訐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穴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籍民之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公葛衣草屨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匕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菑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留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使某爲不孝子卽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

撫亦以格於例不果畱公性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
愜民情有所按治持重不輕發發卽勢豪居閒爲請終不能奪然
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令整屋俗多錮婢女至老無適對匹
公下令禁止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
卒他徙嘗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
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奸黨散落北城兵馬司於
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爲姦利公按治之
無所回避西安俗僥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
具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歷官
二十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整屋時故師事李徵君

容容字中孚卽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容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云歐陽名東鳳厯閒守常州關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爲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更不尙教化久矣 國家自蜀閩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繇役州縣吏競毛舉東溼尙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爲能吏其不肖者則旁緣侵漁征一取十益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閒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於是時者溺其職矣卽常之父老亦以爲 本朝三十餘年郡更十餘守求治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得竟其施有

識之士所爲慨慕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
總考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豫嘉觀皆諸
生公卒後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衡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衡少
賤不敢當固辭贊曰泰之請也誠斬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
位將乞銘於甯都魏禱禱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衡曰諾乃表其大
者俾揭於墓之原

右墓表邵長衡撰

常州太守駱侯前余邑賢令君也諱鍾麟字挺生別號蓮浦浙江
臨安人才雄識卓德器絕倫弱冠舉於鄉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
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至諸生翕然孚化

咸慶得師尋移令余邑下直徧詢民瘼凡利可因弊可革者次第
舉行不數月百廢具興臨事裁決如流肆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
至戶覲人畏之如神增減藍田呂氏士約刊布通庠每季大會明
倫堂以軌士訓釋六言刊布里社胡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
擇民閒子弟投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保伍以清姦宄修社倉
以備凶荒省耕省斂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孝弟著聞者時給
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其坐聽以示優異里婦有
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斂葬率僚屬爲文以祭恤榮獨撫流離遇水
旱輒齋沐步禱每禱輒應凡所施爲莫非民之所欲而良法美政
往往出人意表賢聲藉甚三輔興平缺令俗刁多黨署篆者視爲

畏途咸規避莫敢任當事檄侯兼攝侯感之以誠威惠丕著豪右
不得逞吏懾民懷耳目爲之一洗而興平非復前日之興平矣鄂
亦缺令鄂民相與控臺勾侯往攝侯視鄂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
日老幼泣送侯宰疲邑連攝兩篆政治所在膾炙人口邑長老嘆
爲百年以來僅見九載奏最擢京城北城指揮至則詰奸緝盜所
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人士喜侯復至迎者踵接臺司道府夙習
侯賢事多咨詢侯因調劑其閒造福於秦民者無算秦民懽若更
生未幾遷守常州常爲三吳孔道賦重役繁吏蠹百出侯隨宜釐
正吏胥奉法唯謹禁營弁肆擾革漕兌積弊約束屬僚悉心民隱
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人甫葺月深仁厚澤徧及窮鄉庶

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嚮風奉爲師帥會丁內艱解任
郡人皇皇號慟爲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
克己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旣而太公棄養侯哀慕毀甚營葬
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士民咸爲位
尸祝亦足以見侯德澤入人者深矣

李生曰近世守若令中間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有爲政崇風
教自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如
侯者而侯自視欲然向學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以
不肖視余辱承殊遇不啻曹參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
竟日余自知甚亢侯嚴重彌篤情誼禮文日隆一日無少懈今九

原不可作矣。追維既往，不覺泫然。故次其履歷之槩，以識余感。

右傳李容撰

駱挺生名鍾麟，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官安吉州學正。遷陝西盤屋知縣，其爲政先教化，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演。聖諭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莅獄明決，所案治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以是人愛而畏之。李先生容者，縣人也。挺生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鄠兩縣，俱就理。擢北城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繇賦重科條繁多。

吏緣爲奸輒轉難理前官累以積逋去挺生立法鉤校積逋清
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挺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
卻之諸漕卒咸斂手奉法扞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齋屋講學其
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而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
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
移治道畢矣挺生書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
陰無錫諸有司爭致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
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之士悉然向風吏治亦和康熙九年大水
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挺生蔬食葛衣草
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

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
不可乃止既歸連遭父喪哀毀卒年五十三常州人論賢有司知
治體者必首稱挺生

右述彭紹升撰

國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一

李亨

張士彪

李宏樞

韓魏

田元愷

李亨奉天舉人順治初知桂陽州時經郝寇奸民乘亂擄掠亨下車重懲之禁絕苞苴庭無私謁迨順治中知桂陽州者又有張士彪李宏樞韓魏田元愷士彪奉天人治尙威猛吏民畏服號曰鐵面然不尙苛察州人安之到官數月卒民悲之童子不歌市門不開以過其喪宏樞三原人茹蔬衣澣不取民一錢民有殺人者以賂進宏樞發之於眾抵其罪奉檄簡兩桂兵冒濫者眾守將夜使人餽金贖免裁減峻卻之魏膠州進士發伏如神歲旱步禱靈潤祠爲文自責未返澍雨如注元愷綏德州人時桂陽州隸衡州府巡道亦駐衡州府道檄下多所徵發元愷多持牒不下又悉罷官

中無名科斂州鍾水大灘舟運艱難發丁牽負民罷於役元愷作
 灘丁歌以諷諫大吏會大計遂以才為短絀降調簡縣選雲南定
 遠知縣既去民思之不衰為立石頌德並及李亨曰五賢侯去思
 碑

右傳李元度撰
按李公順治四年任桂陽州牧

彭如芝

彭如芝字德馨南召人幼承庭訓篤志於學十四歲爲督學使首拔有聲賢序未久卽食餼讀書務求大旨不屑屑於章句該博經史上下古今有擔荷一世之志遭世亂雖流離困苦未嘗廢書堅定之操始終不移 皇清定鼎戊子舉於鄉初選汝州訓導歷俸十年遷眞陽教諭八年遷河南府教授所至以興學造士爲己任居洛設帳於明倫堂門下受業常百餘人捐俸爲饌講學課文寒暑風雨不輟暇則閉戶讀書一切外物皆不入其胷中數年之間門下成人小子遊泮宮登桂籍者接踵丙辰秋余興復嵩陽書院公惠然過我邂逅雙柏兩溪之間談天人性命之理莫逆於心嗣

後亦數有手札往返論學戊午升江西石城知縣盡洗從前積弊
與百姓更始復捐修書院聚邑中大雅之士講學其中自公之餘
高臥北窗輒吟詠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自況未及二載卽告歸布
衣牛車逍遙里閭而勉學誨人之意至老不衰易簣之夕無論知
與不知咸嘆息典型淪亡爲之涕泣焉公前後爲學官三十年其
陶鎔砥礪成就爲多初刻意爲文章晚年聞道與義文周孔相晤
對蓋其自得深矣

右傳耿介撰

駱復旦

君駱姓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義烏駱賓王後也九歲能文里師疑其僞面試之題曰因不失其親君開比謂論交者不爭一日而爭百年答比則又謂論交者不爭百年而仍爭一日時大奇之順治四年府縣牒諸生不肖赴督學試者君名在牒中出試取第一會明年南郊禮成奉太祖高皇帝配祀覃恩敕府縣各拔貢一名督學以君應辛卯廷試取上上卷授推官君遽歸不受甲午新例改知縣乙未赴都世祖章皇帝復命試身言書判且分州縣爲上中下凡兩事入一等等者授大縣君四事俱一上悅引見太和殿賜茶賜宴賜瓜立授陝西三原縣知縣三

原本繁劇而君以安靜治之貧苦不取民一錢日與薦紳諸生爲文字交講道論德而諸務畢理直指嘉其能薦第一令兼攝涇陽藍田諸縣當是時君有太夫人孀居生君甫五月而孤寢茶茹槩若干年思以藉升斗稍裕晨夕而其食貧者如故也君每入長跽般悚伺太夫人意太夫人意安之嘗曰有子爲清白吏足矣以故君在署與家居時無以異會三原有奪水利者君峻卻其賂不聽奪而巡撫反之謂曰奪之是並奪縣印覆帖後巡按以關上乃逮撫並及君部讞坐撫罪與君無涉然終以君受脅故革職先是君被逮三原民遮留不得爭進米肉奉養太夫人於署而涇陽藍田佐之至是君還將奉太夫人南歸而太夫人以病死太守胡

君倡同官治裝各捐俸而三原涇陽藍田三縣民設餉於五連任
寡多投錢合三百兩以餉君君取三之一爲輦櫬具就道而三縣
民復負戴牽引送君出潼關返康熙二年君服闋太宰孫君疏君
冤請還君官政府初難之既而察君果無罪議復職補江西崇仁
縣知縣君至招羣盜散之務與民休息一切詞訟不爲理獨募修
城郭勅復縣治堂並官廨書院與邑之亭障橋道有關繫者巡撫
董君薦第一值撫州新知府至議增解餉費每兩五分先置酒壽
諸邑諸邑唯唯君持不可中酒出遂以逋賦陷君獄八年己酉
遇恩詔赦免獨其所逋賦出君獄三日責令償君自顧無一錢
請再入獄而民爭輸金五日報完當是時民以赦君故相慶各貰

酒飲酷每斤增值錢一文人謂之駱公酒云十七年 上開制科
副使許君以君薦巡撫已彙疏將入奏而君力辭之越七年卒君
生而俊挺儀狀卓犖目光如流星每顧盼輒閃閃動左右語言歷
落善辯縱譚古今事聽者辟易每譙會遙見君至軒軒如會稽王
來爭避席跣踏當牢愁閱寂時與君對輒如十百人充圍氣頓熱
熾熾然所謂一人隱數人者顧性忼愾喜友朋少讀李膺郭泰傳
卽慕效自喜越中當順治初年好爲文社每會集八縣合百餘年
鐘鼓絲竹君必爲領袖進退人物亦聽其進退不之難嘗同
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毛姓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
興之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寶穎吳縣沈世奕彭瓏尤侗

華亭徐致遠吳江計東宜興黃永鄒祇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
嘉興朱茂暉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州陸圻爭於
稠人中覓叔夜既得叔夜則環而拜之越三月乃歃血定交去配
倪氏 封孺人婉婉相助爲理方君知崇仁時有老舉人逋賦粥
其孫以償孺人聞之惻然請出己釵鈿代償其逋暨君罹於理孺
人慮不測則太夫人苦節將終不得聞急遣僕徧告君執友並門
生之已仕者揭之兩大中丞范公特疏題請奉 俞旨給銀建坊
其中申請反駁諸費皆孺人貸親友償之君不知也生平好佛自
奉儉茹素第積所有餘行施捨事至於君結客門外屢滿則太夫
人與孺人皆能挈薦截髮以成之可謂賢已君生於天啟壬戌卒

於康熙乙丑享年六十四孺人少君一歲而先君死生於癸亥卒於庚申享年五十八男二長彥驥邑廩生娶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右侍郎印趨丁公孫女戶部主事伯弦公女次彥驄國子生娶庚子科舉人候選知縣子御王公女女一適湖廣湘陰縣知縣相巖史公子國子生璣皆孺人出孫男一士潑彥聰出君長於詩文所著有溪山別業詩集山雨樓集駱叔夜詩集其詩朗雋落筆有才氣博大而卓犖越中爲詩者未有及也初子與君同被薦而子獨赴京聞孺人之死馳弔之旣而君以遊山東便道來京子與之盤桓且賦詩送之暨子請急歸而君已死越二年二子驥驄將合葬君與孺人於故阡之傍來請銘子何忍不銘銘曰

以君之才得 主知而不爲世知以君之治兩見之劇邑而不能
竟其施君之性情在朋友而交遊結納徧於海涯君之學問偶形
之文字而謳吟詠嘆爲之而不盡其詞所可恃者涇河之碣瀟漣
之石與汝水之碑雖復琴臺寂寂其合耐者猶得曰民之父母於
斯唱隨誰謂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	--	--	--	--	--	--	--	--	--

黃甲雲

公諱甲雲字唱韓別號蘆船襄城人也世居邑之班城鄉父三應通岐黃術施德於人不責報人稱黃公長者嘗夢有達官名甲雲者主其家已而生公因以名焉公生有異才尤喜讀異書作異解髫年力學下帷攻苦足不履城市人無有知之者久之邑先達諸公稍稍聞之因造訪探其所學大奇之諸公以名宿負一時重望更推遜自以爲不及也名遂大譟年二十許補諸生時有諸生鄒甲爲胥隸所構以死公義不憤糾眾爭之縣庭語侵令令大怒更執囚公欲置之死會城破以免亂後家鮮藏書公多方購求深加探討爲文日數十藝才氣橫軼好爲異格別調不蹈尋常蹊徑然

每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公旣以文名於時試輒高等乃三試鎖院皆以病不終事順治戊子學使某奇其文復嘉其書法精嚴拔置第一遂舉明經高第吏部選格需次司理改縣令當是時朝廷畱心吏治至親民長吏皆加意遴簡詔銓部差次天下繁劇僻易略爲三等倣唐制以身言書判四銓而程材第其最者得陞見給筆札海內謁選者咸集闕下與是選僅十人而公特膺上等遂除山東樂安縣知縣時當改革地畝不副舊額廷議遣官清查公因勘爲邱田法手繪其圖上之當展名曰邱法圖天子嘉之詔曰可圖畱覽特設屯田使遣一御史往卽依邱法圖查勘御史至山左延公至日與公悉心經畫次第具有成規會世祖

升遣事遂寢撤屯田御史而公亦爲權貴所忌陔巡按御史劾公以其才長性刻具獄竟以是報罷人以爲未竟所蘊咸爲公惜云公歸年方壯絕意仕進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及書畫音韻皆加意討究同里有無賴子興大獄公爲所構勢張甚公至會城求昭雪而大司寇瀛洲劉公汴人也公持詩畫往謁之司寇驚喜因爲具召公留主其家司寇客以百數顧獨推重公相得歡甚爲直其獄其誣遂以解公於書不事浮涉每讀一書手自校讐必朱黃鉤貫參酌評注絲分縷析而後止其爲詩專師少陵文則不事窮神構思而灑灑千言頃刻立就不起草尤精於字學著有字母圖解四書文字義二書其真草書法獨捫一體大或徑丈小若蠅頭皆造

極精妙一時學其書者謂之習黃體有求其畫者率不甚應故其平生潑墨揮灑者人得之皆藏弄以爲重公平生篤於友愛撫兩弟養且教者數十年無閒言先是公自樂安歸囊底蕭然屏居班城舊廬引流種蔬布衲草履出則乘蹇驢或徒步泊如也晚年構高岡亭數楹列圖書寢處其中口吟手披至夜分以爲常蓋公性舒緩而又甘澹泊節嗜欲安居養生故學問之事老而彌壯也公無子年七十餘卒所著有椒馨堂詩集班亭文集字母圖解四書文字義諸書共若干卷所畫幽風無逸成都草堂工部復愁秋興八首共若干冊付其姪華藏於家

劉青霞曰公與先大人同學以詩文相唱和遭喪亂依倚爲命厥

後締婚姻公從子爲子姊夫予數往來公家公不以予年少輒握手道故以文章相推許以故知公最稔嗟乎公以曠世奇才假令得盡所長其所樹立應不在舒王下而乃止於斯豈擅絕異之才者天必有以摧抑之歟悲夫

右傳劉青霞撰

--	--	--	--	--	--	--	--	--	--

蔡良璟 張瓊

蔡良璟字公瑜湖南華容人順治戊子拔貢知真定藁城縣多惠政邑人鐫石紀績其文有云曉人如白日在懷肺腑皆洞而情僞曖微又如物來鏡照形像畢呈不假鉤索以故吏不舞文訟不敢飾堂上堂下凜如也同邑張瓊字羣玉順治甲午舉人廣西宣化知縣宣地僻多獠獠甫下車禮賢寬賦撫諭苗頑比期風化一新有大獄久未決請於郡力爲平反多所全活邑故有明儒王守仁講學舊址捐俸建祠祀之廉明慈惠有古循吏風

石傳李元度撰

百五十八卷
牙
三

三

陸世楷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邱隆然爲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
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厯八
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晉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鑄國子監生
以孫萊貴 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
官始 封內弘文院中書舍人累 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 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
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
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
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益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

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
近蠢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縊不能畫一策公貸粟於富民
籍其丁壯登陣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渠魁釋其黨師後大
饑人相食公爲粥食餓夫焉周於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
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偏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
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剌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
境又登有嫠婦夜爲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
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於城隍神夜夢一馬騰踔
不休晨徧呼死者戚懿嫠婦有姊子爲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
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

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媵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
南雄嶺嶠門戶疆理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
於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篋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戴孔
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民盡恐公往詰
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
王不敢問黠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圃
而媵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詢知之僧故拳勇手一倍百夫莫敢近
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棖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
以前僧瞑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
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爲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

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濬等講學買田以
饜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社祭
其莅思州值 王師凱旋軍馬縣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割
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於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
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
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爲府所屬止
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旅不通營
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倣黔西平遠近制降爲州隸之鎮遠
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
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爲厚薄家

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
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爲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
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於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
守南雄日爲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於東園遂終老焉公
於詩歸風合雅不墮叫囂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
必徵信集若干卷存於家公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配張恭
人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合葬於墓子男八人咸有文行一
嗣仲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於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於黔於粵除惡
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

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於炎塵宜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
秀水丸丸罔有後艱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王毓青

皇帝受命六載薄海內外罔不稽首臣服闔以南地大治雜山海羣盜從諸逋吏建立名號各聚眾數萬屠殺百姓數破城邑意以閩中去京師萬里天子不卽爲下國發兵卽兵至連若自守猶足爲歲月計故海上之變大將軍一振旅旋報甯謐而山澤中亡命致兩勤王師以斯知控制之難也沙縣治劍浦上游丁亥十一月賊羅南生張仲問等據之明年戊子四月王師至賊舍邑去然固在肘腋閒不二十里日洶洶數驚適君侯毓青王公承新命來莅茲土在昔晉宋之閒以七閩地卑下比於海外諸邦仕宦者不樂遊其國況今日之爲沙又百苦於往時乎客有尼之行者謂沙

邑新經破壞兩道皆爲茂草桓南郡以五湖長代九州伯猶薄不堪君侯以名宰相子卽不爲升斗計柰何去而長麋鹿也君侯固不聽以五月日抵沙邑父老迎拜馬首君侯爲詢賊狀僉曰環城皆賊也如將軍白璧酒埋苦竹諸砦盡賊窟穴日出掠四鄉民我田不得易衣不得煖妻子散失財粟殫亡所遺此數百黔黎不久亦將烏獸散耳言訖哭相向君侯拊心曰悲哉令卽不能如龔遂治渤海一旦盡化盜爲民亦何至以民委賊乎令四境之內有能拔身歸來者卽爲賊不論敢有以前事告者以其罪罪之賊黨稍稍散去賊見勢孤乃築砦絕壁營壘益固守兵單弱數戰輒不利君侯以爲是非得大帥臨之不可勸諸紳士積粟儲糧自削牘奏

記當事日數上而十月三日總督陳遂自浙如沙抵將軍砦舟千
計人萬夫芻蕘之需於沙乎取酒醕之需於沙乎取供億如雲卒
不告匱以十一月破將軍砦十二月破白璧砦明年春二月破酒
埕諸砦黨與解散沙遂平嗚呼我讀漢記見高皇帝時滕樊灌絳
出入百戰爵通侯食萬戶鄼侯以輸運長羣臣稱功臣第一豈非
以其效績有輕重乎是役也非諸督率之籌畫與師武臣之力不
至此而獨念以荒燼之孤城當數萬之師旅經營措置卒破羣兇
爲天子驅除難可以知君侯一時之況瘁矣我告沙民向耆田
不得易今圃有場衣不得煖今績有筐工塗歌矣士宮誦矣我知
千萬歲后鄉會里社之間父老以語其子弟猶有墮淚碑前指名

國朝通志卷之二
相告者曰此王公者實生爾沙民不敢忘前日之亂也其敢忘君
侯哉

右平寇碑黎士宏撰

吳道煌

吳郡太守吳公道煌字瑤如先世居婺州雙圃君以博士弟子遷於杭遂家焉數傳至肖野君初爲兵曹使萬厯間以軍功封將仕郎北居燕又爲燕人父憲文君官內閣中書舍人知制誥撰著加五品服俸名動綸扉聞公選入成均聲藉甚博識通敏好賓客飲酒滿一石不醉高相國岱與深器之延以課子己丑成進士在廷相推許皆欲試以館閣公不赴乃得武康令邑當吳興奧區無城郭溪嶺峻邃爲盜賊窟蔽難治公下車召父老來告曰吾爲牧民長吏盜何非吾赤子乃飭保甲許姦宄悉罷掩捕令陰得賊中消息羣盜相謂曰公誠長者我不敢負吳明府相率賣刀買犢爭投

首願爲良民城守軍吏拱手受成而已治邑期年無一賊敢犯境者無何以母憂去官時 朝廷專重守令用古身言書判法拔其尤者列上等閣臣吏部試公四事稱最宜臺省風憲之職值巴蜀初闢急需長才循格補授閩中閩中地衝瘠師旅駱驛於途稠芟供億稍不給輒生亂聞者心悸色沮公叱馭往悉心區處民獲安堵中丞直指咸謂吳公治行第一交章薦之以卓異 召推儀部尙書郎公笑曰吾兩當劇邑幾廢吾杯勺今東曹無事日與僚友傳壺飧一日過張主客麟圖飲席罷酒闌公衷中出一巨瓠樽連進數十籌坐客皆傾主人三易酌乃去然遇大制度典禮未協者建議爭如虎當對尙書有期會狀未嘗不沾沾也秩滿出爲吳郡

太守公不以外用少嫌且曰得封酒泉豈足累哉吳自闔廬春申
王濬招致喜遊子弟擅三江五湖之利俗奢民窳不避禁令若曹
平陽之治齊不可法乎盡除煩苛督責之術行縣飭胥吏無得縱
遣與民約束好訐訟者笞之故公治劇郡清淨而民自理公退食
必飲酒功曹欲白事輒賜以卮酒使不得言或乘閒出陳訴者繞
車下公馮軾佯醉若勿聞也者於是久而民化之有兄弟爭財者
兄饒於貲而弟貧窶兄屬權貴暮投金五百以要公公領之明日
呼對簿兩人各予之酒先言事者罰無赦兩人者醉兄起指摘弟
辜公怒命伍伯復以酒暎其面出金謂之曰汝訟爲爭貲產耳昧
金獨非汝橐邪子弟則天倫不傷誠其弟曰若兄畀汝厚貲足以

治生產矣毋信人言鬪牆不可爲也兩人各叩額謝去民謠曰吳使君醉客勝決杖五百一妄男子指通洋起大獄首於臺使者株連及百餘人繫囚纍纍案莫定乃屬公勘覆洞得冤狀欲出無所據適王都諫垓封琉球奉使歸語公曰凡海船底有巨木長數尋直貫首尾曰龍骨浮海非此不可公頓悟驗所獲賈舶無之遂服公又思曰反坐者奈何活百人殺一人吾且不忍判曰雖無濟海具或有其心從末減臺使者駁云心者春秋誅意之文空言何以成讞竟兩釋焉其平允明決類如此客有說公曰吳民輕悍多豪猾不奉法雖詣筭鉤距莫可誰何遂循則玩愒恐將不利於公公曰羣犬夜吠吠所怪也吾平以持之渠能嗾乎客慙大率孤行一

意終始不少變公偉容儀善笑篤愛交遊日宴客然不可交以私
巡撫韓公謂曰君何事日從酒人遊乎牒訊文案省未公卽條對
簿書中數十事得人人意所欲出竟莫能難退而歎曰吳君廉可
能才不可及也江南財賦甲天下嚮額賦分解部寺科條繁密郡
縣多以微虧罷去公爲搢議宜統歸司農少府乃便吳給事國龍
聞之採以入奏 制曰可由是解賦畫一守令得稍久任職以公
始公治郡五載明察內敏廉平不苛吏民愛之以捕逃失察例改
調時有任內八州邑賠累事畱幾十年所乃與流寓詩人闔越
吳香爲廣陵吳蘭次白下余澹心輩短檝乘流酣飲山水閒自言
作郡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今與諸君約吾將祀孔子爲酒聖

以孔羣陳暄陶潛王績爲四配我輩得附於七十子之徒不必向
陶家之側見取爲酒壺便須一日十醉慎勿令李僕射笑人時論
咸謂公能自作達公已薄宦情四輩敦迫勉赴京師鬱鬱不得意
留數月乃作黃鳥歌曰瞻彼黃鳥兮飢來啄野粟弋者張羅驚栖
擇木胡爲戀餘粒拉沓高飛暮安宿遂決南歸抵家雖微痾尙健
飲八月望前一日月出甚皎公披衣起持觴朗吟意氣殊曠越日
含笑而逝年六十逝之日郡邑紳士皆垂涕父老子弟甚哭咨嗟
思慕之請立祠虎阜之麓歲時官屬行禮春秋致祭勿絕比之南
陽桐鄉云子啟升敘陞有異才俱入太學知名當世

論曰漢初反秦敝以寬厚清靜爲百姓先吏治蒸蒸哉公自言生

平慕直不疑張叔之爲人號稱長者抑何治也公性簡易嗜飲酒
卽以此治郡民用休息豈非和於中者惑人易入乎海內初定二
千石多尙嚴峻飭厲以速遷除公獨否居則民富去而見思雖未
竟其志而澤被者遠矣

右傳丁澎撰

皇朝通志	卷之九	禮儀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湯家相

湯家相山西趙城人順治六年進士八年選江蘇常熟縣知縣潔己愛民誓於神以自勵釐剔耗蠹撫恤流亡善政具舉前令以被劾逮問家相嘗左右之力白其誣以是拂巡察御史意不顧也時江南五郡逋賦二百萬緡嚴旨俱奪職家相坐免士民爭先輸納不踰宿而額足且以治狀走愬大吏請畱弗獲既而給事中周之桂疏上其事十三年起授湖北南漳縣知縣南漳居萬山中爲巨寇所盤踞時出肆掠或戕官吏人咸危之家相慨然就道至則堅壁清野寇由西山大至謂守備徐必達秦之仁曰寇眾我寡當效羅士信破盧明月法可勝密授方略寇果墮伏中遂禽其魁黨

馬成孫信輩斬首數百級寇大創遠遁於是招徠流亡修復學校
教養兼施墾田六百餘頃築永泉八觀諸堰用資灌輸民賴其利
邑以大治疆吏交章薦之會以病乞歸囊橐蕭然靜居一室日惟
訓迪後進絕迹公府莅其邑者得一接言論爲幸云

右 國史館本傳

楊行健

乾行之卒也爲順治己亥八月得年四十有五予聞而悲之益傷其志之不遇也夫乾行負儁才登進士令巖邑惠政在地方奚以言不遇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渠固不得告諸人人亦孰從而知之人不知其志之所存遂謂登進士足矣令巖邑足矣而乾行之所缺焉不足而奮勵策勉於後者志方銳氣方猛而天忽奪之使不得竟其成此子所以傷之也君名行健字乾行十九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歲登崇禎己卯鄉試才智精強有心計當國事多艱常思與海內雄駿君子搢擢胃腎以自效於國家甲申大難隱痛不欲生與友人介赤山期走金陵念二親衰病無依不

果時子亦避地渥城朝夕過從君師我我友君凡米鹽瓊碎靡不
相同家人婦子之詢諄靡不可相告語也子聯十老會令諸家子
弟行酒存養老之誼君父懷秋公與焉懷秋公多病君侍杖色養
無情容丙戌丁亥兩赴春闈輒傾硯墨污其卷不終場事而歸己
丑懷秋公謂子曰吾兒兩不終場其意可知然如二人老病何借
先生一言相勉子因謂乾行曰尹彥明以僞學之禁不對策而出
正叔云彥明有老母在君今日得無類是父子非立名之地拂親
心而談高蹈恐己心亦不懶也君遂於是年登進士授陝西藍田
令藍田當秦險要大盜盤據四十餘日五經殘破君爲恤其徭賦
居民漸集然後料理城守風聲遠播賊相戒不敢犯境有於賊中

獲綾一幅內書居民姓名若干上官數令究其事君再三力請曰此輩驅而入盜情已可矜若皆加以死不獨傷百千人性命且令反側者不安不如火其跡則彼自化爲良民矣眾感而痛哭曰君實生我治藍田多善政潛水灌田民獲其利清冊丈地吏絕其奸早不爲災虎不爲害旌節婦禮隱逸循良之績難以枚舉獨坦衷孤意不能媚事上官無何被劾解任羈滯三載囊空如洗薪水之需皆友人與士民供給焉事白秦臬張公畱爲昭雪再圖補官君歸養志切兼程抵舍懷秋公遂臥病未幾不起君奔走營葬事匍匐過蘇門乞志墓之文比歸里未幾母氏亦告逝憂瘁百罹遂嬰痲疾諸醫不效君泫然流涕曰大事未舉何死焉因卜日襄葬事

跪伏小車上以送之哀毀之極痰證大作竟致隕命噫君之情亦苦矣憶昔年君過蘇門愀然相告曰年逾不惑而迷瞽益甚志未得遂未免降志身不能守未免辱身不知此後尚可伸已降之志而浣旣辱之身乎子曰君志何降而身何辱也自以爲降且辱正遜伯玉知非之心可與言學矣毛義於親在捧檄而喜親沒遂不復出吳草廬非宋孝廉乎今之仕者孰爲草廬而不仕者孰勝草廬也君之出也不違親以立名不出也不違道以干進志何降而身何辱焉乾行躍然起再拜稽首曰先生命我矣因相約結茅蘇門攜其二子爲投老之計不意歸而病病而死子固傷其志之未遂也君先世新安之涑城村六世祖立陝西參政再傳循禮爲單

縣臨穎兩邑令以清廉著再傳世爵爲長清尉有廉能聲俱載邑
乘子桂生員早逝配劉矢志柏舟撫三歲孤洪譽邑諸生卽君父
懷秋公也子二爾嘉爾淑俱食廩餼孫二瀉漢著石蓮居詩一卷
君生平循爾未得致之於君未得效之於親以爲可得之於師友
而今已矣幸爾嘉兄弟能克家也銘曰

質英英文郁郁世運坎意樸肅不違親作明牧罷民蘇大盜服拯
良民綏一幅名已飛身則伏學正勤志未副涑水阡元氣馥於萬
年誌陵谷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吳汝爲

吳君諱汝爲字伯寅又字康功號榮陸其先平度人五世祖詮遷
濟南齊化室於李遂嗣李宗君既貴請之朝乃復吳姓父育初
先生以文學知名於時善開導後進多所成就崇禎辛巳族貢君
有蚤慧承家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卽爲達者所器重踰冠舉於
鄉後十七年爲順治己丑登進士試職知陝西麟遊縣麟遊固疲
邑又新脫盜畧未遠堞摧墮壇榛莽翳如戶口存者十一田墾者
亦十一而額賦如故民以是愈困君至請諸臺監司守願履熟定
賦蠲其不墾者鹽課則通全郡諸邑丁口而均之莫敢應牒二十
餘上御史王公某感其誠切爲疏奏其事報可又出私金四百

餘代償積逋民始蘇乃招流移勸種植諸少年染於盜而革面者遊博攫攘爲父老憂授以閒田勒之耕俗不知紡織君命工製器具募能者教諸媪孺不數月人習其事麟遊於此始識籽軸之利貧民或資陶以食以亂故失業局廠久廢假之貲復之踰年亡者漸復田亦日墾乃以時繕治城郭又相形便立堡十二控引警察以故終任無盜患邑自罹喪亂人不知學廟廡堂舍多圯者至是營建一新時進諸生課業講誦其中又舉節孝崇鄉賢修邑乘多方風勸喬僮舊習爲之一變蓋自初至日夕拮据者凡三年邑以大治自此唯從容坐嘯無復餘事矣地多虎君爲文詛之神一日樵者見其一物如馬鬣虎殺之昇以獻繼又有得殘皮爪及虎首

者皆噬餘也人以爲德政所致云嘗攝治鳳翔地當甘涼蜀漢交
道乘傳者多橫索君能以法裁之或撼以勢不爲動審編衛丁卻
其例餽鳳翔人德之在麟遊八年會 覃恩貶封父母中丞上其
治行第一當內擢以母憂歸服除補廣東陽春邑土風孱弱給事
官府者悉旁邑黠猾藩鎮食客旅遊者與商販者並豪奪無所憚
君惟以制強梗扶弱植爲急客有奪民而不厭者遂誣之盜君親
按其地詰之客慚謝去時全粵治兵海上道出陽春民大震君調
度供億悉有方卒恃以安夫役不足給制府至爲減裝而去傳遽
苦設法不均不幸或至破產爲更定其法役自一人以上悉眾力
人稱便甫一年適移牒有誤脫賺君者文致爲罪坐是罷事旋得

白補江南廬江之任道卒麟遊士民自數千里外投文酌哭請於
學使者置主名宦祠祀焉君自筮仕凡三投邑廬江未及莅事陽
春政未成而罷獨麟遊爲最久德君亦最深故繫稱麟遊云吳自
育初先生始奮身儒術君以進士爲循吏仲弟汝亮亦以鄉薦知
江甯事具孫祚庭先生所爲誌季弟汝楨自邑諸生補太學有文
譽楨子珙中式京闈羣從多知學能文蔚乎望族矣

張爾岐曰愚少時遇育初先生於歷下數以所業進質先生頗見
許可因得與君兄弟遊過從談詠甚驩及君宦遊四方愚輟業自
廢已久遂不復相見談者時及麟遊治行聞之未嘗不愾然嚮往
也讀其子琮所爲狀與聞不異采其大者爲之傳嗚呼令實難

令而賢更不易世之專城而制命者孰非父母斯民者乎

右小傳張爾岐撰

臣等謹將原奏各節
分列於左

臣

顧煜

顧煜字銘柏江蘇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知象山縣革除弊政祛
蠶吏練兵卻寇履畝平徭設觀淵社課諸生禱雨雨應詛虎虎去
邑大治以失上官意論罷

右傳秦瀛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九

五

周茂源

周茂源字宿來江南華亭人順治六年進士官處州知府

宿來守處州開山路三百五十里然火沃醋巨石立碎自括入甌
悉成康莊

右松江詩話張維屏錄

宿來秋部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欲加以刑山人託
言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謁周問之荅曰此余
好友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爲長者

右筠廊偶筆宋犖撰

儲曾

余讀太史公書至孫叔敖傳曰廉吏安可爲也其父爲清白吏其子負薪於塗嗚呼何其言之不經也及讀班孟堅循吏傳曰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輩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而奉祀於其土然後信廉吏亦安可不爲哉今讀宜興儲公行狀有古循吏之風焉按狀公諱曾字畱日觀我其晚自號也世居荆溪之臧林里唐宋以來稱其族爲甲乙者也曾祖守溪公諱某妣某氏祖默吾公諱某妣某氏父恭默公諱某 贈文林郎江西永豐知縣妣周氏 贈太孺人繼妣尹氏 封太孺人公以進士起家爲江西永豐令聞 命之日慨然以循良爲己任永豐公戒之

曰爾之官甯得罪上官毋得罪百姓於是公之政蹟有卓然可紀者宜乎 朝廷下詔褒美增秩賜金有不次之擢以爲爲民父母者勸矣治豐四年以逋賦罷職非所謂善於撫字者催科必拙耶後蒙 特旨復其原官公終不仕自癸巳至甲辰數年閒家居養親讀書教子齋志以歿嗚呼廉吏之不可爲遷豈有激而云然耶余刪次公二子振掄所撰公行狀稱公令豐時發奸摘伏如神莅任之明日出見軍人攫物於道者執之頃之其黨五人謀而來瞠目戟手自稱督標官往袁州督催芻糧者出文書相示公閱訖問曰豐去袁道里幾何皆曰六百里因罵曰豐去袁若此其近而幕府牒在半載前則知若輩官則逃官兵則逃兵也悉擒寘諸獄文

移幕府果黠商賈偽牒爲竅利者死囚甘旋獄既奏公至疑其冤訪得其實爲楊成一所誣成一邑中巨猾官府莫敢誰何者也公立釋旋而罪成一眾論快之豐僻處萬山中寇盜四出爲民患公不用一兵往而撫之曰此亦吾赤子由長吏不恤故相聚爲盜耳單騎直入古縣沙溪等鄉諭以大義賊眾感激就撫又招集流亡廣給牛種以復舊業是時滇粵之寇突犯吉甯等州縣距豐僅百里公調兵固守百姓安堵如故此與龔遂治渤海單車獨行至府盜賊翕然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者何以異乎豐邑多山田荒瘠不治民無廬舍追呼無策公惟鼓舞之以急公賦其尤貧無力者終不加鞭笞此與朱邑治桐鄉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

人者何以異乎而又能培人才葺學宮視事之暇季有試旬有會
拔其尤者相與講道論文又率先捐俸以葺官署額其堂曰明遠
取諧愬不行也署其室曰爾室取屋漏不憾也倡修義學聚邑中
子弟而教之此與文翁治蜀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爲學官弟子使民皆知孝弟力田者何以異乎循吏傳止六人而
君已似其三孰謂古今人不相若耶至若全趙某之夫婦而保其
子卹靖難名臣鄒瑾魏公冕兩先生之後而免其戍籍則尤其卓
卓可傳者也公歿未二十年伯子振仲子掄相繼成進士振以青
宮庶子爲講幄侍從之臣公疊受 恩綸得贈如伯子之官豐邑
之人至今祀之則廉吏之食報亦槩可見矣公丙戌舉人已丑進

士除授永豐縣知縣 敕授文林郎以子貴 誥贈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享年五十生於前乙卯年十二月六
日卒於康熙三年四月十六日配蔣太恭人有婦德公之得爲廉
吏太恭人內助之力有焉子五長振丙午舉人丁未進士日講官
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加一級食俸娶許氏太恭
人出次拔早卒聘王氏庶出次捷早卒娶吳氏次掄辛酉舉人壬
戌進士娶路氏俱太恭人出次參例監生早卒娶徐氏庶出振等
於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張渚七里巔之山麓先期乞銘於余
余年家子也稔公行不敢辭因列公治行之大者著之銘公之生
季孝友其天性也少奉嚴訓自出仕至歸田承歡奉養不遺餘力

母周太孺人亡哀慕通乎神明事繼母尹太孺人尤謹今尙無恙
友教諸昆弟皆成進士此公立身之本而循良之所自出也爲之
銘曰

陽羨之麓有山蜿蜒張潛之巔有坐屹然孫曾奕世簪笏聯歲
時漬酒車馬駢闐仁人有後茲益信焉雖歷千百載而下知爲古
循吏之阡

右墓誌銘繆彤撰

胡魁楚

君卒余官京師距里居三千里聞訃弗克弔踰二年于役貴州返
棹鴻臚洲君有孫縣學生復亨以狀來請銘余北征未遑也明年
寓書京師請至再誼不可辭君姓胡氏諱魁楚字爾大一字紫山
先世有五三者始遷廣濟數傳至鎮元至正閒登進士從徐平章
築城縣西禦紅巾賊有功尋從明太祖行閒數有功封懷遠將軍
再世爲仲周有二子伯海宣德閒官夏華知縣黎利反安南不屈
死仲潤邑諸生潤曾孫爲一石處士有隱德一石生繼矩歲貢歷
任合肥孝感遠安教諭巡撫都御史王公世貞薦於朝擢待詔翰
林卒待詔生四子伯其昌縣諸生仲其大選貢官雲夢訓導汝州

學正叔其可鄉賓季其久縣諸生其久生以愚爲縣諸生有聲娶方生子五人而君爲長君生五歲從族長者受禮經族長者數從里人搏捕彈碁飲射爲娛樂不事程督而君獨慧於是君之父鍵樓居課之則善屬文當是時年甫十三耳里有甘先生忠甫籍籍稱胡童子才甘先生宿學負盛名偕先大夫舉於鄉者也於君爲大父行而每諷君文未嘗不擊節稱善於是文名聞里中天啟元年學使太倉王公補縣諸生崇禎六年學使王公志堅拔置第一十六年獻賊躡廣濟山砦數十所陷盡掠去賊營一人逸則瓜蔓斬殺無遺種君舉族宵遁從行者三百口至巴東巴東土兵圍之曰賊也眾相對泣君飲啖言笑自如長揖若長譚舉人參兩抗言

陷賊狀參兩與語賢之遇以實禮計口授薪粢餉之暮年爲送之
江陵君謁江陵幕府具言所以江陵資之以歸初母方卒君父繼
娶於夏夏性卞急君事之唯謹其從賊中脫歸也翦蓬蒿築室收
羣從弟姪皆同爨立寢廟春秋饗祀延塾師課子姪無廢學歲旱
墾萊田百畝明年穫麥可三千鍾賑貸鄰里多所全活於是人人
稱君長者順治二年父卒七年貢禮部是歲直省赴廷試凡千
餘人詔推擇高才生八十有五人除縣職蓋異數也君與焉十
五年冬除知江南建平縣事建平俗窳委巷細民質其婦富室算
緡錢子母刻期贖踰期旣抱子猶雜處廡下忿爭輒訟令爲平其
質劑低昂如是以爲常君怒曰設令本司風化柰何視民禽獸行

而恬不爲怪耶下令屬禁之委巷中由是無敢言質婦者建平距
省會百八十里童子試列縣名例得免更徭而選首者率以賄君
五覆試拔單寒生二十人學使者取半之邑人大服地丁按季徵
斥羨耗庫吏謹司筭鑰無所售其奸前令鄭汝南麻城人以虧空
庫金久羈建平君捐俸倡邑人義助汝南旋里去而君亦具文乞
休中丞疏報復任建平自海警後數起大獄君省牘多所平反先
是有以姦殺人者前令屢訊不能決君齋宿城隍廟三日夕庭鞠
案乃具丙夜空中若有聲太息云岑有輔者無子立從子期貴嗣
亡賴尋養妻兒子王雲隆配以戴女岑強宗也某暱期貴乘上巳
踰青郊遊聚徒募戴女歸雲隆訟戴父亦訟岑陳金請和議割昏

而暮夜乘閒爲君言君判云一婦安可再配竟抵奪昏罪岑乃以君所卻賂賂所親越訴於監司監司駁案君聞慨然曰是非倒置若此令尙可爲乎單車詣省致仕章上候代畱建平且一年新令柏君冑堂知名士耳君治狀一見如舊識比去建平邑人益香祖道有至蕪湖關者君慰勞遣之歸而故同爨弟姪皆成人以次昏娶田宅與之均康熙二年軍興挽運繁苦江水漲里人窶戶多流亡君族緩急倚君獨安堵村民爭鬪往往質成於君片言而解鮮至訟者十六年自城居徙鄉所居兩路口有亭曰薰風日與田父話農圃布袍阜帽徒步阡陌閒行路觀者不知故大令也伏臘合族而饗間呼婢子奉王孺人領孫曾遊紫霧園中追憶少年辛苦

賊中事每登先壠徘徊眺望久之曰吾雖耄瞻埽必躬親也君爲
文老蒼遠時豔與孫復亨講先輩大家法所撰述多散佚惟乙酉
以來贖稟復亨餼而藏之復亨嗜學而文君教也君生明萬曆三
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五日享年八十有
五配王子二人長某縣學生次某早沒孫四人肇亨太學生復亨
履亨咸亨皆縣諸生銘曰

紫霧之冢鬱鬱盤盤大令臧焉旣固旣安君其已矣厥澤悠然

右墓誌銘金德嘉撰

王瑞國

公諱瑞國字子彥別號書城世爲崑山人後割隸太倉遂爲太倉人王氏自晉始興公以後代多名德顯人當世稱氏族者必首瑯琊王氏高祖質庵公倬兵部右侍郎曾祖思質公忬右都御史總督薊遼忤相嵩借邊事逮詔獄被禍隆慶萬厯閒得雪復官贈兵部尙書賜祭葬思質公二子長世貞字元美刑部尙書次世懋字敬美太常寺少卿俱以文章名天下有集行世爲學者所宗卽世所稱鳳洲麟洲兩先生也麟洲公子士騷萬厯甲午舉人授都察院都事卽公父也由質庵公以來皆以制科發聞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年十餘歲爲制舉義出語驚其長老州郡小試輒拔

第一有司賞異其文每稱歎曰是復繼二美矣年二十而業成舉
前明天啟辛酉鄉試益束修砥行閉戶力學吳門文文肅姚文毅
兩公折輩行與交以名義相期許吏部周忠介公罹璫禍被逮知
交莫敢過問公裹百金赴其危急與馬文忠公文厚文忠公殉甲
申之難爲位哭之公雖爲一時清流正人所推重然孤介特立不
欲依傍門戶拔援聲氣以此齟齬於時不悔也性高簡於家事無
所訾省目不辨銖兩口不濡杯鎗門無雜賓室無姬媵地方大吏
及郡縣有司多重公學行相見之頃止言民生利病未嘗以私事
請謁鄉黨目爲真孝廉生平無他嗜好惟研精讀書至老不懈易
代以後絕意仕進惟與奉常煙客王公僉憲魯岡吳公宮詹梅村

吳公交誼至篤相約爲東阡北陌之遊意謂自此終隱矣而告訐之禍起時江南反側未靖山海閒尙多逋盜巨奸宿猾因緣媒孽聳動官府凡郡邑中豐屋高貲多誣以通叛而攫取其財所摧敗者數千百家公旣累世卿族產故饒裕爲羣小所窺瞰遂挂名訟牒毀家行賄僅而得免而累世之蓄已盡矣公欲終隱不出懲艾前事以門高懼及因就吏部謁選得粵東之增城縣非其志也粵東俗稱頑獷公至一以廉靜爲治邑以無事往時令長下鄉徵稅以地多盜皆以兵從公慮其擾民悉屏去之止單騎從隸卒數人以往嘗至臘埔村有龍門大盜數百人過之聞公在焉相謂曰此不愛錢王公亟去毋驚我公也在任三載遽請告乞休上官皆重

其才守慰留不許去求去益力始得請歸裝索然惟書數百卷而已於所居萬卷樓之前構一室曰瘞研終日坐其中文史縱橫丹鉛狼籍未嘗畧刻去書不觀益肆力爲詩古文辭有瘞研齋集三十二卷撰述經史文說於四書五經有唐宋考異若干卷於二十一史有序要質疑若干卷於歷代詩文有詩選彙參古文正儷若干卷於字學有正譌若干卷於述祖有家集家乘年譜若干卷藏於家其爲詩刊削浮華含風欲雅得性情之正其爲古文變化曲折出入八家而廬陵南豐尤其所心慕手追者也世教之衰卽文章之事亦以名位爲軒輊公之古文典而質法而不滯其於古人務神合而不求形似視近代作者有其過之無不及焉世有桓譚

當必歎爲絕倫公晚塗屯蹇其文雖未一顯於今知其必不泯沒
於後矣公生於前明萬厯庚子二月終於康熙丁巳九月年七十
有九任廣東廣州府增城縣知縣 敕授文林郎配徐太孺人與
公白首齊眉易險一德 敕封孺人子陳生陳立俱州學生陳生
後改名復初授例入國學先公卒陳立有俊才而天爲吳梅村先
生愛婿今謁蹶葬公者陳立之子候選知縣載德也女二孫二成
益載德成益早卒曾孫二聖習貽穀嫁娶皆名族嗚呼公生於世
胃大家履豐席厚幼推岐嶷少列賢書卿材公望焯然動人門第
高華百用備給何其盛也及乎時移事易陵谷變遷宵小構難橫
受侵凌變患頻仍不得已而出就一官萬里歸來愛子摧折家無

萬備又何其戚也雖公之達生安命得於學道之力以忘其憂而君子觀於世道之變俯仰今昔亦有爲之喟然而感歎者矣以歲之不易公歿已三十八年而其孫載德曾孫聖習始克奉公及徐太孺人之匱合葬於某都某字圩之新阡昔先君子自幼執業於公孫華以門牆後學辱公獎許有文字之知所刻瘞研齋著述紀略曾命孫華爲序今其葬也載德屬誌公墓子自謝不獲乃爲撰述公學行文章之大略而系以銘銘曰

瑯琊之王盛由始興郭璞占之淮水是徵爾公爾侯子孫繩繩爰及有明勳德代有學府文宗爲世杓斗三世四卿崇徽世濟嶷嶷我公貴冑鍾英幼無嬉戲器有夙成薦於春官蔚矣厥聲大車方

駕旋繫之柅山冢萃崩壑舟夜徙愠于羣小家亦以圯匪日子仕
以辟愆尤爲元魯山爲陳太邱仁風鬱藹播於遐陬嶺表歸來一
編在手著書滿家與古爲偶有德有言後將不朽吁嗟我公家世
鼎門食子收子兩俱不存經營負土實賴文孫膺膺高原先公伊
邇種德發祥必復其始爲此銘章弟子之子

右墓誌銘唐孫華撰

國朝詩林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卜永昇

嘗謂爲民父母難爲破邑殘民之父母尤難然能爲民父母者則不難何也惟其真而已矣郊遭寇亂人少田荒城毀屋燼民無養士失教此其難爲者哉順治七年安東卜公來父母斯土不憚其難循循焉而力爲之未幾盜息矣訟寡矣刑不用矣墓莽闢田有餘畝逃者歸煙火冊增二千餘家矣且徵賦不刑一人修城不派一錢關廂橋梁學宮一一次第舉矣又振恤孤寡婚者助葬者助貧無棲者助矣卽公務冗劇必月課士藝而改訂之尤能訓以仁義砥其德行與講約化民成俗之法同矣故予卽先貢於廷而得與庠士李友模李友節之先後登第者實不能一日忘公之教澤

也視邨四年三尺子莫不知其父母之真甯第六院之交薦三載
之考績已哉後十年便道過邨老幼婦女迎者觀者悲喜交集如
嬰兒之見父母焉越三年以嵩華游過洛汝盛公彥馳役遠邀紳
耆輓車而東因又與邨人一見焉其一時人情喜從天降又不止
嬰兒之遇父母矣會巡隄徐公越守道翁公長庸暨盛公各贈扁
額於祠一曰書策儼然一曰善教得心一曰召杜遺芳且懸示戒
守者以永厥祀蓋得公之真故欲報公之久耳乃邨人睹公之衣
冠劍履鬚眉笑語益深當年教養之感謀所以常見乎公者肖像
於祠永爲瞻仰且俾子若孫知祖父當年受縣父母之恩卽圖爲
縣父母之報邨人之天性然也因羔羊兕觥薦公於明倫堂以見

任父母盛公主其席而鄉紳子衿與焉父老舉觴婦子觀聽歌者
舞者歡欣愛戴環繞先後兩父母之膝下信古今所未有之盛哉
予知公之真記其真勒之石爲真能爲父母者報卽爲邾人後日
於凡真能爲父母者必以此報且告天下萬世爲民父母而真者
咸有邾人之報

右祠記趙光耀撰

周廷鳳

諸保宥有成

汪觀

王希聖

楊演

李璘

于之挺

顏堯揆

徐治

鄭

徐起泰

黃聯

周廷鳳重慶舉人順治中知永州府掾吏張國薦舞文巧詆羅致
 諸紳於獄廷鳳悉得其狀請於分司置國薦法不聽乃具揭督撫
 卒鋤其奸去之日鬻裘馬治裝郡人爲泣下有私祀於家者順治
 間湖湘守令著聲績者又有諸保宥無錫進士由荊州知府調岳
 州荆人焚香遮道送者數百里及莅任值大兵駐澧州饋餽芻茭
 咄嗟立辦治健訟與民休息以通賦解任旬畱六載人多傷之蕭
 來鸞南昌人知沅州招集流遺詳請蠲賑奏最擢知姚安府未赴
 以憂歸民哀號塞道爲立石紀其政徐維璘大興人知瀏陽縣布

衣蔬食凡民間疾苦悉達之上官居二年均圖審丁多善政以耿介罷官典衣治裝民皆泣送李璘揚州人知湘潭縣方兵燹後道殣相望璘捐資掩遺骸煮糜以食餓者時羽書徵餉甚急璘曰此何時也乃條上絕荒簿爲民乞命罷官後貧不能歸遂家於湘潭人親之如家人父子焉子之挺順天進士知湘潭縣有清操值軍興疲於供億積勞年餘與妻同日死貧無以殮至盡鬻僕婢一孤扶柩歸見者無不墮淚鄭有成大興人知湘潭縣縣衝要忽下裁馬之令驛重困有成爭之至再免裁其半縣城數修輒壞虎夜入城爲民患有成刑牲告城隍神張羅縛虎仍召父老謂之曰有備無患城修不堅雖縛百虎非治也於是手鼙鼓以先役期年城固

民乃安堵汪觀宣城進士知湘鄉縣革耗羨宥役令訟者白相旬
攝輸稅者使自兌暇輒與邑士課詩論文在任一年聞母訃泣失
聲遂不起士民皆哭送之王希聖奉天貢生知道州操守廉介不
肖阿時坐事貶罰士民咸願出貲助償希聖不欲累民竟以貧困
卒於任楊演興化進士知邵陽縣經兵革民戶流亡演綏撫餘
燼以招徠之捐金贖被擄子女飢者爲施振死者予棺槨以勞瘁
卒於官士民哀悼祀名宦祠顏堯揆永春人知邵陽縣時亂後繼
以饑饉堯揆設法振恤民氣旣蘇乃訪求舊聞纂輯邑乘修學課
士文教爲之一新後擢知保安州徐治軼其里貫署知新甯縣先
是崗苗易漢宇陷新甯治奉檄權縣事領兵進勦師次縣西二十

里之石田苗眾懼斬漢宇赴軍降新甯遂復徐起泰武義人知華容縣有善政卒於任貧不能歸櫬縣人爲卜葬縣東並建碧蓮庵歲時祀之黃暲貴州平壩衛選貢知黔陽縣縣送經喪亂死傷徧野暲至瘞齒骼贍饑民縣田不治者三年至是民始歸耕在官八十日以病免民號泣送之出境會同縣民梁春昇以事並妻子繫於獄暲寃之請於上官得釋聞暲去無資糧齎百金馳中途以餽卻不受

右傳李元度撰

按周公順治七年任永州守

李若星

劉見龍

賈珩

韓有倬

南起鳳

程九鸞

茹

李若星甯陵人順治中知岳州府時兵燹之餘軍需旁午若星經營應變屬吏所不能勝者悉以身任之修郡庠勸義學一時人文蔚起同時牧令有劉見龍浙江人知湘潭縣時縣苦馬政逃遁將盡見龍減私幫節浮費民多復業擢知桂陽州送者焚香遮道十餘里不絕桂陽甯平定力役繁重見龍至料民得前明隸官籍軍籍諸戶編為四隅與五都相均徭發頓增丁戶更代休息民刻碑頌之賈珩山西人知湘陰縣經寇亂民多逋亡百里內外茅葦彌望珩下車首先招撫請於上官奏除荒糧數萬民始安集韓有倬大興人知湘陰縣招徠流亡并邑復舊時有元惡在逃下令大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索人情洵洵有倬白憲司弛其令以憂去任邑人懷之南起鳳新
鄉人知湘鄉縣值旱疫相繼請除荒賦三萬三千有奇大兵征黔
往來經縣起鳳挺身出犒刁斗肅然民得安堵程九鵬鹽亭人知
新化縣縣當明將牛萬才大掠後流亡殆盡九鵬至撫恤甚勤尤
善鞫獄民無株連之苦頌聲翕然茹道通直隸人知黔陽縣時縣
初闢道通撫恤凋殘民慶更生線維統奉天人知興甯縣土寇來
掠維統率眾捍禦寇不得逞民德之祀之閭侯祠汪震元歙縣人
知桂東縣時新被苗寇居民無百家震元捐貲葺茅招徠逃戶貧
不能耕者給牛種躬攜酒肉履畝餉勞之由是流移漸集荒畝盡
墾民得蘇息辛良器三韓恩貢生知安鄉縣縣無城郭居民以寇

盜爲虞良器令各堵牆爲衛市月垣墉鱗比若嚴城然旋丁內艱
將去猶詳請蠲荒減災免派軍需夫馬草束語甚切直縣民赴憲
司懇畱準援旗制一月服仍起視事乃勸農興學新范仲淹讀書
堂遷知朔州士民泣送迎路

右傳李元度撰

按李公順治七
年在岳州守

唐書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三

周邦彬

吳江周氏明嘉靖間有諱大章者以鄉進士平倭奴亂前後三載天子錫簡書金幣褒異之且得世其封其里人所謂千戶周是也大章生崇仁崇仁生永繩永繩生蔭貞三世俱受廕得封傳至起三公特奮起勞勩中外擢至魏郡守而德行宦蹟往往追配前人公大章之四世孫蔭貞之第五子也先是其叔兄邦彰有隱德余爲之誌其墓矣至是公次子長陽令燾涕泣持狀介其從孫廷諤來請曰先父母背棄有年矣不肖燾濩落不克卽葬今幸得卜兆安之願乞一言以表隧石余衰耄又不忍辭公諱邦彬字雅生起三其號也生而濬敏有大志弱冠補弟子員食廩餼與馮猶龍楊

維斗家用晦諸先輩交論文多所昭契視儕偶弗屑也贈公無祿
公上有三兄又蚤世獨與叔兄時時進甘毳奉養其母恭人恭人
吾郡蔣氏女也當是時南北告警烽火徧吳會公匿影蓬蓽讀書
樂道有若將終焉之志及太恭人歿而後慨然曰天下民生蹙矣
苟有所濟亦吾願也辛卯 世祖章皇帝覃恩序貢筮仕得甘肅
經歷甘肅古酒泉地也極邊苦寒兵民雜處其中舊例鎮彝清水
胭脂臨水金佛寺等處各設倉每歲小民遞運遞交迺上肅州倉
以給軍食名曰挖運公至惻然傷之上便宜之策於當事以各堡
之糧給各堡之兵而以其餘隨時上肅倉且令貧民無牛車者就
近上本倉而富家大戶上肅倉其他遠近眾寡不均者除給散各

軍外而以其餘合運上肅倉兵民兩便之公雖在下位然其設施措置已略見於此會裁缺補任粵西龍水三年秩滿遷浙江台州海防台瀕海歲比歉流亡最多 天子命內大臣岳公安插檄公隨行相度原墊俾遷民先葺居壑版荒復給田畝諭富者讓種秋成分其租行之一年而一郡之民旋復攝篆天台黃巖二邑多惠政總制趙公廷臣嘉之曰浙省一人不識何以餽其口考績居最迺擢畿南大名守大名三省控御之所上無藩司下有十一州縣賦役繇重公爲文矢諸神曰某自服官以來志在民欲而未遂幸膺州牧之寄苟希潤己橐不思乂安若者神必殄之由是百寶俱絕羣庶更生庚戌冬野有菜色捐俸煮粥分爲四廠俾壯者就食

罷老穉少移粥以往全活無算且力請於督撫兩臺會銜具題捐賑至三千餘石牛市口決更請於河臺減加派柳束二十三萬郡民德之而尤加意學校葺文廟復天雄書院月吉褒衣緩帶與諸生講學於其中己酉科元魁悉出其門時觀察孔公廉得公狀方倚重公會薦於上而公則已引年乞休也今夫依戀富貴之子當其得志乘堅策肥揚揚自喜且趨要路以固之雖名裂身敗而不悔公則去就灑然無所動於中超然榮辱得喪之外而所至輒有政聲士民在在立祠肖像生則聚而祝死則羣而哭也嗚呼公何以使然哉蓋公爲治無赫赫名務以誠動物其在肅也委置兩學鐸夷俗化之台多峻嶺虎患最烈捕者不敢偏公治逾年虎

蹤潛遁府治偏有晚香堂晚香者韓魏公所名之堂也公觴客賦
詩庭前菊放有並蒂之異非公之精純貞白烏能信乎上下感及
異類澤被草木如此哉吾故曰誠而已矣既歸敦故舊召宗老時
時讌會有二疏氏風耽竹素之業輯五經廣至大名郡志著漪麗
堂集凡若干卷行世久之乃卒恭人先公十六年而歿恭人姓楊
氏少沈靜正容端坐終日不懈及歸公公困諸生拮据倍至舅姑
之葬也公謀之恭人恭人曰簪珥之外幸儲脫粟五石可鬻以相
助既葬或日一舉火恭人率稚子荷短鑿向澤畔刷蘆根以食恬
如也及宦游每攜恭人行商政治多所裨益任大名恭人以病不
能偕唯勉夫子以公恕廉潔無他私語也公生於萬厯某年月日

歿於康熙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八恭人生於萬曆某年月日歿於康熙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恭遇 今上覃恩晉階中憲大夫 贈楊氏爲恭人云余之初識公也在天台石梁之上時公方之大名任匆匆就余別然情好有加逾於夙契嗣是遂不數數見及廷諤從余遊方問公起居及公居鄉大較而公則已棄世矣嗚呼余之交公淺而知公則深也墓在里知之阡葬之日辛未某月日也銘曰

養且恬兮作之牧也殫厥志兮在民欲也彼婉孌兮溫如玉也治則商兮忠乃告也維命之榮亦已煜也在公之後必且穀也昭茲來許銘可讀也

右墓誌銘宋實穎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八十八

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六補錄

守令二

黃甲雲

黃甲雲字唱韓號蘆船拔貢生授山東樂安縣知縣有異才工書畫尤精百技嘗造木驢能自運轉不假人力又用竹筒引水於河以灌田疇自下而上勢如泉涌其法多不可曉生平畱心六書之學作字母世系爲部三百六十摹形疏義甚有理要令樂安時册邱田法繪圖上之大府大府以聞天子奇之圖畱覽下部議行特授屯田御史依法查勘盡畫山左地畝口口縣吏奉行不善士民大譟尋奏罷以是爲當道所劾落職著有濰陽草諸集

右傳張邦伸撰

黃甲雲字唱韓河南襄城人有異才工書善畫圖書寶鑑稱其用
筆不亞唐宋余嘗見其所寫山水不專宋法純以天行當其合處
機趣橫生矣順治閒以拔貢授樂安知縣莅任後相其土田作邱
田法繪邱田圖若干畝爲一邱內除川陸墳墓道路若干餘田若
干比邱以盡一邑之田庶田無隱而賦可均上之大府大府以聞
天子奇之圖畱覽特設屯田御史依法盡畫山左地會世祖晏
駕御史劾以才長性刻遂罷歸屏居城東之班城親督耕桑暇以
筆墨遣興所作幽風盛衰循環圖多依理道工詩有楚游草

右 國朝畫徵續錄張庚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七目錄

守令三

吳穎

田起龍

程可則

張先基

陳維國

田緒宗

李麟

耿應斗

塗騰茂

劉兆龍

楊震生
蔣亨

龔之怡
鄭世培

于作霖

劉濟寬

閻文燦

吳綺

許定升

張學曾

張錫懌

楊端本

黃維祺

周令樹

李鼎徵

李蕃

歐陽始亨

守令三

于琨

石鯨

補錄

耿應斗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三

吳穎

故潮州知府溧陽吳君卒數年將葬於某山之阡使來徵銘余嘗
官比部爲同舍郎初見不煦煦久而逾篤知其君子人也君諱穎
字見末別號蘊雪順治壬辰擢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歷遷郎中
會 帝求直言詔許七品以上官得無隱君疏言刑獄至重律無
正條者毋得刻深以意傳法其初詞旣具毋復株引滋它蔓 帝
頗采用其言 命恤刑福建凡五月不刑一人曰吾以恤來也爰

書未減者千餘人御史李某以多失出疏論覆視無它得不坐出知潮州潮西山曰五指石者故藪賊置兵三千更戍民苦爲兵役且奪廬舍君請減其半又畫策別建營房民始有甯宇潮屬邑皆駐兵而兵餉輸府以給蓋利其羨也君請令餉就縣支不復輸府兵皆稱便閒以農隙脩學宮及饒平壩韓文公祠月朔課諸生拔其高等士多藉成就君秉性和平而勇於爲善嘗視推官獄案固爭出死罪三人會歲凶請免大埔所屯糧宿逋數百石持之力失司計者懼是年癸卯從內大臣及督撫中丞巡視海上中寒疾投効自免適舉計吏典遂注病歸逾十六年卒於康熙戊午二月六日年七十九矣君初爲諸生治經藝好奇見黜於學使葉氏葉闔

人也君使閩葉氏子有懼心顧遇之加厚人以爲長者少與同邑
陳公名夏友善及通籍陳已當國君視之如布衣時所與論詩推
高瀆邢昉孟貞江甯顧夢游與治最舊皆窮交及在比部號多詩
人君最爲老宿當其援翰命篇清真澹逸視它人所爲工者不顧
也然亦絕口譏訶晚築西疇草堂日有吟課一時碑版撰記多出
其手有尊羹堂集溧詩選等書百餘卷行世未刻者尙十餘種其
先家吳中由楓村徙溧陽爲處士治之三傳爲奉政大夫士衡又
五傳爲君考 贈朝議大夫心齋君配曰虞恭人先七年卒有子
四人嘉稷邑庠生嘉穗恩貢生並考職將授官嘉稔例監生大臨
己酉武舉人女二長適史棟次適狄翼經並文學孫曾男女三十

餘人可謂蕃已銘曰

宦亡巧名亡競才冠諸曹仕終一郡拂衣蕭然貧矣非病何以報
之壽考終令其文既豐不戚其窮瀨水之裔白雲溶溶曳杖相羊
或在其中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田起龍

公諱起龍字雲從處士諱有年季子也公爲人端方孤介嚴取與周旋進退皆有程度雖倉卒不少變然性長厚能容人過不爲刻覈之行尤樂與人講說經學貧居時課授生徒每至理欲天人之界反覆開導如數廚中醯醬令聽者悚然門弟子以舉子業來問者公必曰理至文自精妙聖賢心傳隨在可見賢輩勿徒視爲敲門甑瓦也以此邑中名士多從公學彬彬濟濟一時有河汾遺風焉乙酉舉孝廉壬辰成進士筮仕松陽縣令松陽故山邑又值兵革後多積弊夙逋公至剔刷整頓庶務釐然一新有巨盜小魏者招納亡命爲數百里害公廉知以計擒之小魏以金三千賂公求

免公固卻之曰吾安需此不義物使遠邇赤子世世受荼毒哉卒
正其罪先是松陽無城郭多山寇不得不置防兵以是民苦寇又
苦防兵騷擾蹂躪無甯日公下車捐俸金募丁壯揆度地形築城
且躬負畚暴風日中爲倡率不旬月訖功城成因選敢死士日訓
練合兵勦寇寇息公請於督撫遂撤兵去民安堵焉政事之暇公
親進諸生耳提面命倡明伊洛正學一如里中課授日丁酉分校
浙闈鄉試典試者率以庸淺之文入彀私意謂可得年少士以故
公所薦者多不合公獨嘆曰文不論佳否而第揣摩年齒是豈童
子科哉大負 朝廷遴才意力爭之及拆糊名公所得六人鄭濂
范程徐孺芳朱震滕達陳震先悉一時知名士也其卓識如此公

莅任三年文教政治嘖嘖兩浙稱最 朝廷將因督撫之薦內召公會公卒時年六十士論惜之處士公早卒公事母高氏以孝聞母病左右湯藥無倦容夜則立寢門外陰探安否行不聞履聲至愈乃已仲兄貧公讓產與同爨伯兄遇公至無狀嘗於市井稠眾中毀衣辱公人不能堪公默受之色愈恭人以是多爲公難之士寇王廷溫明季據汝陽寨寨中人有負公舊逋者公遭亂貧甚往以遜言求之廷溫在旁苦挫辱公且欲置公於死其人不忍婉轉開釋之公得遁去及公舉進士適邑令緝明末土寇之爲害於里閭者皆棒殺之而廷溫大懼託公親友踵公門叩頭百餘乞殘生公笑而不問至今父老尚傳之謂公眞宰相度量云

李來章曰余家與公世爲婚媾故述公行事者多且詳嘗聞族之
長老者曰當崇禎末歲屢凶盜賊蜂起士皆改業爲生計方得延
殘喘公喪家貧至無以炊又不能他有爲一時乘機得志者多公
平日把臂友然於公落寞不省顧反加譏誚者屢屢矣及公貴遇
之益厚無芥蒂於中有一事不難以身任之力爲昭雪如公其人者
無論今人卽求之古人中蓋亦鮮矣公同年友學士余公恂嘗誌
公墓得其梗槩而已於公厚德事多未詳予爲撫其隱行以遺後
世俾輜軒之使有所採擇云

右傳李來章撰

程可則

程可則字周量一字彥揆又字湟溱號石臞廣東南海縣人順治九年會試第一以磨勘不得與殿試而可則益沈酣經史庚子春應闈試授內閣撰文中書尋改內祕書院辛丑齋詔頒賜山東己酉以戶部主事分校北闈晉員外郎督理右翼倉務公慎稱職辛亥升兵部職方郎中奉命副往山西勘問總兵趙良棟白其冤癸丑出知桂林府會檄撤藩部歸京師百務紛拏可則以敏幹稱尋卒於任可則詩文名世與劉體仁汪琬王士禎齊名著有海日堂集遙集樓草萍花草

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國朝清風集卷之二十一

五

張先基

棗強令張君鞠庵之起家進士也出蔚州魏敏果公之門魏公累官至九卿余壬戌解褐見公大司寇邸第公知余廣濟人執手問鞠庵家言已而歎蓋追念鞠庵才可大用而惜其用之未究也當是時鞠庵下世已六年到於今又十六年矣君諱先基字開有鞠庵之字蓋登第後念母劉太君不待養志感云武穴之有張氏世居月塘鄆道元注經所謂刊水右對馬頭岸也鞠庵大父維楫縣諸生父封文林郎念川亦以諸生老刻詩名念川集念川五男子鞠庵行二年十八受知太守靈臺許君時龔端毅公令斬水太守延之雪堂得鞠庵卷稱善明年試補學官弟子順治丙戌舉於

鄉己丑舉於禮部壬辰對策成進士乙未除知棗強縣棗強畿南大縣也魏公爲文祖之知其任繁劇無難然是時郡縣有司往往爲逃人望誤魏公心竊以爲憂鞠庵下車則緝衙蠹緩逋徵嚴保甲驅游惰庀材修學發廩賑饑月聚父老子弟讀法縣乃大治有故官楚藩右轄者子若孫爭蔭訟久軫軻宵人窟穴其間互勝負案積寸許上官屬新令剗剗鞠庵鞠訊時訓諭惻惻兩造感悟訟乃平先是縣獄大辟凡二十有八案丹書已定鞠庵愀然有平反意會卹刑使者行部輒條上請讞報可減等論存活百數縣故浩穰而人未知學鞠庵開衙齋檄生童都就課於諸生中得宋師祁童子中得鄭司直端張殿揚鄭穉王佃已而庶常學使令長冠

蓋相望棗強之有人物自是始也治行優異紀錄加級籍籍考功
魏公聞大喜居亡何而有逃人王應水之事應水匿棗強久前令
弗察也鞠庵乃坐是落職縣人傷之樹旛擊登聞鼓言狀然格於
督捕成例竟解任魏公歎曰已矣抑命也夫鞠庵脂車南歸歸而
念川方七十奉觴上壽愉愉如也母兄前基弟福基後母弟旣基
元基友愛無間拊從子之孤者鳴貢肅如已出肅天遺孤又拊焉
族有老而獨者存養歿葬殫其力乃已祖墓田以次經營漸有緒
歲大無輸困粟以爲鄉人倡按察使郡縣大夫翕然稱張君長者
旣基餼於庠歲貢上春官他所濡染成就者甚眾鄭司直由庶常
歷湖南按察使陟江南布政使道月塘步屨瓣香及階瞻遺像兩

泣且曰棗強縣志殺青矣敢告我先師於九京又曰曩丙申元夕大將軍兵過棗強兵與民格鬪而死大將軍譴怒令禍且不測有趙大者脫走踰二百里忽詣軍門自首曰殺旗丁者我也令無罪大將軍乃械繫趙大去嗚呼人情莫不自重其死也而趙大忼慨赴之師之感人古循吏所未嘗有哉余聞是言也而愾然久之曰若鞠庵者沒世而名稱矣鞠庵襟期散朗與從兄寶持孝廉酣飲長嘯披裘岸幘有魏晉人風然雅好購書插架萬卷閣藏焉縣人之請祀鄉賢則具列其內行也初多女子少男子已感夢而產晉金年四十四矣輕財好施與孝友有父風甫踰壯而已四丈夫子繩繩方未有艾棗強雖未大用於世而世澤於是乎遠矣

論曰士信於知己也漢南州徐孺子齋磨鏡具徒步千里而弔江夏黃公之喪感深哉鄭司直之於月塘先生亦如之諺曰磁鐵相引物理固然魏公落落少可而款曲一張生及其死也猶念之知其爲人耳余是以感念於師友之際而有味乎古人祭川之義也

右傳金德嘉撰

石印本麻衣石印
卷二下
一

陳維國

陳維國字大治湖南武陵人明山東按察使仲錄孫順治壬辰進士初與父避兵山中賊欲殺其父維國引頸求代刀刺左臂終不懼賊感其孝兩釋之知陽信縣值河患振災黎全活甚眾明年旱禱雨輒應歲大穫解任歸家徒壁立舌耕爲活里中呼爲老教書康熙十三年滇逆犯常開科取士以衡文徵不就使者以劍迫之維國祝髮逃深山五年卒免僞命十七年大兵底定貝子親王及綏遠將軍延至幕勞之稱爲完人欲薦於朝以老辭卒年八十有八

右傳李元度撰

田緒宗

公田姓諱緒宗字衍文一字文起山東德州人曾祖三戒明嘉靖
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粟並諸生公爲仲子少儻自
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聚薪擁足讀書常達旦爲舉子
業務偉特成一家言試場屋久不中人或規以諧時歎曰虎豹之
斑鳳凰翡翠之羽貴其文異也使吾文而猶夫人也烏用吾文爲
卒持之不變教授諸弟子有繩尺同里蕭侍讀惟豫初自童子受
業輒以翰苑許之至今服其知人順治辛卯舉於鄉明年壬辰登
進士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迹先是民苦催科滄素公內外各
置一簿覈注盈欠吏不得上下手爲奸其力役則按籍均徭罔困

貧寡故邑處衝津而趨事無後期賦役一清麗水故仕國學校歸
然冠釋山之陽昉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爲石記亂後荒圯公至
則新之會諸生其中講業課藝名曰麗澤大社由是人士益興於
學邑有通濟堰蕭梁時所築障松遂兩溪水爲四十八派灌田萬
餘畝後大水決堰泉散土龜坼公單騎往視之曰耒於昔而墮於
今如吾民何躬畚鍤復堰民用利賴田穀以登初公將之官作筮
仕自記一編歷援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爲
也至是出爲政無一不如其言麗民歌之曰邑侯清雞犬甯邑侯
賢婦子安亡何以疾卒於官年四十六邑人爲之哭罷市公在縣
甫五月其得民如此子雯需並進士雯以工部尙書郎升按察司

僉事督學江南需翰林院庶吉士並以文名世其家

施子曰史氏傳循吏眾矣大抵奉法循職恂恂無奇行以麗水治行方之甯出古人後哉語云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景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朞月能兼之使天假之年豈獨以循績見哉

右傳施閏章撰

先生諱緒宗字衍文一字文起世居德州曾祖三戒明嘉靖中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桌皆州學生先生家貧力學自其爲諸生時設塾於桑園鎮從游日眾學者已推大師矣已舉順治九年進士授麗水知縣麗水當閩浙之衝其俗剛悍號難治又值兵

亂後徭賦頻繁胥吏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先生句其土田戶口
各書之於籍凡輕多重寡疏數一以籍爲準不復任胥史其敝遂
蘇通濟堰在郭西五十里初自蕭梁時藉以障松遂兩溪水分爲
支流四十有八所灌田可百餘頃其後堰廢堰旁田皆不治父老
以告先生單騎往視歎曰此非吾責乎卽募民修復之工省而利
倍又學宮居擇山巖世傳唐李鄴侯泌所建韓侍郎愈所記者也
歲久悉圯先生復出俸金葺之公暇輒親課生徒必以文行相訓
誡由是吏民說服始先生之未至麗也嘗作筮仕自記一篇所以
勛己甚備旣之官凡所設施悉如記中語故甫三月而縣人歌之
曰邑侯清雞犬甯邑侯賢婦子安未幾卒於任民間罷市號哭者

踰七日夜不絕其得人心如此予惟班孟堅之論循吏也必以經術爲潤飾吏治之本一切簿書期會不與焉若先生之業經生也既以淹洽爲人師其莅官政也又以慈惠爲人牧經術吏治不兩兼之與然則先生其殆古之循吏也閒又疑孟堅所讓其於趙廣漢張敞之屬類皆抑揚往復歷道其聰明才幹雖使異世而下猶慨然想見風采及爲循吏傳也舍勸農建學勸興水利一二事而外絕無他稱述若文翁召父皆然疑未可與趙張輩頡頏也然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恆在此不在彼孟堅立言微矣特讀者未之察耳世之衰也吏皆浮沈簿書期會之中其治益以敗壞求趙張且不易得而況於文翁召父乎幸而有先生者出駸駸乎西漢治

術之遺此非今人所能也予故曰古之循吏也惜先生既不永年其設施亦遂未竟而予筆力積繭又距孟堅遠甚不得已姑承綸霞雨來兩君之命勉爲之傳亦欲以風輓近之居民上者不知讀者見之又以爲何如也先生長子卽綸霞名霽次子雨來名霽後先皆第進士綸霞今官江南提學僉事雨來方爲庶吉士

右傳汪琬撰

李贄

公姓李諱皚字泊若別號澗瀾孝感人幼治尙書有聲諸生閒爲人敦重和易終日子于無疾遽之色與僮僕語亦惟恐少傷其意而意所不可則毅然不可奪鄉里無賢愚咸稱之曰李先生長者也子家去公家僅里許公一日見子於童子塾卽大器之曰此富鄭公一流人物老夫僭爲晏元獻可矣遂以女妻之公七入棘闈不第略無愠色順治壬辰以明經貢入京師尋授福建將樂縣知縣將樂故山邑也號難治公至則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梓其遺集新其祠宇遴後人之賢者主祠事檄儒學師長日集諸生肄業其中每朔望躬率僚佐詣觀化亭爲邑人講約仍下其法於鄉里春

秋行鄉飲酒禮以勸之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吾忝爲百里長
非吾之事而誰事哉若簿書期會一俗吏優爲之非吾所重也於
是勸懇懇以教化爲先務時從一騎親至村落坐隴畝井巷間
問民所疾苦勉以孝弟忠信牧兒田婦皆得環集膝前如嬰孩之
依慈母甚至互相爾汝不知其爲官長以故期月之間邑人悉化
於善境內無盜賊堂上不聞鞭扑聲而邑以大治公性狷介不減
古人初至官卽與家人約曰作官除俸薪外皆贓也屬民以自奉
如天理國法何而謂吾爲之家人悉凜遵公約布衣蔬食如寒素
時衙舍內有桂二株公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取者必治之自
是舉家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農事僕人摘取道旁一橘公回頭

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錢而後已蓋其廉潔
有如此公雅不樂仕進在邑三年意常忽忽有箕穎之志會上官
有索公饋遺者公無以應而且懼得罪因歎曰此尙可以仕遂解
綬而去去之日行李蕭然僅圖書襪被而已邑中老幼數萬人焚
香遮道馬爲不前相率送之境上號泣而返哭聲振野家爲繪像
以祀之公歸家年六十有三矣舉止大似少壯時家有一驢猶諸
生時物也公曰以此代藍輿可矣興至則騎驢從一僮過親友所
款語道故微醺嬉笑而返宅前有方塘半畝柳樹數株宛然陶令
宅也公早晚坐柳陰下其田父角擗捕以爲娛意陶陶然樂也方
公至家適予亦自京師 予告旋里公因謂予曰吾與若雖宦局

不同而囊橐則一誠無愧翁婿兩人矣言已相視而笑時甲辰仲春也越數月無疾而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錢以斂子孫常累日不舉火至採藜藿以爲食人以公爲真廉吏云公享年六十有六始娶黃氏繼娶沈氏三子盈壇業農盈墀博士弟子盈坤太學生一女卽予婦也予與公同里又忝爲公婿故知公平生甚悉謹撮其梗槩以備史氏採擇焉

清涼子曰予再游京師時將樂人士以公車謁選至者率至予邸問公起居語及公舊時治邑狀皆太息泣下聞公歿則痛哭失聲固知公德之入人甚深也夫令者民之命也使人盡如公何憂吏治之不公若哉噫聞公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右傳熊賜履撰

李伯若名贍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舉貢生出知將樂縣始至拜
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
讓不與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
行鄉飲酒禮時至邨落間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
善肫然如家人期月之間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扑
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奉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衙
內有桂二株方華開伯若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
是家人不敢替桂華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傍一橘顧見之責
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饋者

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攤馬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
繪像以祀之伯若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唯恐傷其
意家居時策老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
時坐其下與田父角搏捕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錢以斂
子孫常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右述彭紹升撰

耿應斗

公姓耿氏諱應斗字樞宸襄城人其季父卽世所稱首陽子予向爲作傳者也公讀書好深沈之思有不得於心雖先儒成說未嘗附會從之憚於仕進不慕榮利嘗有人以迂拙目之公聞而笑曰是誠知我者矣意欣欣然亦自得也弱冠補儒官弟子員屢試秋闈不售順治九年壬辰貢於成均部催赴選公輒以疾辭曰吾雅不欲折腰況以迂拙之性與世必難合也吾將從此作蠶魚老矣久之 朝廷改行揆選法公應補青田令部檄到門不可辭乃之任先是青田以積欠累十數官皆羈旅不得歸以故後至者常自分其必罷益不自愛重而公顧獨否其爲治以讀書力田敦孝弟

教導其民每值朔望日親屬鄉老令徧諭遠方慈祥愷悌一如語
其家眾然至事累閭閻及獄獄有不當者公皆固執古義爭於上
官之前時監司因丈均田地素部費甚多公哀請不獲遂大書告
民言部費出憲臺朱札與正供無異納戶準給印票知府事者聞
之遽親來謂公曰何乃如此撤去朱札遂寢其徵匿書山者林氏
世業也產美石先是府嘗有求不獲銜之因謂公縣當稅八十金
無所出往皆累印官蓋以此山充之公曰無名之稅可自我開耶
營弁內丁王道亨盜庫銀八十兩捕獲賊證既確吏役鞫白公曰
渠輩向以索餉肆辱皆其長嗾之今坐以監守自盜其何辭公曰
彼實不知情豈可爲私壞法初邑中有盜掠商販者前令以投誠

白巾賊張明朱忠勤當之已擬定大辟公廉知其冤白於司理司
理手書復公曰盜財者雖非朱張然彼固嘗作賊矣姑執二盜以
結此案今惟當重刑嚴訊使速斃滅口公曰吾治獄每以求其生
不得爲憾豈可更以非法殺人卒開釋之公之治青田其大略如
此歲終監司以積欠不完劾公罷官公笑曰以迂拙應世固預知
有今日也寓白衣庵潛心著述已成者有讀易隙見二卷讀史論
斷二卷雜著一卷又八年始得歸里公爲人孝友兄弟姊妹閒撫
事之皆有恩禮當流寇之亂又卒於河北公扶櫬歸葬跣足徒行
執魂帛間關四百餘里哭不絕聲從者憐其勞求代之公泣曰吾
得自盡者止此而已終不從其他奉養喪祭必誠必敬家人嘗竊

察之無不類此也

李來章曰憶丙辰丁巳閒余嘗與公約讀歷代全史邑中從者十數人余時以考治亂興衰博求典故詳論人品爲讀史要領而公獨以爲宜探討紫陽書法放五峰傳例著爲論斷以補書法廣義之缺今思之洵不可易也每恨少年識力未定不能問難乃覲面來之今雖欲殫心此事已不可起公於九原矣展誦遺編徒爲之三歎不置云

右傳李來章撰

塗騰茂

塗騰茂字植卿延慶州人順治中由拔貢生爲西鄉知縣時秦地未平自西安至西鄉道經黑水圩爲明總兵賀珍所據騰茂驅車徑前珍不敢阻至境募士訓練守禦珍遣部將圍西鄉急攻三日夜不能拔會救至騰茂身率壯士開門突出內外夾擊珍敗走西鄉以甯累官鳳陽知府致仕卒於揚州葬無錫之大池子孫因家無錫

右傳秦瀛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一

劉兆龍 楊震生 龔之怡 解亨 鄭世培 劉禹智

劉兆龍字六馭湖南湘鄉人順治中歲貢經略洪承疇薦知興安縣時版圖初入城無居民乃招集開墾躬稼自給擢知海州海寇李二和尚就擒當事議大辟兆龍曰恐阻向化心宜釋之以安眾志從之海盜悉平有爭產者遺以甕酒開視悉白金揮之於堂民益懍服年八十餘猶能鐙下作蠅頭字布衣蔬食以終著有海州志十四卷同時有楊震生字又起桃源人由選貢知漳平縣民以積逋久繫獄捐俸代償之鎮兵倚勢踞民房懲以法擢德州知州卒於官龔之怡字雲石澧州人順治壬辰拔貢知福建永安縣減門攤牛牙篋錢諸雜稅躬課諸生縣人爲建生祠再補江陰縣縣

苦旱潦不時之怡於城西鑿後港河以備蓄洩縣人建祠河濱塑
像祀之著有江陰縣志二十二卷蔣亨字一如耒陽人由歲貢授
靈壁丞調保昌擢知鎮平縣有善政縣人呼爲青天卒於任哭祭
塞道保昌鎮平皆勒石紀之鄺世培臨武人由恩貢授知浙江石
門縣一意愛民當時謂太和元氣充滿爰山語水間劉禹智常甯
人以拔貢肄業國子監補呈貢知縣吳逆叛偪禹智款附不屈走
曲靖隱居授徒數年忠君愛國之意悉見於詩歌事平歸里餞
詩盈篋因作始歸什以寄志著有南柱詩集

右傳李元度撰

于作霖

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知縣于公哭其母楊太孺人以毀卒卒時距聞訃僅六日也其卒之又明年十一月朔日葬於飲馬鎮之原嗣子璣持公兄主政君之狀越境來請所以誌其壙者余與主政以文字相知情好甚篤且其人純誠質厚言足信重所述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用是不敢辭惟公諱作霖字肖形別字濰濱世居文登始祖諱舉者徙昌邑遂稱其邑人厥後數傳詳見世譜至文學公諱淇處士公諱不順 贈文林郎安遠縣知縣公諱英則公之三代也楊太孺人孕公時夢月墜於庭寤生公公生而警適甫弱冠已與兄沛霖著聲膠序間矣甲

午科試沛霖名列前茅應進食學官廩爲有力者所奪沛霖負屈自理而聲強當事者恚甚加撈焉公乞然而入爲兄稱冤並得大杖其兄弟急難不避嶮艱類如此公兄弟抱憤歸閉室不出出其揣摩之業伏而讀之是秋兄弟遂同舉於鄉當時以爲榮丁酉其父贈公病徹夜侍湯藥不懈旣沒執喪能無違禮庚戌公兄成進士去公猶困鎖院念母春秋高思得一官以養乃棄去公車業隨例試吏部得縣令庚申謁選除知安遠縣公逡巡不欲行曰一去四千里不遑將母奚官爲楊太孺人曰吾幸健若不以時自力報上恩無日父公不獲已乃行安遠古濂江地鄰粵界闔其俗剛悍號難治公至爲之剗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巨賦舊無定

籍皆計禾論田胥吏數上下其手人以益困公旬檜會較書之版冊凡輕重多寡首尾鱗次不復任胥吏其弊遂蘇時吳逆未平王師入粵道出安遠舟車需人甚眾公力請當事其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至里社踐更務使疏數得均故輓運紛紜民不告病鄉飲酒禮最古季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貨所推擇實介至有懸梁仰藥或脫身棄妻子逃遁以求免者昏嫗人倫之始或流爲戲婦惡俗楚撻倒懸抱朴所言於今猶烈公皆厲禁之善爲令其它健闘終訟溺女掠婦諸弊公隨事誠諭有不從者治以柱後惠文民相謂曰公欲以齊魯禮義之俗化我也翕然從之署旁舊有廢圃公誅茅成挹青之館雖僅庇風雨而種植名花異卉多至數百本每

國朝名臣傳卷之七十一
當退食鉤簾據几俛俄其閒讀書賦詩或延賢士大夫觴詠畱連
竟日以邑事蒞窮他人蚤夜不得息公處之超然閒暇若區區一
邑不足供其施設者然則公之才又詎可量哉居安遠六年善政
爲一路最賴南監司丁君煒鍾君有德先後尉薦當遷官矣公念
太孺人甚謀歸省不果會 覃恩父得 贈如公官母 封太孺
人公曰榮及所生讀書之事畢矣遂決計旬歸當事者惜公才勉
畱之固請乃許方倣裝而太孺人訃音至矣公哀號自擲殞絕者
數四退處苦次旦暮哭不輟聲家人譬曉百端終不聽曰乞休爲
吾母也母已亡將安歸詰朝以書遺主政君曰戀戀一官畱滯賴
南不得在母側侍疾嘗藥聆永訣之言親舍斂之事真天地一罪

人也恐不能生還鄉里矣竟以不勝喪卒於官寢公生故明崇禎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距其卒得年五十五娶杜氏封孺人三男子璣候選州同知珊瑗皆邑庠生一女子適國子生姜燦孫女三皆幼所著安遠縣志十卷入閩記事自記政略各一卷詩古文詞若干首藏於家公爲人長髯豐下倜儻不羣與之語溫然可親好以談諧翫世或旁託廣譬以發其論議至利害是非之際則侃侃言之未嘗輒語徇合其居官也屏去繁文力崇實政康熙辛酉分校江西鄉試其閱問牘辨異同論純駁移日分夜矻矻不休所得八人皆名宿壬戌江右第春官者僅劉驥一人卽公所首薦士也部民魏甲有妾通逃公追攝至庭察其色辭有異問之果爲盜所

掠賣者公遣人齎資斧走千里覓其夫鄭於程鄉還之公初至舊
令郭君士乾陸君麓已卒猶欠官錢各數百緡公皆慨然代償其
子弟得無遺累公之可記者如此此其所爲應銘法也銘曰
以仕代耕三釜匪盈及親則榮靡夕靡朝以志以物甯忍遠親而
爲人役生不適意簪紱可棄母之云亡厥心孔傷不如相將游白
雲鄉於乎爲吏而俗以醇爲子而孝獲信亦足以式後之人

右墓誌銘張貞撰

劉濟寬

君諱濟寬字公定其先永城人明初有諱奉先者以靖難功授武略將軍河南衛副千戶宣德中調潁川鎮撫遂家於潁君祖諱九光萬厯中舉進士累官雲南左布政使考諱廷石流賊掠潁以諸生抗節死子三人君其季也自爲諸生名藉甚方家多難君與兩兄以孤子枝柱門戶捍外侮入奉母尙太孺人得其歡心退篝鏡績學不休順治甲午舉於鄉累試禮部不利謁選知宣平縣康熙乙卯也宣邑故瘠時方用兵鋒刃縱橫廬舍邱墟田疇蒿萊民率逃山中單騎之任未蒞事卽與主兵者約勿擾民親詣深山巖穴聞招流亡布恩信爲請於上官給牛種時宿吏皆難之謂於例未

有上官以君請之誠而堅卒貸以司庫銀二千君相其緩急分給之旬日閒民歸相踵田野盡闢及秋有年民忘其亡賦皆完而所貸亦無少負也當三藩構逆征討者八年天子宵旰憂勞以兵之激民而釀亂而親民之官莫縣令若見大帥輒蓄縮容頭浹汗不敢仰視而四境之民目擊其死亡或亦黯然出涕無以救也以故民日離散挺而走大山長谷之中窮困無聊皆與賊應和誠得令盡如宣平者民方如赤子之歸父母豈肯自匿爲賊誘以至於蔓延不可誅哉君視事不設詬誶民亦不忍欺雖當倥偬興舉學校厲人才時曉以大義以風民堅其心邑方賴以治而君病矣遂力乞歸得請杜門不出口以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諷詠體認

舉其大趣暇時眺覽穎請名勝地時兩兄亦皆致仕歸奉事尤謹
歲時伏臘三老皤然坐堂上羣從子弟伏謁曷以行誼及詩歌古
文咸有指授見者謂洛社耆英在於一門尤以爲難云所著有易
經訓解穎志括蒼游記殘疆請命編越游詩湖上草如干卷君自
少時勇於爲義急人利物穎當國初承亂後豪猾吏爲民害勢
張甚御史按部君請而置之法穎地廣而入薄舊比宿蒙例得併
畝起科順治初均畝君力請於官得從四倍爲畝至今利之尤好
施與輸粟賑荒活人於飢寒常無算蓋其澤於鄉者又如此君卒
於康熙乙丑九月距其生年六十有八娶王氏 敕封孺人祖雲
南布政使諱之屏父太學生諱胤與君考同死難者也孺人有令

德事君姑孝相夫子以儉勤而經紀父母家喪之不能葬者撫其
兄子至於成人內外咸賴之年六十四以康熙辛酉三月卒子一
人肇沛康熙乙卯舉人女八人適諸生張元振郭嶠甯榆郝毓珣
蘇勤周公佐李元生梁史肇沛余所得士彊學勵行能繼其家居
兩大人喪盡禮將以某年某月卜葬君於某原以孺人耐而謁余
銘諸幽嗚呼君之事皆可書也如宣平事尤不可以無傳銘其可
辭銘曰

有明降割寇張之弧烈士捐生遑惜我孤我孤櫬榻卒完其家牽
絲宣平時亦鼓桴丁男走藏田爲大塗勞來安定有政有居牯牛
積豕銷落彙芽兒可退勇節完不渝所不卒施及於里閭懿惟內

事不愧君俱式穀爾後門高其車我銘其藏以贊史書

右墓誌銘韓焚撰

閻文燦

公諱文燦字孕華一字季章姓閻氏太原文水人先世自陝西延安來徙家至公十二傳矣會祖慧中明工部員外郎祖雨霑父太和皆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公少穎異爲世大父中丞公所器與講聖賢實踐之學一言動莫不有規法爲仇人所誣繫獄讀書不輟事白卽以是年應順治十一年鄉試中式越十餘歲當揀選爲縣令以母夫人楊年高辭不赴旣十上春官不第母楊夫人已前卒公亦年逾五十矣乃謁選得四川敘州之珙縣當流寇殘破之餘珙又處萬山之中戶僅百餘賦之以錢計者纔十二三千親知咸爲公憂之公恬然就道旣抵成都值滇藩吳三桂作亂川西

多爲逆黨所據不能履任奉檄署江安王師之進剿者道必由此時秋水方盛江流浩漭當爲橋以濟橋成爲大雨所敗公自劾求罷大府知非人力所及畱之既而赴本任邑未有城郭榛莽塞塗猿虎縱橫有公廨而無內宅公治事三年招徠安輯戶口漸增荒土漸闢民力有餘乃使之築城浚隍開通道路民未知學爲遠購經書以教之而秀民漸知向學矣民不習爲吏示之律令格式而愿民漸解行文書矣猶有頑民未靖者爲多方以誘之不聽然後加以鋤翦乃皆畏法唯命之從大府廉其能更試以富順隆昌南溪又再署江安一歲中歷四縣所至輒辦於是舉治行尤異擢敘州府分防建武同知所轄二州十縣緜互五百餘里供賦之民止

千餘戶此外皆屯兵公輯營伍恤驛站常騎一瘦馬隨兩三僮從
往來巡閱治東南岡嶺重互奸民多嘯聚其中公直入其巢諭以
禍福賊感其至誠投戈效順悉出歸農是時親王統大兵征川西
餘孽又大帥之養馬於邊者經過駱驛守令皆儒吏常懼獲譴公
從容應副民亦不苦征調大吏刻章入 告授安邊軍民府知府
舊制軍民府以土司爲長官經張獻忠之亂土司殲焉以流官爲
之實自公始適奉令督採枏木入深履險與役人同其作息而役
人皆忘其病有以蜀賦輕議增者公持不可乃止復開荒地成良
田千餘頃苟有利於軍民者竭精力爲之卒以此病康熙二十九
年請告歸以四十六年六月三日終於家年七十有九凡三晉階

至中憲大夫妻侯氏繼妻張氏姜氏咸以次受封子三直埜殤直
弱直郵皆附貢生孫九會孫二十有七具著於譜云

舊史氏曰士必安窮約習勞苦異日乃無不可處之境爲能專壹
精神出其才智以稱上所任使而不曠厥職如其委質方始卽計
校缺之美惡有所畏忌惴惴然唯恐或得之不幸而竟得之神氣
沮喪蹙然幾無以爲生烏乎世豈少若人哉公所居官皆常人之
所不能堪而治行乃彰彰若此彼但知求美官善地以逸其四支
肥其身家者得不聞風而顏汗乎

右家傳盧文弢撰

吳綺

國初以駢儷文擅長者推陳維崧及江都吳綺綺才地視維崧稍弱而異曲同工維崧導源庾信泛濫於初唐四傑故氣脈雄厚綺則追步李商隱以秀逸勝綺五歲能詩長益淹貫由順治甲午拔貢生用朝臣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 詔譜楊繼盛樂府遷兵部主事歷郎中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人德之稱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未幾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有求詩文者以花木爲潤筆因名其圃曰種字林日讀書坐臥其中簞瓢屢空泊如也性坦易喜賓客在吳興時四方名流過從賦詩游讌無虛日其去官亦卒緣此所作詩詞與駢體合編爲

林蕙堂集二十六卷詩才華宜豔瓣香晚唐詞最有名兒童婦女皆能習之以有把酒屬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號曰紅豆詞人又嘗著嶺南風物記敘述簡雅與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相伯仲云

右傳朱珩撰

吳綺字園次其先由歙徙揚之江都遂爲江都人少穎悟爲諸生有聲藝林灤州石學士視學江南拔冠多士以明經貢入太學會世祖章皇帝求異才備顧問用朝臣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強禦湖人德之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未幾以失上

官意坐劾罷歸既解組貧不能治裝僑居姑蘇者數年吳興士大夫數請還郡力謝之後乃復歸於揚有贈買山錢者得東陵田七十畝種秫與豆僅足供半歲食有園一區荒穢不治凡索文與詩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日讀書坐臥其中春花秋月陶然以詩酒自適簞瓢屢空泊如也性坦易好客賓至如歸梅村學士贈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其風致可想見也晚病目不能視因自號曰聽翁好作詩務言其意之所欲出不甚規摹初盛唐體格選宋金元詩永行世足徵其得力所自矣爲文喜作徐孝穆庾子山語見世之優孟韓蘇鮪飢史漢者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與也所作填詞小令兒童婦女

蘇能醫之有毘陵女子日誦其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句以爲
秦七黃九復出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峴山舊有三賢祠祀顏魯公蘇文忠王龜齡既頹敗園次修而增
祀王右軍謝太傅柳文暢杜樊川孫莘老及明陳筠塘幼學爲九
賢祠又凌忠節棺無葬地爲捐資卜地葬之

右淮海英靈集張維屏錄

許定升

許升年名定升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一年舉副貢生康熙中授禹城知縣一月而頌聲作三年教化大行無何乞休歸蘇人韓元少作禹城行歌其德政之美辭曰 聖皇御極久民牧簡循良濟南之禹城令賢聞四方借問賢令誰許君系高陽其貌和而柔其人清且明南方風氣弱矯哉君子彊見義乃必爲大勇不可當愛護我人民冬日與秋霜采風儻有聽請聽禹城行言言皆實錄一一民所詳始令下車時威棱整紀綱邑有豪黠奴高李最彊梁高士重榮事詳李乘馬入富家無端索金償不者輒繫去考掠徧疲創書契獻田宅攫取如盜囊令聞而大怒抵几髻戟張歲除劈歷籤掩

捕無走藏高既斃杖下李亦尸路傍歡呼咸往觀桓東少年場主

人謝受教嘆惜更侮揚其餘大猾徒根斷無芽萌往往彌尾青不

虛設南牆嘉穀待膏雨必除莠與稂一時民歡謠菩薩是金剛民

有菩薩變金剛之語嗚呼民命重吏窟穴其中日月淹繫久兩辭俱敗傷令

到不向攝立往決其平生者得有家死者得埋藏往還祇半天胥

役無奔忙民閒有隨到隨甚或連婦女一筆俱向將何來六曲屏

閨人感稱觴為妾護嬌羞除是邪與孃詞中牽連婦女者盡句去

壽日里民製錦障另一屏是婦女名詀之乃皆詞訟牽連免到官者戶口稽以實成丁必一牀蠲除

皆凍梨更豁小而黃禹城人丁前次增報二墾田亦如之勤耕杏

與菑辛苦粒粒珠要使雞犬甯催科即撫字亭午退堂皇農民輸

賦歸墟落猶日光比較日中而畢民無莫夜守候之苦里正與衙前不須雇錢充小

邑日奔命徭役無勞攘所過一切辦而不破積倉前年翠華來

萬馬天騰驤百姓但縱觀不知有糗糧往者苦遁逃鄰里罹禍殃

至今斷株連荒閱無一亡往者苦盜賊裹足賈與商至今夜行臥

付與使君裝水旱之不時祝甯丁我躬蟲乃不爲災境亦不入蝗

猶恐疫癘作給藥味自嘗視事或牽衣苦問歛何湯亟命與善藥

多起羸與疴比較日常有牽衣求藥者暇時興學校所拔必才英春秋行鄉飲

禮讓何煌煌山東大秀才突而恂且莊往時威夏楚今可鼓笙簧

山東諸生挾制官府者名大秀才嘗申請礪其尤者俗一變化治一以孚小大成悅康當令縣

弧日爭願殺羔羊勞苦諸父老義不受筐篚樹木如樹人厚意當

國月香狀頁改切屬卷二十一守令三

無忘一時獻壽柳春色滿林塘所植柳人稱壽柳植之樂采亭亭新建泮池南以課

士勝似永豐坊大道萬千株暝者蔭清涼年未及縣車邱壑思徇

祥上官畱至再谷園詩琳瑯上官及同僚各贈詩有谷園唱和集父老聞令去啞嗁

如兒嬰少年聞令去牽裾如父兄婦姑聞令去掩泣不施妝自悲

命何苦仍恐到公堂去矣可奈何空邨出遮行爭跪前致辭明府

徹底清在縣唯飲水民今進酒漿滴滴皆恩波以祝身無疆在縣

常布褐民今製衣裳絲絲結去思尺寸民自量一路臨江南華枝

曳紅長潔河小西湖豐碑傍石梁西門外三里為潔河稱小西湖石橋久廢修復以利涉去後民

建去思碑於此石闕不得語但攀新垂楊潔河傍亦多新栽柳歲時走祠下一國翻

若狂時時從南人起居問無恙誰言懷甌俗鴉音貪我桑誰言作

吏難百里直稅穢彈琴久絕弦製錦爛成章歌以貢民情枳棘此
鸞凰它日並千秋安陽與桐鄉定升居鄉嘗破產勸育嬰堂歲荒
散粟賑饑多所全活老於家

右述彭紹升撰

張學會

張爾唯學會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承澤龔孝升鼎孳
曹秋岳溶三先生於都門宴別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張因出江
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諸公贊羨不已欲裂而分之張大窘北海
集古句戲之云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右紀聞陳康祺撰

張錫懌

泰安公諱錫懌字越九號宏軒曾爲泰安州守故稱泰安公王父三陟公於天啟壬戌成進士而公亦生於是年秋八月少聰穎年十四卽補廩生歲辛卯徽州司理胡見我得公卷薦之主司以第一人位置之後爲袁君奪去公平日爲文極摹元家衣鉢至是幾得復失士論惜之乙未成進士世祖章皇帝重牧民之官是年館選後詔以進士應選知推者復御試之公名在第一授泰安州守泰安爲山左巖邑素稱難治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丁酉鄉試公司分校拔王士驥爲首元放榜之日人無不爲公慶得人是在年南北兩闈以科場事發部勘遂及山東公亦被逮初公之

入簾也矢志秉公力絕請託故被逮至京各房官皆蒼黃失措公獨慨然曰我矢志秉公力絕請託天子神聖必不波及也顏色一如常其識量爲人所不可及部訊再三絕無指摘惟以添改字樣責公公慨然曰某志在憐才絕無他部議從末減上其事世祖章皇帝見公名知爲御試親擢第一者遂寬釋公之居於鄉也三十五年滬之俗吏胥舞文以魚肉小民國初時世家大族無不受其侮自公登第而此風熄公於懷才抱奇之士不遇於時者必提攜之汜濩之使皆得遂其志而後已公慷慨敢言里中有大利弊大興革公必直言之邑令庭鞠民詞有冤弗白者公知其情必反覆白之令有浮其耗贈苛於徵比或爲奸吏之侵漁者公必

面折庭諍六百里之民陰受其福者比比有某令惑於吏書以蘆
課丈量擾民苛索民利公力陳其不可令執之愈堅公言愈迫不
得已而稍稍寢其舉令銜之欲圖別事以傷公究以無可誣陷而
止公爲人心極虛嘗謂其密戚曰人苦不自知我或有失斷直以
告告則立改嘗自榜其書室曰告以有過則喜期於無憾卽安其
素行類如此公歿之三年永銓世居縣治之西嘗見人之負屈莫
伸者號於塗曰若張鄉紳在惡至此毒暑奇寒之夕敲扑之聲至
四鼓未嘗絕甲戶之號於塗者曰今無張鄉紳其孰能蘇我觀公
歿之後人之追憶公者如此益知三十餘年來桑梓之民有冤得
白有痛得紓子弟不敢爲非凶暴不敢肆橫者皆公力也公腸極

熱口極難故君子之德公者多而小人之憎公者亦不少年逾七十頸發疽延醫治之半載而愈與賓客置酒高會一如故閏三月患痢而卒憎之者謗公以疽殞其生且捏鬼神之事以誣之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其公之謂夫永銓以同譜猶子受業於公公教之育之爲倍至聞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若公之居於官也有功於官居於鄉也有功於鄉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公也耶公歿後家漸落未得請卹典以祀鄉賢因作傳以俟之

右傳張永銓撰

楊端本

康熙乙亥歲予居京師故人子楊樞楊楫介其宗人庶常願以書來乞銘其父文林公隧道之石明年春予有祭告西嶽江濱之役入潼關則樞楫儼然迎道左祀事畢遂過臺頭訪所謂楊子居者公菟裘也地介二華之間山光林影風氣清曠亭館靚潔院內海棠紫葢方盛開蓮花玉女諸峰蒼翠落簷際眞隱者之考槃也予旁皇移晷不能去於是距公之歿已三年矣樞楫再拜申前請王事靡盬未暇以爲旣歸京師一載追憶前事感歎者久之乃敘而銘焉公諱端本字樹滋別字函東漢關西夫子裔也世家於潼會祖臣祖時秀潼關衛學生考膺衛學生 國初以次當歲貢辭隱

方山之麓號石隱居士妣周孺人公幼值改革從石隱公居方山
受書博綜載籍兼攻詞賦不應制舉戊子石隱公臥疾公潛爲文
告於關壯繆祠願減算以延父壽居憂哀毀欲不勝喪終制出應
有司試甲午鄉舉乙未成進士以母老不欲謁選會更寄憑之例
按籍銓授壬寅除知青州之臨淄淄故齊都會也昔人謂臨淄之
中七萬戶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大博踴鞠車鼓擊人肩摩自喪亂
已來什不存一逋賦至六七年又多流亡輒連及比閭族黨而令
終以罷去公慨然曰令民父母也父母不恤子弟又重困之忍乎
哉吾視一官如脫屣耳殘民以逞非所能也於是履畝行句股法
阡陌較若畫一宿賦累民者悉除之丁壯則簡其髦倪悉汰之逃

籍之牽連間黨者除其弊法徭役常緩其期聽民自輸胥吏索羨金者立繩以三尺暇則課民種樹以多寡定賞罰齊都境中多前代陵墓祠廟修葺禁樵采時其祀事進其士之秀異者興以道藝而殿最之獄囚給以藥物孤寡時其衣食湍有隱者稷門逸棹楔表其閭而親式之湍澗天齊淵諸水皆在縣境欲興水利如龍首諸渠規畫已就會罷去不果愚谷有祠南郭有泉天齊淵有隙地例有常稅悉罷之縣署久燬官俸民舍以居將議營建而苦俸入不給會以直鸞民屋撤其壁得藏金吏以告公正色曰吾以直易屋材非易壁也悉以金還之於是廉聲益著而署亦潰於成莅官二載稅政盡除百廢具舉湍之民愛之如慈母其胥吏豪猾畏之

如神君大吏引重百喙如一甲辰竟以前人積逋坐累罷官淄人聞之罷市號泣僉謀赴闕籲留公力止之曰吾有母在今歸依子舍榮於簪紱勿煩我父老子弟爲也以候代客淄者六年淄人歲時伏臘請謁慰問如家人父子又贖金走二千里入秦爲母夫人壽如是者至再久之巡撫中丞疏請得復職而公故倦游且以母老亟思覲省遂拂袖歸淄人祖道者數萬人自淄達濟駱驛三百里不絕皆流涕訣去縣西故有溫泉澗久矣公至忽涌出父老言有賢宰則然且兆歲豐也公名之曰瑞泉自爲記公罷泉復澗公旣歸淄人思之不置刻石泉側曰楊公泉歸六年而母夫人以壽終淄人製哀誄攜雞絮走二千里唁公於家其得民心至此遂

誓墓不出或以爲言公曰吏難令尤難易操非吾志守吾素則前
轍已覆奚仕爲治小圃舍南構軒讀書其中自題曰義皇以上懷
葛之民卽所謂楊子居也閒日輒躬謁先墓手植松柏裴回日夕
乃返以爲常晚撰潼關志簡覈有憫其兵志一篇尤可備史家掌
故識者謂康對山志武功韓五泉志朝邑無以踰也公以孝友居
家以忠厚聞鄉黨而以潔廉仁明著於當官尤其章章較著者他
日良史當大書特書著之循吏傳固不繫夫名位之崇卑也所著
歌詩雜文曰潼水集者凡十六卷嘗欲繕寫寄子爲論次未果今
銘其藏亦治命也生以崇禎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卒以康熙三十
三年甲戌正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七配郭孺人汾陽王裔子

二樞廩膳生楫歲貢生女子二適陳綸王佑孫男七兆鱣象鱣法
鱣服鱣祥鱣瑞鱣昌鱣系之銘曰

入爲孝子出爲廉吏古之遺愛養民也惠二華峯崑清渭東逝有
大鳥止於墓門者曰此關西夫子之苗裔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黃紹祺

君諱維祺字五先兗州府濟甯州人曾祖諱績祖諱中理父諱爾勤累世耕讀而諱中理者尤攻苦績學讀書有疑義輒廢食注思弗得則自批其頰於宋儒語錄研究極精君生五六歲中理公授以章句既長教之誦呂程朱諸書親爲講說及卒時君至牀下講大學誠意章以故君學有師承舉順治乙未科進士爲故城縣令寬徭役弛刑徒表厲孝弟力田以爲民率其餘文法一切弗事訟庭爲清縣有寡婦饒於貲其夫之從弟行千金構致之獄君任納之寬鞠遂訊曰而嫂氏有淫行蹤跡可驗者乎其人愕然無以荅因厲聲曰旣無淫行是節婦也而嫂爲而兄守節而忍行賄以逐

之乎命出其金置堂下召寡婦謂曰用以旌汝杖其人遣之其臨事敏決類如此君爲人寬平和易不邀聲名而時有異績嘗因旱致禱禱畢雷雨大作又河水暴漲出隄上水及鄭家口居民驚竄君具衣冠迎拜水勢衰止隄亦得全行省察廉舉最將上狀而君殊無仕進力求去位不許再請乃許之遂以縣令致仕家居垂簾讀書教授生徒簾外執經者日常十數人而君爲之講說辨論娓娓不倦其大旨根柢於六經而折衷於程朱濟甯學者咸稱君爲醇儒焉年八十卒卒之日爲子姓講家人卦且曰勉諸毋墜爾祖家學也娶某氏生子二人長曰錦文州諸生次日錦來咸有父行女二人皆適士族某年月日其孤錦文葬君於某所因余同年

生潘兆遜來乞銘銘曰

既殖於學既永於年又小試於治邑甯不究乎大全乃解組以長
往遂乞身而就閒豈所志之有屬抑畱餘於後賢銘元堂之片石
用以發乎幽潛

右墓誌銘惠周惕撰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二十一

四

周令樹

嗚呼賢才之不容於世久矣天之生才實難幸而有其人焉吾見世之汲引成就之者少而摧殘沮抑之者多爲其才氣過人不可得而驟掩則數躓數起亦將有以自見然而助之之孤不勝排之力之終於傾跌不振吾悲夫才如周君卽古能吏趙張三王之徒無以過而卒見中傷以死此可爲拊心太息者也君諱令樹字計百河南延津人弱冠工文章有盛名順治乙未第進士除贛州推官居數年被劾落職事白復官遷大同同知舉卓異晉太原知府移病歸久之抵京補官坐事下獄逾年得釋會病卒君天姿英異意氣偉然籠蓋儕輩議論踔厲風發精敏絕倫尤長吏事韻俗喜

評訟君爲理官精熟律令據案受辭片言立決下筆如山老吏拱手咋舌無敢爲奸者初到郡獄囚以千數君慮天暑人眾必生疾疫晝夜治文書平反十八九旬日獄空長甯山寇作亂騷動旁近縣守將欲臨以兵君單騎入寇壘曉譬禍福賊解甲羅拜遂巡散去兵得無發其明決敢爲皆此類也其在大同修城堡築屋舍招民墾荒皆有實績太原大郡君治之寂若無事者旦坐堂皇聽事不過俄頃一切治辦未嘗察察苛細而情僞皆得吏民帖服他爲吏者分治刑名錢穀幕中客常數人君一不假手沛然有餘雅好文學之士所至延攬才僞如弗及隱居巖穴者或身造其廬過客有一藝必款洽使得意去海內名宿未識面者遠致書幣通殷勤

至於王公貴人往往傲睨不以屑意卒坐是困君才望既高視世事若不足爲又好面折人見世人媵阿媚權貴取美官者輒非笑之名其堂曰不媚之堂頗使氣忤物同列多忌之者其在贛州上官甚才之已而甚怒摺摭其罪入彈章幾致重辟後竟得解其自大同入 覲也有欲強之往見者終不有遂爲某給事所論言周某曩在贛時曾被劾今不當舉卓異章下所司覈奏言贛州大同事不相涉且今揭薦者大同守林某卽前論劾者贛撫林某子也事得寢蓋世之不悅君而欲困之者屢矣君幸得才地自脫然忌之者滋衆最後某御史發其居閒事御史得內擢而君下獄論死於是當世多憐君者謂居閒誠有罪然滔滔者皆是而獨以坐

君某御史素相厚也一旦中傷陷之於死噫嘻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君繫獄箠二年所意度豁然讀書不輟爲書一篇自訟時人傳之亦竟無能白其事者輸金得以贖論不幸病死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君世仕族高祖詠明薊遼總督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曾祖嘉瑞錦衣衛掌印都督祖興祚銅仁知府父澆沈邱教諭娶申夫人二子曰慎曰協女四長適常措次適廣西副總兵姚尙倫餘未嫁君之卒也殯於路隅朝士哭弔者僅數人故吏交城令趙恆夫爲之買棺以殮資其喪歸而余爲志其墓余布衣時蒙君國士之知嘗讀書太原署中識君生平爲人大略至其居官政蹟則亦莫得而詳也銘曰

吁嗟乎君何才之傑何命之屯凡今之俗悶澹澹君獨崛強直
毅方輪浮沈偃仰一跌不振世路羊腸君磨其齷人情陽侯君揭
其津利劍先缺芳蘭先焚天耶人耶奈何乎君

右墓誌銘潘耒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五

李鼎徵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公次弟舉人嘉魚令爲梅氏刻方程論於泉
州幾何補編成手爲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
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朒方程同文算
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有所本順治乙未李氏居山砦中一家皆
陷賊文貞公仲父練家僮並傭食者百人出其不意據其阻小大
百餘戰十口以次劫歸文貞公與鼎徵實殿

右傳杭世駿撰

國朝書影刻後初錄 卷二十七

五

李蕃

丁卯歲予典試西川所雋士得李生鍾璧甚器之越十年以其先
人行狀勾言於予予以通家之誼不得以不文辭爲之傳曰公諱
蕃字錫徵蜀通江人也始祖繼賢公唐僖宗時爲洋州刺史封開
國侯食邑於此遂世籍焉宋末祖祿榮公爲將軍拒元兵戰沒土
人祠之終有明代有聞者遞傳至公父能白公爲茂才有聲選明
經因子秩 贈文林郎公自幼失恃祖母馮是依口授公學庸成
童後隨能白公館於外初搦管爲文卽洋灑異羣兒弱冠補邑弟
子員衡文者誠曰觀子文奇肆貌甚古但恐他日傲兀不容於時
後小試輒冠一邑迨辛卯鄉試御史預詢學使者今秋解頭誰可

平學使者以公對甫入闕滇警卒至亟歸侍能白公不終場事而
七藝則已薦第一洎丁酉舉於鄉尋知登州黃縣事初下車里社
循舊例厚酥金以獻公嚴斥之其例遂刻黃連歲苦旱公爲民請
蠲賦計所費過所蠲後二歲告歉不敢上聞慨然代輸如數然慮
難爲繼設諸儲備歲全活亡算去之日猶積麥數百斛粟數百鍾
登屬邑有八黃及福山產大木採取爲民累而轉運又與他邑均
公力請產木之地得免轉運黃之案牘甚夥公決斷如流嘗判五
十餘事而朝食訟庭翕然稱神明負罪者銀鐺在禁公一夜必數
起密察囚扉雖暑寒不稍怠獄吏咸戢不敢犯毫髮會籌餉頗急
所在司牧多授舉荒例普秩實加派窮民藉徑通顯或以勸公公

嗚然曰巧宦者爲之吾不忍累吾民令黃凡九載循聲卓績不勝
書臺使獎其治爲山左最行有期矣民有夫婦死非命者公廉得
其實上獄辭必置之法忤上官意竟以失入論罷且就逮下宛平
獄黃民千百人爭赴京師日號籲載道願納橐篋京師人見者無
不泣下已論戍榆關遇赦放歸家眞四壁立矣嗚呼世之所號才
能工進取者不過委蛇迎合躊躇得失以取容於時耳豈復有敝
屣一官甘爲民受冤抵死不悔者哉然當日號泣而爲之哀鳴者
不啻一口歷歲久而謳吟追悼數十年有如一曰其爲孰得孰失
當必有辨之者矣公爲人樂施與重然諾親黨有仕者虧庫額七
千餘金幾蹈不測公傾橐中裝救之某得無恙且晉階及公嬰禍

無一緘相慰卹公絕不置於懷其樹德能忘多此類公嘗誡諸子曰吾爲令無取於民惟區區羨餘未卻每以爲愧汝曹若當此宜力除之歿之日泊命莊莊急索筆訓數十言而逝卒年七十有三平居惟嗜讀書經史外陰陽卜筮無勿深考晚喜吟詠但自寫性情書法大類獻之當其令黃也簿書之暇卽課諸子文藝更禮接諸公討論問學姜其孩予同年友也以貧廢業應里役一日至堂下公異之給以膏火復命之學遂魁壬戌榜以予所知若此公之造士云多矣公有丈夫子三長鍾璧次鍾峨先後舉孝廉進取未艾幼子某亦能文並世其家學所著有紅玉諸集藏於家

右傳許汝霖撰

歐陽始亨

歐陽始亨字晉侯號南雲少尹理南先生長子也弟廩生應亨震
亨悉善屬文同懷相師友中順治丁酉副榜游京師總憲長沙趙
公洞門延譽相國高陽李公坦園李重其淹博命二子受業且以
先生通達治體凡有奏議每就商推時楚地遼闊省治偏處東北
隅中隔洞庭錢糧獄訟多困於風波盜賊大爲官吏百姓患康熙
甲辰 特命偏沅巡撫移駐長沙增設布政按察二司統理湖南
七府二州先生與有力焉初相國李公特疏論薦 詔隨征陝西
大將軍圖公偉其器識假節司馬有功 特授陝西延安府宜川
縣令時流移未集公政簡民安歸者輻輳未及報最卒百姓哀思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之著有楚詞定本康熙二十一年 詔崇祀鄉賢

右傳陳履謙撰 按歐陽公湖
南攸縣人

于琨

歲庚寅故知常州府事于公將以十二月卜葬於常州府武進縣之某鄉其孤本宏以狀來乞言曰日月有時願得一言以掩諸幽按狀公諱琨字勝斯號瑤圃順天大興人也少孤居喪卽能如禮家素貧不能延師詣里塾中耳授歸卽成誦讀或從友人假觀者弗與者日過其室強識之未幾補博士弟子員順治十四年省試中式因字誤被落會 詔校天下諸生之在輦轂者錄取能文工書之士以次擢用因得除授內祕書院中書舍人在院數載諸大臣皆優異之公爲人修偉善言論遇事果敢機智捷出以故所至輒有政聲授浙江湖州府倅郡有三代盜者以勇力聞白晝衷甲

爲市人狀遇輜重則挾之而趨公偵其出入之地單騎前往命胥役數人躡其後指顧悉擒之時耿逆據八閩浙中騷動朝命督師宣言歸順者予不次賞郡人孫某素無賴一日引趙甲季乙持僞告身自稱逆中大帥願率兵三千內附督師大喜將奏聞先給銀牌署銜各有差公心知其詐甲乙二人已廉其姓氏因奉督師命往驗兵數孫某乘大座持刺懸銀牌於項揚揚入郡堂公繆爲恭敬揖入內署語相得也孫乃以公爲誠漸吐實公因徐叩三千兵及兵仗安在孫俱以實告且曰願公少緩期申報足吾事矣公佯許諾謂曰旦日可命二人來詰朝甲乙果擁騎持刺如孫所爲孫亦隨至府門外公預設伏二人者至則擒之叱曰若非某邑盜

牛者耶何敢來命左右褫其衣冠奪所懸銀牌並捕孫下之獄因疾馳具狀白道府皆愕不知所爲徐曰汝自往言之督師果大怒曰若輩爲吏逆兵入境罔有聞知今乃欲殺降以自爲功公語其奸狀開陳利害數百言督師乃釋然悟降階執公手謂曰幾失之矣吾乃今知汝非常人也在湖十餘歲量移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同以廉平署上考康熙二十六年應聘司科場外供官因內供徵海菜數百斤未足公力言行戶苦累減至六斤而止餘稱是卒事小民數百人奉萬民衣獻馬前張樂設綵擁歸署中並肖像祠焉閩帥移咨巡撫請修戰船八十餘巡撫檄公勘驗應修者三四數閩帥率其屬釀金五百餽公公弗許巡撫以是益賢公特薦升

知常州府事常於東南稱大郡因歲屢不登民用凋敝公下車一
意撫綏以無事爲福尤堅明約束中吳積習爲之一變至於發奸
摘伏士民皆屏氣噤喘莫敢枝梧老於胥役者迄今猶頌其神明
也始佐湖時杭郡有盜未獲劫主誣其仇某執繭衣爲證令逮至
鍛鍊入之獄旣成公疑其冤指所衣謂劫主曰果若衣也若自製
耶則曰然命衣之其長及地公厲聲曰若欺我焉有自製而身不
稱若是劫主懼伏立破械出之公曰不可以我故貽邑令失入罪
請督撫仍命邑令平反公由是以善折獄聞旣守郡以事往蘇州
道經無錫漏二鼓舟纜忽斷公驚起月明中望見城下橫屍急呼
邑尉問之尉對以貧民醉墮城死其母與妻已具狀矣公曰繩新

何以忽斷得毋冤乎反郡逮其妻婉訊之果吐實言吾夫利與某有姦弗吾禁也旣以金盡卻之其人醉吾夫登城遂不反逮某至不待榜而服江陰翟禮里豪也私於鄰妻闕氏乃與闕謀殺其夫詭言以不聊生自經有陸姓者知之憤甚畏翟弗敢言乃夜發冢破棺曳屍於其門闕度不能隱反控陸於縣縣令且援律擬置大辟矣事上郡公疑焉無故而冒不韙以發大難者必有故者也遂繫闕而微行江邑悉其狀乃從容謂闕曰與爾同謀殺夫者非某耶彼已具供爾何諱闕語塞公乃遵幹役戒之曰汝爲我偵翟於郡門外役如言果獲翟訊之大呼稱冤檢其身得數紙皆所錄卷宗也公抵之地視翟曰此何爲耶翟語塞與闕俱伏辜而陸竟從

未減其鉤距疑獄大率皆此類也公以老致仕遂家於常以康熙
四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贈某官祖諱某贈某官父諱
某官某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娶時氏 封蒸人子二人本部本
宏女六人孫五人孫女五人公工制舉業前後曉緩知名士不可
勝數攝湖郡篆時某方以童子試受知於公今三十餘年矣知己
之感無日忘之故於仲子之請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遡公之先昔來自燕冠纓烏奕其世多賢迄夫其後爲常郡守遺
蔭甘棠自天之佑中撫我湖取盜萑苻小醜挾詐用伏厥辜矜矜
司運民力是靳守已奉公不隕厥問定國爲尉獄無冤民以擬於
公詎非其倫公今云亡人罔不盡辱在小子敢忘大德坎坎者穴

隆隆者廬以固以蕃以保其子孫

右臺誌銘蔣汾功代某撰

靖江國也而其患翻在水夫水所以利物而濟人者也今乃以爲
患者何哉曰不得其歸而壅淤橫潰以恣其怒也然則非水之爲
患治之不得其道而河渠之議未之講也故善治水者在因地爲
制而順導之則可轉害而爲利余小刻內水利詳哉其言之可取
而覽也憶靖之初環江爲邑南北不能十五里東西五六十里特
江中一聚沙耳然必七十二港經緯錯綜犂然貫注然後足以資
蓄洩而備旱澇譬如一人之身血脈流通而後天闕不生故其時
年穀豐熟家戶給足不聞患水也邇年以往江沙壅起北陸無波

向之浩淼瀰漫者久已爲平原廣陌桑麻雞犬之區矣然而田畝雖昫溝塍未備一遇堯湯之災不免乾溢之苦而永慶團東北一帶其害尤劇蓋其地去江甚遠潮汐往來末由一至旣苦於灌溉之無資若天降霖雨又苦於洩注之無路此所以頻年告災歲不有秋而公私交困於是父老憂思始有開河之議非特勢有所通抑亦理所當然者而黠者乃從中撓阻妄生異議將有虞芮之訟亦已過矣賴今守于公痛念民情深悉國計謂疏濬水道百世之利行縣相度地形務期深廣諄諄勸諭農民毋徂目前以圖一勞永逸之計於是小大欣悅踴躍赴工畚鍤如雲揀陝載路起西來鎮迤邐而東經倪家流漕青龍港至湯家流漕計地十餘里以達

於江其河身之闊五丈深丈有二尺皆有程度一粟公令是役也
賴公力爲主持排卻異議故能剋期鳩工今年春大雨幸河跡已
開雖未告竣然已奔瀉如流畝無畱潦江湖時至蒔插無愆高下
得宜黍與稷翼黃雲綠海徧滿村墟則他日之浸灌疏滌芃芃或
或者又可想見然後知水之爲利而公之大造於靖未有艾也不
然者大工不就則大害不除大利不興將一方數千里新圩沃壤
不爲荒茅積莽不止安能服勤力穡上供 國家之賦哉晉西門
豹守鄴引漳水灌田畝收數鍾以方我公夫豈或異因名之曰于
公河以志不忘而民食公德且與河俱永矣公諱琨號勝斯順天
大興人以明經名士官禁近來守常郡多惠政故并記之而繫以

頌曰

維靖之初環江爲邑蓬萊水淺滄桑變易嗟我北鄙與江懸隔旱
旣無資澇則泛溢酌新田日就荒瘠公賦私租兩俱告竭公曰
吁哉爾民何隗古有田疇爰有溝洫大禹所經曷不盡力譬彼懷
襄利用排決一日之勞百世之逸民稟公言罔敢玩愒勤我揀陝
具我畚鍤塹高因下紆迴曲折以達於江利我蓄洩河水洋洋北
流活活滋我稻稔蕃我麻麥育我婦子奠我家室蒲席布帆松舟
桂楫鳧鷖鷺飛鳴翔集蟹鮓魚罟鱗次比櫛昔爲石田今爲樂
國誰其尸之維我公德維我公德與流無極頌言載颺勒諸貞石
以告後來永永弗致

右記朱鳳台撰

卷之三

三

石鯨

石鯨字浪秋一字橫海湖南武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灤州知州著有鷹來草堂集

耆舊傳橫海性奇偉七歲能詩官灤州以剛直罷嘗條陳灤賦役疾苦上觀察使度支尙書允而未行有辛丑放歸畱別兼投館閣諸公七言長律五十韻歷敘牧瀼及去官之由嶽寄歷落可想見其爲人與尹冬如皆少年喜事詩筆亦差近洵楚材之奇特者惜皆未竟其用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	--	--	--	--	--	--	--	--	--

159-534

國朝青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七補錄

守令三

耿應斗

公姓耿氏諱應斗字樞宸別號臥月襄城人也嗜讀書有苦思其
爲文刻深峻峭窮日夜乃就及出人爭傳誦之明崇禎間公方應
童子試而東鄉艾千子南英司選衡負盛名於文少所稱許見公
文深爲嘆賞刻入定待選中以此名震一時爲諸生日過市見一
童子械繫問故曰縣尉令充門役不從故繫治之公大怒曰安有
讀書童子爲刀筆吏作奴才乎卽毀其刑具令之去聞者義之明
末流賊李自成破襄以佐督師汪喬年城守賊怒截其鼻耳 國

初總兵高第鎮襄聞其賢使人通殷勤欲延致公令子從學乃奉白金百鎰束帛加幣以聘公曰爲語大將軍束脩非所計師席之禮不可褻也使者以復高曰何以教之公曰相見之儀每至必親迎送出門且師嚴道尊然後敬學弟子當執禮惟謹不可有綺紈習至於應酬書啟文移不得相擾三者不如約則立辭去不然是奔走將門作幕客也高悉如命然有難色使者居閒再往還公窺其意竟卻其聘不就當是時 國家初闢總鎮以開國功加宮保安撫中原至貴重矣而自公視之貌如也順治辛卯奉 恩詔舉明經高第赴闕試上等當得官不受辭歸至癸卯起家青田縣知縣好清靜不耐繁劇臥關中其邑政清數月卽解綬謝事先是公

不願就職未嘗需次銓部至癸卯春公夢劉誠意伯基持刺來謁
心異之不解其故已而會有 詔悉罷諸選格而以恩選貢士充
任守令故公方家居教授而青田之命下乃知曩者之夢蓋有由
也公自青田歸屏居城東之慕陵鄉茅屋數椽僅蔽風雨瘠田百
畝以供餽粥足不履城邑閉戶著述其古文辭放公穀足稱作者
遠近學者從遊甚眾年八十餘卒所著有捫心集棄翁集若干卷
藏於家弟應張字覲宸登壬辰進士善屬文與公齊名當時中原
所稱二耿者也子煌炅以文名諸生間

劉青霞曰公與先子相善以文行相切劘者數十年無閒公任青
田既罷政貧不能歸里寓居蕭寺者九載先子每惻然憫之至康

熙辛亥先子使使往迎公復爲書徧告里黨曰樞宸文行一代典型乃五斗青田竟至九年不歸熒熒蕭寺粒米維艱勢必沈滯異鄉永斷家園夢思也吾黨有無可通緩急與濟麥舟之義甯讓古人但令樞宸得遂首邱以終餘年雖貧老餘魄未能相報然持鉢人卽酬德人也里中得書復醵若干金以助公遂歸里與先子相持而泣曰微公吾死他鄉矣至今里人相傳以爲美談云

右傳劉青霞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八目錄

守令四

李念慈

張沐

毛際可

伊懾

杜允中

顧岱

李煥然

王鉞

陳覲聖

郭文雄

曹鼎望

谷資生

張于廷

彭瓏

趙光耀
弟光顯

馬驢

邊大乂

屈超乘

補錄

郭文雄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四

李念慈

李念慈涇陽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授直隸河間府推官改新城縣知縣緣逋賦事罷歸會有荆襄之役以奉檄運餉功再起補天門縣知縣康熙十八年與孫枝蔚同舉詞科報罷性好吟詠嗜遊覽足跡幾徧天下所居曰谷口山房史稱池陽谷口在涇陽縣西北四十里念慈舊廬在焉故取以名著谷口山房集十卷施閏章稱其雄爽之氣勃勃眉宇自秦之晉南遊江淮所遇山川風物寄興

屬懷情隨境移蔚焉蒸變蓋秦風而兼乎吳楚者

右 國史館本傳

李念慈字妃瞻號敬庵善繪事順治十五年進士授新城縣註誤免滇軍事起以才能薦補竟陵知縣除河閒推官又補廉州缺裁歸薦鴻博不遇尙書沈德潛序其詩曰素人自李空同文太清皆有車鄰駟職之遺風妃瞻行安節和一唱三歎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意趣非秦聲也著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張沐

張沐河南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康熙元年選直隸內黃縣知縣潔己愛民縣苦賦役不均輸糧者或無田沐令田主自首地畝不丈而清嚴行十家牌法姦宄斂跡時邑中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次年九月民饑甚沐籌辦賑恤捐資以倡並勸富民貸粟官爲書其數俟秋穫取償多方獎諭人爭應之民免轉徙沐爲政專務德化令民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自警注六諭敷言俾人各誦習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莫不欣欣嚮善也五年坐事免民惜其去如失父母十八年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薦起授四川資縣知縣方赴部時途出內黃民遮道慰問日僅行數里有遠送越

境者既抵資任值吳逆踞瀘州相去僅七百里往來羽檄如織城中人戶不滿二百沐入山招撫量爲調發夫驛足供未幾吳逆平以老疾乞休沐自幼年卽勵志聖賢之學初官內黃講學明倫堂邑中及鄰境請業者常數百人湯斌嘗過境與語大悅遣書孫奇逢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沐因以禮幣迎奇逢至內黃講學俾多士知所宗仰及在資供億軍興之暇猶進諸生諄諄誨導不倦歸里後卜居東岡日與斌奇逢往來議論力以闡明正學爲己任應聘主游梁書院兩河之士翕然依歸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著有道一錄學道六書

右 國史館本傳

張仲誠名沐河南上蔡人順治十五年成進士出知直隸內黃縣其治以躬行爲本重農桑敦教化裁革苛政與民休息令家書爲善最樂於門注六諭數言反覆譬曉雖婦人孺子莫不憬然易慮也朔望集諸生會講明倫堂俾自奮於學居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治內黃一載告歸從夏峯孫徵君游學益邃初湯文正公自夏峯道內黃與仲誠語大說詒書徵君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以薦入京文正與人書又稱仲誠腳踏實地其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眞儒也尋主游梁書院晚而闢白龜園以教學者興起者甚眾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右述彭紹升撰

上蔡張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告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真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爲學次第曰立志曰存義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略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游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鵠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工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閒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工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工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煞認

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以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

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尋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卽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雖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是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己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卽是天理常在卽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

存也或問是遇事卽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心最易閒闊放軼卽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既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忤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消息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卽此心安插在此事卽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卽彼心安插在彼事卽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既至乃有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

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啻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闇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況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私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卽精加一念主持卽一無論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

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卽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旣無則常在者恐卽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己略相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證明其不背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也矣其他所著有溯流史學鈔圖書祕典一隅解六諭數言張氏家譜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六

右學案唐鑑輯

毛際可

文學之與政事殊科久矣然吾考古之稱循良者非經術之士莫與焉毛鶴舫先生予父執也文名在天下而張石虹先生序其集獨表其政事謂蕭子顯撰成齊書世不傳其史才獨尙其筆札今先生以官不達世祇知其文學而政事闕焉此古今恨事也非表微而闡幽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越今年始克葬長君士儀以誌銘屬予予乃據狀徵實使後之傳循良者有所折衷云先生諱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浙江遂安人明初希成公以下六世同居旌義門曾祖一瓚萬厯壬辰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祖國章有孝行父之履封文林郎先生生有夙慧九

歲能屬文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初授彰德府推官後改知城
固縣又知祥符縣所至皆有異政其爲理官也有盜犯房有才等
十三人獄旣成矣先生察其冤力請平反巡撫難之先生謂以一
官易十三人命卽干吏議不辭巡撫心折因具疏釋之又連奇才
者毆斃曲姓讞者曲庇之先生庭訊時風雨大作因祝曰脫有冤
當折吾庭樹語未竟槐應聲而仆奇才遂伏辜其誠感如此癸卯
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其在城固清欺隱絕箕斂驅虎患禱雨
立應邑有胥水河立五門堰溉田五萬餘畝自明萬厯後湮塞六
十九年矣先生設方計均力役浚治四月厥功克成至今賴之祥
符尤稱劇邑先生至則理甚無事其大政在禁兵之暴力言於將

軍寘之法兵乃戢又力止朱仙鎮總行龍斷不行其他善政悉此類舉博學鴻儒不果用尋膺卓異行取 賜袍服後以他事去官士論惜之嗚呼士窮乃見風尚古有才堪王佐而屈於右文之世勇冠三軍而困於用武之時彼其人固不肖委蛇當世以干進取而當世亦竟置之乃若程明道大儒也其文章可繼六經而政事所傳亦止於扶溝上元二縣天若靳其設施者而又何疑於先生耶先生生明崇禎癸酉年七十六卒 封奉直大夫所著安序堂文集等書行世元配姜氏 封宜人鴻臚寺卿習孔孫女子二長士儀南安府同知次士儲冀州知州二子皆能官有父風女一適方引禩禩卒女墜樓吞金不死守節十年後卒絕粒十九日以殉

事詳節烈錄孫四龜輝詠吳士儀出向士儲出銘曰

其通也不竟其用其窮也益增其重山則靜水則動先生之德也與流峙者其後有文學而兼政事者亦知其書可讀而詩可誦乎

右墓誌銘呂履恆撰

家鶴舫君諱際可字會侯子兄弟行也寒家出姬姓自平邱尙書廬江安陽令後凡散處兩浙者代有名臣而君系浙西族其曾祖諱一瓚爲天官尙書郎專祠里門而君繼之少小負文章名暨長登順治戊戌進士而名且諫甚故事舉文三年一改製曰時製前此主其製者爲鄞之史立庵少宗伯君本房師也及君出其門而名與之埒從來師弟子不並名而君獨破例比之漢扶風之與東

不嫌抵抗然且三年改試帖而製獨不改元光三策力持風尚者越三十年乃君以二甲謁選例得京朝官且據文有名應拔之館人而世祖章皇帝重吏治謂諸進士多年少應試以吏因授君河南彰德府推官官制推官雖府倅而實尊於府舊時外臺設巡按侍御史爲鑾輿巡推官者代巡之前驅也雖名署司刑而糾察官吏翦逆豪甫攬轡而人憚之會歸德防將倚家世勳戚恣其貪淫攫民間財帛婦女雖事發而莫敢治君庭訊開尙強口刺刺且曰君書生齒齧尙未抉而敢噬我乎君笑曰吾惟不噬人以甘此齧也雖然汝將自噬汝臍矣乃鞫若干日必欲厭其心以使之無辭徧搜被害之實可按者列狀而詰之每詰無所辭下

杖籤一籤凡十餘下獄成遂棄市治有曲尙信爲連奇才所殺事涉可疑讞者爲所昧幾悅首版而君執不可會再鞠雷雨大作君覘其有異仰天曰假使有冤者請壞吾庭樹而儀門大槐應聲而折大雨如瀉平地淹數尺曰何如曰夫何辭伏辜至於哀矜愷惻以疑讞而得平反且百十計也 今上改元之明年河南舉鄉試君分房校士主考重君名必以君房所首薦名冉覲祖者定爲解省第一人旣而艱歸已補黔之黎平府而推官之缺奉裁官制推官與知縣雖分上下司而品格相等凡進士試仕者自京朝官外例以推知合一格因補陝西城固縣知縣君曰課農而作士子之責也邑自兵燹後民多散而之四方戶版空虛君悉招徠之特田

苦磽确境有滑河五門堰設防瀦水可灌田五萬餘畝自前朝慶
厯後不修者近百年矣君就地起工役畚土撻竹力恢諸舊址而
餉餼不足必多方減賦以給之凡閱若干月而工始成然且擴官
廨以課諸生前此試科響絕者今登賢書者若干人歲大旱君禱
涌泉洞名龍湫者其禱法神巫呼雩畢取案銅餅擲於水以餅墜
復出爲神應之驗然而罕驗者時餅已墜水遲久不應君將拜餅
去甫下拜而餅忽涌出泛水浮浮然父老爭捧之下山而雨乃立
沛山有虎災鄉民梁樟爲折尾虎所銜其子振第縋虎尾已奪父
屍乃歸而告之於官君爲捕虎文移城隍神翌日選強弩入山則
果殺二虎其一負創走死深谷中其一昇過市而振第視之則折

尾虎也君感神如此會上計所司知君名各有所薦而復以外艱改補河南祥符縣縣附省會多欽件新例以郡倅輪番理謂之值季河撫修公聞君作司刑有名遂以通省欽部件總歸祥符君既以勞勩戴星出入者無虛日乃復以供養大兵州縣蒼黃無所措且兵無紀律縣甫下營卽有以淫掠告者君立白主帥請寘之法而主帥難之曰世無兵甫集而苛小故者君曰不然此兵所集地非汎地乃就養地也集汎地而兵不戢猶謂之縱若以就養地而兵甫集而卽縱之直謂之變變豈小故將軍可謂不知律矣主者愕然遽寘淫掠者於法而縣境始安會 上開制科君以文名在薦中總憲魏公環極見君名曰是人來不媿制科矣特君過退避

其時赴試者滿長安市而君不入城僦居盧溝卽其舊座主高陽相公日開閣禮試士而君不一謁及試太和殿已拔取上卷而終置之君曰制科者大科所館闈地也吾向釋褐時例得京朝官而且失之望館闈乎且以韓愈之爲文尙不能一登制科吾何憾焉乃還祥符會河岸衝決邑之常家砦適當首衝北河使者議築長隄以遏之日役萬餘人君曰此崇伯鯀障水法也河決如排山而能障之乎以萬姓筋力而棄之無用可惜且予相舊隄似無壞理使惡其拂己揭之總河君復力持之旣而河果決他所隄無恙中州多遊棍逸西朱仙鎮邑巨集也其棍名市虎有王丙者旬引諸旗員占諸牙貨物立名總牙以網市而攬百利爲伯商患自臺使

以下皆是其所請而君獨否且條舉利害陳臺使前至旗丁市虎
合起譁諫而堅不爲動事遂寢中丞董公舉卓異爲中州第一奉
旨行取 賜朝服一襲以示鼓勵 賜服之典自此始乃邑丞
以私怨訐君士民舉幡訟君冤雖邑丞已寘法而君則拂衣矣歸
集同志爲詩古文詞且徧游名山以爲文章之助遇有公事則興
利剔弊不廢齒頰而未嘗以私謁長吏貯車篋一刺因講學日久
四方從游者屢滿戶外皆有以應之雖君當治政忼愾直前若不
可一世而至於藝文揚扇獨謙以自下且皇皇以汲引後學爲己
任嘗於高會中獎引時流不啻若口出遇論辨得失卽在座末亦
必使之盡其說其說苟善雖語訖亦必引伸之使在座者其聞之

而後已康熙二十二年浙撫王公修兩浙通志聘君爲志館總裁而嚴州府志則知府任公聘君專修之所著春秋五傳考異十二卷松皋文集十卷安序堂文鈔三十卷松皋詩選二卷拾餘詩彙四卷浣雪詞鈔二卷黔遊日記一卷先是君去官以後二子士儀士儲皆以文章世其家已對策天安門各授試吏當士儀宰寶坻時君親赴寶坻以觀其所爲及士儀升甘州丞士儲宰扶風君西行亦如之至是士儲以卓異升冀州牧而二子純孝相期請部例乞一子終養而君遽沮之曰謂我不能就潘輿養耶遂赴冀州署無疾而卒得年七十六初君父太素公前朝庚午擬元值喪亂未仕君官止百里而二子爲監郡司馬爲侯牧或比之太邱三世以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漸加進然而公慚卿卿慚長世遂襲傳之以爲名言

家史氏曰子長於君者十年而杭州稚黃氏又長於子世嘗爲語云浙上三毛東南文豪今長幼皆先我逝而子乃一存然存亦何幾矣子聞訃哭於廟復遣兒遠宗迎喪於杭之北關二子請子作家傳子何辭乃拭泪而略敘其始末如右

右傳毛奇齡撰

伊嶽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麴信陵三人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爲史家採掇鏗耀千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幸若此文章之所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尙足徵信而不必以史之有無爲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嶽字允陟晚號聽庵濟南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爲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諱光啟皆以中丞 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丞諱關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君少爲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甯國府推官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閩章梅大理錡劉光祿楷皆宛陵人也爲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十年矣癸卯爲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縣知縣至望江日首謁麴公靈施祠下誓以古人爲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

君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相錯謠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卽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旣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闈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其感人之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旣

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如丹易于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爾公娶鄭氏 敕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麻孫若干人銘曰
邈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杜允中

公諱允中字仲用姓杜氏河南閩鄉人也其先爲河東洪洞人遷閩鄉凡八世矣杜氏世以經明行修重里閭雖仕苜蓿耳未有顯達者公仰承先志益自奮勉於書無所不讀爲文雅健肆而益醇早歲食餽鬻宮順治辛卯登賢書戊戌成進士辛丑除江南蕪湖令丁內艱未任服除知山東海豐縣時值旱災舉邑皇皇公至卽力請緩徵蠲租因設法賑濟民慶更生凡賦役皆開誠勸諭不事鞭扑輸將亦無敢後時者折獄立剖民無冤滯除鹽弊立社學皆實心爲之丙午同考所取皆知名士邑中有不便於民者不避嫌怨必再三申請院司甚重之時上計合省卓異首屈指公已列薦

國朝名臣傳卷之九十一
荆矣適權貴人奉差適經里中公先期以公事奉檄上省權貴人
謂爲避己也心謙之語主者曰杜公雖才奈年邁何主者恐拂權
貴人意遂令告致去嗟呼縣令爲天子治此一方民有災卹焉有
疾苦請焉催科以情治獄以法而不擾焉如公者可謂宜民之吏
矣三載勞瘁一言去之此治平之難觀而有才不用者爲可惜也
公事繼母以孝聞與兄極盡友愛以弟聞鄉里推爲祭酒旣歸杜
門謝客效五柳先生晨夕以盃中物自娛樂時年不過五十餘耳
志趣沖澹不復有仕宦意出入攜少陵詩一冊酒酣朗誦意氣淋
漓藉以自適而已家居二十餘年以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
日卒年七十八曾祖完祖自懋父炳俱不仕公娶清河張氏繼娶

太原王氏子男三人楫棠俱候選州同知椿廩生好學能文女四
適庠生陳厚養馮繼京王考三王輔世孫三人之進之遇之遊擇
於三十年某月某日葬於本縣某鄉之原次子棠先期至京師乞
銘於余以余知公爲審也銘曰

藹藹其容嶽嶽其行或使或尼我守我正孰豐其有孰嗇其施文
采旣耀乃蹟於時有才未竟貽厥後人吾銘新宮千載永存

右墓誌銘曾王孫撰

因取老庸美石毛刺

卷三十一

一

顧岱

顧岱字泰瞻江南無錫人嘉定籍順治十五年進士官杭州知府
太守初官滇郡司馬值吳三桂坐鎮縱兵淫掠有司懼不敢言乃
實按其狀以告三桂求追還所掠子女三千餘人以完百姓骨肉
以頭觸堦流血三桂不能難得盡遣歸民德之建祠尸祝

右江蘇詩話張維屏錄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李煥然

李煥然字大章先世襄城人明戶部尙書恭靖公敏裔入籍濟縣煥然生有異才文武兼資日與朋儕結吟社夜歸則置炷香於數十武外必射之中而後就寢中順治戊戌進士除平涼令值王輔臣之亂公被圍日夜籌畫終不得出會撫遠大將軍圖海統禁旅來討四面掘塹圍其城時賊兵出援固原城中守卒不盈二千公曰此其會也乃命僧止水溝通機密我軍如其計攻之輔臣勢窘降大將軍呼公至大加獎慰許以奏凱後代爲保薦未幾聞訃歸逾年卒事遂寢著有偶吟草

右傳張邦伸撰

王鉞

公王氏諱鉞字仲威號任庵青州諸城縣人也自其始祖庠居城北相州鎮東巷人稱東巷王家庠曾孫績治易爲太學生是爲公曾王考太學生通議公允升是爲公王考通議生子四其季正議公恢基公考也妣周太夫人正議生子三公其仲子伯兄鏌順治六年進士仕至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兩世考妣皆以鏌貴贈封如其官公少兄二歲出應試名輒相亞明季遭世亂公兄弟奉母避地航海至淮安之廟灣備歷艱險逾年移匿山村夜猝遇劫盜數十人公與從父諸昆督僮僕殊死戰公配隋安人因得乘閒扶掖太夫人踰重垣伏山澗以免入本朝順治十四年舉於鄉

明年戊戌中會試己亥釋褐禮部需次當為郡理官時伯兄方宦遊周太夫人雅不喜遠適公決志爵養不赴選人歲甲辰伯兄卒官又二年周太夫人歿服除歲己酉始謁選部用新例改知西甯縣蓋自公成進士至是已十一年矣西甯粵西鄙重巒深箐狼狽雜居其俗尚鬼而輕生不習禮讓以聞訟為能自公之至摩揉涵濡一革其舊在縣八年訟庭闕寂人嫻詩書民樂有慈母士欣得良師焉未幾而三藩之難作三藩者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三人者皆故明將歸 本朝皆以功封王三桂王滇為平西仲明王閩為靖南可喜王粵為平南而可喜長子之信兇悍有才略以計令左右讒可喜請老而歸王位於之信之信既得位益肆狂悖可喜

不能堪用客金光計上書願歸耕遼陽以避之信既廷議令之信
同徙金光等恣諷之信復歸位其父而朝議令平西靖南兩王質
子諷其父如平南於是平西王吳三桂遂稱兵反事 聞 朝廷
馳使止平南靖南俾勿遷時三桂之使日夕在二王所從與二王
反當是時靖南王仲明暨子繼茂已前死孫精忠嗣王叛應之獨
可喜守臣節不變 上褒異之益重其事權晉 封親王督撫以
下皆聽節制顧金光者居中用事久爲可喜所倚信益援引市井
亡賴黃掌絲輩布列中外招權納賄易置文武將吏重失人望又
爲可喜草密疏發之信罪狀請以次子之孝爲世嗣之信積不平
乃佯爲不知者愈厚結其下可喜不察更憐之可喜故嗜利之孝

頗近儒雅顧性鄙嗇過於父於是諸將多歸心之信歲甲寅劉進忠孫延齡相繼反六月延齡陷梧州明年秋高州之難作未半載之信遂叛降三桂延齡之陷梧州也西甯距梧八十里順流下半日可達梧鎮帥班際盛駐兵水口欲移師避寇公故與際盛善移書極言梧爲東粵咽喉無梧是無東粵也將軍今日退一步明日肇慶以東皆不守長驅至會城憂且及將軍室家又云愚觀西兵之來無持久計不過以梧守楊某納款累日運輜重入舟繼棧之情已見不日且西走少需之吾兵大集梧城可復也際盛然之相拒二十餘日賊果退去如公言方梧州初陷公繕治城守具賊陳四者引軍寇西甯先使諜持僞劄至知有備乃離城三十里屯月

响五日會梧州賊退始遣去公於是以治最膺薦行取明年二月解印行有日矣可喜忽具疏請畱行取官公度之信必反可喜不能制苟濡滯則禍不旋踵遂移疾歸越明年之信果劫其父以叛可喜以憂死後之信復自歸 本朝爲其母所告伏誅人咸服公幾先之哲堅貞之操不啻唐甄濟云公之言曰三藩之遷原其始由尙氏父子蠱生奸人乘隙搆難閩粵交訐滇黔鼎沸雖釜魚檻獸終無能爲然寓內財力坐以耗竭非數十年培養元氣未易復也且彼能作賊者獨三桂爾然已老第姑徐之更四三年三桂死其他兒女子輩可折塞使也嗚呼此殆篤論也與公旣歸杜門謝客日督課諸子弟治經生家言有及門者爲之講肄疏示無倦好

彌恤親族以急來告取之如寄內行惇篤與物無忤族郤之閒推
長德者於公無閒言晚益博綜載籍於學無所不窺歲戊午 詔
舉博學鴻儒公名在薦中辭不赴家居三十餘年耽靜樂善爲鄉
祭酒所蓄有水西紀略粵游日記屋餘筆記讀書叢殘暑窗臆說
朱子語類纂世德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康熙四十一年十二
月初四日卒距其生天啟三年三月初二日得年八十有一以子沛
思 封翰林編修配隋氏 封安人先公歿子四人沛思長子也
舉丁巳鄉試第一己未進士入翰林累遷至左春坊左中允兼翰
林院編修充 皇太子講官沛懌貢監生候選州同知沛懌甲子
舉人福建漳州府同知沛恂丁卯舉人候選知縣女二人一適孫

漆一適李華之丙辰進士湖廣按察使孫六人檉己卯舉人沛思
出相本椿槃柯曾孫三人元烈元勳元煒系之銘曰
不亟叱馭以有親也應變固圉以濟屯也蔑污後命以潔身也著
公大節世斷斷也此諸幽宮於萬斯年不可泯也

右墓誌 王士禎撰

陳覲聖

陳覲聖字幼以湖廣武陵人明江西按察使仲命孫篤學二十餘年坐臥榻席皆穿順治戊戌成進士知榮河縣初下車民有井中見尸者前令以毆斃納井擬法覲聖讞獄謂手沙腹水乃溺井非納井也改讞以請得活者九人榮河經兵燹捐俸買牛招逃民數年墾荒至二百餘頃邑西北苦河汾交衝覲聖築隄防禁一切雜派擢知簡州會吳逆犯常未就任歸榮河人請祀名宦子系淑拔貢生

右傳李元度撰

圖書集成
卷二百一

三

郭文雄

郭君名文雄字鳴上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以諸生貢入京師順治十五年授崑山知縣縣故劇難治其吏人多豪猾凡令至輒先進飲食玩好嘗其意徐以利啗之不中則又夤緣其親戚僮奴表裏爲奸以是常得挾持令長短使不敢詰君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於道君知其意詐稱疾不起而自懷部牒聞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觀之乃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則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而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其叩頭請死罪君笑遣之吏愈恐不

有起乃諭之曰若所爲我盡知之矣今爲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法奉公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君任無犯法者視事三月縣中大治盜賊相戒毋入崑山境顧獨不當上官意每上郡請謁歸輒鬱鬱數日不食因嘔血成疾先是江南諸郡縣每歲漕時衛軍暴橫朝廷廉得其狀敕部議每漕百石加耗米十石著爲令而軍益驕不肖遵脇取民間至踰額數倍少不足則取糧戶拷掠之必稱意乃止他令懦莫能較君至戒民無得與衛相見而身自代民輸納出入悉準部額不少踰衛怨欲中傷之撫其罪又不可得會君病推官某行部至縣盡

反其所爲君聞力疾起詰推官曰某與公共事此土奈何不爲小民計且漕百石加耗米十石 明旨也公不念百姓獨不畏 朝廷耶推官語侵之君爭愈力口中喀喀然血嘔不止良久疾不支扶歸舍竟卒推官聞遁去吏民聚哭於庭發其囊衣數事而已君早喪妻無子攜姊子之官道遠喪不能歸縣人共買地葬之馬鞍山之陽而立祠其旁歲時祀焉

贊曰余己亥春客京師邑人南來者言君死時民皆罷市往弔粥衣致奠及葬日他邑來會者數萬人吏民哭之如其私親又言君死後上官修宿憾以崑山缺舊餉若干欲逮繫其孤民間之置櫃中衢代之輸納雖老嫗孺子亦以百錢投櫃中曰我不忍見郭公

孤被囚辱也其得人心如此嗚呼世但言廉吏不可爲豈其然哉
余悲君之志未竟一二而齋恨以死又悲崑之民困於湯火久矣
方得一人如君者而又天奪之速故爲作傳俾後之君子有事斯
民者覽予之文或有感而興焉

右傳葉方藹撰

郭先生文雄字鳴上文水人居太原爲諸生以高選貢於國學奇
才多逸氣不事家人生業恥與俗伍喜交游四方賢儔名流時以
其意寄之於酒東鄰有王生好高論嗜酒俗人見輒避去郭先生
獨喜與之游王生擁貲數千金種秫歲釀酒數百石兩人閉門高
飲閒醒則吟誦書詩以自娛樂與世人絕不復通順治中余年十

七省試於太原是歲試人多至滿棘屋別編葦篷以居余適居篷中與郭先生交膝坐心異其人既散明日郭先生攜王生載酒過余又三年余再試於鄉至則獨見王生主其家郭先生爲選人於京師蓋至是王生貲且盡初郭先生意多所忤蕭然寄食於王生王生傾囊倒廩以奉郭先生歡郭先生安之余嘗見世人居室雖親兄弟以幾微有無見於顏色或操戈構讎甚塗人者不可計數今兩人友耳王生盡貲無憾郭先生受而安之是皆有不可及者余由是益異之其後郭先生爲令於崑山王生適過之郭先生爲令清念王生義不得忘以千金爲王生母壽王生揮其金不顧曰君爲廉吏而以千金贈我是浼我也義當與君絕王生拂衣去遊

太行山谷間時時過余家郭先生爲吏自苦無何死於官無妻子
崑山人憐之葬之縣中山原之上送葬者數萬人號呼闕咽街衢
至葬所不絕起家立祠其傍吏民歌思之至今不衰王生後爲小
吏於南方過余言曰吾不能折腰牛馬閒竟棄去不顧郭先生生
而無室家獨以其生平所得施於吏民朱仲卿所謂桐鄉民愛
我詎不信與郭先生無妻子即使返葬視朱公言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其意尤堪悲天既生才矣而困苦折辱之使之無
以爲家而託命於友生非王生之高義郭先生將遂偃蹇以死不
得至於爲吏旣爲吏矣且死無以爲葬而崑山人葬而祠祭之久
而歌思之若是則造物者之果無意於斯人耶抑亦郭先生之懷

才奮義有以自致之而然耶王生有子余覘其皆能有所成立王
生雖貧以老而不靳其後天之果非無意於斯人也故世之人有
如郭先生之所遇者觀其爲吏可以彊爲善也已吏部侍郎徐公
果亭崑山人也語及郭先生使余記其軼事以王生之賢故牽連
書之王生沁源人名鼎若郭先生之善政遺愛在崑山者崑山人
述之今不備書也

右逸事記陳廷敬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曹鼎望

公諱鼎望字冠五別號澹齋姓曹氏豐潤人順治甲午舉人已亥
成進士選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辛丑散館改授刑部山西司主
事念關外嚴寒流犯多凍死者請刑部尙書龔公鼎華具疏三冬
不發遣以廣好生之德 制曰可癸卯升本部員外郎有誣陝西
張某謀反者並揭其廳壁反詩證之獄將成公閱其詩乃唐人張
謂舊作歸取刻本示之事乃寢甲辰仍晉本部郎中丙午春典湖
廣鄉試丁未擢徽州府知府婺源祁門盜踵至掠去童子張有鵬
等十三人蓋徽州地連三省在萬山中賊渠六人率其黨數千出
沒郡縣爲害已二十年公聞之遣丁壯市魚鹽假商人入山貿易

識其巢穴姓名乃密報巡撫走江甯謁總督具道其事總督驚將發兵剿之公曰不可剿必聯三省行文備軍儲往返期會非三月不能竣風聲一出賊偵知解散兵去而賊復聚此所以屢剿而一賊不獲者也總督曰然則奈何公曰江左右皆制府所轄徽甯池饒多兵將誠得一廉能者少帶兵馬探訪責在胥役剿緝責之營兵發縱指示則操之主將寬其時日開以自新之路如此則成功必矣總督曰善遂令總兵邱越帥郭應華等將精甲三百偕公往陣斬賊首何老二等十三人生禽王跳鬼六公子趙老大等九十餘人接獲被掠童子十三人縱之歸餘悉投降免死計七月而賊平未幾督撫相繼去新巡撫至以事忤其意奪爵三級歸當是

時三藩未靖尋以才賢起廣信府知府廣信邇七閩自耿逆爲亂
兩陷兩復兵燹之餘民逃散城中蓬蒿深沒人逆賊江機楊一豹
等盤踞山谷爲盜距廣信僅五十里提鎮駐兵城內公與提鎮約
俾兵民和輯勿恃強虐民乃招流亡勸墾民稍稍集又出令先降
者受上賞賊疑懼未定旣而檄調提鎮赴湖南援剿賊勢復張公
請總督亟勦之總督至謂公曰吾欲先撫後勦何如公曰甚善第
此賊狡甚非勦不可以撫今日之戎首卽前日之投誠人也總督
曰知府言是卽發兵破其前關賊遁入封禁山公隨營兩月晝則
督糧儲夜則入謀帷幄賊糧盡將就撫而總督亦調赴湖廣進取
雲貴兵旣去郡佐亦攝篆他縣城中止餘知府一人而已於是募

健丁得士兵二百人爲守禦資己未舊提鎮移駐貴溪公遺之以書又投牒巡撫且乞師浙督會剿江機楊一豹等計窮走福建投誠餘黨漸次剿滅忽並徵七年逋賦公歎曰六載兵戈民氣非二十年不能復今若此是驅之爲盜也白巡撫疏請於 朝十七年以前逋賦盡蠲民獲蘇息尋以外艱去亡何丁內艱服闋補鳳翔府知府先是秦蜀初定分西安將軍兵馬之半駐防漢中春秋往來道出鳳翔民田苦踐踏不得穫公言於總督疏免之乃新張橫渠先生祠及蘇眉山喜雨亭公餘觴詠其間公是歲六十有九因念禮大夫七十致仕奈何以遲暮之年汨沒風塵中不遠愧二疏耶遂引年乞休公沈毅有謀三出守皆值大軍之後凶荒相繼而

其指揮戡亂捷若影響卒能起廢興行可謂爲政識本末者矣生於明萬厯戊午二月初九日終於康熙癸酉正月初三日得年七十六公之系出宋濟陽武惠王彬之五世孫孝慶咸淳中仕至顯文閣待制家於豫章明永樂中始祖昌之徙豐潤之咸甯里昌之生英英生安安生宗禮宗禮生思敬思敬生登瀛登瀛生士直公之祖也士直生繼祖是爲公考 贈中憲大夫元配常氏 封恭人男子三人長釧廩貢生次鈞歲貢官內閣中書舍人俱先公卒次鎔歲貢女子六人俱爲士人妻孫八人尙幼所著曹子全書藏於家銘曰

三典劇郡囊無餘賞卓爾獨立詎有詭隨手操兵柄制勝出奇料

國朝志序卷之三
三
敵巧中電驟雷馳傷哉時命未竟厥施屢起屢蹶乃止於斯炳然
者辭穹然者碑髣髴來臨倏忽雲旗

右墓誌銘李澄中撰

谷資生

先生姓谷氏諱資生字效坤號雪塘別號念園山東陵縣人先世家萊之掖邑遷陵十餘世皆以孝弟力田聞太先生近泉公諱應舉負豪氣解危扶難雖破產是力有侵田者不與校禮敬漢壽亭侯關公啟殿宇尤喜聽咿唔聲張太夫人佐以勤勵紡績課誦丸熊畫荻可相方先生因得肆力於學補博士弟子員旋登賢書遭土寇猖獗剽掠無甯宇先生奉兩大人避城中與邑侯約簡鄉兵募勇士除器備糗率卒登陴捍禦旬日賊勢窘宵遁城賴以完未幾丁太先生艱哀毀之餘竭喪葬之力儀罔缺人以孝稱丁酉東禍起爨由族子先生不忍膜外視之竟罹局中幾不測卒以恩

赦解然家貲蕩矣初無怨色己亥就公車成進士先是鄉人言關
公示夢兆謂谷氏積善久歲當第其子聞者啞然笑以是歲非試
士南宮之期也已而滇黔蕩平世祖章皇帝沛恩詔特行會試
一次而先生登高第至是始知報施不爽云謁選得蜀之太平縣
時太夫人疾作先生侍藥餌盤桓不欲前太夫人趣之行謂報效
朝廷卽慰母心母戀戀鄉關爲不得已拜慈闈去至其地山木蔽
天鳥道一線數十里少人煙以氛氣甫靖民未遽集士鮮知方一
一招徠訓誨漸次圖之而城郭廨舍半沒於戎馬烽火中猿哀狐
號聲相逐意怛怛動若慈親入坎窞不可藥閱月計果至慟仆無
生理強起之亟辭篆奔喪兼程而進歷江漢巫峽雖置身洪濤巨

浪中不自知其危險也抵舍哀聲動遠邇營葬追遠之禮與事父
同服闋補河南滎陽令滎以瘠壤瀕大河當衝要之區供億實繁
民疲於奔命更困夫柳不聊生先生力請當事歲應得減半人以
爲舊例相沿久官斯土者往往抱惠心不得志於時微公誠乎上
下烏能利民至是緩催科以撫字不以敲扑爲尙民德之輸納輒
如期有以事至庭者諭以孝弟仁讓之行不事法禁獄訟幾息編
戶口均維艱往憑里書冊報是可上下作奸叢弊不可除先生力
查覈汰老稚之不能役者悉得實猾吏靡所逞勸墾荒田願力者
備牛種資之起科槩從寬風遠播流離失業之夫額手賀以爲怙
我恃我來也不踰年歸鄉土者數百家時海嶠方來之眾駐他邑

多不戢惟移榮數十輩區處得所闢地授產列屋以居遠人惠我德與土著無差別邑地險隘京水出其中土人架木以濟秋漲驚濤隨波淪沒往來率臨河而歎先生易以石梁趾固不可撼商賈行旅便之鑄石以紀至孔廟奎樓義塾公署捐繕更新毫不取之民間民亦不知有作事之勞政成廣衢隘巷盡綠柳成陰黃槐夾道入其邑指目爲河陽花皆先生棠愛所貽也王子棘闡分校矢公矢慎凡得五人稽子有聲以進士宰順昌張子心印宰塾江杜子賁閉戶教授以明經爲任最後陳子苗實宰饒陽聲尤著並勤以譙劣備數同出先生之門更有王子良倬李子兆元亦闡中識拔授之他經房者咸執弟子禮來請益一時得人稱最然苦志搜

羅無甯晷心力耗矣及甲寅滇藩跋扈軍需孔棘猶力疾視事病
轉劇不可醫四月 綸音降升淮安府同知五月捐館舍榮人如
喪慈母不春不相號泣累日傳稱桐鄉中牟茲其是已先生負奇
偉之姿幼有大志宦遊著績所至頌聲作忠孝大節炳炳烺烺爲
宇宙樹標準及其歿也邑人籲請侑食警宗生有利於邦國歿乃
愜諸輿論全受全歸雖泉下奚所抱憾哉先生生於前萬曆戊申
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寅五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七以 覃
恩授文林郎 贈父如其官 贈母太孺人元配王夫人 封孺
人子一晉冊太學生娶適安令盧公運昌女女一適庠生應懷璞
孫二本嘉本盛俱太學生女孫一嫻閩詳行狀茲述其梗槩以示

將來云

論曰先生之有德於人也甚矣哉甫膺鄉薦輒罹族禍身蹈危難卒出險中是有德於宗黨也寇亂相仍練卒整甲非韜略夙嫻竟以樽俎卻賊活一城之生命是有德於里閭也及隸仕版惠愛殷流蜀以兵燹之餘施一月之綏輯豫以衝罷之地殫十年之漸摩雖久暫不同其被惠則一是有德於遐方也儻由此措之天下韓范諸公之偉烈當必有崇朝可立致者惜乎秩方晉而未竟所施豈惟淮揚一區實靳仁恩抑亦斯世斯民之不幸歟

右傳寶克勤撰

張子廷

故永從令張君諱子廷字顯卿其家在太行山谷閒之郭峪故一
字行谷太行西來幾萬里至陽城迤南百里嶄然而盡如化城層
樓列嶂北向郭峪在其中謂之鎮郭峪方三四里各倚山巖麓爲
籬落相保聚或閒百步或數十步林木交枝炊煙相接自前明至
今官侍郎巡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常相續不絕於時蓋近二
百年所矣顧郭氏今無聞而張氏其先獨歸然以科目顯曰好爵
嘉靖某科進士戶部主事曰好古嘉靖癸未科進士四川按察司
僉事挫折權貴直聲著聞曰以漸萬厯癸卯科舉人景州知州僉
事公君之高祖也考西園公諱多學邑庠生耆年長德立行教子

國朝志用卷之八
鄉黨宗焉君順治辛卯科舉人已亥科進士性直亮刻厲學問長
子十歲子兄事之平居侃侃自矜重乎每謂君之才如此又名家
子當有所樹立筮仕爲貴州黎平府永從縣知縣南荒深昧之區
日以益闢此天地之運使然亦必賴世有賢人君子能變其舊俗
與之維新雖蠻獠窮鄉使異類爲君子故君之所以施於永從及
永從之人所以報君者不過區區百里之閒而其效可垂之百世
風勵天下不可沒也黎平以永樂十一年始置府永從以正統七
年始置縣縣徧湖廣四川雲南之介山谷峻雜苗分族而處俗
凶獷不知禮義飲食言語與中土不相通耕沙礫溪淖以自食輸
實布爲租唐宋以前羈縻而已君至則身歷山峒閒親爲誦說

朝廷設官化民之至意於是始以中土之法治之延師儒立黨塾未幾而絃誦之聲響應溪峒矣常平倉制未設也歲饑則苗民皆竄去賦既不辦而縣隸役皆遠雇他郡邑及滇蜀人君設倉庾講積貯逾年得數千石做義倉之法時其斂散於是雖凶歲苗民恃以不饑苗俗昧婚禮世傳鬼竿跳月之陋君憫焉置官媒聘幣有額民便樂之月吉讀法諄復感人爭者願息久則讐殺鬪狠之氣以銷民俗寢變而縣以大治署甕安篆如治永從去甕安民攀號不忍舍去嗚呼若此者可以觀民情矣彼貪饕殘忍者據百里之地日取其人而刀俎之雖其境在中土禮義素所漸摩風俗素稱樸厚而使其人怨讟並興嗷呼狂走而曾不之悔謂民實負我不

可化誨夫民果負我哉又誰則不可化誨者也抑治其民不張君若耳使君得一郡若一州或不在蠻獠邊徼之地其所樹立當又何如哉君之治行見於爲令者僅若此爲可惜已滇中之亂脇大府遇害永從孤城不可守君攜縣印跣行匿山峒間旬日不得食苗民跡君所在銅鼓巖進稗麥食君求得君家人悉以送君所夫當顛沛流離之際而苗民之不忘其恩如此彼中土之民平居無事而噉呼狂走豈其禮義之漸摩風俗之樸厚其性習反有異於蠻獠邊徼之人乎是尤可爲太息者也未幾叛者平君竟無害攜印詣軍門陳情父年老願歸事比歸家人無一失者當是時西園公已老而尙健人曰天之所以報君父子也君初爲諸生我先公

以元日訪西園公聞君讀書聲歸謂廷敬曰張氏子元日猶讀書
耶子聞而自做焉西園公教君嚴至不令苟一步趨妄一語言西
園公生君一子君生亦一子曰之麒庚午科舉人君歿之麒走二
千里句銘於余余不得辭且曰子世家自子祖父及子皆好學問
力行仁義其後必昌乎是皆可銘也君生於前明崇禎元年十月
二十日終於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得年七十有九
君母於孺人君娶王孺人生之麒女五人一適江西建昌府知府
王君嘉植一適甲戌科進士內閣中書田君沆餘皆嫁爲士人妻
孺人生於天啟七年二月二十九日終於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二
十九日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君孺人於某山之原之

麟女七人以族兄之子國梁爲子之麒旣別去予爲君銘未發屢
從河上濟甯道中聞之麒舉子名曰某子謂後其必昌者以理斷
其必然而事固已可驗已銘曰

猗嗟觀士爲吏可哀天之生嘉穀伍蒿萊推較其本根穀美哉我
友行谷君今若此往事猶增傷來誓止命不稱君才時有以銅鼓
之深巖君所廬蕉黃荔子丹雜肴蔬君遠遊歸來眇愁予太行之
谷人堯風古飲沁水清流耕瘠土翦紙招君魂與君語公侯必復
始昔有云君之孤兒賢且學文千秋及百世繩繩繼我華其銘者
信勿替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彭璫

古者士大夫有名教之責其平居不妄交游與其徒砥礪名行聲
乎氣合落落數人而已而遠近慕之傳相模楷不必其大官貴秩
也如漢之荀韓鍾陳所歷僅鄉邑令長朝廷至虛三公之位以待
之其同時與爲師友者或以其大位未登身先之以爲恥豈不以
其賢哉吾吳自明季復社之興海內望風景附競以清節相尙久
之而餘風未泯然或病其道廣易雜也於是吾黨數子者出訂爲
慎交一主於講道考業敦本篤行非求以廣聲援立門戶標榜也
後數年先後登朝多至顯達蓼天宋公旣晚登政府卽愚兄弟亦
備員公卿之末而故封承德郎雲客彭先生寶卹宗主然僅

博一第沿牒萬里位止墨綬不得志以去凡今之爲先生扼掣稱
屈者益相尊高之以爲水之江漢星之斗杓也則知夫士之自立
誠不以位爲貴賤此古之人所以抱道足己樂之終身輕三公而
不與易者也先生年十六補諸生讀經之暇佐以先儒語錄鍵戶
危坐竟日吟諷不輟蓋自少時已有老成之風爲人性方嚴不苟
言動朋友會聚威儀肅整講繹經義條流品彙前迎後解故雖同
輩常謹事之如嚴師年近四十始貢入國學司成曹公厚庵方以
理學倡教六館見先生喜曰此載道器也先生益自奮勉落落不
顧名利京師諸老亟稱先生樂引之爲重先生漠然弗爲意也丁
酉魁京闈己亥成進士久之授廣東長甯知縣縣在萬山中周郭

僅五里許居民結茅數十家村無墟落當前政股削之餘閭閻重困先生至不鄙夷其人補殘剔弊漸以文教期月民氣蘇息稍稍聞絃誦聲會郡守從索金不得賺之而前攝事者韓倅以私怨交構其閒摺摭他事相中傷巡撫知其冤援因公望誤解官幸得無恙先生素以太夫人老不獲迎養爲憂至是罷官卽欣然就道丙辰先生之子侍講舉濬士第一官翰林先生遂高臥不復出矣無何侍講移病歸跪啟先生欲閉門讀書如童子時先生悅卽檢几上書一帙以授曰余弱冠卽有志正學中爲諸說淆亂浸淫二氏沈溺文詞近讀梁谿高顧兩先生文集始知舍程朱居敬窮理別無入門顧我老矣自歎定志之晚汝其勉之蓋其晚年所得議論

益醇正嘗自署所居書屋曰志矩齋又自號曰信好老人每月朔望集里中諸生文星閣相講論義理之學與科舉業兼事遇人叩擊款曲開導必待其領悟然後已遠近負笈來學者幾三百人凡經指授文行必有可觀或謂徒自勞苦非老人所宜則曰吾不忍斯人之無聞也蓋其好成就人才如此先生性孝友嘗謁選忽心動遽歸歸則父疾已革猶及侍湯藥奉含殮時以爲孝感少遵兄喪爲之罷秋試鄉里至今稱焉樂道人善雖片長必反覆爲人告之無少倦朋友有違失輒正色責讓既退未嘗復言可謂盛德也已先是睢州湯公來撫吳重先生道誼時屏騶從就質所疑必移晷乃去入朝上詢及吳中士大夫湯公首舉先生以對比湯

公歿先生哭之慟以歲時往拜其祠輒歎久之曰吾不復見正人矣蓋先生與湯公以氣誼相投合非如世之小丈夫感激於一言之知己而然也未幾先生亦歿先生蘇州長洲縣人其先世明洪武時自清江來徙六傳舉人諱天秩是爲曾祖祖汝諧萬厯丙辰進士未仕卒父德先貢士以公貴 贈文林郎母蔡孀人先生諱瓏雲客其字用 覃恩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加 封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原配施氏 贈安人繼娶袁氏 封安人皆有淑德先生卒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己巳得年七十有七卜以今年十一月辛酉耐葬吳縣至德鄉玉屏山過字圩之先塋遵遺命也子一人定求翰林院侍講女十一人皆適仕族余所撫之甥行取息

縣知縣陸經遠則先生婿也孫四人始乾國子監生正乾日乾永
乾余自惟時與年邁舊聞刊落前年哭宋公於邸舍今又聞先生
訃哭而銘之屈指執友凋喪略盡已矣余卽欲從先生辨疑祛惑
講論切磨如往時何可復得邪余旣悲先生之道不章於世又觀
前世所稱竊韓鍾陳者其身雖屝於下僚其子孫皆致位卿相紹
光先烈而侍講君今方以家學見推於時受 當展眷遇則夫天
之所以酬先生未竟之志者其在此也銘曰
有鬱而不施無詭而或隨官止一令豈曰非卑名配三君其實則
宜有子象賢兮繼於前而信於後又奚以悲

右墓誌銘徐元文撰

彭瓏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懺
交社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
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一廷試以知縣用
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甯縣
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瓏至去苛政與民休
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
居庶幾飲冰茹蘗偕百姓以長甯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扑
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初瓏
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梁谿高顧一家書讀之始潛心儒
術一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

謂騎牆耳甯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於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解也尙何敢曠逸之耽馳騫之役乎於是悉屏平生所玩物畧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瓏學嘗稱之 聖祖前文正卒瓏爲之出涕曰不復覓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 廷對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講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年會試 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

都右待郎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長洲彭先生諱瓏字雲客號一庵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嘗語其子定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蕘乎作志矩齋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大全諸儒語類目營手注畫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定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爲學居敬窮理須臾不容少解尙何曠逸之敢耽馳騫

之敢違耶吾非敢謂學爲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年吾始從
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晚爾及卒諸門人高弟追慕
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地私諡爲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爲之
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人心者必先辭闢異端孔孟已有成法願
昔之異端在吾儒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諱其異
今之新學必強飾爲同能不爲惑亂者有幾先生其吳會一人矣
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林後杜戶潛心究竟斯事
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專主程朱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
又爲學者錚于警之而不喜僞儒登場號召習氣第因諸生執經
問業從容指點俾沿流溯源手注孝經小學以授故士之游其門

者大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卽以友輔仁非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襲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王戍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葑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座旁皆黏四方名賢問荅及侍講君京邸請業家書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比者亦登虎阜乎荅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囊鑰後進爲己

任從游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
簡先生初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
其簡今合二者以誅先生不亦追配往哲以風勵來茲乎哉定求
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亦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雲
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
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
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
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
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曰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
履朱子之會於鷺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

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且無曉曉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頓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六經皆我註腳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鷺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又若是其甚乎尙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先生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右學案唐鑑輯

趙光耀 弟光顯

公諱光耀字闇公號雲麓河南郟縣人先世籍秦中之三原明初徙郟諱禮者爲始祖五傳至贈公諱良士代有偉人顯名於世贈公罹流寇之難夫人張太君矢節終身奉 旨旌表生子三人長卽公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年未舞象游庠旋食餼爲文章原本經術下帷攻苦不少閒值明季中原板蕩舍女攜弟奉母夫人居寶豐又之許奔馳荆棘豺狼中備嘗險阻至 皇清平定中原始奉母歸里色養備至洎張孺人歿公痛父不逮養又不獲事母臯魚風木之悲數十年如一日每念罔極淚無不涔涔下也戊子選貢甲午舉孝廉己亥成進士丁未需次授湖廣湘潭令方下

車邑多宿逋訟獄案積公一一經理從容立辦素抗直不肯逢迎
上官尤鋤奸除惡不畏強禦潭有巨憝逞其勢欲橫肆鄉曲結納
官長莫敢撓其鋒公始至啖以利屹不爲動迺盡廉得其狀拘執
而庭訊之爰書旣具潭人比屋懽呼曰微公廉且勇不及此無何
被反噬落職眾皆憤憤公意氣自如會吳逆之叛民乘亂破獄擒
巨憝而鬱磔之事得解而公亦決意遄歸矣歸而絕口不談仕進
治隙地一區扁其亭曰一片石自署曰安蹇子陶然其中坐對一
編竟日無倦每有所得發諸吟詠則鏗鏗然夏金石流宮商戶外
事一切勿問也公生平篤於孝友厚於宗族外家貧無依者皆衣
食之重然諾好施予扶危定傾鄉黨一詞推爲長者方其宰湘潭

也厚聘以返故人程纘祖之喪率同僚白鄰邑令耿念劬寃寶豐
孝廉李道光誓年交也後沒於官公以從女室其少子曲爲周卹
皆人所難者要之公惟內養深醇識力堅定故始能脫虎口於亂
世中能出宦海之風波終能享期頤之大壽公洵可謂一代全人
矣哉平居御家嚴肅教子姪悉有程度令嗣長公瑄有聲郎署惜
明經越學生漣早卒次明經瓊績學工文監生瓌庠生起皆杞梓
材也諸孫曾蘭茁其芽繩繩未艾何莫非公之積德累行蓄之者
厚斯發之者遠乎余忝莅茲土夙仰高風又承令嗣瓊之請不敢
以不文辭謹掇公生平大槩爲之傳

右傳繆詵撰

趙光顯

趙光顯湘潭知縣光耀弟字韞公河南郊縣人康熙壬子拔貢官臨漳縣教諭升直隸臨城縣知縣潔己愛民循聲大著有宋寬者父死不能葬而賣其妻將行夫婦對泣不忍離顯聞立出金以贖其妻得不去又陳德妻王氏生子惠三歲而夫死夫族陳尙義百計偏之改嫁王氏誓死不從自訟於縣乃痛懲尙義月給王氏米二斗歲布二匹花十斤以至其節歲饑民艱食不忍催科稱貸於鄰邑得銀千兩代民租及麥熟責輸令始下時顯已得疾勢且不起民恐爲令身後累競來輸租比疾革滿四千兩旣卒官民涕泣立碑巡撫都御史于公成龍手書題之曰空畱碑淚遂名爲墮淚

碑云

論曰于中丞當世偉人也嚴公有威不妄許可願爲公題碑余嘗見其書字大如斗顏筋柳骨真可寶愛中丞於畿輔縣令薦二人爲陸隴其邵嗣堯死而痛惜者一人爲公

右傳金世純撰

馬驥

濟南之鄒平有以好古力學聞者曰馬君宛斯諱驥宛斯其字一字驥御舉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居京邸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推官淮安尋奉裁改知靈璧縣四年卒官靈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將葬於某所其弟諸生駟抱兄所著之書造門請曰公昔視二東學先伯氏嘗獲交於夫子既習其學行其不可無以顯諸幽君少孤穎敏強記涉目經史輒放古爲圖畫考制度殫精研榘上下羣籍於左氏春秋爲尤癖爰以敘專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已又取太古以來下及亡秦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

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釋史凡數十萬言爲書百六十卷需次
家居又集十三代瑋書篇帙倍富今釋史刻行於世前給事興化
李公清爲之敘稱其逸思閎覽蒐舉眾家使秦火焚闕之餘茫茫
陸緒燦然復著與未焚無異釋史一編當與七略四部杜典鄭志
諸書爭勝而有加殆前此所未有也君旣以此自娛不問家囊出
而爲吏所至號廉能治淮南三月數有平反爲靈璧蠲荒災除陋
弊刻石縣門歲省民力無算流民復業者數千家故靈人至今痛
之君生明天啟辛酉正月十一日享年五十四卒於今康熙癸丑
七月辛未疾將革惟語子弟以事緯瑋書二編未鏤版爲遺憾言
訖而逝其先世自棗強徙鄆平父獻明公績學補諸生早世大父

肖南公推財讓善里中稱德門焉初娶成孺人儉勤恪順婦職具
宜先廿五年卒君悼之曰是於我有助它日必無異穴今以之祔
葬繼室瞿孺人其副李氏成生子二瓌邑廩生次璉女子一人適
長山進士李子之李生子三瓚邑庠生次瑜珮孫男廷鏞廷鐸廷
鈇廷鑿凡四人君始終嗜書遠近赴弔皆謂先生勤學好問著書
滿家再仕五年訖無長物援古人私謚之例以謚之曰文介先生

銘曰

有茶弗吐君所自處氓集於枯煦以甘兩仕矣彌學手亡廢書三
皇百氏以佃以漁於乎其所志者永存而所嗇者萬古之須臾

右墓誌銘苑閨章撰

馬驥字馳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山東通志四庫提要謁選京

邸舉為順天鄉試同考官鄒平縣志除淮安府推官提要多所平反通志尋

推官議裁補靈璧縣知縣鄒平縣志蠲荒除弊歲省民力無算流亡復

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施閏章學餘集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

卷驕於左氏融會貫通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為

專門之學提要驥又撰釋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

引古籍疏通辨證雖疏漏抵牾間亦不免而詞必有徵實非羅泌

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紀事

本末均可謂卓然特剗自為一家之體者矣提要

右傳阮元撰

馬驥字宛斯一字馳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
望與順天鄉試同考官後爲淮安府推官尋奉裁因改知靈璧縣
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
祠名宦驥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
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
數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鈎括裁纂佐以
圖考參以外錄謂之繹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
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
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
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

顧炎武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垂問驢所著書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內府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鄒平馬先生諱驢字馳御又字宛斯進士官知縣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又撰釋史一百六十卷

右學案唐鑑輯

邊大父

邊大父字伯康號桂叢父輝中母曹氏先時所生多不育及得公且喜且懼有日者至令推之日者曰此貴人也但貧不宜有子公父曰問不及此祈不夭耳曰不夭亦不壽公父殊未信稍長受業於先祖修予公未幾公父母相繼卽世公性謹厚且幼弱豪徒煽餒競魚肉之產遂落廢學家君勸令學自爲文授之讀歲餘補弟子員娶妻亦曹氏公母之從女姪也賢能安其貧公爲舉子業不嗜奇逞邊幅謹嚴類其爲人雅自負同邑王公篤庥知之人弗善也邑自戊子後多水患斗米千錢生計益窘或隔日一舉火公擁被高臥而已不以告人間乃從人冒名代童子試試輒售遠近稍

知名東鹿某乃延家塾歲丁酉舉於鄉或曰伯康得此亦幸矣須止此耳明年戊戌上春官不第又明年己亥國家以黔滇蕩平再行會試公與焉竟成進士初選得太原之徐溝縣縣有強暴率里中惡少年強淫某甲妻甲訴於公公悉捕置獄諸惡大恐緣吏暮夜以千金進公怒欲並治吏吏叩頭出血久之乃免悉寘諸惡於法公素謹愿言若不出諸口人非常相見者見則面發赭紅而遇事能斷乃如此當公家居時貧無聊甚親族貴盛鮮相恤者公自矢吾貧賤不見恤於人吾富貴當恤人以故凡親知懷刺過邑雖平生所不足者亦優給之公私交際動以什百又廉謹無所取皆取諸帑徐溝歲課萬六千餘金縣小課固不多積十年傾歲之

計無遺錙矣 今上御宇之七年晉省督撫藩臬咸代以滿洲人
先聲烜赫爲吏者各彌縫所爲事矯飾以乞無過公惟痛飲或累
日不視事或曰事迫矣公日飲酒不視事諸上臺至儻責問君以
逋課之故君將何辭以對也公曰唯唯業已盡知矣爲之奈何或
曰庫吏某大蠹也家擁巨萬非竊諸公而何以法繩之可立辦公
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枉吾持肉飼虎而責償於犬可乎吾誠自用
責吾吾以身承之無患也旣而藩司達公以逋課故召赴省庭鞫
之意公當有所指卽得執詞坐之公但謝自不謹死罪而已終無
所及達公且笑且罵曰有是哉令之懦而駭也甘以身家受人過
吾聞令貧甚無擔石儲萬六千金馬往吾知之矣竟以意分派從

前諸長吏刻期責辦不逾月逋盡完然卒非公意前攝太谷縣事
 縣最饒或謂公當少取以補逋課太谷人素仰公聞受署咸大喜
 人戴香燭自太谷抵徐溝延袤七十餘里踵接肩摩以迓公公顧
 而笑曰是意何忍負屈數月卒不持太谷一錢歸己酉以久俸遷
 永康刺史永康屬西粵卽唐之所謂嶺南也地多瘴癘公至不習
 其水土遂病卒年四十八歲妻曹氏亦相繼沒鄉人卞微以柩歸
 卞微者邑小吏也幼不羈好呼盧公未第時亦癖好此戲常與之
 俱後以落拓棄家從軍隸粵鎮爲千夫長駐南陵南陵與永康近
 嘗過永康候公值公病知不起留微宿外舍夜半遽聞公叩其窗
 曰卞兒睡焉余行矣微急起呼羣僕曰主君出眾僕相顧駭然各

言無有則聞內哭聲高矣微之所以不憚扶柩於萬里外者緣此
也有子名純娶井氏平陽司李文安在女幼穎慧喜讀書甫成童
卽能通詩古文及書法先公歿士林傷之女一適同邑庠生高鴻
煒子

龐子曰邊公爲先母同姓余諸舅屬也居與余相比余童時每過
其家嬉戲見其夫妻相敬如賓土銜終日無煙怡如也恆人當窮
困時多卑牧比及通顯輒自尊大雖至戚骨肉反眼若不相識者
公特不然自爲諸生以迄作令謙退如一存恤親故旁及所不足
者抑亦過厚矣治徐十年政尙廉平庶幾無大失德而所遭遇卒
若此其於天道爲何如哉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右傳龐塏撰

三

屈超乘

癸丑春公解組自江陵歸時居太孺人喪病嘔血六月而以訃聞
余爲文哭之痛至今每念公未嘗不淚涔淫也越三年丁巳公子
朝輔卜新阡葬公請余銘余與公姻婭恆悲公之不遇於時而扼
擊以終乃不次公之善行而傳於世也而奚以悲遂爲誌公諱超
乘字邇繩河南閬鄉人屈氏爲楚同姓自三閭大夫來顯於楚漢
興遷楚大姓實關中屈氏亦徙關中其閬之始祖則諱從政者洪
武初徙居鼎湖二世祖諱義仕清苑從祀廟庭次諱禮爲公之宗
祊數傳公會祖諱羣策以子單縣公貴贈文林郎王父單縣公諱
允高前辛丑進士令單縣治績卓越祀鄉賢公父諱之驥邑人學

以公貴 贈文林郎生四子公其三子也公穎悟絕人風姿備秀
豪爽有大志與人慷慨磊落而溫雅卑牧人與之者如飲醇醪族
之貧者無論親疎遠近周恤不遺力好義樂施蓋天性也少孤事
母許太孺人順志溫省以孝稱許太孺人嘗謂公曰吾許氏自襄
毅公來父子四尚書科第勳業炳海內及爲屈氏婦吾舅單縣公
以甲第作名宰華腴貴顯吾固有今與藐諸孤處惟惴惴式微是
懼然單縣公澤未艾也而汝父諸生老後興者其在藐諸孤乎小
子學焉母墮汝翁爲外家羞公感泣力學丁酉舉鄉試己亥成進
士乙巳授湖廣松滋令松荆屬凋敝之邑自明末賊焚掠無子遺
又滇黔衝衢驛役困累地荒民疲令者難乎其治公莅任省夫役

恤郵驛課農教士周民疾苦民復業者十之七八諸臺廉公治牒
丈公安田公安田稅多隱匿積逋累令不能理公矢公燭弊民畏
而愛之不敢欺一時田稅秩然先是公解兵燼官僦民舍於鄉公
捐俸葺治城翦草萊營飾官署於是市肆熙熙邑有起色民方慶
更生而邑乃有巨猾暴橫爲民害公憤然曰吾實生民而若朘民
以生乎乃繫獄發其不法者報諸臺猾懼謀排陷公糾黨賄權要
譖公諸臺罷公職公浮洞庭滯沅湘淹留荆郢羈旅悲憤者數年
事白乃歸會慟太孺人抑鬱嘔血而卒嗚呼公固三閩大夫之裔
也三閩以忠貞嫉邪遭上官靳尙之讒憔悴行吟汨羅以沒後世
爲之賦招魂反騷志士仁人多感慨不平之氣讀離騷者莫不哀

其遇而悲其心向汨羅而弔之公亦以疾惡失職放逐坎壈蕭索
荆陵漢沔之圃鬱結而終何其時異而遇之同也然公德澤在荆
南父老垂涕枯竹必將以湘蘭江芷薦公於靈均之右而後世君
子往來南土憑弔千古必將賦惜誓哀時以悲靈均者悲公矣嗚
呼公固不愧三閭大夫之裔也與公生於天啟甲子卒於康熙甲
寅葬鼎湖上坡之左銘曰

昆吾鈍兮而銛以缺也梁木壞兮而棟以折也哀乎有內美而靡
以彰也堅乎不易介而守汝剛也晶晶乎媿祖德而日月爭光也
君子哉攸藏奕世昌也

右墓誌銘楊端本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八補錄

守令四

郭文雄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癸酉崑之人大葬郭侯於馬鞍山麓將謁銘於瓊東吳學士僉謂侯喪事俱亦苞經紀卽宜亦苞爲之狀顧惟侯之善政閭巷皆能傳誦其族里行誼則多未諳悉且辭之不文恐不足以狀侯於是退讓者再適侯之及門士賈生在崑亦以狀事屬亦苞乃從賈生口授而書之賈生曰侯先世爲文水人父懷慶丞諱安之務本質行鄉里推擇爲郡吏移家陽曲母梁氏產侯彌月有僧來謂其師觀化時年八十餘預知託生於郭令

見則以卓錫爲號方僧叩門侯在懷中悲嘯作躍起狀懷慶丞舉以視僧僧卓錫侯若首肯應之四五歲時從梁孺人立庭中聞鄰家讀書聲正襟徐步附壁竊聽聲盡乃返侯之兄皆以資出入藩臬左右獨侯性穎悟工文章弱冠補邑諸生試輒冠軍例得優賞未及歸卽分饋友之貧者平居攻苦不輟呻吟鉛槧少倦卽飲酒佐之不問家人生產負慷慨歷落之氣不屑涉跡官府聞里人有不平事輒奮臂疾呼與當事辨雖膚受無異鉏強植弱縣不能白趨府趨兩臺必伸其屈而止太原屬邊地俗好鬪搢紳多挾持是非侯以書生折衝其間每不爲豪右所喜然亦無所私莫如何也博覽強記年甫壯爲老師宿儒弟子日益進戊子秋貢於廷戊戌

春授崑山知縣與同選六七八人別皆以寔告侯適貸金還卽解囊分遺幾盡不問其券也先是懷慶丞與梁孺人相繼沒讀禮盡制哀毀骨立兩兄俱無後視之若父其沒也誠慎無憾而梁孺人猶未葬侯歸里卽日舉襄事號泣如嬰兒旣葬憑穴而誓曰某未能舍然者母未葬耳今而後生死壽夭一聽之往之官下斷不敢稍自隕越辱我二人也娶李氏性鷲戾與侯久睽異又無子故侯之畱葬也宜賈生之所述者如此若侯之治崑也事無小大皆自決不假手胥吏有微過輒笞責之邑之西南皆濱湖民刁詭萬狀動以殺人爲盜詆誣善類邑之田東苦旱北苦水征輸每不前蠹民又巧爲隱冒賦益誦以是令崑山者類不得考最而去侯下車戒

重辟者鄰里公舉得實則置之法若一人首者不問誣者反坐一時訟師姦宥斂手相嚮幾致無訟催科行摘比之令不遣一吏入鄉盡革收銀諸弊其所謂火耗者遠近皆什一侯獨輕至給火工解費不足於是民皆樂輸恐後侯奉行官兌甚嚴運弁每歲巧悅縣官以恣索於民遇侯計不得入乃呼黨結盟訶譟詬詈以劫侯侯單車往臨毫無忌憚有麥漕粟未及額者勸侯稍撻糧長爲頑者戒侯盛額曰糧長其可撻乎撻糧長軍氣益張矣嘔血病作猶戴星出入視漕弗替侯病劇而漕事竟不可問舊例錢糧解犯有除額鹽商開引有公稅侯槩爲謝絕而上下餽遺有不容辭者至持券與民間稱貸按其出息而又惟恐人知以三月二十三日卒

於署中布衾苦節賈生指爲秀才時物拉置半年未嘗易也享年四十有一搢紳士庶皆哀之相與歸賻權財越二十日而葬立祠墓前私諡曰貞惠先生葬之日執紼者萬人老幼貴賤爭先奔送惟左右胥吏無一至者初侯之病也城內外寺院設醮祈禳皆不約而舉百姓禁屠十日有願以身代者既卒冊籍散亂無可稽覈缺官銀二千兩有奇士民爭出私財代侯終事兩臺以民情入告上亦從之此蓋近代所未嘗有也賈生又曰常州楊公某爲山右藩司治席祖道侯痛欲潦倒筵次友人讓之侯曰使其非大醉而楊公或以私事見屬他日赴崑從之否耶夫人惟不長強禦而後不侮鰥寡侯撫恤其民不啻如父母之愛有自來已侯之賢將載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諸邑乘書諸國史又不惟墓銘之請烏可無狀遂因賈生所述而
詮次所見於右侯諱文雄鳴上其字賈生名士進壬辰拔貢陽曲
人

右行狀葉亦苞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九目錄

守令五

黃玉鉉

李遂

周燦

廖應召

楊柱朝

劉崑

劉昌言

李夢蘭

宋必達

陸費錫

吳李芳

臧振榮

孔貞瑄

孔尚惇
孔興詢

孫廷鐸

郭傳芳

李正華

張扶翼

衛立鼎

蕭象韶

張元凱

子瓊

孫

李先香

郭金門
劉世樹

李天柱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五

黃玉鉉

侯姓黃諱玉鉉字振公一字漢崖世籍漢中府洋縣祖錫極父路
平皆有潛德侯以順治戊子中鄉試己亥成徐元文榜進士己亥
之有進士異數也筮仕得黃州之廣濟縣下車謁文廟行禮慨然
以士習文體爲先務笑簿書吏齷齪細謹無書卷氣日與知名士
文字飲催科不事而里正之輸將沓至笑曰縣亦可爲也性耿介
義所不可侃侃必行四封內苞苴絕跡而時時割俸精以緩急人

有甘生一焜者貧無子侯詢知其先考爲萬厯乙卯名孝廉愀然
曰孝廉往矣血食將奚屬乃爲甘生買一妾公車歲例徵全書額
載銀爲道里費徵旣就分送諸孝廉張筵祖道吏以羨餘進侯怒
欲鞭之吏以額數具足告侯立命再封益之客有倦遊而落魄者
過縣侯飲之以酒拊其背曰衣何薄也立解衣衣之縣諸生之窶
而待侯舉火者不可勝數然上官差至正色臨之犒勞無加禮以
此得伉直聲或規之應曰通塞命也此輩饕餮何饜之有而吸吾
民膏血以供斷斷不能蓋侯之爲政輿頌日有聞而昔人所謂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者往往相左也太孺人春秋高欲迎養不得元
配王孺人嘗一至衙齋席未煖忽心動輒脂車旋里侯西向望雲

而歛歛者蓋視一官如雞肋也會大計縣人遊於膠庠者僉曰治
行爲天下第一必黃公也已而課殿縣人欲西上爭之而筭計者
先是有所徵於侯侯垂橐無以應憾侯甚勢不可挽於是縣人聚
衢太息曰嗟乎廉吏之不可爲至此乎亡何太孺人訃至侯擗踊
一慟絕而復甦視篆者來色閔之曰孝子孝子司檄句稽錢糧令
密如秋荼侯麻衣草屨客武昌破廟中一蒼頭侍爨縣人以薪粲
餉糜之廟墻曰一塵不染於縣署奈何至逆旅而改操若旣憐而
餽我我豈受人憐者事旣竣挂帆以歸歸踰年縣人思不置聲之
詩有舒生者聯爲卷徒步訪侯里門侯色喜曰桐鄉之誼今猶古
耶館舒生踰旬朔顧家徒壁立無錢爲舒生贈行則爲買一僕舒

生歸爲縣人言縣人憮然曰區區有韻之言胡能報侯萬一而乃累家食乎侯之爲人潔廉仁厚大都若此其分校楚關所得士人亦無大通顯者噫何其窮也當吳逆變亂有僞帥欲劄授官四川學道侯佯狂避之亂定後郡縣奏記上官有曰名節無玷大義克全侯之忠孝大節其天性然也侯生於前丁卯年十二月初六日卒於康熙己巳年六月初五日子三人念郡庠生想縣增廣生思郡庠生孫五人之佶之仵之俊之傑之□之佶秀才來乞表侯墓余爲書其厓略令持歸刻於石

右墓表金德嘉撰

李遙

李襄水先生諱遙字邇齋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
爲彭澤令吳三桂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黔自揚州挾鹽私沽於道
至彭澤襄水禁焉陳怒直入官寺厲聲叱襄水曰爾官粟米大敢
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緝汝顧左右立縛之卽具報各上
官三桂聞移咨撫軍撫軍飭縣釋陳於是道路嘖嘖稱李彭澤剛
直有幹略治彭四載多惠政以誑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荊州以總督蔡毓榮爲綏遠將軍討之復
諭大臣保舉賢能贊軍大司空冀如錫薦襄水襄水至荆謁將軍
問曰爾進士也烏乎長對曰西南小醜不靖 朝廷破格掄才唐

裴中立宋張乖崖亦進士也一收復淮蔡一蕩平吳蜀儒士軍功指不勝屈顧用之何如耳蔡竦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爲荆襄要道軍事旁午非遙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煤爲軍中冶鑄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戶採送每虧其直少不遂輒肆鞭笞眾苦之聞新令至羣泣訴襄水惻然卽據實申總督報王兩章京誣以庇煤戶誤軍需將置之理王命吏刑兩部大人讞之讞之日大人出傳鼓盛陳兵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兩章京言盛怒俟兩章京憤憤冀詞詘且先毆之有頃鼓止礮發軍門啟急呼襄水入旋訶令趨進襄水徐及階下大言曰諸大人不欲滅吳逆乎煤戶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何以殺賊釋 朝廷南顧

夏遙爲 朝廷非爲煤戶也問官語塞令自陳王前翌晨謁王條
悉如昨且請於王曰遙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霽顏曰女好官我
班師日定奏女當襄水初就讞也民隨往者千餘人及讞畢出民
歡呼曰非王孰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過當陽襄水迎之揖
都統曰爾何官不拜對曰縣令昔汲黯以不拜大將軍重衛青縣
令今以汲黯自待耳都統愕然銜之會邑有楊州彥者襄水同年
友也以前任直隸任邱縣事罪當流襄水集士庶問曰楊君於女
輩爲戚黨忍坐視乎僉曰楊君君子也願爲之募未幾襄水竟以
楊事鐫二級去咸謂都統媒孽云襄水見楊事急走荊州語水師
總鎮張忠忠故能詩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聞語慨然起曰君

以楊失官我獨不能爲君寡以成此義舉乎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襄水急倒篋質貸以拯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於道子二初州庠員中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出知敘州卒於官中子叢庠生工繆篆與余善

張庚曰余聞冀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駝峯草便民實政錄傾心焉冀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才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上嗚呼豈非所謂命耶

右傳張庚撰

李當陽名遙字邇齋號襄水睢州人也官終於當陽令人稱爲李當陽家故貧刻厲讀書嘗於積雪明月下走讀徹旦忘其寒鄰媪

憐而分齋弗受蔣氏徵諸名士修文社公由遠邨踏蹬至攝散衣
霑塗滿足登其堂主人怪問曰若奚爲公揖有半膝席者有回頭
竊笑者公徐出筆曰願試文坐日已午主人餉餅棗公受而啖之
且盡眾皆指顧耳語久之公濡毫拂素疾書王子嘉生起從背後
竊窺失聲曰異才也文出果冠一社由是睢之士爭識公順治甲
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公性剛方負氣自用有事敢擔荷百折而
不回細目頰軀嶽嶽然稜厲不可犯授彭澤令彭澤十八都都十
甲甲有長長以次直其年地衝而徭繁又大猾黠蠹牟漁其間直
年者嘗至鬻兒典妻正賦外歲科民金六七鉅萬以爲常公至改
行均役法上下沮抑百至或造蜚語中傷之公不顧卒行其法民

困以紆營有大舸七載甲士五六百人泊邑之馬當鎮而其長陳
思官稱爲吳三桂姊子來謁公公方坐堂皇治邑政思官擁呼而
入公問何爲曰有鹽欲於貴邑鬻之公曰爾不知 國禁乎思官
曰固然有吾舅氏在公曰令知 朝廷不知誰舅氏思官怒曰若
官粟粒大而敢抗王親公頤指左右曰且械王親於獄從卒拔刀
而前公叱之不敢動思官遣卒走告三桂三桂移檄撫軍董公曰
思官犯鹽禁例發本旗鞭責思官去諸大吏皆爲公口噤心悸公
坦如也未幾卒罷去三桂叛工部尚書冀公如錫疏薦其才 命
從楚軍久之不見用公辭總制蔡公曰須之行以一縣授若公曰
今所少獨百里才乎公授遙騎卒五千曰攻某路不勝遙甘死授

遙步卒三千日守某隘不守遙甘死今兩壘久相持 上日夕憂
捷書不聞而顧能臥一城自逸哉蔡公壯之符下卒委以當陽縣
縣產煤順承王命兩章京來採煤民患苦之公造章京言章京怒
去報王曰令抗王王召公質至官屬畢會甲而露刃侍者數百人
公從容入王蓄怒以待其兩章京礪掌瞋目欲甘心焉公慷慨陳
當陽民死於飛芻輓粟之餘臥者呻吟行者尪僂而復迫以採煤
之役枵腹入山必將盡爲溝中之斷且數百里致之幕府又能神
輸鬼轉乎令卽日脫銅墨便於當陽爲路人而王視之則固家之
臧獲亞旅也令不爲國家愛百姓王猶當罪之而王顧可重擾此
邑乎侃侃鑿鑿反復數百言左右皆橋舌王色平且聽且頷之曰

令言是既出諸官屬相顧曰異哉有此強項令頃之亦竟勒致政矣公治當陽凡九月而歸築今是園種芙蓉樹綠楊翠篠徜徉其中嗜飲酒卽無客亦數具壺觴自酌醺醺之色相續志氣高亢獨行而自得夷然視古今人無可者爲文與詩別出機軸不屑循繩尺曰格當自我立法當自我設烏能局摸人牆壁哉先是彭澤署有所謂五顯神者走士女如狂公曰淫鬼也敢與令共處乎提而去之當陽之衙神尤常白晝見形襜帷而游於衙之中儀仗與令等至堂乃不見每夜有聲嗚嗚然自仲宣樓來徹曉弗絕前令王嘗爲縛之幾死公至寂然取其像投之河後俞令來言又輒見鬼物云

論曰人患氣不振則靡然百事不能爲孟子養之有以也公掉臂直往了無強禦之可畏夫豈輕蹈險難而不知自愛者哉志有所不可抑義有所不可回榮辱得喪禍福之機有所不足計耳同邑大司空湯公斌撫吳時盡毀淫祠投其神於江濤中適出一轍而落落孤行卒不能有以竟其志湯公大臣且復不能竟其志而公初膺一命輒欲爲所欲爲不亦難哉夫天下事二公不能爲而又復誰能爲之嗟夫

右傳劉榛撰

李遙字襄水睢州人進士初任彭澤縣廢無名祀擇義學師重鄉飲之典明緩葬之非民風爲之一變請上官均平里役除民害一

國朝書牘彙編卷二百一十一
邑德之嗣知當陽縣縣舊出炭五官采買數十萬炭戶不支深爲
苦累遙爲力請得免後告疾歸所著有學庸說注今是園文存詩
存若干卷

右傳查岐昌撰

周燦

周燦字星公陝西臨潼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南康府知府有願學堂集

安南舊有鬼門關周星公易其名曰畏天關有句云題曰畏天思此義萬年帶礪控炎荒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錄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崇峻天皇

ノ

廖應召 楊柱朝

廖應召字幼爽湖南永興人順治己亥進士授湖州推官執法不避權要以裁缺改知海門縣縣多敝俗應召以次挽之俗漸易再補臨朐縣亦有政聲又楊柱朝字石林臨湘人應召同科進士令四川平武招徠流亡復業郡縣志皆其手定所著有詩經訂譌讀史說讀史筆斷印莊隨筆秋堂文集廣法言媧宮詩話釣餘手鈔諸種

右傳李元度撰

同職者處類例示制
卷二百一十

ナ

劉崑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孤任氣好鬪及博母屢責之卒不改母愀然曰我將逝人我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於地下崑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誓母曰果爾是我志也自是崑折節讀書崑偉軀幹豐頤而髯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士授東鹿縣有能聲遷雲南府同知莅任例謁平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苦客曰盍資於王崑曰無以償也客曰何償爲隨出示數紙皆大僚賣身券崑笑曰甚善但此身賣久矣客驚問崑曰己亥傳臚已賣於章皇帝也客愕謝去及三桂將叛崑見一吏屢變色疑其弄

法給曰汝作如許大事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屏左右白事曰
某有弟業鑄入平西府鑄印聞最大者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卽
召其弟俱鑄之室卽馳白臬司李旋隨李白撫軍撫軍大驚曰奈
何崑曰事急矣公速上 聞請大兵駐常德賊不能出黔一步無
能爲矣若少遲賊至湖南長江之險與 國家共之恐難撲滅也
撫軍曰已 聞而彼止奈何崑曰崑當其罪撫軍曰我與若恐頭
不在頸矣崑曰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卽代草疏書訖促卽發撫軍
猶豫稽數日及發未越境爲賊邏所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
等官械李與崑赴勘當崑之將就勘也顧賊眾曰取肩輿來賊驚
叱揮之走崑曰彼以劉同知爲奇男子我頭觸階死彼不得一活

同知爾等安所逃罪眾懼以肩輿昇往偽官坐堂上問女二人何
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偽官復曰若非明
乎明且中興矣崑曰爾謗語耶乞師我 朝者誰殺永祿於緬甸
者誰今猶言明中興乎偽官曰如女言回旨恐處分重奈何二人
同聲應曰誰欲輕者遂羈二人於獄李泣曰君官小名未顯且有
老母而不偷活真奇男子也我籍旗下百口在京不復顧矣泣不
已崑曰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爲厲鬼殺賊三桂惜崑才乃杖
李及崑各四十充軍戍騰越衛無何三桂死崑謂李曰三桂猾賊
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豈復能容盍避諸李不冒尋爲賊所刺
崑避寶臺山去及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毓榮以二人孤臣抗

節 聞李 贈卹崑以原官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

張庚曰公避地寶臺山時聞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曠土可耕叢箐塞道久矣公覓獬獬伐竹通道如僧言田之歲餘獬獬以獸左肩餉獬獬俗獵得獸以此致禮主人公隨至其地獬獬指草屋大困粟稻曰皆公惠也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爲政矣

右傳張庚撰

劉昌言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於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曰古遺愛
亡矣爲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皆哭失聲且曰天奪
我公誰繼公撫我者旣而喪歸傾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
衣素車與耄稚扶攜者相望哭聲大震其孤屢謝遣之率依依不
忍舍去說者以爲自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
太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叢箐之間獐獠出沒其俗好人而怒獸不
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能得民如此昔班孟堅傳循吏合
西漢二百餘年廩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
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禹度字也其先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

者由鄉進士官沈邱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劉至是始大沈邱
公生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 贈文林郎知縣諱自靖公則
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卽爲名諸生文才雄博下筆縱橫數千言
立就每試輒第一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大師所譔經義爲士子
傳誦餘膏肓馥霑溉一時其從弟及山陽諸後進藉此率後先取
科第去而公顧浮沈諸生中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
屑爲時文蹊徑語最後北游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孝
陵覆試諸舉子於廷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
士方除岑谿或戒公勿往公笑曰吾爲其易孰當爲其難者促命
家人治裝岑谿自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滌苛一切饋遺請託

俱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奸均徭役緩催科減獄訟以蘇民困修葺學舍課選生徒俾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讓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產毒草民有小忿輒齧草致斃者下令禁之自是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爲異縣中火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席囊中俸金三百兩命民次第構屋以居鄰縣賊彭奇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僅三十人眾訶知不敵悉洵洵思潰公拒不可日夜率吏民登陴又團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不敢犯公間出方略誘賊其黨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且獻插血氏名冊公曰此皆良百姓受賊脅耳若株連者眾何以令反側子自安平取冊焚之所全活數千家縣益無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花植竹吟嘯其中

善清心省事四字於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在立異惟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缺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如岑谿於是蒼梧人喜曰真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固吾公也於汝何有及公既歿甫殮而擢授宛平之命始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蓋公之吏治其所本於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恢十年進士今官吏部某官又次曰始偉天孫男女各四詳具誌中公性醇直無城府爲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旣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迄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於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養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贖

也某里病疫得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
構以殯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
十一年某月日葬以十三年某月日芝麓龔先生亦既誌而銘之
矣閱十年吏部君至吳復命予文其墓道之石子爲芝麓先生門
下士自度文筆衰藹不足以繼先生之後顧又念嘗承乏史館是
宜述公行事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良史如班孟堅者擇焉故遂不
敢固辭公墓蓋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塘云

右墓表汪琬撰

按劉公順治
己亥進士

李夢蘭

公姓李氏諱夢蘭字鄭公江西建昌人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雲麓先生之王父也由順治庚子舉人知雲南楚雄縣事卒官配
吳氏同邑處士某之女具有懿迹載家傳雍正六年某月日合窆
於邑楊山越十有二年雲麓屬爲墓表予以薄劣備員政府與雲
麓共晨夕有年知公生平事特詳詳故不勝書書其大者康熙十
有七年逆藩耿精忠反閩中偏師直走豫章所在殘破公時以孝
廉家居召所親及大姓鄒氏吳氏與計曰保鄉圍義也死王事忠
也諸君得無意乎僉曰諾於時刻期而集者萬餘人上其籍簡親
王府請當一隊王及巡撫都御史壯而許之公率萬餘人嬰城固

守邑賴以全公故以文藝先多士居鄉謹厚未有知公勇者至是里人益愛敬公歲在戊午公出宰楚雄經兵燹後瘡痍未起吏牽於考課急徵斂甚乃累八年之逋并徵之民不能堪會 朝廷遣使巡邊取道楚雄公徒跣草服遮使者告曰下吏奉職無狀以催科之不善俾邑父老鬻妻子且盡雖然願以數萬口累公使者曰曷言之制府公泣曰所以告公者以制疏格於部議也公 天子近臣儻以所見疾苦言之 上 上至仁聖特未悉其狀耳語畢刺血作書淋漓數千言使者感動爲齋以去未幾有 詔蠲免雲南省逋賦八十萬有奇民困大蘇卒之日民繪像祀焉建昌士大夫合辭請於 朝崇祀鄉賢由是大江以西稱德門首推李氏雍

正二年以孫雲麓貴 贈如其官子二長玉瓚儒學訓導次玉堂
由知縣歷按察司副使孫三長卽雲麓名鳳壽曾孫幾人

右墓表陳兆崙代趙國麟撰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empty vertical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some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159-688

宋必達

康熙十有二年冬賊三桂反雲南明年繼茂從逆自福關出攻掠
旁近地江西大震羣盜蜂結蟻聚相應和州縣大率破守令或逃
或死獨甯都賊攻不能下時稱賢令宋君能完城云先是甯都有
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君始至日不可一旦不虞分守與合禦俱不
便古有圍練保甲弓弩社民皆可兵也且吾聞昔新建伯之討宸
濠也守令皆領兵邢珣出贛州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
皆保甲義勇遂以其法訓練其民及亂作縣城義勇已及二千咸
踊躍願用命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趣君議事南城民遮行曰
恐不測君不願遂往劉曰眾寡食乏奈何君曰有死無二臣之義

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賊少卻君以義
勇橫擊賊大奔尋復以全軍壓城下巨礮墮雉堞輒壘其處所隨
方備禦益堅賊愕失氣會援軍至遂解去或言於巡撫縣堡皆多
從賊請發兵搜勦巡撫然之君奮力爭然度兵已發不肖卻刺血
上書巡撫乃感悟檄軍還縣遂以無事方賊之起也其死黨本不
多而在所皆賊此無異故長吏與民平日判然不相屬甚者仇視
其民而一旦有急民安得不仇吏加官軍所過侵掠賊至則避賊
退則至所誰何者不於賊而於民則毆而之賊爾若使吏舉如甯
都能教民於未事之先以自戰守其地又能戢於已事之後以安
定其民則賊誰與爲徒豈能延旦夕誅哉君尋以誑誤去官民歲

時祠祀之閒道出豫章爲賊得脅之降君瞋目大罵誓必死繫旬
餘夜半忽數十人持兵踰垣入擁以去則皆甯都民也遂免嗟乎
民之愛令乃如此所謂行仁政而親其土死其長者豈虛語哉
州顧先生景星偉君之蹟爲之作傳余讀而太息會君之子庶吉
士君來請銘君隧道之石噫是實應銘法其曷可以不書君諱必
達字其在其先有明經諱某者自江右來遷爲黃州人父諱偕母
孟孺人生君九歲而歿君喪之異常兒奉父尤以孝稱避亂居武
昌張獻忠陷城毆民老幼數十萬入江君扶父潛自城闌水竄出
身自度不免投磯下有片版承之流至陽邏爲人救得不死時浮
屍蔽江無得免者人嗟其孝感順治辛丑進士知甯都民貧土

瘠噢休之如子有清泰懷德二鄉久罹寇民多徙地不治君請盡蠲逋賦以來之而貸以牛種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至城幾沒君禱於神水輒落乃按故道疏濬之自是無水患君之悉心民事多此類非獨一時能用其民也既破賊解圍得賊輸之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諸生嘗與縣胥訟語侵君賊引以自脫君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卒舍榮寘犯者於法官軍有自汀州還者民婦女在軍中悲號聲相屬君聞傾貲計口贖之詢其姓氏里居護之歸皆感激泣下縣初食淮鹽自新建伯治贛改食粵後苦銷引之累君請以粵額增淮額商民皆便而君之罷官也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被論時咸惜之君既歸黃而江督董公時已移帥

楚見而歎曰是死守孤城之宋某耶吾爲若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辭謝再三無行意或問之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所居茅屋一區礪田一頃褐衣蔬食與農夫野老游如是者累年年六十三而終某年某月日也娶程氏父諱某子一人敏求康熙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績學完行將大顯於時舉君之喪以某年某月日葬某鄉某原余旣爲序之乃繫之以銘銘曰

身金革兮活民於賊兮完旄倪兮活民於師兮景風格賞如吏肆噤孤臣幾死民亦活令盍歸去來臨臬之許未訖厥施後穀是補墓於高岡祠視桐鄉於彼於斯永永奉嘗

右墓誌銘韓棻撰

國朝書牘卷之九
三十一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經文衡
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易皆上口九歲
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十八受室於程氏
事父席上公偕有孝名避亂寓武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
數十萬入於江公扶父挈程先從城闔水竄出無所往亦自投磯
下有片版承載流至陽邏岸上人從洞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屍
蔽江鮮有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
席上公甘旨席上公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士
知甯都以循良治瘠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死徙荒蕪
公請盡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甯治潁河夏雨狹

旬水暴逾三版灌城中跣詣神廟爲文禱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工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舟楫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鋪下白骨籍籍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之使後人毋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奈何餉甲士而惰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昔新建之勦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保甲義勇於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甯都已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

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者乎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卻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集城下號六萬巨礮墮雉堞隨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於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砦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搜撲以威眾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去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

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
動檄軍還事小定鞠逆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
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
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聞婦女悲歎
聲隨傾橐解衣裘計口贖之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
建祠祝釐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賴食淮鹽
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
三上中丞書獲允蓋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帶銷
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鯁聞道出豫章
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罵我天朝清白吏從汝鼠

子叛逆耶賊分枯僕從而繫公於空屋斷飲食恐喝不降當燒死
公齧指書壁人生誰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共洪鑪滅
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繫旬有七日忽
夜半踰垣排闥持兵仗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我等皆甯民並僕
從擁而去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於坎窞豈
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
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離政罷吾過矣握手
淚下曰吾茲以君咨內部先還故職徐俟優敘可乎公辭謝再三
既受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卒不行所居
臨臯江滸茅屋一區确田一頃褐衣補紩與農牧遊願喜著述有

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敏求衰經
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於家行於
國爲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歛歛星之友於
公三十年餘矣忍不敘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受其狀爲公
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石家傳顧景星撰

陸費錫

人有隱德茂才足以稱述於後世而懼其見聞之不齊傳道之弗實一再世而遽以泯沒是以有誌銘之作是將以語言之際傳其人之生平非細故也其言傳而後其人與之俱傳故必學成名立擅著作之林者乃可任其事而不辭宗弟淮以尊人梧岡叔之誌銘來屬予何人斯敢附作者而以銘吾叔淮弟之言曰今之大人先生擅著作者如林顧必有豐功偉伐高爵顯秩其子孫乃得造膝以請焉先子官止一縣令又被誣不終其官雖有大人先生哀其誣而欲賜之言淮無由以請而先子生平又不可以沒舍我兄其奚屬予喟然久之而不忍辭也梧岡公諱費錫字大勝世爲桐

鄉人生而穎異甫四歲能以黃槐丹桂屬對讀書目數行下博學強記文章議論傑然過於人意氣慷慨遇事能任不屑屑爲退讓其賦性然也年二十七舉於鄉困計偕十五年乃登進士又越九年始謁選知山東平原縣事時年五十有一莅事不滿三年卽被斥又三年卒於濟南客舍享年五十有六平原齊劇邑前令註誤不得去者凡四人公至揖前四令曰誠知材劣不足以繼諸公後然諸公事皆我事畱諸公以冀自全此俗吏態余不忍爲列狀上請盡釋四令去而以一身受其責邑四達爲逋逃藪胥蠹蝕其中積弊浸淫公欲一旦洗滌之發奸擿伏不避強禦其所爲皆人所不能爲者而形格勢禁卒以獲謗公與先君同鄉舉因得敘先

世稱兄弟行子執猶子禮事公庚戌夏請假歸浙假道平原公飲
子酒輒自歎不免已而慨然曰天下事皆避其難誰當盤根錯節
者惟內問我心無疚焉可也公早知事之不可爲而其志堅確不
移如此夫吏治可稱莫若兩漢其時朝廷重親民之選久任責成
往往不拘以文法州刺史旣多賢者又無若後世之纍卵置棊以
加於其上故守令得以爲所欲爲然能治劇邑如周紆虞詡輩亦
不多槩見而大要非文學之士所勝任也自司馬之辨論不行求
其官稱事立人稱官置不可復得如以公之才選入翰苑從容於
起居講讀之間雖漢之枚馬唐之燕許不能過也此之不遇而老
以遲暮之年詘以邑宰之職固已用違其才矣纍卵置棊加於其

上者羣掣肘焉曾不獲展布萬一徒使受誣謗折辱憔悴以至於
死天之生才不易有才或不見用於時幸而見用又躓於中道而
齋志以歿嗚呼何其酷也公性孝友班班可稱者詳載淮弟行實
予謂此士君子家庭之恆修故略之昔王賀自言有陰德卜其後
之必昌公治平原日甄拔寒士薦賢書者若而人請蠲荒賦至數
千兩壬子歲大祲設法賑恤全活饑民數千家昌後之符可以操
左券公之殞久淹東昌今將歸葬於桐鄉之阜林阡爰爲銘曰
不華於春秋而實之斧斯斤斯以披其枝其枝則披其本不撥謀
及燕貽闕宮有碣

右墓誌銘陸棻撰

按陸公順治
辛丑進士

吳李芳

吳李芳湖南邵陽人明崇禎己卯舉人時年甫十六以通博識時務事桂王爲監軍道累官左都御史 國朝經略洪承疇至湖南重其才將薦以原官起用亟辭不獲則曰吾先朝鄉舉隸名禮部今請以原名與禮部試聽去取可乎遂中順治十八年進士於是年四十一矣授新喻知縣行取內閣中書復出爲建始知縣升固原州知州在任清釐荒賦蠲積逋大軍征祝囊克旺供億殷繁事辦而民不擾以老歸固原民爲立碑頌其政卒年八十四祀鄉賢祠子伯夔康熙中恩貢官醴陵教諭改合浦縣丞署縣事調署新設瓊山海口明敏有幹力事皆辦升慶都知縣未赴卒孫車泰字

岱雲雍正甲辰舉人越五年會試復以搜遺卷奉 旨引見 上
垂詢履歷初擬用教職 上顧諸臣曰此非教官才也命發廣東
以知縣用復顧車泰曰爾可是一等秀才奏云已考試數次一等
上喜命賜膳保和殿前此未有也補大埔縣歲荒設法溫振全
活無算俗悍黠民多仇訟往往食斷腸草藉人命圖賴車泰廉其
奸痛懲之又徧搜其種投諸海俗爲之變拔貢饒某以家產訟其
從子車泰曰從子與若子有異乎君貌非凡人不久當居民上似
此何以治人饒愧服事得解後數年饒官南甯守車泰調署饒平
昌化縣崖州知州擢同知最爲總督鄂爾泰所重以父憂歸尋卒

右傳李元度撰

臧振榮

維臧氏遠有代緒自明以來爲諸城世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及
入國朝仍以進士起家學術風節寔復如前人偉然可紀者如
公是也公振榮諱君仁字一字岱青曰惟一工部尙書公曾祖考
也曰爾勸兵部尙書公祖考也曰爾令山西按察司副使公本生
祖考也曰允德錦衣衛百戶封奉政大夫江西甯州知州公考
也曰李氏封太宜人公妣也公中順治辛丑進士授廣西昭平
縣知縣其地因砦改縣百事草創且當三十六灘之衝海羅兵燹
人多困窮公至方加意拊循忽滇黔變起桂林守將孫延齡附之
全粵震動公時染瘴癘力疾固守張疑設伏賊艘千餘蔽江而下

竟畏不敢前故於平樂既陷之後蕞爾昭平歸然獨存也會大司馬金公開府蒼梧察公知兵檄赴軍前督理糧務賊乘虛薄城下且攻且誘遂至失守懷集令缺金公以其爲東粵要害命公攝其事莅事兩日僞將軍周一鄂率眾環攻時倉庫如洗公鼓舞士民自設方略出奇制勝城賴以全新令至公迺謝事時東粵盡陷滿城皆賊壘公甫離懷集爲賊將馬雄所獲雄久知公才冀爲己用公以死自誓必畱清白之身上報 朝廷下見先人雖徧迫百端矢節愈厲適幽繫少疏公得逸去丁巳二月抵贛州將軍舒公撫軍佟公悉公忠義交章尉薦旋奉 温綸特授江西知府需次本省公念母甚遠歸家食者十有一年丙寅甯州守缺始捧檄赴任

公遇事明敏佐以廉惠仁西兩鄉地接湖湘其民刁悍國賦久虧
樊盧冷吳四姓尤稱桀黠公親至其聚落開誠布公諭以禍福積
逋悉完輸將恐後矣一日大火起西門延灼數百家將及衙署公
仰而籲天風立返火遂息公治甯六年政聲日起一時督撫無不
推轂且駸駸嚮用忽太宜人以老壽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抵
里而毀益甚抑鬱結轡一夕卒則康熙甲戌五月十五日也距生
崇禎庚午八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娶匡氏 封宜人前公一年
卒宜人之沒也葬城西南黑龍溝耐大墓之左至是乃以十月八
日奉公柩合葬焉子四長瞻祖甲子科武舉人匡宜人出瓊瑤珊
俱國子生側室鍾氏出女六庠生安無慮李暘李則顥貢生李璫

國子生任璽王恕孫其壻也孫一延樞女孫四皆瞻祖出公少好
學善屬文尤長於詩有彙數卷行於世筆法最爲簡古得其書者
多藏弄之又天性坦易與人言呐呐不出口而其居官則廉能仁
恕爲上官所重至盜發兩粵羣聚蠶起公雖有濟變之才天地爲
寵逝將何所卒能貞白一心抗節守義亦可謂挺然獨立矣乃甫
履亨途而不得竟其所施設也豈非其命也哉葬前長君瞻祖不
遠百里謁銘於余余與公定交餘三十年情好厚矣余涇涇自守
每遇知交宦游之地輒裹足不入憶自送公作郡已九易歲朔音
塵阻絕去年三月始訪公於南邨握手道故風度話言尙可想也
銘其敢辭銘曰

公侯之孫再鳴以文三刀徵夢厥績紛綸監德者天歸仁者民駿
發而升所施已鴻以彼其才猶未謂亨我作銘詩用俟後興

右墓誌銘張貞撰

孔貞瑄 孔尙悖 孔興詢

貞瑄字用六先聖六十三代孫究心經史精算法韻學中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授泰安學正升雲南大姚知縣滇省鹽法壅滯前明定以按丁派食之漕兵火以後丁亡額闕民不能償貞瑄乃請減之民困以息又境有前明黔國公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賄賂復主之貞瑄不勝憤爲力爭於上不得遂罷去歸構聊園以自樂著聊園文集詩略操縵新說大成樂律全書滇記黔記泰山紀勝縮地歌等書年八十三卒又尙悖字德允先聖六十四代孫醇樸廉靜居家以孝友稱康熙十七年舉於鄉授陝西同官知縣時王師征伐西夷遠踰大漠輓運軍需人多憚其寒苦尙悖獨毅然

南史卷之九十一
在上官憐其賢勞令同僚助以金辭不受居官九載家無餘財聞
者稱爲廉吏云與詢字爰咨先聖六十六代孫以陪祀恩貢授雲
南麗江府通判麗江處滇西北鄙密邇土番明初置軍民府世以
土酋木氏知府事其民椎魯不知學喜人怒獸時出攻殺爲患而
流官通判其地者又率以閒曹不任事故其俗益敝與詢至力以
變化風俗爲己任因倣文翁治蜀之法乃請建文廟闢學舍置師
儒集流寓之士日與講明先王之道由是其俗漸化升貴州定番
知州以疾歸卒於家

右家傳孔繼汾撰

孫廷鐸

子與道宣孫君順治中偕上公車逆旅解鞍篝燈談藝往往至乙
夜不休交相得也尤喜其五言閒曠有淵明之風自時厥後宦游
南北不相聞者四十年辛巳予取急歸田而君已前歿長子寶仁
以狀來請誌君之墓感念夙昔遂如隔世可慨也君諱廷鐸字道
宣別號夢果道人世籍益都其居顏神鎮則自克讓始六傳至廷
壽稱柳溪公生震官濰縣教諭二世皆以文定公廷銓貴 皇贈
光祿大夫戶部尙書教諭公丈夫子四曰翊昌者君考也 贈文
林郎陽江縣知縣母孟 贈孺人君生而秀異不羣時文定以文
學爲諸生祭酒君繼起稱二難崇禎壬午甫弱冠後文定舉於鄉

名相甲乙屢上公車不第益肆力於詩五言尤爲擅場閉關諸作
非彭澤右丞不足擬也順治辛丑就選人康熙戊申得廣東之陽
江縣距海三十里東連閩海西達廉瓊南通交阯北津要戍重鎮
建牙兵民錯處夙號難治君始至值禁海下令遷界瀕海之民流
冗失業君多方招徠勸墾開竈復業者萬餘家五年中墾田至千
六百頃有奇復竈田百七十頃有奇竈戶八百六十丁有奇縣舊
無赤歷糧多飛詭君考全書刊由單按由單定徭賦吏胥不得上
下其手飛詭之弊遂絕大猾李桃者陵暴一方恃逆藩爲之囊橐
前政莫能禽制君急捕獲立杖殺之豪黠股慄縣有蜚戶以遷界
失恆產相聚島嶼爲盜民苦之君力主招撫蜚目石貴等相率歸

正復爲良人君本儒者以經術飾吏事而爲政嚴明不畏強禦雖
漢張敞尹翁歸無以踰之乙卯用兵高涼軍於縣之儒崗時君已
內遷猶詳免夫役三千人請準鄉勇三百人入伍支饟省民間供
億不可訾計陽人懷之又以餘力繕城郭葺官署闢園種樹吟嘯
自適招提精舍竟日忘歸乙卯秋援新例捐納中行其冬奉檄離
任戊午秋試巡撫特題畱分校文武兩闈蓋君之文學治行有以
獲上者如此庚申北歸遂不仕晚嗜傳注之學不復談詩讀吳草
廬禮記纂言作敘纂十篇甲子得風疾康熙己卯十月十四日病
劇卒距其生天啟壬戌四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八元配宋氏少
卽讓匳資於幼妹及歸君黽勉有無自安粗糲宗郇交稱其賢生

天啟甲子二月十四日卒康熙辛酉四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八
男子五人寶仁歲貢生能文工書爲青州名士寶信太學生寶任
業儒寶傑早卒寶佃女子一人適趙蔭孫男二人以甯以安孫
女六人君所著詩集五卷敘纂十篇藏於家銘曰

粵之封疆敞於驕王君鉏豪強出諸輟牆使冠柱後惠文何減乎
河東之二張而乃歸臥邱樊嗒然坐忘乎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郭傳芳

公諱傳芳九芝其字也有康濟才以明經丞咸甯賢聲蜚三輔諸
上官莫不嚴重事多咨決倚若著蔡歷署咸甯邵陽澄城長安劇
邑神明豈弟卓絕一時所居民戴所去見思尸而祝之如奉私親
及宰富平治邑如治其家善政善教偕行仁言仁聲并入實績奏
最 欽賜袍服膺內 召會東川郡邑新復需人字撫遂改牧達州
未幾病卒弗獲究厥施於天下而僅以循良著識者惜之然密邑
中牟穀陽桐鄉皆以邑顯生有榮稱歿而奉嘗登諸簡冊流馨百
世彼其時身不出都門位卿相而名湮滅無聞者方此何啻霄壤
公自咸甯時奉督撫檄主關中書院修省志卽與余以爲己之學

相切砥其在富平爲余築室幽阿迎余款聚究極性命自是反己
入微務敦大原葺愼廬於署揭四以說自矢其操嚴祗飭如此余
不肖承公特達之知雅意相成受益寶宏今知己云亡曷勝人琴
之感謹收淚遙題公墓前之碣而次其槩於碣隱以誌余痛若夫
履歷事蹟居恆膾炙人口者詳具銘狀傳表無俟余贅

右題墓碑李容撰

李正華

李正華河閒獻人以明經爲令累官知松江府潔廉爲江左第一
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鉅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
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
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
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
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
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
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
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爲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閒歲

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閒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右傳王士禎撰

李公茂先諱正華河閒獻縣人以恩貢爲吾松太守爲人狷介不畏強禦指紳莫得干以私吏胥不敢玩法鼎革後巨寇猖獗自公至羣盜立斃杖下無一幸免境內肅清民得安寢皆公賜也松民比之龔黃旣以事去職士民慟哭爲之罷市公有對聯書府門云是非秉天理之公一任知我罪我賞罰協民心之正豈有殺人媚人

右記章有謨撰

張扶翼

張扶翼號蓉園江南霍邱人由選貢於康熙初元任黔陽令越五年邑境羅翁山峒獠與城步武岡激浦辰谿綏甯諸苗不時出殲劫掠扶翼乃請於兵道發鎮兵壓其巢且遣人諭以利害獠大懼就撫扶翼遂單騎深入獠皆感泣誓不再叛於是給以荒田令佃作免其役大吏以扶翼能辦賊旁郡獠事檄兼理所至悉平當扶翼之初莅黔也兵馬自滇凱旋日絡驛於道黔民苦編協沅水懷化便水諸驛並辰谿防夫之役又船隻過黔者有幫拽之役兵之駐沅者有派料穀之役民因甚扶翼以狀陳上官皆得請又爲本道陳招徠之議言黔民之所以岌岌不安者其故有二一在寄莊

之害一在五年盡墾之限過嚴道是其議又條議清丈之法口陳指畫若數善可了人服其才兵燹後城垣學校官廨多就殘毀一完葺之尤富於學手纂縣志公餘著有望山堂集遠邇傳誦在任九年告歸黔人至今稱之

右傳龔華塍撰

楚南邊地苗獠雜處黔邑無苗附近黔界者爲羅翁山獠其山八面七面向南屬武岡界一面向北則黔邑之東南界也獠有四族一爲沈懷山住梓木駝一爲克紹宇住照面山二獠最強一爲風亞六住木古界性頗馴謹一爲狗榮山丁亞種辰亞柳住藍家峒狗榮山最狡沈懷山自麻塘山分支舊住靛岡山在羅翁西面後

徙梓木駝年八十餘子二沈龍字沈勝字明季之亂道踣槎塞湖
南北難民行旅多取徑搖山寶沅兩道處其中梗採土人議給懷
山劄票爲搖總守爆木岡地屬綏甯俾護行人計擔與米一升搖
人得食因不爲亂各搖旣與山下人往來遂買田山下附近搖山
如武屬之郝溪宗溪寶窯崇陽等搖廂皆附懷山日久疊生相仇
殺前季時郝溪搖廂合大水小坪各鄉兵四面齊攻搖遂不支散
匿鉤崖孔穴中飢死不可勝數會兵解以免存者斂迹不復敢下
山收取餘利遂苦飢乃求爲山下人佃作甚謹自順治十五年黔
邑再入版圖先後二十餘年不敢爲非而報怨之舉則未嘗稍懈
康熙五年搖丁之少者皆壯可任兵乃謀報怨適寶慶之城步石

灰砦搖李賴子以妖惑眾綏通之吳老潘稱王逞逆武岡之白茅壠邵澈之麻塘東山合眾數萬同時舉兵響應羅翁沈克諸搖遂於是年三月出掠武岡之赫溪宗寶崇陽白焦一帶焚殺甚慘以兵劫木古界搖酋風亞六木古界近黔子弟鄉之大壠亞六一名六高峯受明季都司銜劄年六十餘有謀善辨子幼爲沈懷山郎壻藍家峒附近木古界新酋狗榮山等外與沈克諸搖合勢而內持兩端搖雖未犯黔境其鋒方張男婦遷避安江大河以北五月勢益熾黔令霍邱張公扶翼差快役黃廷耀上山詰諸酋因何稱兵諸酋曰搖非敢叛報赫溪舊怨乞爲我致聲父母不敢犯黔境一木會城步兵敗勦武岡撤兵往援公恐搖浸淫出犯則不

可復制且欲撫輯安定非脅以兵威其鴟張之氣終不可得而降也乃請於辰沅兵道李公世鐸咨會沅鎮李公逢茂發兵十一日沅鎮委二千把領前鋒到縣右營游擊高公國勳旋領兵四百駐縣會議進勦公議兵多糧運維艱兵少又不足定亂乃議大營暫駐縣城相機勦撫遂盡拘江上漁船分載千把兵蔽江而下十三日駐營安江聲調太平鄉勇擣其後供洪鄉勇掎其左小坪角其右武岡郝溪宗寶官兵徭廂攻其前親領大兵駐營熟坪截其糧道刻日衝其中堅徭聞兵來神速又分扼要害乃大震恐潛令客民黃端龍探事軍中且乞降公密召至臥榻前與之食十五日夜復差役黃廷耀客民黃端龍等持諭招降否則且進兵又密遣盧

慎生林近臣等說老猺風亞六先招藍家峒新酋狗榮山以閒沈克諸猺十六日晨役回傳猺頭語父母親來敢不投見顧大營駐安江我不敢往願齊赴大壠投誠大壠去安江八十里公單騎疾馳赴大壠未至木古界猺總風亞六先赴櫺不溪投見勞之詰朝各猺頭狗榮山丁亞種辰亞柳等俱來見願受約束惟梓木駝照面山沈克諸酋自以罪大恐不宥各令其郎壻來刻木爲符誓不敢犯縣境十九日率兵還邊境以甯然而赫溪事屬武岡卒莫之解沈克仍未釋兵願恐狗榮山乘其後日益疑畏而武岡一意誘過黔屬以致分守下湖南朱公廷案駁查至再公乃於五月二十七日作撫猺議上朱公略曰服人者必服其心解鬪者必平其氣

獠人之變爲與武岡之赫溪糧獠有仇激而稱兵今武岡不審獠人激變之故由於赫溪之空祖則無以服其心不禁戢赫溪之生事而單令獠人釋兵則無以平其氣委巡檢招撫官卑不足鎮壓且巽懦不前則又無以宣布其德意此武岡所以兩撫不成由不得要領故也乃武岡止聽道路之口謂黔獠越界生事遽欲用兵以爲委卸之地豈不冤哉夫羅翁八面獠有數種俱屬無管生獠何據而名爲黔陽獠峒耶且武岡官吏則欲撫赫溪之民則欲滅此而朝食如此而欲其釋兵歸誠是猶欲止沸而爨益其薪也不得則諉之曰隔屬黔獠不肯聽撫是誰欺乎愚以爲誘飭武岡務以解仇平忿爲招撫之先務但宜增兵設防扼其要害萬不宜以

數十百獠人之命連兵數郡爲武岡一獠廂報怨之舉則地方幸甚斯民幸甚然彼此文移查駁仍無虛日分兵駐防迄無甯土緣當事未悉獠情公乃於六月初六日上兵道李公書獠人性悍而直有有管無管之別有管之獠如武岡之赫溪小坪龍里別爲獠廂者是也其無管之獠於附近州縣界內佃田納糧各認田主所管州縣但令輸納正糧免其雜徭如白茅壠之獠附於武岡麻塘山之獠附於邵澉木古界之獠附於本縣者是也氏族雖殊種類則一撫之則來附激之則生變自古皆然如木古界獠人風亞六佃本縣田糧止令完辦正賦免其雜徭若親來赴納則賞以酒食花紅所以各獠蠢動此山一隅終不隨附有弟下山潛隨諸獠出

掠亞六糾族義殺其弟以示不叛所以前往撫諭未到大壠亞六
卽出山五十里迎訴此其驗矣若附近州縣各處山獠撫綏有方
自不爲變卽變附近州縣各查所以生變之由爲之剖分曲直開
誠招撫則變亦可定如舍此而用兵其慮有二獠山無糧萬難坐
以待斃恐激而乘突此一說也急則奔竄山菁溪峒之中兵雖久
居撤之則復來久駐則兩敝此又一說也愚以爲莫若分令州縣
責成地主招撫附近各獠以散其勢剖析仇怨以服其心不過旬
日其事可平不然亦不煩多兵但於緊要地方設防嚴飭團保協
力防禦蓋本地土人性情技勇與獠相埒山川險阻相習責以鄉
自爲衛之義自足以制逆獠之命若張皇大師深入不毛與之角

勝於山箐溪峒之間愚未知其可也是月二十日武岡小坪民會
合黔邑太平鄉民破白茅壠後砦而武岡營攻其前猺遂不支潰
匿山谷兵去而仇怨如故而城步麻塘又在在告警矣當事以兵
少爲疑沅鎮仍令游擊高公將兵四百就公議進止公於二十三
日再上兵道書麻塘山猺辰鎮已經進兵勢難中止麻塘山去縣
太平鄉七十餘里太平民足以自守但恐辰鎮用兵必吝會沅鎮
以爲應援沅鎮移兵往應羅翁一帶必難兼顧今城步又行告急
武岡已成狼狽之勢必以勦撫之局委之本縣愚以目前最穩最
急一著莫如撫羅翁近猺省此一路官兵以爲激浦城步應援之
用羅翁猺近而悍山勢險阻然幸與麻塘白茅城步諸猺道路隔

絕不能互相犄角今見大兵進山方切皇皇若不乘此機以定一方儻辰鎮兵連不解城步又來會師欲往援之既無舍己從人之事不往援之又無坐觀成敗之理愚深知此犒情形況此行專爲解釋赫溪之怨以向犒餘生犒豈不樂從但恐大營同去彼必生疑竄匿潛伏山大菁深我兵進無可攻又無退理徒結怨一番無益封疆大事且深山大谷糧運維艱某爲此寢食俱廢今與右營高議大營且駐縣城某於本月二十四日先到近山地方聚集邊民一面籌畫軍需一面差役上山宣諭以安其心犒人既不驚避軍需亦可就理則撫事可成而右營高尙慮某離營太遠誠爲持重老成之計但某有地方之責萬不敢輕出貽誤致煩憲慮亦不

致畏首畏尾以失事機仍於是日先赴洪鄉之茶陵地方去
山四十里就近籌畫以圖萬全蓋某意不敢僥倖貪功亦不敢辭
疑避過凡以爲甯謐邊疆以上紓憲臺一顧之憂耳若得此山平
其餘各徭俱可不勞而下矣然沅鎮猶以城步敗衄欲親將以備
緩急公於二十四日三上兵道書城步去縣隔遠徭人不能離巢
遠出不足爲虞羅翁徭悍與諸徭隔絕撫之爲易武岡張皇其詞
視爲大難者不知徭人之情故也今某專心一意以辦羅翁之徭
親赴邊汛相機撫諭以釋荊溪之兵某身在行閒則遠近不驚事
必可成右營高鎮重老成足以辦賊今聞鎮臺親臨調度恐荒殘
下邑難勝大兵且去劇寇俱在數百里之外縣城守禦不虞單薄

白茅麻塘雖近太平太平民風勁悍有安江司率之足以自守況有官兵協防自足邊逆獠之衝城邊兩處既不用添兵羅翁一隅右營高之智與力又足以辦此是不煩鎮臺親行以褻威重也兵道覽公議止沅鎮親行然猶以羅翁寇劇會檄邵武綏澈連外文武多官協同招撫令公主其事而連界有司勢難卽至公於二十八日四上兵道書本月二十五日接奉鈞諭見憲慮之周詳某敢不悉心籌畫以祈萬全但深念此舉主兵者武岡也今赫溪之兵止一把總領兵二隊而本縣之兵且一營將領兵四百名矣軍需旁午官民無計是代武岡主兵也又起釁者武岡也赫溪之民乞糝祖墳實開邊釁今武岡絕口不言但切責本縣爲之排解是

又欲某代武岡受過也某一奉檄卽刻起程親臨邊汛聽候武岡文武官弁到齊會撫是某懷遵憲命不遑啟處也搖聞某臨歎然釋兵候撫軍機貴速爭在眉睫設武岡之官不至或有來有不來以致羣生疑畏潛匿山谷勢必兵連不解是又欲以本縣尺寸之地坐受師行糧食之困也本縣地殘民稀勢難久駐大兵刻定期會檄令武岡綏徽各官星速前來一切綏輯機宜某悉心籌度務求止忿息爭保境救民而止則了此不過旬日蓋某爲本縣地方起見自不得不任勞任怨也旣因各界有司未能刻期到汛公於七月初二日五上兵道書奉檄連界各有司公同前往羅翁山下適中之地設法招撫此憲臺救甯疆土之至意也某遵到汛已八

日矣而各處有司杳無一至綏澈猶可他諉武岡何說之辭此必欲諉之某之一身以爲卸過之地明矣然臣子之義不辭難不避險某卽以身任之亦無不可但不宜自失機宜蓋處盤錯危難之事惟賴明與斷耳旣中無可疑便當斷然行之以趨事機之會今一舉事而牽顧不已文官怯懦巽避不前武弁臨戎必嚴兵衛此牽彼掣事機已至而行不得果連雞旣無俱飛之勢戴胄又非見虜之儀兵衛旣嚴猜心必忌猜苟竄匿則兵連不解夫區區之猺勝之不足爲武滅之不足爲功徒失 朝廷之恩信以下結百姓之怨如此則某萬不敢承此舉矣僕邀憲臺明斷專其責成武岡有無官來不必強以所難移會右營游擊高駐師熟坪去羅翁二

十里而軍某前抵羅翁山下設法招徠宣布恩威猛必可降事機
之會爭在眉睫毋忽幸甚當事猶以猛性叵測冒險深入爲非計
止公毋行公以身在軍進止宜斷於心遂於初十日復徑上兵道
書解忿息爭噴有煩言亦安危存亡之會也有可慮者二無可疑
者四俱令委官前往恐未合機宜之節此一慮也猛性悍直不失
期約無正官以臨之其心必疑此二慮也目今猛山無糧我兵四
集此猛心膽已破其望撫也如赤子之望慈母一無可疑此行爲
解赫溪之怨猛聞某來冀冤得白豈敢有他心二無可疑且木古
界藍家峒各猛附近羅翁者某前已撫之矣龍岡山梓木駝照面
山猛沈勝字克紹字等後至以未得親見某爲恨夫當日之撫正

在各獠猖獗之日某以身先之獠後至者且以未見某爲恨則今日儼然臨之獠雖悍其輸誠樂附可知無可疑者三而又劫之以兵威右營高大師駐縣遠近皆知分令偏將梅春魁王有功駐營熟坪把總劉大福領兵移駐栗坡界去熟坪五里以爲犄角某調太平鄉團保丁壯五百人分備隘口整飭營陣連絡聲援以示威武蓋某身親在會兵衛雖嚴獠必不疑委來之官亦有恃而不恐如此始可鎮靜安閒以聽其訟而平其爭宣德布威獠必感畏上不失尊而下知畏法獠人心服輸誠必然不敢再變此又無可疑者四儻某不親往彼此疑畏勢必草率以圖成天下事從未有苟且率略以僥倖成功者也乞以疆場之事直任之某不效則治某

以疎玩之罪蓋某之籌此者熟矣志曰知彼知己慮事不得不周
行事不得不斷要期於當而已矣書上公不待報可十二日抵熱
坪十三日抵山下十四日單輿攀絕磴直抵羅翁招出沈克及六
狗等酋爲解郝溪之爭皆感激釋兵誓不復反隨諭回山復業卽
日撤兵十六日還縣十八日宴諸將士自出師以迄宴飢凡七日
兵道李公喜曰張令恩信變夷素服久矣信格豚魚況獠人乎邵
澈所屬各獠尙恃眾抗拒不聽招撫麻塘附近澈之龍潭司與黔
之太平鄉接壤沅鎮復分令將備領兵二百駐太平郡守鄒公翼
明諭公代撫其眾兵道諭州縣責在守土爲鄰封出境非申明院
臺不便輕動公深維麻塘不平則太平之兵萬無撤理仍令快役

黃廷耀往諭降猺老總六高峯等捧諭往麻塘各峒宣布招徠八月十三日招出麻塘唐家山猺官唐少南猺總唐亞敬劉家山尖山虎山界沈家山杉木坪野豬窠白馬山各猺總劉亞敬等下山就撫猺峒悉平蓋前此各猺倡逆其爲覆兵折將者數矣而羅翁鉤崖高嶺木古界等猺不煩一兵不折一矢悔罪投誠因得用我新附之猺以招致麻塘各峒猖狂之眾皆由公實心任事旣明且斷以成此救甯底定之功然則禦猺之道亦云勿失古者羈縻之義而已矣余以猺警震鄰往復偵訪因次其事以爲之紀

陳五典曰予嘗讀三國史至南人稱武侯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至今千載下猶令人想其丰采焉辰陽舊邊苗猺自古爲

匡章以下原其有示明 卷二百一十
忠銅柱紀勳而後世無傳人今張黔陽扶翼以文弱吏撫定羣蠻
余紀之以告天下之人牧處反側子而不得其道者

右撫搖紀略陳五典撰

康熙甲辰秋撫軍移鎮其從如雲黔陽縣前兩渡大江船隻已備
渡夫篙槳所需甚多邑令張公忽出令盡收城內外居民篙橈各
令記識貯衙內乘除夫數而暗抽其餘畱爲船夫之用人不知也
及期點夫一名給與篙橈一物准算一差舟楫遂蔽江往來徑渡
不移時而畢夫旣准差物各還主故令不煩而人樂從

順治辛丑將軍愛公星阿入滇駐沅餒馬黔邑經亂戶口寥寥熟
糧五百八十石零檄派料穀八千石草二十八萬零人夫器具準

此民多逃匿致前任印捕兩官或抽刀自斷或投河求死雖幸未殞生已官民交敝康熙壬寅將軍凱師東下公請循例軍需照丁糧爲差等奉憲嚴駁每穀一石價銀五錢草一束銀一分黔去沅僅百里搬運爲易何屢求減公力爭再四謂黔邑每穀一石價二錢五分然山高路峻一夫肩運不過五斗往返四日費價二錢若草一束亦不用銀一分一夫僅任八束往返四日值又二錢若水運冬涸灘高船小載穀不過八石四夫往返八日費更不貲是苦累非價值不敷實力役無夫也議上當事不能奪是役也黔邑減穀七千有奇草十六萬有奇人夫器具準此故四月之內兩應大帥而民不擾

黔邑供師恆苦里夫逃役皆因里民不足雇募市傭充點略給工價餘則許而不與所以臨汛多逃官輒自雇夫少值高借多息重前任緣此累輒數千金不能償公知之而不能禁里民不雇市傭也赴調之前輒先發銀於附近水次多市米石載而赴汛至期勒以兵法十人而什擇能者長之十什而隊擇健役分頭領之均勞逸審疾苦無食者輒與之米其在營餒馬者晝夜不得息公則更番迭換休之以暇五日輒醉飽之病者令先歸兩供大師終事而夫不疲亦無一私回者其所費累不過數十金而已

大師既至黔邑分得鑲黃旗一旗三營槽桶鍋刀各以千計攔馬木以萬計分送三營皆責辦一日內公分頭率領人夫迭運疾騎

而巡趣具飲食以食各夫親慰勞之役夫數百不鞭一人一日內
三營各項軍需皆完滿師人人驚喜曰他官五七日尙不辦也因
與其長相得甚懽事無掣肘去之日有垂淚乃別者

大師列布郊外凡採樵轉餉夫役出入甚多有逸去者輒曰營中
拏去也虛而歸亦曰營中拏去不敢爭也公旣與其長交懽請得
其旗夫役出入輒以其旗統之他營不敢問夫役遂無妄言逸失
者樵蘇軍需賴以給

軍中餒馬夫夜苦不得息來白公願更他役公慰而遣之去徧攜
酒肉使人遺其廢長語之曰諸馬夫皆吾子民未諳勞苦恐不得
食息乘便逸去我在此去縣苦遠勢難更調將不可復得夫矣願

以餘食食之夜則令其更迭起視草人情不甚苦則自不肯去也
廢長喜得餽遺又恐夫逃皆善視諸餒馬卒而餒馬卒視他夫乃
更逸且得日飽酒肉之餘及公遣代夫乃願畱軍行之日其長悉
領原夫來交人與之餘米遺豆敝衣舊帽各物公惟兩利而俱安
之故交相感則交相成也

一日撫軍坐都統營中下令蓋馬棚數十間周圍營牆每面闊數
十丈限一日內完令公經理其事按都統營 屬敘浦專管因其
令病故兼屬之公公察澈令雖病尙有委官人夫可用所少者調
度之人耳因以票取司木者木令黔澈兩縣人夫立刻運都統營
分令匠作人夫鑿者鑿截者截架者架茅者茅各勤其事身親飲

食督責之日未半前後馬房周圍營牆俱竣以報命

公初受事卽有供師之役當事念公邑小力難獨支一旗檄一佐貳官來協其人聞之欲自縊公使語之曰毋恐我事已夙具不甯外助頃當納還上命也其人猶不自安曰張公卽念我上憲安有反汗也適當事傳公計事公乘便請曰昨蒙檄某官協職今職諸務幸已集矣本官見司收放木植不諳營務不若仍令掌管本職爲便當事喜曰所以遣令助子者憂子不集耳旣已集矣何庸彼爲公因出其原檄繳當事其人深德公後數日公受撫軍命代澈邑造都統營房馬牆需木數千澈令十往取之不得公檄到卽如數給發事賴以集公常曰凡與人處當視其所畏而爲之避毋強

以所不欲則得人死力矣且有便於人者未嘗不便於己也

一夕漏二鼓傳大將軍令每縣取縫工十名立刻點進候者蒼黃
來白公已就寢第曰速去睡明日再尋候者不敢去公曰第速去
他處睡候者去次日則不用矣諸吏初方怖違令及不用問故公
曰夜深取鍼工此偶有所需耳別縣有應之者則已豈必每縣喚
名始入耶且各縣縫工俱在各營半夜卽多金能購得乎徒亂人
意耳及曉比訪別縣夜募縫工每名有至銀二兩三兩尙覓不出
者乃羣服其鎮靜

先是凱師且至沅倉米無顆粒一夕奉急符備犒米三百石遣人
分購市米亦無公令購者曰沅城內外兵民甚多豈少米耶不過

價高耳汝但密往市之有應者卽與偕來果有一客至指米一囤其價視常增三之一如數予之其人復以平輕來白公卽令自兌足用價旣高客爭來售一夕而米具價亦不增

大師駐沅凡料豆船隻自常辰而上者悉由黔陽至則橫索縛夫更替船戶旣眾又督運之官借口軍需索百端沿途苦之一日大軍將到豆船蟻上到縣索夫八百餘名洵洵堂上正苦無術忽值執令過靖寶差官到縣公不交一言徑與至後堂故爲密語復謬泄之曰是執令來催軍需豆船者上曠運官沿途逗邁故執令來縛耳運官聞之一刻開船去無敢畱者

大師駐收事竣全師分由水路各縣應付舵工水手船戶利得水

夫雇值而不願留其人以乘流而下勢甚便也緣此分得水手上船輒索其銀意在得銀故不爲防夫多乘閒逸去逸夫旣多船戶兩無所利乃藉力於諸甲士引至公署羣聚而鬪公語之曰吾與汝水夫數不足乎曰足公曰足矣何又索船主曰纔到船卽逃回引甲士爲證公語甲士曰毋聽彼妄言水手上船正數不足此吾過也夫旣上船此船主之事船戶得銀私縱夫逸復來索耶甲士曰遲誤軍行誰任其咎公曰船戶任其咎是時鬪者盈庭公指一桀驁者曰汝輩所爲吾稔知之失數水手事小遲誤軍行汝死豈足贖耶叱健役擒捶之公聲色俱厲羣不逞一鬪而散責畢公繫其人騎而出甲士請曰爺何往公曰往軍門其人懼跪懇甲士亦

代爲請再四公乃釋之自是無譁者禁犯楊華字久羈不可釋公
赴調供師其人遮訴視之強而辨語之曰若能從我供師乎當貰
爾罪其人求行從行十餘里跪告公曰心忽病請畱養一二日卽
來公曰汝第畱愈則疾來後數日而其人至至則令管餵馬人夫
終事不逃一人又事之繁猥者使之輒效兩供大師悉得其用又
有張元舉易國齊者皆膺重罪禁囹圄適西山會勦需夫背運去
者人懷鋒鏑憂二犯請往以贖罪乃縱之往凡夫至西山輒逃以
累有司二犯則終事無違公嘗曰使功與使過術異而效同然使
過效尤捷今觀數人者方其縱之也能信公之不疑之也及其爲
公用也能信公之恩又愈於畏公之法也夫非使過而效者耶

滇南削平郝劉李馬諸賊尙盤踞西山康熙二年秋朝議遣三大師統滿漢官兵三路進剿山險糧運維艱議用背夫十五萬人皆於湖省取之民多避匿甚有圍城拒捕執官役以叛者人情洶洶每徵符到縣公故緩之語來攝者曰慎毋張徐示曉眾募民之足任者預爲治具夫齊卽日押行其雇值視鄰邑加一倍曰用民力於辛苦艱難之地何爲少若值鄰邑之民間之爭來就募夫凡八運慮夫逃例委官押解六運後縣屬各官俱赴西山無他官可委公令一的實解差押赴軍前交割縣屬在山督運之官取具收管報查而已夫至西山當事點閱見其人皆精壯什伍不亂又所持雨笠椹衣營帳器具悉備交贊其能以眾整數運後他郡之夫屢

更屢逃而公之夫每點輒在當事異之間曰汝邑之夫何以獨全
曰邑父母待我厚來時多與我等金既飲食我又親送我及我等
到汛又遣人周給我既待我等恩厚若私回何顏以見父母甯死
不忍逃也當事乃益奇公能用其民

將軍將到西山當事念大軍入山鑿巖巖修營柵架橋棧製礮火
需各匠隨營候用通計用匠近萬人照郡邑分定數目急符下縣
刻期三日如數押赴軍前後期者毋赦黔邑凋殘之後諸匠絕少
眾懼無計以應且干軍令公曰毋急此易辦也匠隨營入山攻強
寇豈暇作細巧工夫耶但募夫之有力者各給椎鑿刀斧諸器具
令一二能者領之去足矣乃下令曰匠作隨營視運夫爲逸工作

不必精巧但能持椎鑿卽是石匠木匠鐵匠願應募者其值一視運夫民旣利其厚值又冀得在營中無往來背運苦爭來應命三日而數畢及至山一如所料殊無他用他邑必募匠始行或具詳致駁不惟多事擾民且有後期之譏矣

事後余問公曰方羽書急下時後期且干軍令公故緩之何也公曰我心更急也但我輩官長一有急遽之意人必以爲大難而避之矣何以集事稍緩則事有頭緒人心自安人心定事乃可爲也及指畫已定勒限分督之及期不辦擇一二人懲毋赦而事已畢此緩之而適以急之也又問曰方奉軍令徵匠公以夫應可謂有膽矣儻不堪用取戾不更大乎公曰不然匠且萬人豈一一試乃

可用耶若我輩必斟酌是匠而後造之則事必難集于軍令不更
大乎祇作夫募所謂民可使由之者也

公初莅黔城關內外居民僅三四十家無室者半茅椽不蔽風雨
雖一布一蔬皆自洪江市易公問土民何以城居者少皆曰途衝
差繁大差一至則排門而入室非其有矣又問城內空隙甚多何
以不作蔬畦曰種之大師至芟刈而去民不得食故不種公曰我
宅內隙地今皆令家奴治之成圃矣汝但治圃大師來我自出應
不以相苦何如皆曰得如此食公之德矣雖然未信也後大差屢
至公爲治飲食出俸錢爲好語與之交權其向之桀驁者感公恩
皆深自斂戢而去民乃稍信之始藩柳爲圃曰侯且自治圃蔬我

輩何自廢其室乃有來城居者是年冬凱師水陸分行舟由城下過公令內外居民各出一人上山伐木作柵以補城缺預令曰凱師律嚴不敢越城而上敢越城者水手導之耳如有越者第擊之毋失慎不可遷其所有於城外公雖戒其無出然聞師將到城下多有潛令其室攜資出者公知之故不之禁及師至竟無來擾者其潛出者反失資囊而又爲不去者所笑士民始以城關爲樂土矣公出見民有構屋者輒喜捐銀以助其工關外店房數爲水毀公悉捐資以助冬復火又捐俸助成之凡城居者悉薄其差徭士有入城者增給其免附郭之田多未闢查其主買牛給之公令簡而民不犯六年之間城關內外有熙攘之風矣

右記王猷撰

黔邑亂後民少田荒公招新佃槩免夫差鄰屬慕公寬仁來承佃者屬至並諭乘時收積穀草毋任沍爛違者罪之適滇師凱旋駐沅餒馬辰靖各屬皆來收買價至一分一束乃知公思深慮遠又相其山易植諭以桐油利大然利在五年後桐樹未成先種芝麻蕎藷本年卽獲利又以土宜柑宜橘宜栗宜柿宜茶宜桑亦宜蠟農隙勸種復捐建義學不煩民力作記推極義利之辨賓禮高士獎進英才精勤節儉率以身先之感孚旣捷民用大和

右記陳朝汲撰

一ノ三ノイニハニノ一ノ

三

衛立鼎

衛立鼎山西陽城人三歲而孤育於祖吾良晉陽學官署口授經一過成誦康熙二年舉人官直隸盧龍縣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供張糗精捐資營辦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納草束以銀代既收銀後仍抑價買自民間立鼎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輸草者用本色輸民甚便之教誠諸生期變民俗而尤以清廉著稱 聖祖仁皇帝命刑部尙書魏象樞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日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立鼎引經準律咸大稱善初于成龍之巡撫直隸也嘗迎 聖祖仁

皇帝於霸州行在稱循良吏以立鼎與陸隴其並舉成龍遷去格爾古德代之以事至盧龍謂立鼎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作秀才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遂疏薦立鼎治行第一靈壽陸隴其次之未幾行取戶部郎中秩滿遷福建福州府知府引見上憫其年老命致仕歸歸而教授鄉里以倡道論學爲事年七十有六卒著約齋文集詩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君故爲盧龍吏吾昔之盧龍見其俗滿漢雜處多逋逃盜賊難治自君爲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內大治會 詔下郡國察吏之賢當行取爲給事中御史者君在選中旣上竟除曹屬官及余承乏

戶部郎署中老吏每稱君猶憚懾其無私不爲利誘威怵吾又以是益知君賢當君之爲曹屬官數年曹上下胥賴之君每謂其同儕吾殆將老矣不樂與少年治吏事會遷秩福建福州府知府引見 朝廷憫其年至以原官致仕君喜曰吾初志也茲獲遂焉君故爲宿儒緝學學使者每臨試則取以冠諸生錄其文以示學者使爲楷模君故爲邑中師至是歸益以倡道論學爲事邑中學者尊禮之居數年卒卒時囑其子咸萃曰吾生平慕陳先生爲人先生之文能傳道當世名跡以示於後汝曹必往求銘吾君旣歿咸奉命徒跣走京師蒲伏階下泣以請時余出入禁中戒作文字固辭咸請益亟越明年乃克爲之公之在盧龍也當兩京孔道驛

使者冠蓋相望不絕差役旁午送往迎來晝夜不遑息諸所供張
糗芻什器之需均貸於人錙黍不以累民稍以其閒履田畝勸農
桑勞來董誡之盧龍額徵米二千八百石草萬六千束先是勺抄
以下無器可指率用升合量至相倍蓰草徵銀而仍易草於民官
輒減其直民用重困君令戶合納其米統歸之斗斛吏以是不得
輕重上下其手草徵本色輸而無所困民皆大喜悅盧龍士不務
學君興行教化獎拔文士丕變其俗士由是取科名者甚眾君廉
清無欲故精強敏幹事無巨細迎刃擘解裕如也于清端公撫畿
輔謂之曰廉吏固多能也後 駕幸霸州于公來謁白循良吏數
人君與陸君隴其並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

郎科爾坤公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公公爲引經準律魏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哀矜勿喜魏公嘉納之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迂道至其縣中迎謂君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作秀才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靈壽陸君次之疏上而格公歿人有言格公于公天下所稱清忠鯁亮眞能薦引人才者非如託名忠直而陰以排擯善類者比也向使格公不死于公不遷公所被薦達而獲知遇者當不僅於此然夫人患不自立耳誠能自立於居官之大小何論焉不然則世之猥巧工媚邀譽於時以欺買而得大官者何限

是亦足重耶假令君有如世人之所爲而得大官今日浼子文以爲銘子能覲顏執筆而爲之以自欺其心而媿於其辭耶此可以知其輕重長短之所在已按狀君生三年而孤鞠育於王父王父爲學官於晉陽夜則令抱其足以臥口授經纔一過能背誦王父大奇之咸之言曰自咸記事以來見先府君每歲時家祭未嘗不涕泣也君諱立鼎字慎之蘇山其別字也澤州陽城縣道濟里三甲人其先遷自平陽代有甲乙科始祖仲賢仲賢生元凱元至正辛酉科進士元亡不仕元凱生敏中敏中生旭皆讀書有名節旭生戊以明經試第一戊生弼弼生然然生永安永安生堯孔皆世世有隱德或爲鄉飲賓堯孔生吾良君王父也十應鄉舉弟子執

經侍者常數十餘輩以歲貢生爲太原府訓導稍遷通渭王府教授學者稱完真先生吾良生明弼君父也爲諸生以君 贈文林郎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再 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王氏前 贈奉政大夫山東萊州府教授王公某女兩家皆尚儒術故深曉女誡大指有桓孟之風 贈孺人再 贈安人娶田氏庠生田公允成女 贈孺人再 贈安人繼以田氏庠生田公衍祚女生男一曰泰早卒女一再繼以田氏宜城司訓 贈奉直大夫忠節公女生男一曰咸乙卯科副榜候選學正教諭又再繼以田氏處士田公見祥女又再繼以吳氏處士吳公臨泉女生男二曰萃歲貢生候選訓導日履少殤女一適名家吳夫人卒之

明年而君歿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六日也距生之前明天啟三年十一月三日蓋年七十有六云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君所著有約齋詩文集輦下偶吟漫堂和詩如干卷始余知君以盧龍故敘盧龍之事爲特詳蓋爲吏於外專制百里之命操舍由己故得以自表見於時及入而爲曹郎官則否人眾而事權不一也故其表見爲難夫人能自潔其身不隳其素守則亦可謂賢矣嗟乎人眾而事權不一難以自表見於時者豈獨曹郎官爲然哉使君得一郡臥而理之其治績常不減於盧龍時也而君顧老矣君之老也雖於君爲得乎而豈非福州一郡之不幸也哉君雖不大用於時而平生學行政事可以坊表士林箴砭俗吏有裨於世道

人心非渺尠也其所行皆應銘法余是以不辭而銘銘曰
我昔奉使之關東長亭短堠經盧龍江湖遠涉無我蹤海日照眼
波蕩曾蕭蕭迴馬嘶春風灤河三日留征篷寒流斷岸夷齊宮李
廣射石埋荒叢棠花舊雨村樹濃豈知宰木栽新封公具眾美書
不窮我獨記此情所鍾廉吏身往風益崇公乎精爽憑此中銘以
歌詩情未終魂兮歸來悲哉公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159-768

FIN

159-768

蕭象韶

余以丁卯奉命分巡廣東竊願有吾鄉先輩同官茲地得從聞請益以免覆餗之譏越數月連山令蕭先生來謁接其言論丰采不敢以屬員相待蓋先生癸卯登賢書時余尙同事場屋榜出而先生文膾炙士林余佩服之有年矣文章政事相爲表裏余以是知先生之必能爲吏也顧連山邑小政繁先生過以不勝任爲慮余慰勉再三而退尋採其政績其邑之搢紳來謁余者皆曰先生始莅任值邑有皇木之役邑僻處山谷搬運艱於他邑人心惶懼不知所爲先生詣大吏爲民請命如請省民財萬計甲子分校得士五人皆粵中知名者邑寒士朱瑞鳳年四十矣先生首拔之始

得補諸生當時有有力者奪之弗予也邑最受害者搖蠻徧處日以侵掠爲生先生至則束之以法撫之以恩羣蠻向化不敢犯法者終其任楚流寇陳鳳等三百餘人嘯聚爲民害鄰縣百計招之不就獨來降連日蕭使君信義服人我輩投之必得所後果詳上憲安插如所願其善政之大者如此余何幸生同鄉官同地得從閒請益補其不逮也無何先生疾作不踰旬而卒其連山之不幸耶其獨連山之不幸耶世之居官者持其官如重寶唯恐其親戚交遊之見而分取之聞先生在連山待內外親之至其地者恩意有加不難出已有以資之故其卒也內外親聞之皆哭甚哀豈厚道之在人心固有不可盡沒者耶去年秋先生之二子慶衍慶昌

扶輓歸闔余執手泣別今秋二子以書來曰先父邀天之幸得與
公生同鄉官同地向者大故蒙公賻之以財斂之以衣又爲著署
官交盤不令不孝孤莫大之喪之久羈粵土也猶起不孝孤之白
骨而肉之矣今十一月將葬先父於邑之洋門夾唯公賜之銘俾
不孝孤之沐公全德也余哀其意而又嘉先生吏績之不可忘而
爲之銘先生諱象韶字虞九西臺其號也銘曰
洋門之夾山水幽公在此中長夜遊我聞漢室循良吏子孫往往
生公侯

右墓誌銘蕭正模撰

張元凱 子瓚 玠

張元凱字次杜湖南湘潭人居母喪遭亂家人驚竄元凱倮然喪次朝夕哭奠如故有勸其避者曰棄親儉生吾不忍也賊聞感動戒勿犯張孝子與弟元龍少以學相切劘康熙癸卯同舉於鄉元凱知盤屋縣有惠政甫半載卒於官祀鄉賢祠移祀孝弟祠子瓚玠璨瑗瓚字爾石康熙癸酉舉人知高邑縣政清民治案無畱牘擢知平度州才益練莅事益謹母憂服闋赴補卒於德州玠字蔚石康熙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出知汝甯府多善政爲人倜儻不羈論事侃侃卒以被議罷官著廿一史指掌錄八卷心逸堂詩集三卷文集一卷瑛大理寺少卿瑗襄陽同知自有傳

臣等奉命撰述
卷二十一

右傳李元度撰

三

李先香 郭金門 李天柱 劉世澍

李先香字澹聞湖南善化人孝友慈良康熙癸卯舉人知建昌縣政簡刑清催科不擾卒祀名宦著有萃草紀遊曲江吟同邑郭金門字黃瞻力學工詩文康熙甲子舉人知榮河縣上官檄派運米金門以民不堪命知府某責之急金門持益堅卒得免派乞歸杜門埽軌庚子減則令下知縣成秦壩抑不以請巡撫王之樞爲金門同年生詢之金門具言當減狀乃疏定焉嘗爲嶽麓院長名宿多出其門著有易解李天柱字石峯立品端介早歲有詩名康熙己卯舉人知東流縣聽斷明決馭吏尤嚴性廉儉布衣疏食如諸生時嘗謂人曰居官患無實政速下不患貧也榜其堂曰求達民

隱縣文廟舊僻陋卜地新之捐俸重修晉陶潛菊江亭唐李白書樓公暇進邑士之賢者與論文講學雍正三年卓薦入都召見褒獎勛以至誠不欺擢知信陽州忤上官去職歸橐蕭然兩主嶽麓書院卒祀東流名宦劉世澍字霽亭康熙庚子舉人乾隆丙辰舉鴻博桐城方苞薦之後官沙河知縣除驛騷理冤獄縣大治因意在著述自請改衡州教授有讀詩心得楚辭補注聚桂山莊詩文集二十四卷子若鵬乾隆己卯舉人歷任安鄉魯山知縣皆有聲遷同知卒於官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畧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目錄

守令六

王庶善

陳毅

張瑾

江國

陳懋

孫若羣

張國城

浦龍淵

盧宜

陸在新

何鼎

任楓

傅方慶

李彥瑁

于宗堯

魏令君

王元一

林世榕

彭士質

葉燮

盧道悅

胡權

胡夢虎

吳百朋

守令六目錄

巫之辭

補錄

楊岱

李漢

穆以貞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六

王庶善

康熙三十二年知仁和縣事王公以疾卒於署卒之日囑其子曰
子承 命知此土已盡職死節官下顧青衫出門今以白木還念
無可爲飾木地者蕭山毛太史儼居仁和義同里工文而知子其
文能噓枯而不能媚人苟還骨故地棺無朱綠應藉其文以飾之
子泣曰諾會子甫東渡大旱渠底龜坼舟壅格不得行暨歸而哭
公於嘗則已踰月日駕柩於車出關將以詰朝解舟紼去乃故櫬

其舟孝子扶服登岸閒適同里丁君以訪故來杭其尊人與公同
出自瀏陽劉公門下世誼遂介之詣于寓亭泣拜述公言請所以
表其墓者子泣詢其狀而無有也因投淚就坐敘其語以表以狀
公諱庶善字衡麓湖廣黃陂人也始祖彰卿公明永樂間仕太僕
寺卿由豫章遷陂家於陂之石陽城闕十餘傳矣公祖之遇入成
均有名而伯父鴻臚公立僂與父國子公立份俱以文章聲於時
而鴻臚公無嗣以公嗣之會陂當明季獻賊蹂躪斬黃閒破產禦
賊家中落暨遭鼎革而豪民巨族且有妄占公產者時公年十三
從容對簿於提刑之訟堂廉使李君奇公言試以文公倚訟案援
案間筆墨迅書立就李君大奇之畱公讀書於官署中第公少孤

事母黃太孺人孝每疾必告於祖請身代人每以孝童稱之康熙
癸卯登賢書以一經冠於鄉計車數上家貧不能給乃乞署秭歸
教事俸滿選杭州仁和縣知縣會 天子南巡出水衡所掌統爲
儲侍不費地方官一錢而仁和爲兩浙首縣帥諸司起居自 車
駕所到行在止芟以及楫筏橋道柱栝鈴櫟之設晝夜稽畫雖入
官伊始未嘗一諳宮府事而動合法令所至無誤臺使深嘉之乃
於下車之會相視所治謂仁和省會地比戶闐闐四民皆街居交
利而計其贏日以財貨相主賓舉目無禾稼與循良吏興農勸功
之意絕異乃首興學校勸葺大成殿延諸生試之其後庚午領解
者卽首取士也於是漸及估販及官府工作若所云工與商者調

其爭平其儉牙簡覈其木石銅鐵黍角絲枲諸物價大略治之以
不治曰爲政去太甚而已假有劫訾者斷還之負責者償之質子
女鬻家口者則贖而完之如是而已其一切璫屑俱置不問他司
有所索不應卽不諒者或指爲慢事急操之漸至徵於色發於聲
而究不之顧嘗讀漢史歎循良爲政痛百姓苦吏急甯爲寬平彼
刻轢是視者亦何嘗不念及小民之艱然且假公廉不發私書問
遺請寄俱一無所聽而究之嚴酷所至重足一迹不至生民不盡
禍不止是曷故哉大抵煦煦嘔嘔祇及之霑體涂足之民而市籍
商販給衣浹食卽目爲輕薄動加摧抑則愚者相顧稱快旣而漸
及於文儒以爲衣冠侮人當辱之大吏則時之不爲儒者稱之而

至於郵亭鄉官以及士大夫之家居者吹工而求疵文致之故曲其法以明直而椎魯無知爲之嘖嘖以爲平政者如是而不知斯世之猜禍遂不可底何則裁富以悅貧則富亦貧誦尊以立威則威愈酷也公之治杭無足已公賦性和厚而不善於修飾處已潔清而不爲皦皦之行遇士大夫必以禮而相對落落自朝至晷公家事棘棘偶有問卽推案飲酒或賦詩一章以遣其靡煩之意嘗和臺使觀海詩臺使愛之時屬吏多篇獨取公詩附之石公治以慈勝而至於弭盜則不遺餘力城北湖市爲舟車輻輳地嘗患盜公捕其渠朱新者梟之而城北以安至鄉之大鎮如喬司如塘棲皆屆積盆集而盜每陰行其間公遞鉏其渠日邱二日趙三而桂

符無乘間者至若芻之積逋甌江之大砦攻剽近境公悉密捕掩殺之而杭之四境逮今晏然至於近旗之民因緣爲厲至有鬻身入旗者公悉禁絕之而爲之贖比比也公生於崇禎四年十月十七日距康熙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二會是歲亢旱公晝跳走烈日中夜露宿以禱大瘳稍閒則文簿堆塚秉燭不能給又日伺上官執版奔馳之其有不合意指者遂引躬受不韙抑鬱成疾哀哉卒之次日士民皆市哭予在越聞訃有杭人客越者相對哭不止予詢之曰有所舊耶曰無有德之耶曰無有然則何哭曰吾哀夫公之至於此而民安之也公配陳氏又周氏皆封孺人子四長堦庠生陳出次式緒國學生次式載次式域周

出女七三陳出四周出孫三長文整國學生塔出次文鎮次文鐸
式緒出其所娶所聘所適所許皆名族乃爲表之其詞曰
以公之首斯邱也而歸其身其歸之者形也而浙人依其神蓋公
之處己以介而治人以仁雖抑鬱死官下而其志未嘗不伸曰此
公之生平也而並以告之桐鄉之民

右墓表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四

陳毅

陳孝廉苗實爲予同年友攜其尊人靜海公行狀來乞銘於予予
以猶子誼不容辭且公碩德顯猷可傳於後抑又何敢不以一言
表厥媿謹按狀公諱毅字士可有明自洪洞遷考至所養公積益
熾遂誕降公質端謹不與儔人伍幼不嬉戲嗜學早年聲震黌序
未幾父母相繼逝顛躓流離之際營葬靡不盡力數年風木悲深
乃負土築墳崇數尺遠近觀者稱純孝云世亂躬耕復舊廬撫孤
姪如己子化警暴長名於鄉前後得王馮兩孺人內助力又抱
偉略能解人於厄值學使者校士營丁構隙士遭辱公以片言息
其禍器量過人如此喪亂初平獲殫精制舉文以大士正希爲歸

不逐逐於時好辛卯中副車癸卯擢經魁一時傳誦其文者恨相
見晚自是洛陽紙貴知名徧海內顧公天性樸厚雖顯不易素
志仍家居教授士多歸之庚申授陝州學正與士子講孝弟忠信
之行立考課法作養無遺類餽遺槩置弗論值歲歉諸生輸納或
後時慈諭肫懇無陵虐狀士以是德之頌聲不輟己已遷靜海令
至官吏有以賂遺者痛褫之人莫敢犯民貧生計維艱公曰先寬
養民力勿削脂膏自奉後可圖也平市價官與民等由是商賈願
出其塗者數百家歲旱民待甦急公請緩征以紓民力播 皇恩
踴勘災傷聽民以災報得蠲租又逃人爲靜民害且久公令捕者
勿累民獲逃輒言得諸道塗孤寺或窮鄉僻壤訊明立解良民不

致遭攀陷境內謐如靜邑鄰近天津舊日鹽引最爲商民患俄有
分派靜海之議物情沸騰公曰人情狃於便安不足謀除爾患悉
吾事願憚勞勤乎往返天津引民疾苦言於視鹺使者甚力引得
不加民賴以安噫公莅任甫三月善政輒班班可紀向使得大行
其志豈惟與龔黃齊美抑且與韓范爭烈矣及卒之日靜民奔號
如失慈母公嗣苗實等扶柩歸猶執紼哭送如攀轅狀嗚呼其亦
可謂得民之深矣公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卒於康熙二十八年
享壽七十有二子六苗實康熙壬子科舉人候選知縣苗穎國學
生苗粟廩生苗傑康熙丁卯科武舉苗衷苗發女一孫男十俊偉
侗俊傳侄佑佐備份孫女十曾孫男一克恭曾孫女一銘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大河之濱流既長嶽土中央厚為藏積善縣縣子孫昌

右墓誌銘寶克勤撰

張瑾

滌園先生之氏曰張賜姓也名瑾字去瑕其始祖本西域人以射事明太祖一日矢插房雕弧報立階下太祖顧之曰爵賞汝而無氏可乎時控弦將引滿太祖笑曰張乎遂氏張後以武功世其指揮居揚州至先生之父靖以儒善而先生之著於儒者以其母幼而孤也其外家曰孫氏外祖曰森木世儒以儒著生二子不能儒而儒於女先生既胎於儒也毀齒學誦兒嬉畫地學書初應童子試歸母曰何題曰審問之慎思之曰上文云何曰博學之再上云何不卽應母怒曰試誦爾文喜曰猶有暗合章旨者因爲講哀公問政章達旦先生年二十補學弟子癸卯舉於鄉庚午縣昆明治

昆明一年有客過縣門而歎曰市何虛乎徭輕農歸也昆明諸臺司其徵求一給於縣故徭重而縣又領屯衛賦累更重徭民則餘兵火先生之子元貞諫曰是沸湯亂絲不可著手盍引休先生太息曰兒雖不忍父乎父民之父也先生之輕徭也亦因其勢之殺而輕之故舉重如輕又因其罅而塞之不使更開其壑故善行水者不激善請命者不逆滇承大亂人虛土滿先是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則時其豐歛而量免之市義於民賊平則領於縣故賦不能供先生嘗請撫軍奏減之勢不可至是乃曰我雖不能減之有所以舒之矣乃畫其疆招徠其流亡俾具牛種薄其入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明年倍之明年又倍之先生

嘗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
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善農夫而已矣一日有秀才訟奪其子之
所聘者命捕奪者捕者不敢曰軍門家督之子也曰己之遂稱病
不視事居數日秀才來速訟乃召於庭中語之曰是必婿不匹女
也盍來我視之則嘉耦也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將爾車善持
新婦來我殺羊奠喫婦家茶一口也有持其不來者則奪之來無
何果奪以來則云縣門有材官佩刀數十輩者若不知乃命其拜
於庭飲其盃而觀者數百人在官之役亦數百人判之曰法無娶
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軒婿乘我馬若輩送歸之敢有劫者盜擒之
先生嘗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曰盍婿乎盍婿

於儒之美者乎往往富人得美壻貧士得富妻其因事就功多此類要亦其實有父母心故爲之完婚嫁長子孫也先生年十四掠於兵先是揚州城將下其母立井上與二子訣曰未亡人當潔身并死二子夫後也不當死二子哭願死一家二十五人皆哭皆并死獨存一老婢逮明日則井無一人死者若遞援而上之而喘息之也乃垂縋皆上之惟一鬢不上後亦無屍於是母則斃面斬髮不使兵豔之也使二子挈於僕以逃而僕逃棄二子先生三掠而至參將王敘賓部下憐之送之歸次子琬亦旋歸歸而母更勵二子學夜誦而哭先生視其弟如一身嘗曰分財讓產此猶二之也而一身則孰讓而孰分之乎故先生之爲民父母一本諸身而推

於百姓先生重義王參將者思報之不可得往往稱於人曰我初見王公曰儒兒乎伴鐵兒讀而鐵兒者其子也鐵兒我友不我僕王公我客不我虜求之數十年終得鐵兒重報之先生見事能見事後一搢紳爲市井豪所侮陳於縣先生性強記識其居一日道謁客則曰此有豪侮搢紳者卽致之杖將下曰止繫之歸其子請曰聞搢紳如處女豪則虎而冠者何不懲曰非爾知無何搢紳求釋之曰固知其必釋之也子又請曰侮搢紳法止杖觀豪非一杖可謝過搢紳者且紳有病婦室如懸杖之再侮而再杖之不病婦死豪必致死而搢紳如處女者也能勝豪致死乎我繫之而使搢紳釋之則怨解矣忽一日一民譎曰縣官內召矣因一城大譁擁

制府馬前後叫雷七日要之先生為縣雖三年而百年之化不能過雖墨綬而擁旄之重不能輕方面之大不能小然非所謂強項也而上下之交無不獲惟仁者能之乎仁者之勇不能奪仁者愛人人不惡先生死百姓不肖殯曰萬民請命上帝當再生矣喪車出雲南空城送其童子數十人擁轎哭則義學生也是養而教之者銘曰

名不可磨銘不爛循吏夜臺石一片宋和銘之千載見

右墓誌銘宋和撰

張瑾字去瑕昆明縣令也揚州人以舉人為縣三年卒其為人本誠用剛治己練事年十二孤家無嚴君諸僮驚歎曰此健僕不主

幼也乃大書榜於庭曰主無幼主必有法法必行有識者異之曰老獄才也因賀其母母謝客撻兒數十曰我不欲爾效張湯劾鼠也然心甚喜當其縣於昆明也初坐庭吏抱牘前曰判公費曰公費如何曰里民日十金供應縣官者也大惡之謂吏曰縣官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卻其牘曰下他日又請曰例也瑾乃請免於制府去頃之有呼於縣門者曰縣官見門者曰官未返曰見其郎君也郎君見曰見其二幕客也二幕客見更見二僕去其子大異之俄瑾歸以告曰必制府使人覘狀者曰大人請制府如何曰制府笑問我挈釜飯來乎曰無也家口幾何曰一子二客二僕人也曰衣乎布帛也乃麾我曰去既而語人曰措大書生也仲子之廉能

治劇縣哉然則制府之所以覘我狀者欲去畱我矣於是數日理縣事而滯獄繁牘刃解也諸臺司大異之制府下符曰公費免瑾軀體不及中人又儒雅淑身更惡爲吏以武健勝任故恂恂如退處至義所當爲則氣塞乎其體有剛而不可屈者一日按察司召客卒飲客謝去典客者曰昆明縣畱則引入一窳室酒數行屏後一人出曰李某叩頭按察曰有案在縣殺人者某非此人也敢累君應曰諾至縣不言數日捕者曰李某輕裘快馬出矣李某者誰雲南閩帥壻之僕也帥又勳戚勢尊重於是瑾令於捕者曰雖有如虎者翼之而擒之亦視如羊也坐庭需汝矣無何擁至則如酒如狂狼嗅蛇噬毒口唾縣官瑾怒重捶之至數十則無聲矣乃按

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瑾嘗判獄擲筆歎曰冤獄易
雪徭賦難輕蓋昆明之徭倍於賦而徭又不均也譬十人負四人
避則六人負十人之負矣瑾必爲之出其四均其六而昆明之賦
常後以其徭壅而先之也譬政行酒酒未行酒罰且先行則酒政
壅於酒罰不行矣瑾則爲之放決其酒罰而不使壅其酒政於是
徭均賦輕農耕樂土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轅下不肘
輒則絀驂驚馬不勝任也一日民百千號於縣曰撫軍欲去我南
市簷瑾馳往則見太守指匠石乘屋一市轟誼瑾搖手曰止太守
曰撫軍怒不去簷則去太守瑾曰當去縣官乃疾走軍門撫軍曰
何來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來日出甲東門恐有令敢待又徐曰

出甲如何曰不知耶滇承大亂猺獞蠢蠢所謂耀武觀兵震懼之也曰然則大府不知兵矣昔劉錡順昌之戰能以寡破眾者在變易其旗章紛紜其出入今兩府以六千甲出一東門則自迫於隘也曰然則如何曰大府當甲出小東門制府出東門一軍背出其旗鼓而一軍腹出之以會於鵝房則觀者不測而六千甲可耀十萬軍容矣於是撫軍大悅曰我甲出小東門矣南市簷勿去蓋二府氣不相下出則並駕不能後而南市隘撫軍不能前而瑾之說行者如二水爭一壑障之則益怒有所導而出之則安瀾行矣瑾治民不言勞或歸而憊視曰晷雖數寸曰猶可視事也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廷簡諫曰大人積勞忍飢可乎曰我何爲一飯不使

百姓早出城耶瑾無病卒坐不仆民巷哭臺司庭哭子哭曰父死無遺像何忽一男子手一軸來張於庭子視之哭曰我父也詢所以曰昔有訟公不直我後思之公不直我訟公之直也我直公之不直我亦直也故私圖公歲時祠之遂皆哭已持其圖去

宋子曰以余觀於瑾之治其誠動物者乎曲其獄者猶且報以直此卽誠於奪雖三百之駢邑無怨也然直誠易曲誠難管氏外唯諸葛而已

右傳宋和撰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土軍屯旣多以兵火輟耕

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旣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畫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旣均矣又使里蠹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甑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闚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

滯獄則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
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
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閘河由金沙江達於海沙石既壅水乃
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甯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箐
之水舊跡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滌園按其形勢召
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閘河
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甯地高於建瓴其沙石礪
犖之勢十倍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
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
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井得不徙昆明

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苦旱滌園廉知白沙馬裏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版甬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墟於兵爲盜賊穴滌園剽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麀牧園而盜賊絕跡安阜園者逆藩之園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滌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闕帥之僕李殺人帥戚曉勢甚赫請寬於臬司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數十

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卺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壻乘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榮嘉稷在姜青藜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灞陵山人萬里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媾往往富人得佳壻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莅任甫閱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飢者

食勞者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仁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滌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飢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

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爲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猺獠蠢蠢所謂耀武觀兵震懼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軍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滌園終不與時雖重迂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搢紳陳縣懲之滌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搢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貧而戾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搢紳仇搢

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繫之而使搢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譌擁制府馬後叫畱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蒼黃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詰誠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躋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覲 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

否下問余敬以滌園對 聖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
太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滇人士感其德請從祀名宦而道路閒
之追思嗟嘆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薦之不誣也大
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
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犴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唁問資
其困乏又以虧空罅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
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盡完餓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
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更有童子
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呼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
吏也哉

焦子曰余家藏張畏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
異日儻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轍行狀家傳墓
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既而
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
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真僞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旣不足使
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旣盡莫可詳考不亦
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竄之餘未嘗消
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
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之師範也歟滌園名瑾
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敘賓部下憐之使伴其

子鐵兒讀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嘖嘖奇
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
之後已徵求得鐵兒厚報之周彝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
已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夢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
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右治昆明記焦循撰

11-11-11

11

159-812

江關

凡政教之利及一時者人未必不感而終易於忘惟澤及於數十世者不必人感而人自莫能忘我邑令江公諱闔字辰六歎之貴陽人癸卯孝廉兩舉博學鴻儒湖廣甲子科同考試官前是庚申十月莅任益陽時洞庭以南寇氛未熄師旅雲集邑當南北之衝實疲奔命公下車曰我輩讀聖賢書既受殘疆事使瘡痍無起色非 國家設令長意也於是其自待也勞苦不避其臨事也詳慎無遺其治民也務持其大不市恩不沽名其應物也務得其平無成心無偏好與薦紳交相期以正言不及私與諸生語相勉有成色未嘗倦簿書則案無留牘讞鞫則片言折獄公初不望人之感

人亦習而安之他如新文廟繕城池修倉庫除兇暴清匪類人亦不知其可感但視爲應得之數自定冊編廂而使苦樂齊勻頭均戶而使弊端絕正供得用一緩二之方軍需有舍重就輕之妙事干大利大害不惜展轉周詳以爲民請人卒不知其可感祇信爲民上者盡當如此乃初十有九賢之祠修百八十年之志文獻備焉勸懲寓焉風化繫焉所以爲民者至切公猶以爲未也公性清介入境之日輒將邑之陋規裁且盡猶恐及身而止非所以爲民生久遠計也於是舉數年爲士民商賈工匠徹底禁革者條請於撫軍乞永著爲令撫軍果嘉予而如其請夫然後益之父老子弟咸知公之政教貽澤於茲土將數十世而未有已也如此者公非

有求於人之感人亦無所用其感無如澤之入人之深固結於心
浸淫於骨展轉思之而自莫能忘也故屬予筆之於石併其禁革
諸條勒於碑陰以昭示來茲則又以感公之澤者廣公之德於無
涯也

右碑記夏寢大撰

陳榕

陳榕字元熙新安人天資聰穎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西
銘有悟卽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檢身制行以雲浦明德兩先
生爲法開館授徒著四書認註說蓋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
之論悖謬朱註榕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
得傳註之意者手自籍記輯爲成書康熙癸卯登鄉薦甲辰成進
士猶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安邑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
往謁簡齋深相得以爲真切爲己之學謁選授馬邑知縣馬邑邊
陲殘破之地乃招集流亡賑貧恤孤民漸有起色以邑多逋欠終
不可爲痛切白之諸憲請告歸來益殫心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

陽書院遠近之士執經問業者屢滿戶外久之以疾卒於家

右傳耿介撰

新安陳先生諱愔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鈔錄輯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說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院卽潔誠往謁簡齋深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選

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凋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
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先生莅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
無失業者興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闈簡拔稱得人
以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蠲免請告歸里益殫
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就學問業者日益
眾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
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洛學編云

右學案唐鑑輯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贍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若羣寡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隲人文務愜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知縣遭其子歸淄就昏去後見其近作制藝歎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按孫公康熙甲辰進士

張國城

公諱國城字宗子號懷五始祖智寶由徽州遷舒城之茶村至四世禮始爲舒縣學生禮生峻峻生濂濂生伯琥伯琥生懋忠懋忠生振傳卽公之父鳳字公也振傳以上至禮皆明經爲訓導者二州判者一然未有顯官順治己亥懷五以恩貢 廷對入都中順天庚子鄉試甲辰成進士越十年癸丑銓授高明令高明隸廣東肇慶平南王尙可喜之食邑也蓋 國家承平幾三十年矣海內嚮風百姓殷富雄藩大鎮罔有失節當是之時靖南王耿仲明鎮福建平南王尙可喜鎮廣東定南王孔有德鎮廣西平西王吳三桂鎮雲南順治壬辰秋李定國攻陷桂林有德死 朝廷命孫延

齡領定南事延齡有德壻也尙之信者可喜之子也素謀不軌父子相構可喜以其事 聞時朝議頗欲撤三藩康熙甲寅吳三桂遂舉兵反闖粵騷動延齡叛附平西正懷五益高明之年也高明阻山瀕海枕新會開平閒地舊多盜會桂林潮州相繼逆命山賊聞風起焚殺渌泔村民千一百有奇守弁齊得功與賊通蓋懷五益任之三日也粵例盜案不敢徑達督撫公曰不大創民安得蘇遂遵例徵兵得千人兵驕不用命遣民夫束草前驅多攫稍鐸破火死夜巡守弁且酣飲賊營中矣公奮不顧身與鎮將詰難時監軍某與公隙遂構鎮將誣揭公府道悉公狀上其事督撫不直鎮將而直公公於是率民壯募技勇佐以官軍環擊兩旬賊宵遁高

俗獷民漓賊勢剽輕出沒無常官軍至則散走不知所之去則聚而復來公因請之當事得團練鄉勇高明三十村村出卒百人練甲統之練甲十人練總統之練總一人以礮爲號一村有警礮發三十村相救離爲三十村合之爲一軍公建黃旗朔望校軍親至教場賞罰嚴明士人人奮勇爭先一可當百月日賊寇馮老賢匿清溪伏奇斬之生擒黎太雄太開等百餘人殲焉盜掠井頭村眾至數千鄉兵伐木擊之賊奔潰獲女子五十餘人放還其鄉自是賊望見黃旗軍皆走先是耿精忠叛連海盜鄭經攻陷浙東諸郡尙之信弒其父可喜而自立滇閩楚粵聲勢相連至是高民益疲而壓糴預徵夫徭諸役紛紛幾不堪命矣公不避斧鉞爲陳五難

四便事載公文集中曰高之土地 朝廷之土地卽皆王之土地
高之人民皆 朝廷之人民卽皆王之人民又曰高民自夏徂秋
寇之蹂躪者一十九都水之漂徙者數百餘戶非云馬力旣竭鞭
策難施實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皆他長吏囁嚅不能言者公侃
侃言之不遺餘力公嘗曰高民凋瘵已極但當嘉善矜愚忘過記
功以養廉恥苟嚴威相加是驅民盜也二年高大治於是高民有
十清二願之歌焉冬公告歸公夙有胃疾至是病劇曰吾不見高
化成矣高民臥轍者以千計哭聲數十里不絕懷五旣去團練法
廢賊破高明城守弁齊得功句賊以叛公生萬厯庚戌八月二十
五日卒康熙庚申三月十一日年七十有一配李氏先公四年卒

子翮孫纘祖承祖四十有四年乙酉秋七月翮葬公於中梅河之
原屬子爲銘子聞懷五多奇節薦紳先生稱之子不言言所以治
高者世譏儒生迂闊懷五文武材僅一用因歎長吏爲縣官與民
最親用果皆得其人天下當無變天下雖有變儒生果見用而亦
未必盡迂闊於世也銘曰

清河之裔自青陽新都卜遷舒其祥有顯者七世方將公兮篤生
家大昌文經武緯民之望烹鮮一割被遐荒驅除羣凶如驅羊豕
狂獸猛紛逃藏用公度嶺
集中語後弧之脫先弧張崎嶇二年歌聲揚自

古死者君芬芳勒辭於幽有耿光

右墓誌銘胡宗緒撰

國朝書大原文
卷之六
字令六

浦龍淵

浦龍淵字潛夫江蘇無錫人康熙初知城步縣境苗獠雜處又值喪亂之後龍淵興革彰瘡必信必果縣乃大治尋以艱去

右傳李元度撰

吳縣浦先生諱龍淵字潛夫官知縣著周易通十卷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詞不通於象詞下卦之詞或不通於上卦之詞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爲無見然旣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者有之

國朝老用類御文編

卷一百一十

三

右學案唐鑑輯

盧宜

予避人東歸在康熙二十二年值邑之師氏爲定海盧公以丙午中式第五人解省典教蕭山子執贄復業見其坐皋比慷慨談議磊砢而光明真人師也顧懷抱充斥時時以學問之氣形諸面目一似不安於鱣堂者然且領解未幾兩詣公東門甫展利器而善刀而藏心竊疑之暨予召京師丹徒相公以學士方掌院事卽曩公中式時主文官也見予驟詢公近狀且促公赴試不報會

上開制科故事科目惟制科最重凡有學術者不限已仕未仕皆許入試掌院已薦公而公復辭之且公長史學熟明代掌故方試浙時上厭薄八比改書義爲策對首以明史大事次第列問而

公卷歸然冠一經條對甚晰至是制科所取中悉授纂修官 敕
撰明史凡靖難奪門諸大事多奉公文爲藍本而翻以未試不得
其編纂爲史事憾嘗舉此意竊問公同鄉之仕京朝者曰公云吾
本無宦情昔有乞授知院官爲祿養計者曰有母在也吾方爲養
母戀此首藪而舍之安往以故日侍太君側不離寸步暨太君亡
後卽改授百里而棄若敝屣其一出一處始終爲太君若此乃子
遽請急而公已先我還里舉生平經術諸可以爲世用者悉不竟
其用抑且旄邱誕節馳使拜候通德門而孝子覆劑徑以公喪下
窆碑屬門下記事曰先生命也予始爲位哭齋宿銘石按狀公盧
氏在前朝以氏族顯入明有諱壽者以元代平章閣下元帥從龍

有功世襲爲軍官越三傳諱全調守甯波衛遂家於官占鄞籍焉
速公祖諱世由諸生改襲論征海功晉本衛都司公父諱望龍生
子三公其長也公世以軍官傳雖讀書不輟間爲諸生而文譽未
顯獨公兄弟皆嚮學秉性特達博習古今文矯矯出儕輩上旣各
補諸生而公復高等餼於庠較有視世廕若疣贅然者當是時公
父已里居厭棄俗務且又驟丁鼎革張弛得自在日以父子兄弟
講論古學晏如也而同衛嫉之強公父起視事且責捍漕督轉粟
京師公告官請身代不許竊念父春秋高中途服勤誰克代手足
烈者乃拋書卷隨之行舊例漕粟覈盈欠遇有虧縮主漕者償之
至是下新令并責餉官使旗丁分幫其償而公父所欠雖較他幫

爲末減顧亦不下數千金遂畱公父京師而公以匄貨驅馳其間
嘗大雪從通州還雪深埋馬膈一步三蹶而公凍面向北風行鼻
垂冰若檐凌指裂不能把鞭策下馬僵臥羣扶至坑間而公父徬
徨雖捧酒灌公齒而身先齒戛且故爲歌詩以示整暇臨灌臨歌
而意色慘烈聲唼唼不成詠公慟而起甲辰丁父憂幾至滅性旣
而曰吾養吾母而已乃以康熙丙午舉鄉試經魁領易房解尙書
省時新改書義爭梓公文作多士法式一時五策對風行天下傍
人皆手額而公痛父不及見不少展容色且竊慮解省當違母側
踟躕不卽行及旣行一再赴省試才滿六年遽乞以署教諭事得
藉迎養然且旣署事後例仍許赴試而公執不赴前所云典教吾

邑及辭試是也乃其教吾邑則實有可記者邑有楊中立祠名道南書院前時魏公文靖曾講學其中公率諸生祀兩公必考辨經術取其有裨於世者雖名講學實以大用策勵之且士習日靡矣主教席者多以柔榆暮氣飾其情歸而公負偉略儼然若董銅之發於硎隨所裁割皆能使下邑士風爲之一振然且保全善類不遺餘力故事督學使者行部必敕所屬學舉優劣以示懲勸而公所籍報祇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也及其再行部屬再舉而公再籍報仍以優而不以劣詰之曰牧者失所牧牧何罪牧者之罪也以故終公任並無一生以劣報者至於宮庭之嚴膠序之肅禮器法物之整齊鐘鼓箜篌之修飭以及園橋輶

訖戟門星陛改墮壞而就鮮新其餘事也乃自壬子莅吾邑至辛酉才七年而太君又逝太君八十二而公年亦五十三矣雖猶是服官年而壯行強仕早已不逮向者爲升斗之養不擇委吏司檄而今則風木累接釜鍾安賴且天生公才有似終吝其用者甲子補嘉善學教諭其明年遽授貴州鎮遠府鎮遠縣知縣公本不欲行願以縣遠辭嫌於擇肥瘠以定去畱遂捧檄往日吾此行以爲民也雖期月而已亦欲使民霑口沫去因徧相其地大抵洞深箐密雜苗獠其中前有石屏山而澗水界之府治蕭然枕山麓而隔水爲縣誅茅作聽事外無城郭舊以兵燹故曾招湖民實其地顧村岸廓落念無可以惠民者獨計此地爲滇黔門戶郵驛如織自

上官往來與客使之至止者凡輶傳置遞多以居民任力役而亭
堠關路間有擾及廬舍者公一切禁之民役以官雇而公私置舍
各有界畫居民閭然謂數百年來所未有伐石屏山石勒碑於縣
治西中山之陽乞侍御劉君記其事侍御謂公曰此君侯一片石
也既而公以疾告歸民畱之不得各率婦兒送出境號咷而返公
家饒藏書自先世所遺並公續置合不下如千卷悉分餞弄之及
還里居出所弄於庭慨然曰吾以此消殘年可已生平諳 國史
並多識明代事既以策對明史起家而究不得入史館撰史終抱
怏怏乃就嘉善錢塞庵所作表忠記而爲之續之徧搜明代名臣
諸列傳取其有預於致身者或生或死或分或合既勿誣而又勿

國朝言行錄卷之二十一
軼鉅節不得遺而纖細畢備初成八卷名續表忠記刻之寄園而
既而再續復得八卷刻之江右藩轄署中假予爲序言乃更以搜
討餘力網羅未盡遂成三續則未刻而卒顧臨卒時猶復以校讎
之疏義例之缺把卷浩歎似乎文章一道亦仍不竟其用者然而
忠孝性成必求盡志如同邑李君向以寶慶太守死獻賊難者既
已作專傳猶於歸田後節齋其詞入府縣志甚至里人有侵其居
者必清而還之且題之以石曰忠節里蓋好善之誠如是其不可
已也公卒於康熙四十七年六月四日距生崇禎己巳五月二十
五日享年八十系曰公諱宜字公弼又字弗庵函赤者五十字也
世家於鄞以定海籍由署教解褐知貴州鎮遠縣事 封文林郎

配俞氏 封孺人子三長遠甯波府學增廣生次選定海縣學生
皆繼公起有文名次進先卒女一孫三娶嫁皆名族銘曰
猗嗟吾師人倫楷模秉德最上賦才特殊甯謝勳衛言攻詩書學
冠柱下文通石渠以是米廩遽升公車初緣服勞代父轉輸繼因
奉養隨親辟繡縱膺一命已屆三餘平生抱負偃蹇莫抒賴茲鴻
冥家遺鳳雛雲津並躍鯉庭爭趨邀榮 綸室琢石泉閭百行罔
缺千秋不渝南山崔嵬東海縈紆駢墳然者先生之居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1111111111

Small square symbol: ■

159-840

陸在新

陸蔚文名在新江南長洲人爲人磊落尙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爲燭屬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莫歸讀書已而應鄉先生聘入城授徒每謂弟子曰我輩豎起脊梁便合儋當名義何得負此印藏七尺爲康熙五年詔以策論取士蔚文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教諸生以質行爲先其以金贄者卻之用不足知府魯君時分奉助之湯文正爲巡撫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蔚文一人人以此益服湯公知人也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於城隍之神不以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

令贊禮生誦戒石四句箴

文曰爾奉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已跪而聽之四

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除都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開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攷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蔚文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當蔚文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第受之我等可相助也蔚文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恩手書教條示民反寢而卒初蔚文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蔚文數諭使還

涕泣請畱乃止卒之日唯孔奐在鬻書數篋以斂廬陵人爲罷市
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
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人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
以鄉賢祀之

右述彭紹升撰

何鼎

公諱鼎字夏九號晴山其上祖當宋南渡徙自河南元武宗至大三年始卜居浙之山陰則浙之山陰人矣自是子孫蕃以大六世祖詔官工部尚書詔之曾孫繼高江西布政使司參政繼高生光道監察御史光道生育仁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育仁生曾栗由鄉舉 贈中憲大夫是爲公父母王太蒸人自六世詔以下至公世居山陰其著籍於湖廣之靖州也由公之再從祖希公以康熙丙午舉湖廣授河南長葛縣知縣歲旱蝗禱於神蝗滅某甲殺人辭連乙屢鞫不就理公怒擲刀於地佯笑曰甲豈殺人者哉甲卽起持刀去還詰之甲伏罪上官奏循良公第一 召入授戶部主事

督祿米倉遷本部員外郎尋遷兵部武選司郎中稱職擢江南安慶府知府四攝按察使司印有聲調浙江嘉興府知府公居官有條次所至培養士類丁卯充河南鄉試同考官高名絕等出公門經公陶冶皆成其材長葛舉人李重素賢以家奴犯法當坐賴公委曲保護重素乃免安慶諸生沈鎬坐縣令牽連繫獄公力救出之鎬卒成進士宣城疑獄久不決公廉得其狀活貢生某某二十二人公自起家長葛令至安慶守凡二十又幾年皆在北方公越人例不得官越及調嘉興公不可 天子曰朕知汝山陰人也雖然何嫌何疑而引避哉遂之任嘉興與其鄉人訣曰今日予越人也明日嘉興太守矣居一年請寄絕乃老初太恭人之有身也有

道士款門而語曰汝家任子二年而生生而秀挺絕貴顯家人異之已而果然蓋公任二十有四月而後生也公家越世爲越人著籍楚又爲楚人卒官越遂以越終公子五人皆仕宦經亮經文經永經襄籍從楚起貴籍從越

論曰昔公之來守安慶也桐於安慶爲屬邑宗緒時爲邑博士弟子員部民也得望見我公之光儀然公於人人之中獨才胡生云久之宗緒奉 召纂修明史畱京師蓋公之歿已二十餘年矣公子經文以安順守來相見又二年戊申冬宗緒遊黔過安順相與話先公軼事始據狀而爲之傳

右傳胡宗緒撰

任楓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朔木庵任先生卒其子暲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城東十里之新塋狀來請銘嗚呼木庵今之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又與余相知最深其可以不文辭木庵諱楓字夢道汝州人曾大父時隆大父立紀父三奇登丁卯河南副榜貢入國學以推官待選卒後 贈文林郎靈石縣知縣妣韓氏 贈孺人木菴爲諸生卽以文章有聲巒序開順治十一年舉於鄉五上公車不第康熙六年始成進士授山西靈石縣知縣靈石當秦蜀之衝方西南用兵大軍數過騷擾十倍於他鄉爲吏者又往往追呼敲扑竭百姓之脂膏以媚上官爲遷擢計民不堪命木庵獨惻然

臣等五月庚子奉 命 二二二
三
悲之謂人曰吾少時見府縣官不念天子生民之寄而殘虐無告
甚恨今一旦備官卽忘之獨不愧乎顧余何能爲夫天高不敢不
跼地厚不敢不踏以身試不測而無益於民斯亦難矣堯夫有言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吾將疎闊禁網與之休息而已居六年
拊循保護甚有惠愛政聲流播千里外張仲誠客禹州聞而亟稱
之一日偶外出見石上大繩繫一人問知爲負官租者大怒立命
釋其人而笞督租者數十有訟者兩家並巨富各行賂至千金求
直木庵揮之去曰無所用此若金多何不投之汾水中耶卒勸諭
之使歸於好而後已時太原傅青主抗志巖穴最少許可木庵獨
與書問不絕人以是高之木庵淡於榮進自念五六十歲人不宜

與後輩馳騁願求去不可得遂用新例得待次中書舍人以歸去之日老幼哭送百餘里不絕有送至平陽府者其仁心厚德可謂民之父母而其志意亦可悲矣既歸里謝絕世事方相從故人野老日徜徉山水閒以自娛而不幸一年遽以死壽僅六十汝墳人無大小皆爲垂涕有兩弟一姪引與同房終身無閒言性嗜書自六經四子以及司馬遷班固宋諸儒之所論述靡不究其指歸與人交絕去城府望之夷然卽之溫然而篤於故舊至於人已死而恤其妻子愈久而不倦其論詩深以世之規摹王李者爲非而有取於性情之言滔滔自運者願其體氣頗疑於俊自甲寅入都門與白仲調相倡和始一變而爲雄渾寓慈仁寺每仲調夜歸三鼓

必過其廬候之以爲常余讀其所贈詩有惜哉天下士等於眾人
行之句仲調之於木庵可謂傾倒矣卒之歲始爲詞閒得數闕皆
可喜者善行草書篤好文安他不甚學也娶王氏 贈孺人李
自成之亂孺人年十七罵賊死葬城西今改祔木庵墓繼娶李氏
陶氏最後娶蘭氏俱 封孺人子男三暉弟榘子暉弟椽子木庵
以無嗣育爲己子并爲州學生暉尙幼孫男二龍珠二美汝墳自
唐以詩名世者劉希夷一人耳絕響千餘年木庵起而繼之而木
庵學行大節孔子所謂古之遺愛者希夷不及也昔蔡中郎爲郭
有道碑自以生平所作惟此無愧辭余於木庵真無愧者矣因系
以銘曰

魏魏大雄汝水淙淙木庵子墳在其中

右墓誌銘全軌撰

公諱楓木庵其字也先世陽城人洪武初遷汝其六世祖義舉孝廉授四川成都府同知挂冠歸精研理學得配饗學宮以鄉賢稱高曾祖俱爲諸生郡中尊爲祭酒父抱鉉公以副車考授司理未竟其業而齋志沒公生而穎異垂髫時過目成誦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屢試冠軍食餼崇禎辛巳城破渡河而北寄跡胙城嘗言古來志士雖處窮約當堅操守顛沛流離中正守身立命之原也讀書益力時同避難箕頌公處於孟往來證學研理若不知在亂離中處異鄉也歲甲午登鄉書至丁未始成進士授山右靈石令寬

仁清介不殘一人不取一物邑中巨豪構訟相軋者每以朱提來
求直公正色曰爲民父母豈可以苟道自處耶暮夜之聒無污吾
耳吁公之行不媿古人矣靈石爲南北衝衢丁巳戊午間軍需旁
午供芻糗者無暇晷公調停保護民賴以安庚申援例得內閣中
書百姓不忍公去赴院司借寇卒不得畱瀕行泣而送者數千人
甫歸里未及北上而公遽赴道山矣里人聞公死皆哭之慟靈石
紳民白馬素車千里猶來弔賻非公之恩澤及人烏能臻此哉公
精於詩文兼工八法一時罕見其匹晚年寔於程朱之學所著有
史勺一編瑣記二十卷行世所謂古之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右傳張兩銘撰

守令六

无

西華書局影印本
卷二十一

三

儲方慶

康熙丙午丁未間人文焜耀宜興三儲配三蘇讀其文其一蒼蒼
堅緻類有節一英華美秀而有度一倜儻幻化義不與今古人苟
合有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驗也壬子歲余奉 召入朝
詢三儲官一選木天其二則皆百里選也乙卯大兒學誠舉於鄉
出孫太原儲清源兩公門儲公者正余曩讀其文謂義不與今古
人苟合當世所稱廣期先生者也歲時廉其治狀有聲戊午 上
詔舉天下博學鴻儒之士董學士訥疏清源知縣儲方慶人文稱
報 可將入都清民攀轅環泣不忍慈母去比至都下待試十閱
月蕭然著書足不過公卿門試不中清源復以竹馬來時抱病絕

意仕進竟歸里自號遜庵爲兒時家門鼎盛其祖太學公承御史
公後頗豪華蓄女樂二部堂中匏竹絲管歌舞之聲不絕母家潘
氏饒甲與邑父太學君奇愛遜庵外內戚屬爭致繁豔娛悅耳目
遜庵槩棄不視獨愛書七歲五經成誦八歲抱至督學前與試號
奇童十六試棘闈不中屢試屢躓中更父若母大喪家適中落遜
庵益肆其志於文章三十四舉江南榜第一其難兄井陘公善慶
堂姪庶子公振俱大魁名益盛震動一時遜庵殿試直言時政
比諸封事得二甲不與館選遂家居奉祖如父七年令清源西南
方用兵清爲孔道邑小牛馬芻秣供億日增數從上官爲小民請
命力言費煩重作法派民軍行不數年而民盡矣上官意不許遜

庵憤激舉債補濟歲終銷算亦不許乃力任不派里甲絲毫士民
咸德之獨不獲意於上官坐不能去又不許是時善慶令井陘與
清源遙望五百里軍興震盪旁午飛馳之聲相應日或踏數馬所
過誅責不如意杖馬箠指長吏雜以怒詈井陘君不勝憤自經署
中風聞遯庵哭累日夜不能止引疾乞休曰職與亡兄生同胞幼
同學稍長同失父母起居飲食倚祖爲命及成名卜仕無不同者
兄困於王事死非命不才骨與俱碎有祖九十有五不能當悲哀
乞題放還保祖命左右聞者皆泣當事不爲動踰年其祖太學公
果告終遯庵求去益力上官留益堅病甚會徵車就道事畢余始
相識知其義命自安不復作金門想遯豈待卜哉旣歸葬祖成禮

撫荒田敝廬甚適埽榻讀古人書課子姪爲文章門無雜賓慶弔
宴會不相聞非骨肉戚屬與素所交遊雖至不見後亦罕至遯庵
又嘗自愧不及古人獨一見與余合遯庵才名初盛余在家及余
在國遯庵復去官余爲詩送之有人從玉署瞻 龍袞君合銅章
讓布衣之句遯意存焉爾遯庵爲人天性耿介扶弱抑強不慕勢
利才幹骨力養晦數年可任天下事乃五十而夢登天悲哉遯庵
家世起唐御史儲光義公以事長卜江南后裔止宜興爲葑林儲
氏累世簪纓不少入明宗嗣益繁衍曾祖御史公昌祚起萬厯名
進士傷於讒終蜀兵備晉階中憲大夫祖懋端太學生父福疇中
壬午副榜以太學有文名 贈文林郎清源縣知縣母潘氏明己

丑進士戶部郎中諱守正公孫女州二尹諱紹謨公女 贈太孀
人生四子公其三也公諱方慶字廣期號遜庵康熙丙午解元丁
未進士授山西清源縣知縣生於癸酉三月初五日辰時卒於康
熙癸亥三月二十九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一配某氏子五人長右
文中康熙丁巳科順天舉人娶莫氏辛丑進士見任刑科給事中
諱大勳公女次大文邑庠生娶董氏見任陝西漢中府知府諱遂
昇公女次在文郡庠生未聘次郁文未聘次雄文聘蔣氏乙未進
士候補少參諱龍光公女女四人長適王沂遇次適太學生瞿天
奇次適太學生潘本仁己丑進士長蘆分司諱瀛選公冢孫見任
湖廣澱浦縣知縣諱眉公長子次許字郡庠生周百藥庚辰進士

禮科給事中諱正儒公子遜庵門下士牛兆捷善師遜庵聞變有
望祭文詞甚哀亦傷遜庵長於特立沮於孤行也余兒學誠哭以
詩有空將詞賦傳華國不使才猷說濟川之句其實錄哉所著文
集二百篇詩各體共千首嗣刻行世爰系以銘銘曰

景星慶雲天之瑞也文則有神君慈母人之善也官則守玉輝於
山珠媚於淵而弗耀於市物何咎午未義興號才藪朝華夕謝難
爲久鬱彼佳城深且厚登高望遠期不朽

右墓誌銘魏象樞撰

李彥瑁

黃州太守華西李公之櫬歸三原也一時賢士大夫及耆民公讜者羣聚而議曰惟公三參軍機兩任郡守勤勞在國惠愷及民孝友正直之可訓睦婣任卹之堪師古鄉先生歿而可以祀社者奚加焉溼而不彰其如鄉國之公論何於是合詞公籲邑大夫懇之遞請於上旣得請入主學宮矣而海內素知公及邑之有識者又聚而議曰先王制謚按行易名所以顯德昭勳示型來世抑以發潛德之幽光使賢者之懿美不泯異代耳惟公越楚著績鄉邦歸仁守貞不撓之堅操施澤不報之高誼竊以爲數十年來關中名卿爵位踰公亦眾矣恐未有及公者而竟以位不稱德不獲與國

家易名之典也。又若干秋之公議，何於是。按行諡公曰貞惠先生。蓋至是而月旦之評，無不以爲稱情矣。然敬於公兄弟，辱知最久。知公最深，又竊以爲是乃公表著之績，共見之媿耳。公之生平，見明守定一視同仁，是有原本在焉。未可徒以是槩其生平也。每欲表公不傳之幽行，隱操，備錄古道典型。編中公諸士林，乙巳春孟公仲子孜采以公墓道之碑，尙缺然也。渡渭而委言於敬，嗚呼！知公者，莫子若而可以不文辭耶。按公名彥瑀，字輯五，華西其號也。姓李氏，世爲三原人。父宏榘，以戊子恩貢，歷官桂陽州守，有惠政。詳載桂陽州志。生二子，長卽公，次中翰彥劭，字重五者也。公生而器局闊達，讀書警敏，異常兒。鄉先生知其必成偉器，年二十九登

丙午鄉榜第二人次年丁未連登進士第授內閣中書三藩之變
廟堂慎簡僚佐之選公初以選從振武將軍未幾調從定西將軍
破關山克秦州最後奉 旨參撫遠大將軍平平涼次第平蜀滇
前後在軍七年贊畫帷幄功最多至其佐大將軍入蜀滇也禁擄
掠並放遣賊繫獲子女則尤不可勝紀也故以嚴正持大體於大
將軍前言動皆自信心理之安不輕阿徇又恥爲隨俗經營故雖
大將軍深加器重而敘功止於晉掌典籍出爲廣東肇慶府司馬
時論爲公稱屈而公獨無幾微見於顏色嘗謂知交曰丈夫自有
勳業耳何有倚人成事而自爲功者故佐郡日如海南繪圖江陽
撫叛皆艱劇盤錯事公獨請於兩臺身直任之而無不立辦以是

兩臺共悉其識力交章上薦卽擢守本郡時兵興後吏散民蠹紛如亂絲之不可猝治公分條析理毅然爲之興除至如減諸廠陋額卻州縣進獻慎刑獄而培士氣寬嚴並濟仁育義正屹乎不可搖奪之節則前此數十年郡守之未有也守肇慶五年士民以其剛正比之包孝肅以其清而能恕比之趙清獻云暨以內艱歸里郡人揮涕遙送者壅道不絕去後立祠祀焉服闋補湖廣黃州知府黃之九屬無疲邑而俗頗健訟公正身爲倡嚴飭屬吏無濫派無枉獄屬民有以訟至府者公不動聲色俾兩造各盡其情情得而斷處之不一少貸故一年之後健訟之風爲之頓息而囹圄常空其餘察吏安民重士杜弊一如守肇時而簡易清通又視肇慶

爲微異則時地不同耳守黃九年吏戴如明師民愛如父母論者以爲黃自有宋以來前有王元之之勁直後有蘇文忠之風雅皆爲黃百世不祧之祀至如簡易清通隱澤實浹於生民則皆當讓公也一旦以微疾殞黃人爲之罷市立祀如喪考妣亦數十年之未有焉柩歸無論交與未交無不咨嗟悼惜以爲斯世何可復得斯人舉一邑之士民爲之弔哭不已請祀鄉賢請祀不已而按行私諡則又近時之未有云嗚呼公位不過四品官不踰郡守而其得於肇慶黃州者如彼得於鄉黨知舊者如此舉關中數十年八座之貴不能兼者兼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然在公則自有得力者天分之軒恢坦易旣遠出於人

又其平生於養氣練性之旨獨有領會故於人世非義之榮確乎不以易此心一日之安有功不暴事上不諂一切得喪通塞皆超然自得於尋常之表故七年劍戟鋒鏑之間兩任升沈榮辱之際生死不懼卑官不愠而孜孜以利國易民爲功課也至如守黃日邸傳 聖駕臨幸武嘗一時郡邑名勝如黃鶴晴川武漢守臣無不藉帑繕修急如星火黃州赤壁在焉又當江衝僚佐咸以爲言公曰臨幸不可知費帑金於無用其如將來民力何且蹟以古名今而新之何名古蹟他日儻有譴責守獨當之不累諸君也厥後事果無實他郡邑括民力賠補黃獨晏然嗚呼卽此一事不可槩公識力擔當也耶始桂陽公雖守州數年然產原不厚公兩守大

郡恪遵父訓究之宦況可指而數公悉委弟中翰經理不問出入
凡所以訓誨家庭者一皆忠厚仁恕之旨而自己意念所注則每
欲爲范文正之爲父黨必贍母黨必周妻黨不遺至兩世故舊父
兄子弟年誼雖生平未嘗識面凡有所求無不爲之酌濟其困急
故其一片仁心直洞徹於家庭上下之間庚午辛未聞關中大荒
四年公自肇慶寄書中翰諄諄教以悉力賑饑中翰奉教惟謹母
太夫人亦脫簪珥佐資一時賴以全活者甚眾生平於荆山郟邑
二老公皆佐助婚喪視若同宗而如先師二曲則歲時餽問無閒
吉凶武功勝年之二孫養於孩提衣食教誨雖五服之親亦不過
如是止也而在公則初無一毫計功望報之念介乎其中餘如邑

中崇仁樓底望峨三橋清河第一渠捐數千金惠里無吝也他若
敬老雅集館穀寒士可歌可詠之美藝眾然在公皆細行矣嗚呼
向使公居范文正之位享范文正之祿范文正之爲公固所優爲
耳而公之祿位止於如此其推暨亦遂止於如斯殆天心之無意
於斯世斯民也然卽此以推公之宏志毅操厚德深仁謂無淵源
而能如是耶吾黨可以識公本末矣公生於前明崇禎十年正月
二十日戌時卒於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亥時享年七十有
七元配馮氏 誥封恭人處士良高女性行淑均能佐成公德二
子俱馮恭人出長敘采貢生今卒次孜采廩膳生今之請文暨碑
者也女三皆適名族孫男三渭太學生滇貢生敘采出澧太學生

我采出今卒曾孫四涓出者曰世德廩生今卒瀆出者曰世偉世
憫世伸兩世皆娶名族孫女曾孫女亦皆嫁名族前康熙五十五
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北原新兆銘其墓者家弟太史涇陽承烈
也銘曰

仙李根固茂於有唐一枝東里爰生桂陽悃悃清靜豈弟慈祥種
公兄弟二難雙彰公獨磊落倜儻軒昂蚤登高第器大才長待詔
文優參戎武揚佐郡刺劇守府循良生祠畱粵廟祀伊黃敦宗惠
里周急濟荒出自天性本乎中腸芳名播遠口碑載鄉易名惟允
請祀難忘前乎此者八座輝煌其孰如公品卓仁翔與公同時萬
鍾豐昌其孰如公生榮死光施而不置緣厥厚藏流而不息緣厥

源滂是惟浩氣鍾於維皇又爲內養積於絳房鬱鬱松柏吉人幽
堂峩峩碑銘百世無疆爲告收者莫收其旁爲告行者惟德之行
右墓碑銘王心敬撰

于宗堯

于宗堯漢軍正白旗人廣西總督于時躍之子順治八年時躍官陝西按察使廕宗堯入監讀書康熙七年年十九選江蘇常熟縣知縣興利剔弊勇於爲治老於吏事者弗逮也時漕政積弊糧皆民運往往破家宗堯議定官收官兌之法重困得甦其納糧則張諭戒期令各自輸胥役莫由上下其手民大便之凡興文教戢豪彊救荒療疫諸政皆以勤懇肫摯出之四年如一日以勞致疾十一年卒於官年甫二十有三民爲罷市巷哭醵金發喪泊欲歸葬輒號泣挽留遂葬之虞山南麓題其阡曰萬民畱葬復建祠私祀於慧日寺西並爲文樹之前軒以誌遺愛云

右 國史館本傳

魏令君

戊申二月望前一日客有從浦上來者述青浦令君德化事予聞之不覺泣下嗟乎生民之膏血盡於催科而死於桁楊桎梏者十六七矣顧猶有神君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青浦者乎抑不病國不病民以德爲政者未之前聞而況以德化者乎因濡筆記之令君姓魏氏閩人其起家未悉或云以明經授官者也始至之日阜隸以大杖請號君睨視曰焉用此吾以德化民耳阜隸失聲退掩口曰何來此傻物已而吏請徵期君曰吾自有法乃數作十分分作三限月徵一分限完三之一絕火耗無分毫羨民喜皆如期瘡至其及限者君皆勞之以酒有不及限者君輒蹙謂之曰汝當

咎矣笞則當以錢子杖汝速以杖費完額稅民踊躍泣拜自此徵
稅無不如期足額者十二月徵秋糧不爲限民舟車至者駱驛輸
米訖則詣堂上看令君至不能容案桌爲傾動旁一人忽失聲笑
君呼欲責之民自請責因曰去歲以二十三石米僅交十石今竟
得原數不損勻合喜極故失笑耳君實之糧旣足命糧長皆歸耕
乃以十銀自隨呼運卒謂曰奉 朝廷旨糧與五米十銀具在是
不奉 詔者惟汝所爲運卒相顧莫敢難大吏有哂其爲書生謂
不克卒事者而君本年之課輒以最稱終催科未嘗用杖卒如其
言或曰是特欲於催科中行撫字耳若兩造則甯有刑措不用者
而君於訟獄亦然每兩造具則溫言諭之如家人卽有曲直嚴諭

之仍曲爲調解令兩造皆心服乃已未嘗擬罪亦終不加撻罰邑
素好訟構訐無虛日畏縣庭費重多就兩衙決之自君之來民相
率感動曰何事煩吾君訟良已卽有爭者訴堂上片言立決無分
文費兩衙之庭蕭然也有城守某者感君德亦束其下不一與民
事一日輿從出會客坐談稍久別至門外輿從皆散去惟一小吏
侍人謂君平昔不怒如此事且當用杖君曰若輩向侍官府多得
錢故遭撻亦無怨今從吾清苦無以養妻子若更撻之爲不仁矣
若輩卽不來我徒步往耳遂徒步行不數武而輿從至亦不加誚
責旁觀者無不驚詫以爲漢吏以來所未有獨舊逋尙未舉臺牒
速之君曰民力已竭可奈何大吏急將自臨比君泣請曰民一受

責錢皆歸隸卒公稅益不可問矣大吏悟乃稍緩時海上軍有促餉者未卽應弁以遲誤受細責以門扇自舁臥堂上君出署與同宿撫其瘡而泣曰吾累汝吾累汝然百姓實貧奈何乃入署脫夫人簪珥悉索署中物詣質庫質庫如所請持銀詣堂兼歸所質簪珥曰民何敢典公物君怒曰若是則我誑汝耶汝不取物我不取銀民乃持簪珥歸君以銀授弁弁亦感德不敢取一錢去顧舊逋終無所著蓋此項多屬已徵爲官吏所蠹耗問之民則爲重徵責之官吏則不能應或謂君曰是且當設法君曰何法可設樂輸公助此欺天罔人耳吾死不爲也吾惟一去以謝 朝廷謝百姓耳百姓聞君且去如失父母號泣聚謀舉國奔走者累日乃畫策青

浦之俗工織布棉三斤織布一匹利率三倍乃議富室均出棉棉
四斤三爲布貨一爲織作費合青浦織戶不下五十餘萬家家織
布一匹既成而售之價可數萬以其三之一償富室貨本而以其
厥之二爲官償舊逋民不費貨而但費力議既定君曰是或可稍
累吾民耳民於是合力爲經營無敢或後君在邑止飲勺水幾不
能舉火民無所用其力訶知某月某日爲令君生辰乃合邑之數
十萬人躋公堂爲令君稱壽知令君不取錢皆齋食物凡黃童白
叟樵夫牧豎或負斗粟持匹布或柴一束采數莖詣闈公庭如是
者累日公固不取民皆負至公堂委之去或曰公將籍其可用者
爲民補舊逋云予之所聞於客者如此友人曰此可以風世嗚呼

此真可以風世矣爲惡者未必蒙福爲善者未必得禍此真可以風世矣

右德化說陸世儀撰

王元一

公諱某字元一別號捫霞前少宰夔明公之嫡孫而洱海道尹諧公之次子也繼爲尹慧公嗣生而穎異年十四卽補弟子員越歲食餼文名籍甚然屢困於省試會□□督學公仍齋校士楚中楚於黔爲近而公故黔籍也奇籍句容才兩世耳又念本生父尹諧公歿滇任未就窀穸弱弟隨任殤他鄉因謀之黔試且扶輓歸里焉督學公仍裝遣之既至則攜弟應普安試輒入泮負骨歸葬於祖塋之側既而登黔省己酉賢書謁選得靖州天柱令是時吳逆甫平王師凱旋舳舻千里蔽江而下悉索無時而天柱當逆氛蹂躪之餘民不堪命公痛哭陳情乞紓其困書凡十上而乃得請

民賴以甦又徵解枵木挽運浩費不貲悉取之閭閻公復力懇減免致觸大吏之怒亦弗顧也爲政務與民休息煦濡噢咻惟恐弗至故還定安集民氣漸復邑無學宮公捐俸營建旣成時召多士課誦其中舊例入學額止八名公力爲詳請增廣二名今著爲令是以邑當兵燹之餘學校廢弛教化不行自公爲之而士子勃然奮興文風亦丕變矣在任八載善政甚夥上臺欲力薦之以有勳勸之者遂寢不行公處之淡如也積勞遘疾卒於任未盡其設施人咸惜之有子曰鵬字培青今爲福州守能以治術世其家

贊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王公之爲令可不謂父母乎余讀太史公酷吏傳鮮克令終而循吏傳之世濟其美者不乏也公

未究厥用而公之子培青爲守方推用公之所以治民者以拊循
其下猶公志也余數與培青游知其才具不凡決不以守相終仁
人昌後史臣將著此以爲循良勸焉

右傳陳鵬年撰

林世榕

林世榕字可亭海陽人明司徒熙春元孫也父應璧昌化教諭榕九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登康熙己酉賢書授陝西藍田令值歲荒一意噢咻以甯靜寬仁爲主日巡行原隰勸耕耨捐牛種助民墾闢建義學延名士爲之師躬進諸生與論文有課士論文一書行世復葺文廟新呂祠求四呂先生後以主祀事改建昌黎祠合祀柳州以柳州故藍田尉也在官十二載謝病歸閉戶著述隻字不入公門建宗祠增祭業周親故之貧乏者病世俗停喪不葬嘗著歸厚錄二卷以垂勸戒蓋推論風水之無憑親骸之不可棄以悚動人子於至性至情而激發之廣推遠引靡所不周至於治

喪不用浮屠尤三致意焉又注有瓦注草世範纂家禮等書卒年七十四祀鄉賢子八人長元振化州訓導以善教稱長於詩早世次元擴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元貴訓導元揆縣丞餘諸生

論曰世俗信青烏家言停喪者眾矣余讀林氏歸厚錄悄然悲之歸土爲安古今正理若富貴福澤則關乎作善降祥惟子孫之自取之不信理而信術以親爲市殊可痛也如世裕者眞仁人孝子之用心哉

右小傳藍鼎元撰

彭士質

彭士質字梅溪湖南龍陽人由監生入雍班迎講易荷 恩賚康熙己酉以優貢充教習授江南贛榆知縣分理漕務循卓有聲繼補廣東臨高縣汪洋窮島撫字多方自著毗邪歌以紀之歷官清慎善政在人所至畱去後思

右傳李元度撰

皇朝詩林卷之二

三

葉燮

葉燮浙江嘉興人父紹袁明天啟中進士燮幼穎悟年四歲紹袁授以楚辭卽能誦長工文喜吟詠康熙九年成進士十四年選授江蘇寶應縣知縣旋罷歸徧游四方晚年乃定居吳縣之橫山人因以橫山目之始燮之官寶應也適三逆構亂軍興旁午地當南北往來之衝接應靡暇日縣境濱臨運河東西延袤二百里時虞潰決又值歲穀不登民乏食燮極意經畫境賴以安以伉直不附上官意用細故落職而嘉定知縣陸隴其亦同時登白簡燮聞之不以去官爲憂以與隴其同劾爲幸也於是縱游秦岱嵩高黃嶽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海內名勝略徧年七十有六猶以會稽

五洩近在數百里內未游爲憾復裹三月糧窮其輿而歸歸遂疾
越一年卒變言詩以杜甫韓愈爲宗陳見俗障埽而空之其論文
與長洲汪琬不合往復詆諆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誣友今誰復
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寓吳時以吳中稱詩多獵范陸
之皮毛而遺其實遂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人士始而訾謗
久乃更從其說刑部尙書王士禎稱變詩古文鎔鑄往昔能自成
一家言所著有已畦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姓葉諱變字星期號已畦寓居橫山學者稱橫山先生葉氏
代居分湖七葉成進士考虞部公諱紹袁革命後隱於浮屠先生

四歲虞部公授以楚辭卽成誦稍長通榜嚴榜伽老尊宿莫能難
貫浙之嘉善籍補弟子員亂後不與試去籍復補嘉興府學弟子
員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乙卯謁選得揚州之寶應寶應
當南北往來之衝又時值天災流行軍行紛沓左右枝梧難於補
苴而先生性伉直不能諂屈事大官大官又吹毛求疵務去其守
已守官者不二歲落職先生欣然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
除矣時嘉定令陸先生隴其同被參劾故云旣罷歸遊歷四方久
之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顏其居曰二棄取鮑明遠君平默寂莫身
世兩相棄意遠近從學者眾先生探討不倦論文謂議論不襲蹈
前人卓然自我立方爲立言論詩以少陵昌黎眉山爲宗成原詩

內外篇掃除陳見俗諦嘗爲弟子言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
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
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肯多讓其
矜重如此然於他人片言單辭每津津賞之時汪編修鈍翁琬居
堯峯教授學者門徒數百人比於鄭眾摯恂汪說經經素不下
人與先生持論鑿柄兩相詆諆兩家門下士亦各持師說不相下
後鈍翁歿先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
麻列其失俾平心靜氣以歸於中正之道非謂汪氏學竟謬鑿聖
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失一諍友矣因取向時所摘汪文
短處悉焚之晚歲時寓蕭寺中藜羹不糝不識者幾目爲老僧有

治具蔬食招往論文者輒往而富家豪族欲邀一至不可得曰吾
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暇日嘗持一筇行荒墟廢冢
閒顧冢中人語曰此吾老友所謂無四時之事徒然以天地爲春
秋者也子樂矣少待吾將同子樂歲壬午年七十有六暮會稽五
洩之勝欲往遊焉先是遊泰山嵩山黃山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
山而五洩近在六百里內遊屐未到裹三月糧窮山之勝乃歸歸
已得疾矣越一年卒未卒前數日命以所居獨立蒼茫處奉虞部
公主而以己配食曰吾魂魄應戀此也所著已畦文集二十卷詩
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修吳江寶應陳畱儀封等縣志先生
既卒新城王尙書阮亭寓書謂先生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

家之言每怪近人稗販他人語言以備賃作活計者譬之水母以
鯁爲目歷不能行得狙獫負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已矣而
必藉他人之目爲目假他人之足爲足安用此碌碌者爲先生卓
爾孤立不隨時勢爲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云云斯能定先生
詩文者方先生之宰寶應也適三逆倡亂軍興旁午驛馬驛夫增
加過倍而部議於原額應站銀兩裁四畱六計歲所入不足當所
出之半邑境運河東西百二十里黃淮交漲隄岸衝決千金埽料
時付濁流先生毀家紓難一身捍禦卒之軍需無缺民不爲魚戢
厥職矣他如免稅之無名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逆而欲沒
其田廬者皆重民命守國法不顧嫌怨而毅然行之以是知功

名不終繇直道而行不見容於大官而非有體無用之咎也柄國是者疑經術不足潤飾吏治而欲寄民社於刀筆筐篋之徒豈通論哉先生卒兄子舒崇先卒葉氏至今無成進士者孫啟祥吳縣學生以能古文名

右傳沈德潛撰

盧道悅

盧道悅字喜臣號夢山山東德州人康熙九年進士官知縣有公餘漫草清福堂遺藁

孫峩山鄉賢盧公墓誌先生宰偃師始至當大旱餘流亡未歸荒蕪不墾先生撫綏多方不數年桑麻徧野絃歌盈耳先生歸邑人爲生祠於亭歲時伏臘及先生生日爭詣亭稱觥爲先生壽

右山左詩鈔張維屏錄

胡權

嗚呼余忍爲吾表兄霞城先生銘哉余與君外家同出於邊復同爲邊氏甥室君長余十有餘歲而知余最早嘗謂余曰我外家多兄弟能成宅相者余與君耳時君已爲名諸生而余方壯也已而余與君先後同舉於鄉君以進士宰大縣余亦以博學鴻詞備員翰林何其見之明而辭之決也自入仕後不相聞問者數年繼余罷歸君丁太孺人憂還里得一聚首余就補中垣君亦起復候補時則寄余寓中起居飲食言笑相依浹月平生所未有也憶一夕酒酣言志各擬粗酬身世歸里門步履往還歲時斗酒相娛孰意都門握別之日卽爲知己永訣之辰耶戊辰余以病歸適君喪自

中州至得扶病哭君之柩假滿余入都又兩年君長子徵麟卜宅
兆葬有日矣持狀囑余爲銘以余與君相知之深相與之切余不
銘君誰復知君者獨念余與君交情三十年宦路漂泊數離數合
而重以存亡之感鄉里往來之約旣弗能逮而素車白馬之送復
有慚於昔人也悲哉按狀君姓胡氏諱權字義公號霞城其先真
定人始祖良遷任邱三傳生聯科補諸生高才負氣以忤田爾耕
將害之乃避地高陽之王家莊居焉子騰蛟中萬厯己酉科舉人
累官荆南道副使子三其仲永清 敕贈文林郎寶豐知縣娶邊
氏 敕封太孺人卽君之父母也君生有異兆甫襁褓授之章句
一過不忘稍長能文每爲先達所器重贈公嘗指謂太孺人曰有

子如此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蓋君無兄弟故云憶癸卯君鄉
舉後春闈被放贈公曰汝祖不第而仕以汝曾祖高年耳吾年可
待汝必成進士乃仕未幾贈公以病卒君攻苦下帷卒成庚戌科
進士第十二人可謂能成父志者矣戊午謁選得河南寶豐縣
遭流寇之變受禍最慘田地荒蕪彌望榛莽雉兔狐狸率出入室
廬中數十里內見炊煙輒色喜家人憂之君曰此何足憂民猶鳥
也見食而集豈必土著土存不患無民也下車後榜示招徠貸農
器牛種以給貧無力者禁吏不相擾復時時行田閒以行獎勸民
果日集更以暇日召邑諸生督課之一二年閒野多耕夫邑聞絃
誦儼然樂國矣先時邑無公廡令編茅而處君以漸營治之規模

宏廠不勞民而辦獄訟錢穀行以平恕不爲矯枉沽激之行長吏稱其才屢命攝郟邑陽武諸縣事咸有惠聲甲子分校豫闈所得皆知名士旋以太孺人憂解任歸邑民號送相接於路丁卯服闋再補河南祥符縣祥符古浚儀晉陸士龍之所經理也地大而衝頗號繁難君赴任數月諸務井井除奸剔弊邑紳士交口誦之終以積瘁精力耗傷外不見疾而內患已成適以政事咨太守歸至半途疾遽作卒於車中哀哉君天性伉爽遇事敢言有度量不記嫌怨事父母最孝兼能推母意以奉外祖母爲尤難焉君之叔過聽家人言爲君難甚迫後其叔以武弁卒於官貧不能歸君迎致其遺骸妻繼歿君復爲營葬事君狀貌魁偉能騎射少時每馳馬

試劍自家非素識者以武夫目之而文章秀發沈鷲精嚴卓然成家自 國家定鼎以來邑中先達郭司臬生洲王大尹拱北兩公外不多見也君生於天啟丁卯年十二月初八日巳時卒於康熙戊辰年三月初一日巳時年六十有二元配謝氏邑庠生銘石女 賄孺人無出繼邊氏邑庠生大防女又卒繼何氏高陽教諭詢女 封孺人子四長徵麟太學生娶李氏武鄉知縣琛女早卒無出繼邊氏邑庠生銘珣女次德麟娶邊氏前安慶知府舉男庠生之琦女寶麟聘邑庠生李棣女石麟幼未聘俱何出女一許字汝甯通判邊之鉉季子何出孫一景曾聘庠生王茂遠女孫女二幼未字俱徵麟出銘曰

白楊枯兮影離離
蔓草折兮寒風吹
望哲人兮心孔悲
才未盡兮時已移
九原一去兮無還期
信天道之福善兮
余於君乎猶疑

右墓誌銘龐境撰

胡夢虎

勅法之與復古孰難哉曰勅難勅一時維新之法與復數百年久
湮之法孰難哉曰復難曷言乎復難也蓋做之久作者之良法美
意寢失其傳一旦改弦易轍則人且以因循爲由舊以復古爲變
更而聚訟盈廷終年築舍是非知之極其明處之極其當行之極
其決未易語此吾邑徵輸法壞議復細民殆非一日乃當事者拘
義牽文故士民議之而官或違官從之而吏或拂吏依之而鄉與
市未必翕然向風者數年於茲矣邑侯胡帽雪先生夢虎以辛亥
季秋來益因從前逋賦過多折節徧訪遂深晰我益之苦莫甚於
當年而痛此日之包侵賠累誠爲積重莫返之勢思欲障挽狂瀾

無如細民上納一事於是傳集子衿父老誓與益邑更始一時士民固深願之猶戛戛乎難之也太守張公翰宸軒偶至益人士復呈以請太守知侯有更化之舉嘉子維新卽縷呈藩憲給示而侯志益堅於是不謀左右不畏強禦遂毅然勗始不期月而耳目一新雲深山僻駱驛輸公議者謂侯之化俗疑有神助不知侯惟以一邑疾苦引爲病癩故其招之使來也則有鴛鴦票之法而其勸之使輸也則有急公獎賞之法慮戶口之散而無統也則有穿甲穿戶之法慮一時冊籍未必澈底澄清也則有旋查旋改之法慮耕鑿之儻難以遷延時日也則有辰完辰給卯完卯給之法其誠之所感民實不知其然而然其法之所驅民卽欲不然而亦不

敢不然益之想望幾倅數十年而不得者侯且靜穆揮弦移之一日而有餘也今則大功成矣頌聲作矣春花滿山春水滿澤民忘饑餒言飽乎德侯曰此有司分內事無庸鋪張爲益人士曰功成一時澤垂永久不言而自章也侯之功德也百世弗能忘也維時紳衿率請父老敬勒之石以誌不朽云

右碑記夏寢大撰

吳百朋

吳百朋字錦雯錢唐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爲文數千言立就未嘗起草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目青睛鬚皆紫怒則戟張胸有毫數草長三寸爲人少言不泄遇事不平侃侃不畏彊禦至推座起罵與人交舒膈要負氣好俠蓋疆直敢任其天性也嘗遊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箜篌者盈座上日解緼袍貰酒酒酣對客揮毫煙雲滿紙博物洽聞與徐世臣輩勦爲瓌麗奇偉之文天下誦之號爲西陵體陸麗京日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或問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蘇州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十子詩序謂錦雯才斐妮兼有

氣勢故鳴筆不羈境必絕詣致異小家樂府歌行泚泚大國風也
崇禎十六年舉人入國朝選蘇州司李改官南和知縣居官有
異績歿於任百姓奠者踵接紙錢騰貴一縣盡空建祠祀之兒童
亦疊瓦礫爲小室祀焉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巫之藝

巫公名之巒富塗人其字巒穉則公爲童子時南州學士李公太
虛撫摩賞識而特表之者也巒穉起孤寒奮志力學操選政爲名
諸生中乙科爲名孝廉詣選人除南康府推官巒穉坦懷雅意蘊
藉風流詩句箋疏隨手裁荅與人交多可少否人亦多樂爲親附
在家在官賓客雜進文酒之會無虛日廩糈時或不繼質衣典書
以供行李意落落不自吝惜也有古阮仲容王孝伯之風官南康
住南昌獨久上官習巒穉名亦不多苛以常禮爲他累解職辨復
授楚之孝感不久遂卒於任累負數千金幾不能殮子工文謹守
能世其家

中華書局影印 卷三百二十一

二十一

贊曰爲世通人爲時文吏器不晚成貧仍拙仕鄱江瀟瀟楚江濟
濟敬弔長沙疇則賈誼

右傳黎士宏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補錄

守令六

楊岱 李謨

楊岱字東子彭縣人康熙丙午舉人官福建上杭縣知縣著有村山詩集潘稼堂序東子詩云東子早擅文譽闡墨傳誦一時宰上杭有賢聲其詩高華爽朗有和平藹吉之風無刻削纖瑣之習以其才度在金馬石渠間不應出宰百里然在一邑則一邑治於民生國脈良非細故卽以其詩規其爲治私喜審音之道有得也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李謨

李謨字采臣富順人康熙甲子舉人官河南太康縣知縣采臣平
居言動不苟致仕授徒每以收放心爲要嘗居崆山講學學者稱
爲崆山先生 本朝蜀以理學稱者崆山鶴山兩先生而已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二十補錄

守令六

繆以貞

繆公以貞字凝元家世居秣陵明初祖吉甫用武功佐沐昭靖鎮
滇占籍曲靖之南甯子姓科第相望號世閥公副榜思閻之孫太
學生昌運之子生三歲而太學公歿母譚太孺人礪志撫育會明
季流寇亂滇屠曲靖公爲賊虜擲城下伏溝中太孺人斷一手母
子崎嶇血刃中僅獲免公幼有至性見母呻吟則哀泣不已母至
忍痛不出聲以慰之九歲就傅聰穎踰人又念母氏支柱之艱益
感憤力學不少怠以是文名日譟未冠試童子及偕諸生朋試咸

先其曹丙午舉於鄉尋值逆藩之變避不仕逆平以不污僞命見錄 詔授直隸南和令會南和罹旱災民半流亡公求振恤復大水以水災報大吏以甫經報旱格其議催科愈迫且諭以後收作前解公勉從之旋奉 恩綸免民欠於是藉解者無償公坐虧挂吏議迄事白准補官然公自是決歸計不復出矣公事譚太孺人最孝每出入必拜榻前飲食不先進不敢嘗公得薦太孺人已前歿公具節行狀呈有司入郡志而未邀 題旌終身以爲憾語及輒嗚咽其令南和方期年疊遭水旱流亡滿野公竭力撫循不以身之利害畏怯觀望至棄其官賴屬民資道路費始得歸歸後蓬戶蕭條不異書生時處之夷然公既不以是自悔其妻子亦安

公之貧無戚戚怨尤意如公者所謂今世之古人非耶長子士明從子學公游會城子與盤桓久見其貌樸言訥對人有煦煦不忍之色宜乎無賢愚皆仰爲厚德君子公三子咸勤學知自立士明才尤俊氣局亦軒朗公歿數年舉癸巳 恩科其進未可量所以成公未竟之志者有在矣士明以庚寅年冬月初六日葬公於觀音峒大坡山之原而碑志未立懼公之德無以示後謁於京邸求所以永公之傳者子未及爲今年從子江西學署請益勤嗟乎公之行自可傳不必子文之傳之也然其意懇懇有足以感子者故略具公行已歷官之槩俾士明揭於阡

右墓表王思訓撰

1573314

K320.49

2

文	科	室	號	冊	號	冊	號

圖書分類法

二

159-918



21101000160814